

# 第一卷

## 第一章

挺漂亮的一辆带弹簧的小型轻便马车驶进了省城 N 市一家旅店的院门。这种马车是单身的中校们、陆军上尉们、家有百十来个农奴的地主们，一句话，即所有被称作中等绅士的人们乘坐的。车里坐着一位绅士，不是美男子，不过相貌也不丑，不太胖，也不太瘦；不能说老，但也不是很年轻。他的到来在城里完全没有引起任何轰动，也没有因之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只有站在客店对面酒馆门口的两个乡下人发表了若干看法，不过那也主要是和车而不是和坐在车里的人有关的。“你瞧瞧，”一个对另一个说，“瞧那轱辘！要是上莫斯科，你觉得那轱辘到得了还是到不了？”另一个回答：“到得了。”“可是到喀山，我觉得，那足够了。”另一个回答：“喀山可到不了。”谈话就到此为止了。再就是，马车快到旅店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年轻人，身穿一条极瘦极短的白色条纹布长裤，一件赶时髦的燕尾服，燕尾服下面露出的罩胸，是用图拉制造的饰有青铜手枪的别针别着的。年轻人回过头，看了看马车，扶了扶差点被风吹掉的遮檐帽，又去走他的路了。

马车进了院子，一个伙计，也就是俄国旅店里叫做茶房的，上来迎接这位先生。这茶房特别活泛，十分好动，使人连他的长相都来不及看清楚。他手里攥着一块餐巾，麻利地跑了出来；人长，穿的那件线呢常礼服也长，后片儿差不多挨着后脑勺了，他把头发朝后一甩，麻利地穿过整个木走廊把先生带上楼，请他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帝赐给他的房间。房间是什么样，每个人都熟悉，因为这一类旅店也是谁都熟的；我的意思是，它正是各省城里常见的那种旅店，房间一天两卢布，屋里每个角落都会爬出黑李子干那样的蟑螂，总有一扇通隔壁房间的门，用五斗橱挡着，隔壁邻居倒是个沉默寡言，文文静静的人，但是非常好奇，对隔壁客人一点一滴的事都特别感兴趣。旅店建筑的正面和它的内部结构是一致的：很长，两层；下层没有抹泥灰，仍是暗红色的砖墙，墙面本来就脏兮兮的，经过严寒酷暑，颜色变得更暗了；上面一层刷成永不变样的黄色；楼前是一排小铺，有卖马套包的，有卖绳子的，有卖小面包圈的。在拐角的一间小铺里，或者不如说是在那屋子的窗户洞里，坐着一个卖热蜜水的，身边摆着一只红铜茶炊，人脸跟茶炊一样红，远看还会以为窗户上摆着两只茶炊呢，假如不是其中一只茶炊没长着漆黑的大胡子的话。

新来的绅士看房间的时候，他的行李搬上来了：最先是一口白皮箱子，破损了许多，说明不是头一回带它上路了。箱子是车夫谢利凡和听差彼得卢什卡两人抬的，谢利凡是矮个子，裹着一件光板皮大衣，彼得卢什卡三十来岁，身上那件穿旧了的肥大的常礼服显然是主人给的；这人样子有点阴沉，厚厚的嘴唇，鼻子很大。跟在皮箱后面送进来的是一只卡累利阿桦木片嵌花的红木匣子，一对皮靴楦头和一只用蓝纸包着的炸鸡。这些东西都搬进来以后，车夫谢利凡就到马厩里去照料马，彼得卢什卡就动手在黧黑的狗窝似的下人房间里安排住处。他已经先把大衣扔在那儿了，跟它一起也扔进去了自己身上的一种气味，接着拿来的一只装着仆人的各样行头的口袋也是染上了这种气味的。在这间下房里，他拿一块像是床垫的不大的东西铺在一张只有三条腿的窄床上，靠墙支好；那床垫压得又扁又平，像块薄饼，其油腻可能也不亚于他从旅店主人那里讨来的那张薄饼。

下人们在忙忙碌碌时，那位绅士去了大厅。这些大厅通常是

什么样子，经常出门在外的旅客没有不清楚的：同样的油漆墙面，上半截被烟斗冒的烟熏得发黑，下半截被过往旅客的脊背蹭得发亮，但更主要是当地商人们的脊背，由于商人们在营业日总要六七成群地到这儿来喝他们有名的“双壶茶”；同样的被熏黑了的天花板；同样的被熏黑了的挂着好多玻璃珠的枝形吊灯，每当茶房大胆地摇晃着茶杯摆得像海岸上的鸟群一样密密麻麻的托盘，在磨坏了的地板漆布上跑来跑去的时候，那些玻璃珠就会蹦蹦跳跳，乒乓直响；同样的挂满一墙的油画，总之，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区别仅在于：一幅画里画着一个仙女，那巨大的乳房，也许是读者见所未见的。不过类似的自然界的游戏，在各种历史题材的油画里有时也能见到。那些画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被什么人弄进我们俄国来的；有时候那竟是我们的爱好艺术的达官贵人，按照给他们带路的信使的主意从意大利大批买来的。这位绅士摘下帽子，从脖子上解下一条毛线织的五颜六色的三角围巾；有家室的人，这种围巾一定是太太亲手织的，并且还会谆谆告诫他该怎么围才是，至于单身汉，这我可不敢说，天晓得由谁来织，反正我从来没有围过这种三角围巾。绅士解下围巾以后，吩咐送上午餐。端上来的是旅店里惯常供应的菜肴，比方：特为客人贮存了几个礼拜的就着分层夹馅点心喝的白菜汤，豌豆牛脑，白菜泥肠，炸肥母鸡，腌黄瓜和随时都现成的分层夹馅小点心；端上来的东西，有的热了热，有的干脆是凉的；上菜的时候，他硬要伙计——或者叫做跑堂的——给他说些杂七杂八的事：这家旅店的老板以前是谁，现在是谁，进项大吗，他的主人是不是个大坏蛋；对这个问题，茶房照例是回答：“呃，先生，是个大骗子。”无论是在文明的欧洲，还是在文明的俄国，现在有许多许多可敬的人们，不跟跑堂的聊几句，有时甚至拿他开个很有趣的玩笑，在饭馆里是吃不下饭的。不过这位客人不全是提些没用的问题：他非常精细地打听了这城里省长是谁，公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处长是谁，谁是检察长，——总之没有漏掉任何一个重要的官员。但是他更加精细地，假如不说是极有兴趣地，打听了此地所有较大的地主：谁有多少魂灵，离城多远，以至于问到脾气怎么样，进城次数多不多；很关心地打听了本地的情形：他们省里闹过什么病没有，比方流行性热病，致命的寒热病，天花以及跟它差不多的什么病；一切全问得这样详尽，这样精细，表明已经不止是单纯地好奇了。这位绅士的作派有一种非常庄重的东西，擤鼻子也特别响亮。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只听见鼻子的声音跟喇叭一样。这个似乎是完全无比宠亮特点却给他赢得了旅店伙计的无比尊敬，每当这种声音传来，便把头发往后一甩，把身子更加恭敬地挺直，从高处弯下头问：先生要点什么吗？吃完午饭，绅士喝了一杯咖啡，便坐到沙发上，往背后塞了一个靠枕，在俄国的旅店里，往靠枕里填的不是有弹性的羊毛，而是非常像砖头和鹅卵石的某种东西。这时他打起哈欠来，叫人把他带到房间去，躺下睡了两个小时。休息过后，应旅店伙计的请求，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了自己的官衔、姓名，以便旅店报送有关机关，即警察局。茶房下楼的时候，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在纸片上拼读出了以下的字样：“六级文官，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由于办私事。”茶房还在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辨认那张条子，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本人已经出门观看市容去了。他对这个城市好像挺满意，因为发现它一点不比别的省城逊色：砖石房屋上刷的黄颜料鲜亮得耀眼，木造房屋上刷的灰颜料谦逊地发暗。房屋有一层的，两层的，一层半的，都盖着永不变样的阁楼，据省城建筑师们的意见，那样式是很美观的。有许多地方，房屋像是在宽如旷野的街道和不见尽头的木围墙当中隐没了，有的地方，它们挤在一起，这里能看到较多的行人和较热闹的街景。偶尔能看见一些几乎被雨水刷净了的招牌，画着小甜面包，长统皮靴，有一处画的是一条蓝裤子，下写什么“花沙裁缝店”；

有一家卖便帽和制服帽的铺子，招牌上写着“外商瓦西里·费奥多罗夫”；有一个招牌上画着一张台球桌和两个打台球的人，身上穿的是我们的戏剧舞台上最后一幕登场的客人们穿的那种燕尾服。画上的台球客正用球杆瞄准，双臂略向后拐，两腿倾斜，像是刚做完“昂特勒沙”落地后的姿态。这幅大作下面写着“台球房在此”；也有干脆当街摆上桌子，出售核桃、肥皂和很像肥皂的蜜糖饼干；一家小饭馆的招牌上画的是一条身上戳着一把叉子的肥鱼；最常见到的还是颜色发了乌的双头鹰国徽，现在已经被简单明了的“酒店”两个字代替了。路面到处都很难走。他也往公园里进去了一趟，里面只有一些细小的树木，根没长好，用三角形的支架撑着，支架涂上了绿油漆，十分美观。不过，虽然这些小树没有芦苇高，报纸在描写节日彩灯会时，仍这样写道：“在行政长官的关怀下，我们的城市有了一座美丽的公园，植满绿荫遮地、枝繁叶茂的树木，在炎炎的夏日给人以凉爽。”并说此时“市民的心由于充满感谢而颤动，对市长先生感激的泪水滚滚地流淌，此情此景，多么动人心弦啊”。他向岗亭里的警察详细问明了到大教堂，到衙门，到省长家最近怎么走，便去观光流经市区的那条河流了，路上撕下一张贴在柱子上的戏报，以便回家以后仔细阅读；他定神地看了一眼行走在木板人行道上的一位相当标致的妇人，见有一个身穿军式仆役制服的家童拎着小包跟在她后面；他再次看了看四周的一切，好像是为把地形记好，然后返回了旅店，由旅店伙计轻轻地扶着走到楼上，直接进了房间。喝了茶，在桌前坐下，叫人拿来蜡烛，从衣兜里掏出戏报，到烛光跟前，稍稍眯着右眼读起来了。不过这张戏报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内容：演的是柯策布的话剧，波普廖文先生扮演罗拉，佳布洛娃小姐扮演科拉，别的演员比他们更没有名气；然而他还是把这些名字一个个地读完了，甚至读了池座的票价，并且知道了戏报是省政府印刷所承印的；然后他把戏报翻过来，想知道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可是因为什么也没发现，便擦了擦眼睛，把戏报整整齐齐地折好，放进红木匣子。他有个习惯，凡是落到手里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是要往那里摆的。今天，似乎是以一盘冷小牛肉，一瓶冒气的酸饮料和酣然入梦结束的，那鼾声，照我们广大的俄罗斯国土上某些地方的说法，就跟拉风箱一样。

次日一整天花在拜会上；这位来客乘车出门，对城里所有重要官吏一一进行拜访。晋见了省长。省长原来和乞乞科夫一样，既不胖，也不瘦，脖子上挂着二级安娜勋章，人们甚至说，业已呈请授给他星勋了；但为人仍旧非常谦和，甚至有时还有亲自在透花纱上刺绣的雅兴呢。然后去拜会副省长，然后是检察长，省公证处长，警察局长，包税商，官营工厂督办……可惜我们难以把所有身居要职的人物一一提到；只说一点就够了，来客在拜会方面表现得非常之积极：连医务监督和市建筑师那里，也登门表示了敬意。这以后，他还久久地坐在轻便马车里，想着还有什么人该去拜会，可是城里再找不出别的官吏了。他和这些权贵们谈话，对每一位都能恰到好处地奉承几句。对省长，他好像是附带地表示，马车进入他的省界，就像是进了天堂，到处的路面就跟天鹅绒一样平整光滑；又说，政府能够任用贤臣，是值得大大地赞扬的。对警察局长，就市内岗警的事，说了些十分恭维的话；与还仅为五级文官的副省长及公证处长交谈，甚至两次错称他们为“大人”使他们颇为高兴。其结果是，省长邀请他当天光临他的家庭晚会，其他官员也都各自邀请他或吃午饭，或打波士顿，或喝杯茶。

有关自己，这位来客似乎避免多说；要说，也只是些泛泛的话，带有明显的自谦口吻。他在这种场合的用语，总带着几分转文的味道：说自己不过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小虫豸而已，是不值得别人太多关注的；说他历经沧桑，在仕途上因坚持秉公办事而遭受了挫折，树敌甚多，对方甚至要置他于死地；他现在惟望得

到安宁，正在寻觅一个最终的安身立命之地；说自己从到了这个城市，认为向本市最高官员们表示敬意是自己不容推卸的义务。以上就是本城人关于这位很快就要在省长家的晚会上露面的新人物所知道的一切。参加晚会的准备工作占了两个多小时，来客在修饰打扮方面表现出的那种一丝不苟，不是随便在哪里都能见到的。午饭后小睡醒来，他命人侍候盥洗，用舌头从里面顶住，用肥皂在两颊上涂抹了非常之久；然后从店伙肩上取下手巾，鼻子正对店伙的面孔，嗤了两声，从耳根起，把他那滚圆的脸仔仔细细地擦了个干净。然后对着镜子别上罩胸，拔掉钻出来的两根鼻毛，随即穿上了带小花点的紫红色燕尾服。如此这般地穿戴停当以后，他便乘着自备的马车，沿着宽阔得无边无际的街道，前去赴约；街上只靠偶尔闪过的窗户里透出的微弱光线，稍有些光亮。不过省长的邸宅，倒是照得通明，哪怕举行舞会也不过如此了；一辆装有车灯的轿式马车，门前站立的一对宪兵，远远传来的前导马驭手的吆喝声——总之，一切都符合应有的排场。走进大厅，乞丐科夫不得不眯一会儿眼，由于蜡烛、灯和女士们的衣裙发出的光辉非常强烈。一切都是明晃晃的。这里那里，闪动着黑色的燕尾服，有的在散开，有的在聚拢，就像炎热的七月天年老的女管家在敞开的窗户前把白花花的精制糖砸成亮晶晶的小块时苍蝇在上面乱窜的情形；孩子们围拢来好奇地盯着她那干硬的手臂挥动榔头的动作，而一队队乘风御气的苍蝇飞行骑兵大模大样地闯进屋来，好像它们是全权的主人；它们利用老太婆老眼昏花和碍眼的阳光，有些地方用散兵的队形，有地方以密集阵式，盖满美味的糖块。丰饶的夏天和到处摆满的佳肴已经把它们喂得饱饱的，它们飞进来完全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显显身手，在糖堆上来回走走，前腿和后腿互相蹭蹭，或者用它们在翅膀底下搔搔痒，或者把它们伸到前面，在头上搓爪；一会儿掉头飞出去，一会儿又组成新的讨人嫌的骑兵队飞了回来。乞丐科夫还没来得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及看清周围的一切，已被省长把胳膊拉住，立即介绍给省长夫人。来客这时也显示了应对的本领：他说了一句与官衔不太大也不太小的中年男子身份相符的非常合适的恭敬的话。当成双的舞伴把众人挤到墙边的时候，他倒背双手，聚精会神地观察了来客们约两分钟之久。许多女士的衣着讲究而入时，另一些则只能将就穿些省城里能有的衣衫。此地的男士和别处一样，分为两类：一类是瘦子，老围着女士们纠缠；其中有一些很难看出与彼得堡的男士有什么区别，或同样留着梳理得极为精心雅致的连鬓胡，或单纯是一张漂亮的剃得溜光的椭圆脸，同样漫不经心地坐到女士们身边，一样讲法语，也同样像彼得堡人那样逗女士们开心。另外一类男士是胖子，或者说是和乞乞科夫一样的那种，即为不太胖然而也不瘦的人。这类人和上一类截然相反，在女士们面前，他们总是把视线移开，闪到一旁，两眼只往旁边瞅，看省长仆人是不是在哪里摆出了打惠斯特的绿呢牌桌。他们团团的面孔上，有的甚至长着几颗疣子，还有几个长着麻点的，他们的发式既不是篷起一绺的，也不打卷，更不是法国人说的那种“听天由命”式的，他们的头发，要不就是剪得短短的，要不就是贴得平平的，而面部的轮廓则多半浑圆而厚实。这些人是城里有地位的官员。唉！在这个世界上，对自己的事，胖子比瘦子更会经营。瘦子干的多半是临时指派的差事，或者只是挂个名，四处乱混罢了。他们的存在似乎分量太轻，过于飘浮，完全不牢靠。而胖子们占据的从不是虚位，永远是实职，一屁股坐下去，就坐得牢牢靠靠，结结实实，位子可以被压裂，压弯，人却掉不下来。他们不爱表面的光泽；他们身上的燕尾服剪裁得不如瘦子的那样精巧，但是匣子里却藏有神赐的珍宝。瘦子过三年就剩不下一个没典出去的魂灵；胖子十分安静，可是瞧吧——先是城这头出现了一处以太太名义买下的房产，然后是城那头的一座宅邸，然后是离城不远的一个小村，然后又买进了一座各种用地齐全的村庄。



最后，胖子为上帝和皇上效过了力，博得了众人的尊敬，就辞去职务，举家迁移，变成一位地主，一位可爱的俄国老爷，一位好客的主人，过着美满的生活。在他身后，一定跟着瘦弱的继承人，按照俄国的成例，以风驰电掣的速度，把老子的财产全部挥霍干净。不瞒您说，乞乞科夫观察这一伙人的时候，心里想的，差不多就是类似的念头，其结果就是终于加入了胖子一党。他们在他们当中遇到的几乎全是熟面孔：有检察长，浓眉乌黑，左眼总在轻轻地眨巴，好像在说：“老兄，咱们去另一个房间，我有话告诉你。”不过倒是个严肃寡言的人；有邮政局长，小矮个，说话俏皮，爱发议论；有公证处长，一个稳重而客气的人。三人都像见到老熟人一样跟他打招呼，乞乞科夫以鞠躬致答，姿势稍有点斜，但仍是能叫人感到愉快的。他在这里还认识了谦恭多礼的地主马尼洛夫和样子有点笨拙的梭巴凯维奇，那人刚见面就踩着他的脚趾头，说了声“对不起”。当下就有人把纸牌塞到他手里，请他玩惠斯特，他接过纸牌，礼貌地鞠了个躬。他们在绿呢桌旁坐下，直到吃晚餐都没有起身。一切闲谈都停止了，人们终于专心地干起一件正经事的时候，通常都会这样。邮政局长平时虽然口若悬河，纸牌到手，脸上即刻现出沉思的神气，下嘴唇盖着上嘴唇，直到终局都保持着这个模样。每打出一张有小人的牌，总要用手在桌面上用劲一拍，如果是王后，就说：“去你个神父婆娘！”如果是国王，那就说：“去你个唐波夫的乡巴佬！”而公证处长说的是：“揪这爷们胡子，揪这娘们胡子！”把牌摔上桌面的时候，有时候情不自禁地说一句：“啊！豁出去了，没出的了，就来方块吧！”有时候干脆大喝一声：“红桃！烂红桃！老黑桃。”或者“傻黑桃，笨黑桃，黑桃崽子。”甚至干脆叫“黑崽子！”——所有花色在他们嘴里全都改名换姓了。打完了牌，照例要扯着相当大的嗓门争论一番。我们的来客也参加争论，但不知怎么的话说得非常之巧，所以人们看到，他是在争，可是争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叫人舒服。他从来不说“您牌好”，而说“您好手气”，“本人荣幸地吃了您的小二”以及象这样的话。为了更能使对方同意什么意见，他每次都挨个向他们递上自己的彩釉银质鼻烟壶，人们在烟壶底上看见两朵紫罗兰，那是为了增加香味而放进去的。上面提到的马尼洛夫和梭巴凯维奇特别引起了我们这位来客的注意。他当时就把公证处长和邮政局长拉到一边，打听了他们的情况。他提出的几个问题表明这位来客不仅仅有求知的欲望，并且性格必须求实，因为首先打听的是，他们有几个魂灵，他们庄园目前的景况如何，然后才问他们姓甚名谁。用不了多一会，已经赢得了他们本人极大的好感。马尼洛夫，一个并不老的人，有一双一笑就眯起来的像糖一样甜腻腻的眼睛，对他爱慕之至。他久久地握着他的手，恳请他务必赏光到他寒舍一叙，他说他的村庄距城关仅有十五俄里。乞乞科夫极有礼貌地把头向前一低，真诚地握握他的手，回答说他不但不十分乐意从命，而且还把这当做是自己最神圣的义务呢。梭巴凯维奇也把脚跟喀地一碰，很简单的说：“也请来我家。”他穿的那双巨型皮靴，恐怕在哪儿也找不到大小相当的了，尤其是当前这个时代，当壮士在俄罗斯也开始绝迹的时候。

第二天，乞乞科夫去警察局长家吃午饭并参加晚上的聚会，从下午三点就上桌打牌，直到深夜两点。他在那儿碰巧认识了一个姓诺兹德廖夫的地主，三十来岁，活跃人物，他跟乞乞科夫没说两三句话，就用“你”字称呼他了。诺兹德廖夫跟警察局长和检察长，彼此也称呼“你”，象朋友似的；但是一坐下来赌大输赢，警察局长和检察长对他吃的牌都要仔细察看，盯牢他出的每一张牌。第二天晚上乞乞科夫在公证处长家作客，处长穿着一件有点油污的睡袍接待客人，虽然来客中有两位女宾。后来参加了副省长家里的晚会，包税商家里的盛大午宴，检察长家里不盛大但也不亚于盛大的午宴；出席了商会会长举办的同样不亚于午宴

的日祷后的茶会。总之，一小时也闲不住，回旅店只是为了睡一会儿觉。来客在一切场合好像都能应付自如，显出自己是个经验丰富的社交场上的人物。无论题目是什么，他都有话说：人们谈养马，他就说养马；人们谈养狗，他在这上头也能提供一些很地道的见解；人们议论税务局提起的一场诉讼，他显示出对法院里的那套把戏也不是毫无所知；聊起台球，那他在台球上也不露怯；谈论高尚品德，他在品德问题上也说得娓娓动听，甚至眼里噙着泪花；说酿制烧酒，他对烧酒也颇为在行；说海关稽察和海关官员，他评论起这些人来，就好像他自己当过海关官员和稽察。引人注意的是，这一切他都做得那么不卑不亢，举止得体。说话的声音不高也不低，恰到好处。总之，无论从何处看，都是个很体面的人。官员们对于本市来了这么一个新客，都是相当满意的。按省长的看法，他是一个思想纯正的人；检察长说他是个能干人；宪兵上校说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公证处长说他是一个见多识广、受人敬佩的人；警察局长说他是一个可敬可亲的人；警察局长夫人说他是一个顶和蔼可亲、顶懂礼貌的人。就连很少说人好话的梭巴凯维奇，老晚从城里回来，脱完衣裳上床躺到他那瘦老婆身边时，也对她说：“宝贝，参加省长的晚会，午饭是在警察局长家吃的，认识了个六级文官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十分讨人喜欢的人！”太太答应了一声“哼！”并且踢了他一脚。

对我们的客人的这样一种极为赞赏的意见，便在城里形成了，并且一直保持到来客的一种怪癖，一种举止，或者像外省人爱说的“巴萨日”搞得差不多全城都完全莫名其妙的时候，关于这个举动，读者很快就会知道的。

## 第二章

新来的绅士在城里已经住了一周有余，就这样每天走家串户，参加晚会和午宴，和人们常提起的一样，过快乐的日子。这时他终于决定改到城外去访问了，要拜会马尼洛夫和梭巴凯维奇两位地主，因为答应过要去的。也许促使他这样做的是另外一个更实质性的原因，一件更重要的，更贴心的事情……但是这一切，读者自会逐渐地在适当的时候知道，只要您有耐心读完眼下这篇很长的故事。越接近末尾，它的情节将展开得越发宽广。马车夫谢利凡受命明天一大早套好那辆读者已经知道的轻便马车；彼得卢什卡则受命留下照看房间和皮箱。读者也不妨认识一下我们主人公的这两个家奴。尽管他们当然不是重要人物，不过是人们说的二三流的角色，尽管长诗的转动部件和发条没有安装在他们身上，顶多是在哪儿轻轻地擦到他们一点，稍稍地挂到他们一点，不过作者做的所有事，特别喜欢面面俱到，从这方面说，自己虽是俄国人，却想跟德国人一样一板一眼。不过这倒占不了多少时间和篇幅，因为除了读者已经知道的，即彼得卢什卡身穿老爷给的有点肥大的褐色常礼服，生着他们这种身份的人常有的大鼻子和厚嘴唇，可以补充的组合。他的性格是寡言多于健谈，甚至有一种好学的雅兴，那意思是爱读书而不在乎其内容：爱情传奇也罢，识字课本或者祈祷书也罢，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区别，他读得同样认认真真；如果碰上一本化学书，他也不会弃之不顾的。他喜欢的不是读什么，更多是读的本身，或者最好是说读的过程：你瞅这些字母总能变出个什么字来，而那字有时候竟有那么个怪意思呢。这种阅读多半是在下人的房间里以躺卧的姿势进行的，总在床垫上躺着，床垫由于这种用途而变得又硬又扁，像一张薄饼。除了对读书的强烈爱好，他还有两种习惯，构成了他

的另外两个特征：一是睡觉衣裳也不脱，原封原样，照旧穿着那身常礼服；二是永远携带着一种特殊的空气，那是他自身发出的气味，闻起来有点像卧室里的味，因此只要他要在什么地方，哪怕是个没住过人的房间，搭起自己的铺，放进自己的外套和杂物，就足以使人觉得这屋里有人住了十年。乞乞科夫这个一向很敏感的在某些场合甚至很难侍候的人，清早起来用恢复了正常嗅觉的鼻子吸进一股这样的空气，也只好皱着眉头，摇着脑袋说：“你这家伙怎么搞的，出汗了吧。去趟澡堂子也好啊。”对这话彼得卢什卡从不答腔，总是马上千方百计地找点事做；或者拿个刷子去刷挂在衣架上的老爷的燕尾服，或者只是归置点什么东西。他嘴里一声不吭，心里怎么想（也许在肚里说：“你也真行，一句话重复四十遍，也不嫌烦……”），上帝才知道；家奴听老爷教训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麼，那是很难知道的。关于彼得卢什卡，头一回能说的，就是这些了。马车夫谢利凡完全是另一号人……但是作者极不好意思拿下等人占读者们这么多时间，因为凭经验知道他们是多么不喜欢认识下层人物。俄国人就是如此：他有一种结交官衔哪怕只比自己高一级的人的强烈欲望，对他说来，与伯爵或公爵的点头之交，胜过任何亲密的朋友关系。作者甚至还为自己的主人公担心呢，所以他只是个六级文官。七级文官也许还愿意跟他结识，但那些快升到将军级的人就难说了，也许会对他投以轻蔑的一瞥，即他们平常投向匍匐在他脚下的一切人的那种目光，也许更要糟糕，不加理睬，这对作者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们还是得回头讲述我们的主人公。昨晚做了必要的部署，第二天很早醒来，洗了脸，用湿海绵从头到脚擦了身，这件事是只有礼拜天才做的——可那天正好是礼拜天——把脸刮得使两颊就其平滑度和光泽度来说，变成了真正的缎子，穿上带小花点的紫红色燕尾服；最后，披上了熊皮外套，由旅店伙计一会儿从这面一会儿从那面搀扶着走下楼梯，在轻便的马车上。马车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轰隆隆地穿过旅店院门，上了大街。一个过路的神甫脱下帽子，几个穿着肮脏衬衫的孩子伸过手来说：“老爷，可怜可怜孤儿吧！”车夫发现其中一个爱扒后踏板的蹭车迷，抽了他一鞭子，因此轻便马车就在卵石上蹦蹦跳跳地走起来了。当远远地看到那根向人们预报卵石路以及其它种种苦难即将结束的条纹拦路杆时，甚至非常愉快。乞乞科夫的头在车厢上又着实地撞了几下以后，马车最后沿着柔软的土路飞快地跑开了。刚把城市甩到背后，道路两旁照例就是一片荒芜的景象了：土墩子，云杉林，一丛丛低矮细弱的幼松，烧得只剩树干的老松，野生的帚石南以及诸如此类的不像样的东西。路过了房屋连成一排的几个村庄；农舍像陈年的劈柴垛，灰暗的房顶下安的木雕装饰，就像挂在绳上的有花纹的擦脸布。通常有几个庄稼人穿着光板羊皮袄坐在院门前的长凳上呆望。农舍上层的窗户里有几个脸庞肥大、束裹着胸乳的女人朝外探头；农舍底层不是有一头瞪着眼的牛犊，就是有一口猪拱着像瞎子一样的嘴脸。反正是无人不晓的景象。走了十五俄里，他想起来，照马尼洛夫所说，这里该是他的村庄了，但是十六俄里的里程标都闪过了，还没见到村庄，要不是遇到迎面来的两个庄稼人，他们恐怕真的要白跑一趟。听见问扎马尼洛夫卡村还远不远，庄稼人把帽子摘下，其中那个留山羊胡子的比较机灵一点的人回答说：

“许是马尼洛夫卡，不是扎马尼洛夫卡吧？”

“不错，是马尼洛夫卡。”

“啊，马尼洛夫卡！再走一俄里，我是说你就径直往右拐。”

“往右拐？”马车夫叮问了一句。

“往右拐，”庄稼人说，“那就是往马尼洛夫卡的道；可没有什么扎马尼洛夫卡。这村就叫这个，我是说，村名就叫马尼洛夫卡，可扎马尼洛夫卡，这地方压根就没有。你到那儿，一眼能看见山上有座宅子，砖房，两层的，老爷的宅子，我是说，那是老

爷自己住的。这就是你的马尼洛夫卡了，这地方压根没有什么扎马尼洛夫卡，先前是没有过的。”

这就往前去找马尼洛夫卡了。走了两俄里，拐进一条岔路，那是乡间的土道，但是似乎已经走了两俄里，三俄里，四俄里，还是没见到两层楼的砖房。这时乞乞科夫恍然大悟：如果有朋友邀你到他的村庄，说是十五俄里，这就等于说保证有三十俄里。马尼洛夫卡村的地势招不了多少人喜欢，地主的宅邸孤零零地盖在一块开阔的高地上，就是说盖在一座四面不挡风的山包上；宅邸四下的斜坡铺着剪平了的草皮。在斜坡上按英国人的方式布置了两三处花坛，栽着几丛紫丁香和金合欢；五六株白桦，分成几小丛，高挺着叶小枝稀的树梢。其中两棵下面露出一座亭子，绿色的亭顶呈扁平形，浅蓝色的亭柱，额题为“静思的殿堂”；靠下一点开辟了一个浮满绿萍的池塘，不过这在俄国地主的英国花园里并不稀罕。沿着山脚，或者就在斜坡上，横七竖八地坐落着一些灰不灰黑不黑的原木搭的农舍，我们的主人公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当时就数开了，一共数出了两百多座；农舍之间看不到一棵活树或者绿草；满眼见到的只有原木。给眼前的景象平添了生趣的是两个乡下女人，她们像在画儿里那样地撩起了裙子，四下掖住，趟着膝盖深的水在池塘里行走，用两根木杆拖着一张破鱼网，可以看见网里卡着两只虾，一条落网的拟鲤闪着鳞光；两个女人似乎发生了争执，正为了什么事相骂。稍远的地方，一片松树林站立在一旁阴沉沉地泛着一种乏味的淡蓝。连天气和这一切也很对路：天空说不上是晴，也说不上是阴，而是蒙着一层淡灰，那是只有在卫戍部队士兵的旧制服上才能见到的颜色，这种部队倒是和和平平的，只是每逢礼拜天多少有点神志不清就是了。为了使画面更加完整，自然还少不了一只公鸡，这个冷暖阴晴的预报者，尽管因风流韵事被别的公鸡啄穿了头皮，仍然在引吭高唱，甚至拍打着被拽掉毛的像两片旧席子一样的翅膀。马车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快驶到院子跟前的时候，乞乞科夫见到身穿绿色毛呢常礼服的主人站在门前的台阶上，手搭凉篷，是为了看清远处驶来的马车。轻便马车离门口越近，他的眼睛变得越加快乐，笑容变得越加开朗。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当乞乞科夫从马车里下来的时候，他终于高声叫了出来。“您总算想起我们来了！”

两个朋友很热烈地接了吻，马尼洛夫把客人带进了宅子。他们通过门廊、前厅和饭厅所需的时间，尽管有些短，但我们且试试是否来得及利用这点时间介绍两句本宅的主人。但是作者必须承认，做这件事是很难的。描绘非同凡响的性格要容易得多；那只要放手把颜料往画布上甩就是：黑色的燃烧般的眼睛，浓眉下垂，被一条深纹横断的前额，斜披在肩头的乌黑的或火红的斗篷——肖像就完成了；可是这一类的先生们，到处都是，他们外表上都很相像，可是细看就会发现许多极难把握的特征——这些先生的肖像太难画了。这就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把所有细小的，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特征能够浮现在你面前，而且总的来说，需要把你的已经精于观察的眼光，变得更加深邃。

马尼洛夫是什么性格，或许只有上帝说得出来。有一类人，人称平平常常，没什么好处；像谚语说的，既不是城里的波格丹，也不是乡下的谢利凡。也许该把马尼洛夫归入他们一类吧。他长得仪表堂堂；相貌不乏可爱之处，但是可爱里面似乎加进了过多的糖份；他的言谈举止中有一种竭力讨好对方、竭力与人亲近的东西。他微笑的样子很招人喜欢，头发淡黄，眼睛淡蓝。跟他谈了一分钟，你只得说：“一个多么可爱，多么善良的人！”谈了两分钟你就什么也说不出来，到了三分钟你就会说：“天晓得这人什么样！”并且会远远走开，要是不走开，你就会感到一种要命的无聊。从他嘴里听不到一句活生生的哪怕是狂妄自大的话，只要你触及了让他来劲的事情，都是能听到这类话的。每一



个人都有最来劲的事：一种人最来劲的事是猎犬；另一种人觉得自己是音乐的大欣赏家，能深刻领会其中的一切奥妙；第三个是饕餮大师；第四个拼命想扮演比给他安排的哪怕高出一丁点的角色；第五个人的愿望比较局限，就是在梦里也在想，要是能在游园会上跟一个侍从武官并肩走走，让朋友、熟人甚至陌生人瞧瞧，那该多美；第六个人的手生来有一种想把哪张方块爱司或者方块二折个角的超自然的愿望；而第七个人的手总是痒痒着要整顿一下秩序，要在驿站长或者驿站马车夫身上来几下，总之是各有所好，但是马尼洛夫却什么也没有。在家里他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在冥思默想，但是他在想什么，也是大概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田产不能说是他在经营，他甚至从来没有到地里去过，家业像是在自生自灭。管家说：“老爷，顶好这么这么办。”“好，不错，”他通常是一边抽着旱烟袋一边这样回答。他在军中服务时就养成了抽旱烟袋的习惯，当时他被认为是一个最谦逊，最雅致，最有教养的军官。“好，不错嘛，”他还会再说一遍。一个庄稼汉跑来见他，抓着后脑壳说：“老爷，跟您告假出去干点活，挣几个纳税钱。”“去吧，”他叼着烟袋说，根本没想这个庄稼汉是要出去酗酒的。有时候他站在门口台阶上，望着院子和池塘说，要是从房子这儿挖一条地道，或者在池塘上修一座石头桥，桥的两边开了店铺，商人们在里头出售农民需要的各种小商品，那该多好。这时候他的眼睛就变得特别甜蜜，脸上就出现了最心满意足的表情；但是，所有这类计划说完就到此为止了。他的书房里永远摆着一本什么小书，书签插在第十四页，他常读这本书，已有两年之久。在他的宅子里，永远有什么东西是残缺不全的：客厅里摆着一套很讲究的家具，非常漂亮的锦缎蒙在上面，那料子准是很不便宜的；但是两把安乐椅却没蒙锦缎，仅仅绷着一层席子；不过好多年以来，主人每次总是这么告诉客人：“请您不要坐这两把椅子，它们还没完工。”有一间屋子四壁空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尽管结婚以后头几天就说过：“宝贝，明天张罗一下，叫他们在这屋里摆点家具，哪怕临时摆摆也行。”天黑的时候，端来一盏很考究的烛台放在桌上，青铜的，雕着三个希腊神话中的美女，装着珠母做的考究的托板，但是和它并排摆着的另一个烛台，那简直可以说是铜制的残废人，瘸腿，歪向一边，一身蜡油，虽然男主人、女主人还是仆人都没把这当一回事。他的太太……不过，这对夫妇互相间是如胶似漆的。虽然他们结为伉俪已经八年有余，他们依然常常一个给另一个拿来或是一小片苹果，或是一小块糖果，或是一粒核桃仁，以情意绵绵温柔动人的声音说：“宝贝儿，张开你的小嘴，我要把这一小块东西放进你的嘴里。”不用说，在这种场合，小嘴自然会很优美地张开。每逢生日，总要做些小礼品，给对方以意外的惊喜：诸如穿珠的牙签套之类。这样的事常常发生：他们坐在沙发上，忽然，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个丢下烟袋，另一个丢下手里的针线活儿，如果当时手里有的话，互相给一个深情的长吻，接吻时间之长，足够让人从容地吸完一支小雪茄。总之，他们是所谓幸福的一对。当然，倒是可提醒他们，除了漫长的接吻和小礼品以外，家里总还有许多其它该做的事吧，也蛮可以就各类事情向他们提出好多问题：比如，为什么厨房的菜做得那么糟，简直乱七八糟？为什么储藏室里几乎空空如也？为什么女管家手脚不干净？为什么仆人们身上肮脏不堪，个个是酒鬼？为什么下人们整天睡得昏天黑地，醒来又不干正经事？不过这都是俗气的事情，而马尼洛夫太太受的可是高雅的教育。而高雅的教育，谁也知道是要在寄宿女塾里接受的。而寄宿女塾，谁也知道有三门功课造就着人类美德的基础：法语，此为家庭生活幸福所必需；钢琴，是为给夫君以温馨时刻；最后是主修的家政科目：即编织小钱包及其它给人以意外惊喜的小礼品。不过，特别在今日，在教学法上常有各种改进与变化，这一切更多取决于寄宿女塾校长本人的才智。有的寄宿女塾

做这样的安排：首先是钢琴，然后是法语，最后才是家政科目。也有的把家政即编织小礼品放在第一，然后是法语，最后才是钢琴。存在着不同的教学方法。不妨再指出一点，马尼洛夫太太……但是我得承认，我很害怕谈论太太们，而且时候也到了，我该回头谈我们的主人公了，他们在客厅门前已经站了好几分钟，互相请对方先进去。

“请吧，请吧，对我不用这样客气，我随后。”乞乞科夫说。

“不行，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不行，您是客。”马尼洛夫手指房门说。

“不必费心，请不必费心，您先走。”乞乞科夫说。

“不，请您原谅，我不能让这样一位可爱的，有教养的客人走在后面。”

“过誉过誉，岂敢说什么教养？……您先走，请吧。”

“噢，还是您先请。”

“那是为什么？”

“就该这样嘛！”马尼洛夫带着讨人喜欢的笑容说。

最后，两个朋友终于侧着身子，互相稍微挤着，同时进了门。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的内人，”马尼洛夫说。“宝贝儿，这位是帕维尔·伊万诺维奇！”

乞乞科夫真的见到一位太太，他在门口和马尼洛夫互相谦让时完全没有注意到她在里面。她长得不错，很会穿戴。居家穿的月白色绸长袍显得很合身；她的纤细的小手急忙把一件什么东西扔到桌上，然后捏住一块角上绣花的麻纱手绢。她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乞乞科夫不无快意地前去亲了她的小手。马尼洛夫太太说话有点发不清舌颤音，她说他们夫妇很高兴他的光临，又说她的丈夫天天都想他。

“是啊，”马尼洛夫补充说，“她老问我：‘你那位朋友怎么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来呀？’‘再等等，宝贝儿，会来的。’如今，您终于大驾光临啦。您带给我们的快乐真是形容不出来……五月的晴空，心灵的命名日……”

乞乞科夫听到话已说到心灵命名日的份儿上，倒觉得不好意思了，便谦逊地回答说自己既没有响亮的名声，甚至也没有显赫的官阶。

“您全有，”马尼洛夫带着同样讨人喜欢的笑容打断他的话，“您全有，以至于更多些。”

“您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怎么样？”马尼洛夫太太插进来说。“在那儿时间过得可愉快？”

“很好的城市，很美的城市，”乞乞科夫答道，“时间也过得很愉快：遇到的人全都是彬彬有礼的君子。”

“您觉得我们的省长怎么样？”马尼洛夫太太问。

“一位最令人尊敬，最温和的人，您说对吗？”马尼洛夫加了一句。

“没错，”乞乞科夫说，“一位最可敬的人。他对职务多么精通啊，理解得多么透彻啊！但愿这样的人多再些会更好。”

“他，您知道，多么会待客啊，一举一动，礼数都那么周全，”马尼洛夫微笑着做了概括，他高兴得眼睛差不多眯成了一条缝，活像一只被人挠着耳根的猫。

“一位礼貌周到、令人愉快的人，”乞乞科夫继续说，“而且有一双巧手！这一点我实在没预料到。各种家用的花样，他绣得多么好！他给我看过他绣的那些小钱包：太太们也很少能绣得这么巧的。”

“还有副省长，一个多么可爱的人，您说是吧？”马尼洛夫再次把眼睛稍稍眯起来说。

“最最最可爱的人，”乞乞科夫说。

“嗯，请问，您觉得警察局长怎么样？一个很令人愉快的人，

是不是？”

“十分令人愉快，而且人极为聪明，博学多识！我们在他家同检察长和公证处长打惠斯特，直到鸡叫未遍。十分可敬的人！”

“嗯，您对警察局长夫人有什么看法？”马尼洛夫太太补问，“一个待人非常亲切的女人，是不是？”

“哦，这是我知道的最可敬的妇女之一，”乞乞科夫答道。

接着也没有漏掉公证处长，邮政局长，就这样，差不多把城里所有官员都数遍了，他们本来都是非常令人得尊敬的人。

“你们总是呆在乡下吗？”终于轮到乞乞科夫提出问题。

“多半时间在乡下，”马尼洛夫回答，“不过有时候也进城，只是为了和受过教育的人们见见面。如果总是闭门不出，您知道，是会变粗野的。”

“确实的，确实的，”乞乞科夫说。

“当然，”马尼洛夫接着说，“如果有好邻居，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比方说，有这样一个人，你可以跟他，从某个角度出来，谈谈待人的礼节，优良的举止，探讨一种什么学问，使得，这个，精神为之振作，使心灵得到所谓的，这个，翱翔……”这里他还想再加点形容，但是注意到有点离题了，仅仅用手在空中胡乱划了一下，便接着说下去：“那时候，当然，乡村和幽居的生活就会有許多乐趣了。可是这样的人一个都没有……现在只能有时候读读《祖国之子》罢了。”

乞乞科夫点点头，补充说，没有什么比过幽居生活，欣赏自然美景，有时候再读点什么书……更为快乐了。

“但是您知道吗，”马尼洛夫补充说，“如果没有能够谈谈心的朋友，一切都……”

“噯，有道理，非常有道理！”乞乞科夫打断他。“那时人间一切珍宝又有何益！一位贤人说过：‘宁可不要钱和财，要有好友常往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您知道，”马尼洛夫说，脸上现出的表情不仅发甜，以至于发腻了，像滑头的医生为了使病人爱喝而死命地多加了糖的一杯药水，“那时你会感到某种的，从某个角度来看，精神的享受……就比方说现在，命运给了我聆听高论、如沐春风的可谓无以复加的幸福……”

“惭愧，惭愧，我有什么高论？……一个不值不提的人而已。”乞乞科夫答道。

“喂！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请让我说句实话：要是能获得您身上的美德的一部分，我会欢欢喜喜地付出我的一半产业！……”

“反之，我会认为是自己最大的……”

两位友人相互爱慕之情的倾吐不知会达到什么地步，如果不是仆人进来禀报饭已准备好了的话。

“恳请您赏脸，”马尼洛夫说。“您千万要包涵，我们可没有豪门盛宴上和京城里的那种佳肴，我们这里是简简单单的俄国家常菜，白菜汤，可这是一片诚心，请赏光。”

这时他们就该谁先进门的问题又进行了一番争论，最后还是乞乞科夫侧着身子先进了饭厅。

饭厅里已经站着两个男孩，马尼洛夫的一对小少爷，他们已经长到了可以上桌但还需要坐高椅子的年龄。家庭教师站在他们身边，面带笑容，非常有礼貌的鞠了一躬。女主人在自己的汤碗前坐下；客人被安排在男女主人之间，仆人在两个孩子的脖子上系好餐巾。

“多么可爱的孩子，”乞乞科夫看了看他们说，“几岁啦？”

“大的七岁多，小的昨天刚满六岁。”马尼洛夫太太说。

“泰米斯托克留斯！”马尼洛夫对老大说。仆人把餐巾系到了这孩子的下巴颏上，他正往外挣脱。

乞乞科夫听到这个马尼洛夫不知为什么把字尾改成“留斯”

的半希腊式的名字，稍微抬起了一下眉毛，但立即使劲让面孔恢复了常态。

“泰米斯托克留斯，告诉我，法国最好的城市是哪个？”

这时教师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泰米斯托克留斯身上，仿佛恨不得钻进他眼里去，但是当泰米斯托克留斯终于说出“巴黎”两个字的时候，才完全放心了，还点了点头。

“我国最好的城市是哪个？”马尼洛夫又问。

教师又不语了。

“彼得堡，”泰米斯托克留斯回答。

“还有哪个？”

“莫斯科，”泰米斯托克留斯回答。

“真聪明，乖孩子！”乞乞科夫听了说。“哎哟，您说说……”他立刻带着几分惊异的样子转过头对马尼洛夫说，“这个年纪已经有这么多知识！我必须对您说，这孩子一定会成才的。”

“噢，您一定还不晓得他，”马尼洛夫回答说，“他的脑子特别灵。那个小的，阿尔基德，就没有这么快；这个大的不管碰见了什么，小昆虫，小瓢虫，两只小眼睛立刻就滴溜溜地打转；马上跟着它跑，盯着不放。我有意让他往外交方面发展。泰米斯托克留斯，”他又接着问他，“想当公使不？”

“想，”泰米斯托克留斯一边嚼着面包，一边晃着脑袋回答。

这时候站在后面的仆人擦了一下公使的鼻子，此举来得非常及时，否则好大一滴无关的液体就要掉进汤里了。饭桌上开始了有关恬静生活乐趣的谈话，女主人时而插进一些关于城里的剧场和演员的意见。教师很留神地看着谈话的人们，只要发现他们准备笑了，立刻把嘴张得大大的，开心的大笑起来。大约他是一个富有感激之心的人，想以此来报答主人的善待。不过有一次他板起了脸，眼睛直盯着坐在他对面的两个孩子，严厉地敲起桌子来。他这样做得正是地方，因为泰米斯托克留斯咬了阿尔基德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耳朵；阿尔基德刚刚合上眼睛，张开嘴巴，正准备以最可怜的方式大哭一场，但是因为忽然感到非常可能因此而吃不成这盘菜，便让嘴巴又象原来一样了，噙着眼泪啃起羊排骨来，蹭得两边腮帮油光锃亮。女主人时时地招呼乞乞科夫：“瞧您什么也不吃，您吃得太少。”乞乞科夫每次都回答说：“我饱了，愉快的谈话胜过美味的菜肴。”

吃完了饭，大家从桌边站起身来。马尼洛夫心里非常满意，正用手搭着客人的后背，把他送进客厅，客人忽然样子十分郑重地表示，想跟他谈一件十分必要的事。

“这样的话，那就请您到我的书房来吧，”马尼洛夫说着就把他带进了一个小房间，窗外是一片青灰色的树林。“这就是我的小角落了，”马尼洛夫说。

“房间挺舒服嘛，”乞乞科夫左右看了看说。

房间的确并非没有令人惬意的地方：墙壁刷成接近淡灰的天蓝色；四把靠背椅，一把圈椅，一张桌子，上面摆着我们已经抽空提到的那本夹着书签的薄书，几张写满字的纸，但最多的是烟草。烟草有各种摆法：有的装在厚纸口袋里，有的装在烟丝盒里，有的散堆在桌上。两个窗台上还有烟斗里磕出的灰烬堆成的一座座小山，被着意地排列得十分美观。很明显有时候主人也是借此消磨光阴的。

“请允许我就坐在靠背椅上吧。”

“请允许我不允许您这样做，”马尼洛夫面带微笑说，“这把圈椅是我专门划归客人的：很舒服的，请坐。”

乞乞科夫坐下了。

“请允许我敬您一袋烟。”

“不，我不抽烟。”乞乞科夫温柔地，好象带着遗憾的样子回答说。

“那是为什么？”马尼洛夫也是温柔地，一脸遗憾。



“恐怕是因为没有养成习惯；听说，抽烟对身体有害。”

“请允许我告诉您，这是偏见。我甚至认为抽烟比闻鼻烟对健康有益得多。我们团里有一个中尉，一个极好的、极有教养的人，烟斗不离口，不仅饭桌上如此，而且在，别的各种地方，也照抽不误。现在他已经四十多岁，可是感谢上帝，至今身体还是那么健康，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乞乞科夫表示，确有其事，自然界有许多东西，连大学问家也解释不清的。

“但是请允许我先请教一件事……”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声音里透出某种奇怪的或者几乎奇怪的意味，随后不知为什么回头朝背后看了一眼。马尼洛夫不知为什么也回头看了一眼。“人丁普查名册，您是什么时候送上去的？”

“已好长时间了；我该说是记不得了。”

“从那以后，您庄上死了多少农奴？”

“我可说不上来；这件事我看要问管事的。喂，来人！把管事的叫来，他理应今天来的。”

管事来了。这人靠近四十岁，没留胡子，穿一件常礼服，看来日子过得很逍遥，因为面孔有一种虚胖的模样，发黄的皮肤和一双小眼表明他对羽绒褥子留恋得有些过分。看了就知道了，他发迹的路子，跟所有地主庄园管事们走的都一样：原先不过是宅院里的一个粗识文字的家童，后来娶了太太的宠婢——一个叫什么阿加什卡的女管家，从而自己也当上了管家，最后又高升为管事。做管事了，行为自然也会和所有的管事们一样：跟村里的富户交朋友，认干亲，向穷户多要赋税，多派劳役；早晨八点多才睁眼，等着烧茶炊，喝早茶。

“喂，伙计！上回送了人丁普查名册以后，我们这儿死的农奴有多少？”

“什么‘有多少’？后来可死多了。”管事说，同时用巴掌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小盾牌似的挡上嘴，打了个饱嗝儿。

“是的，实话说，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马尼洛夫跟着他说，“可不嘛，是死了好多！”他马上向乞乞科夫扭过脸又说了一句，“确实，很多。”

“那么，比方说，有多大数目？”乞乞科夫问。

“是啊，有多大数目？”马尼洛夫跟着他问。

“数目？这可怎么说呢？死了多少可不知道，没人数过。”

“是的，可不嘛，”马尼洛夫向乞乞科夫说，“我也估计死亡率很高；完全搞不明白。”

“那么劳驾你去计算一下，”乞乞科夫说，“开个详细名单来。”

“是的，开个详细名单。”马尼洛夫说。

管事说了一声：“是啰！”就离开了。

“您要这个是为了什么原因？”管事退下以后，马尼洛夫问道。

这个问题似乎把客人难倒了；一种紧张的表情出现在他脸上，甚至使他脸都涨红了一下；这是人们要说出了一件难以用言辞表达的事情时感到的那种紧张。马尼洛夫最后当真听见了一件人类的耳朵还从来没有听见过的奇怪的，非常寻常的事情。

“您问是为什么原因吗？原因是这样的：我想购买农奴……”乞乞科夫说到这里突然打住了，话没说完。

“但请允许我问您一声，”马尼洛夫说，“您打算怎么买：是连土地还是单单把人买走，就是说不连土地？”

“不，我所要的不是，不算是完全的农奴，”乞乞科夫说，“我想要死的……”

“什么？很抱歉……我的耳朵有点背，我好像听见了一个奇怪极了的字……”

“我打算买进死的，但是必须是作为活人列在人丁名册里

的。”乞乞科夫说。

马尼洛夫当下就失手把长烟杆掉在地上，嘴张得大大的，就这样张了足足有几分钟之久。刚才谈论交友之乐的两个朋友，现在眼对着眼，一动也不动了，好像两幅古时候在大壁镜两侧对面悬挂的肖像。最后，马尼洛夫俯身把烟袋杆拾了起来，就机偷看了一下对方的脸，很想看出他嘴唇上是否有笑意，他是不是说了句笑话；但是丝毫看不出这类迹象；相反，面孔似乎比平常还要庄重；他接着想，客人莫不是忽然发了疯吧，他心怀恐惧地端详了他一下；但是客人的眼睛很明净，里面没有疯子眼睛里闪动的那种狂躁不安的火光；一切既体面又正常。该怎么办，做些什么，马尼洛夫想来想去，除了把口腔里剩下的烟变成很细的一股喷出来以外，没能想出任何其它的结果。

“这样，我想知道，您能否把实际上不活，法律上却活的这一类人移交，出让或者以您认为更好的方式转到我名下？”

但是马尼洛夫局促和慌乱得只能望着他发呆了。

“我觉得您有些为难？……”乞乞科夫说。

“我吗？……不，我没什么，”马尼洛夫说，“我就是没能领会……您别生气……我没能受到可谓在您举手投足间就显出的那种卓越的教育；我不懂高超的表达艺术……也许，在这儿……在您刚才的说法里面……藏着什么别的意思……也许，您使用这样的词，是为了文笔的优美？”

“不，”乞乞科夫就着他的话说，“不，我用的是实际上的意思，就是那些确实已经死掉的魂灵。”

马尼洛夫根本不知如何是好。他觉得他应该做点什么，应该提出个问题，可是鬼知道该提什么问题。末了又是喷出一股烟完事，只是不再用嘴，而是通过鼻孔了。

“这样，假如没有什么妨碍的话，那么托上帝的福，是不是就可以立一份买契了？”乞乞科夫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怎么，买死人的契约？”

“啊，不是的！”乞乞科夫说。“我们要写是活人，按照人丁名册的实况。我一向不做任何违法的事；尽管因此在仕途上受过挫折，但是不行：义务对于我是无比神圣的，法律——我在法律面前是绝无二话的。”

最后几句马尼洛夫倒觉得很中听，可是对于事情本身仍然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他没有回答，只是使劲吸他的烟袋，劲头那么大，以至烟袋最后像巴松管一样嘶嘶地叫起来了。看来他似乎是想从烟袋杆里吸出一条有关这件闻所未闻的事情的见解；但是烟袋只是嘶嘶地叫，再没有别的了。

“可能您毫无疑问？”

“噢，哪儿的话，丝毫没有。我不是说对您有什么，那个，责难的地方。但是请允许我大胆地问一声，这件事情，或者用个所谓更好的词儿，这项交易，——这项交易会会不会有什么不符合俄国民事法规和长远方针的地方。”

这时马尼洛夫晃了晃头，朝乞乞科夫的面孔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他的面部线条，他的紧闭的嘴唇，显出一种也许在人类的脸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深沉的表情；要不然是在一位太聪明的大臣的脸上或许能见到，那也是在他遇到最伤脑筋的问题的时候。

但是乞乞科夫简洁地说明：如此的事情，或者说这类的交易，与俄国民事法规及长远方针丝毫没有抵触之处；片刻后又补充说，国库还会因此而得益，因为它能收取一笔法定的契税。

“您认为是这样吗？……”

“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啊，反正不是坏事，自然另当别论了，我不反对。”马尼洛夫说，心里那块石头完全落了地。

“如今只剩下讲价钱……”

“谈价钱？”马尼洛夫刚开口就停顿下来。“难道您认为我会

为那些在某种程度上结束了其存在的魂灵收钱吗？既然您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谓幻想式的愿望，那么我情愿把他们无偿地奉送给您，契税也由我出。”

记述眼下这个事件的史家必将遭到莫大的谴责，假如他漏写了马尼洛夫这话出口以后客人乐不可支的情景。不管乞乞科夫是多么稳重和审慎，但这时候差点做出了一个山羊式的跳跃，而人们知道这种动作是只有在欣喜欲狂的时候才做得出来的。他在圈椅里转过身来，动作之猛，使得坐垫的毛料面都绷开了一道口子；马尼洛夫有点困惑地向他看了看。在感激之情的促使下，乞乞科夫当时就说了一大堆千恩万谢的话，弄得对方心里发慌，满脸通红，连连摇头，最后终于开口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他不过是想拿点什么来证明内心的倾慕和两情的相悦而已，死掉的魂灵在某种程度上是毫无价值的废物。

“肯定不会是废物，”乞乞科夫握了握他的手说。这时他深深地吐出了一口长气。看来是酝酿着倾诉衷曲的情绪；终于不乏感情与表情地说出了下面一番话：“你有所不知，您以这种看来是废物的东西给一个无名无位的人帮了多大的忙！的确，什么坎坷我没有经历过？我就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孤舟……什么样的排挤，什么样的迫害没有遭到过，什么样的痛苦没有尝受过，可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我秉公办事，我良心清白，我向流离失所的寡妇和苦命的孤儿伸出过援助之手！……”说到这儿，他甚至掏出手帕揩掉了一颗夺眶而出的泪珠。

马尼洛夫被完全感动了。两个朋友长久地握着对方的手，长久地互相默默地凝视着对方泪光闪闪的眼睛。马尼洛夫说什么也不肯放开我们主人公的手，继续握得这样热烈，以至对方已经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它解脱。最后，他悄悄地把手抽了出来，并说买契不妨尽快订立，最好他能亲自进一趟城。然后拿起帽子，转身离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怎么？您就要走了？”马尼洛夫这才猛然清醒过来，惊慌地说。

这时候马尼洛夫太太走进了书房。

“丽赞卡，”马尼洛夫样子有点儿伤感地说，“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要离开我们啦！”

“因为我们让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厌烦了。”马尼洛夫太太回答说。

“夫人！在这儿，”乞乞科夫说道，“在这儿，就是这里，”这时他把手放在心口上，“是的，这儿将会永远留着和你们度过的愉快的时光！请不要怀疑，如果能够跟你们朝夕相处，即使不在同一幢房子里，只要能做个顶近顶近的邻居，在我看来，也是最大最大的幸福啦。”

“我说，帕维尔·伊万诺维奇，”马尼洛夫很喜欢这个想法，便说道，“如果能这样住在一起，同在一座房子里，或者同在一棵什么榆树的树荫下谈谈哲理，深入思考一些问题，要是真的该多好呀！……”

“噢，那会是天堂的生活啦！”乞乞科夫叹了一口气说。“再见，夫人！”他接着说，一边走向前去吻马尼洛夫太太的小手。“再见，我最尊敬的朋友！不要忘记我的请求！”

“噢，您放心！”马尼洛夫回答说。“我和您分别，顶多两天。”

大家走进了饭厅。

“再见，可爱的孩子们！”乞乞科夫看见阿尔基德和泰米斯托克留斯就说，他俩正在玩一个胳膊鼻子都没有了的木头轻骑兵。“再见，我的好孩子们。别生我的气，我没有带给你们什么礼物，因为说实在的我原来连世界上有没有你们俩还不知道呢，下回一定带来。我给你带来一把马刀，想要马刀不？”

“想要。”泰米斯托克留斯答道。

“给你一个小鼓；给你小鼓，好不好？”他接着弯下腰对阿尔基德说。

“小鼓，”阿尔基德低下头，小声说。

“好，我给你带个小鼓来。非常好看的小鼓，打起来得隆……咚咚，得拉……哒哒，哒哒哒……再见，小宝贝儿！再见！”他吻了吻他的小脑袋，转身对马尼洛夫夫妇轻轻一笑；为了向做父母的示意他们的孩子的愿望是多么天真时，一般笑就是这样。

“真的，您还是留下来吧，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大家都走到台阶上的时候，马尼洛夫说道。“您瞧，云多黑呀。”

“只是几小块乌云。”乞乞科夫回答说。

“您知道去梭巴凯维奇家的路吗？”

“正要向您请教呢。”

“请等等，我马上告诉您的车夫。”马尼洛夫以同样殷勤的口吻把走法告诉了马车夫，以至于有一次称呼他“您”。

马车夫听见要过两个岔道口，碰到第三个岔道时拐弯，便说了一声：“老爷，没错。”于是乞乞科夫的马车就出发了，两位主人踮起脚尖，向车后鞠躬，挥舞着手帕，久久地送别。

马尼洛夫久久地站在台阶上，目送着远去的轻便马车；它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他仍旧在那里站着，抽着烟袋。最后他终于走进屋里，坐在一把椅子上，陷入了冥想；因为给了客人一个小小的满足，心里感到特别高兴。后来他的思绪转到了别的事情上，最后竟飘荡到了天知道的什么地方。他想着和朋友一起生活的妙趣，顶好和一个朋友住在一条什么河的河岸上，然后他在这条河上建一座桥，然后建一座很大很大的房子，顶上有一个很高很高的望楼，从那儿连莫斯科都能看得见，黄昏时露天坐在那儿，喝茶，讲些有意思的事情。后来，想他和乞乞科夫乘着漂亮的马车，来到一个什么社交场合，以他们优雅的举止使所有人都为之倾倒了，似乎皇上得知他们有着如此的友谊，便赏给了他们将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的头衔；接下去想的是什么，那只有上帝知道，他自己是怎么也没法搞清了。乞乞科夫那项奇怪的请求忽然打断了他全部的幻想。他觉得这件事在脑子里好像特别卡壳，翻来覆去地琢磨，总也想不出个能让自己明白的道理；他一直坐在那里，抽他的烟袋，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



## 第三章

乞乞科夫心情很满意地坐在车里，他的轻便马车早已奔驰在竖着里程标的大道上了。从上一章里已经可以看出他主要的兴趣及爱好所在，所以他很快整个身心地陷入了这些事情就毫不奇怪了。种种预测、盘算和构想在他脸上来回游动着，看起来都令他无比快乐，因为从他时时露出的惬意的微笑里可以看出它们留下的痕迹。他一心想着这些，一点也没有去注意他的马车夫怎样对拉右帮套的花斑马作着极为中肯的批评；马车夫刚才受到了马尼洛夫下人们的款待，现在心里非常自在。这匹花斑马狡猾透顶，它仅仅做出好像拉车的样子，实际上是枣红色的辕马和那匹从民选官手里买来的所以就叫“民选官”的淡栗色边马在全心全意地出力，连它们眼睛里都显出了它们从中得到的快乐。“你刁，你刁！让我刁给你瞧瞧！”谢利凡欠起身，抽了懒家伙一鞭。“你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这德国裤衩子！枣红马就叫人敬重，本分上的事，人家竭尽全力，多给它一斗料我也愿意，因为人家叫人敬重嘛。还有民选官，也是匹好马……怎么，怎么！干吗摇晃耳朵？人家说话，你这傻瓜就得乖乖听着！你这笨蛋，我不会教你干坏事的。瞧它在往哪儿跑！”说着又抽了它一鞭子，一边骂：“嗨，蛮子！你这该死的波拿巴……”然后又朝全体三套马吆喝了一声：“伙计们，跑起来！”同时在它们全体身上各给了一鞭，但这已经不是作为惩罚，而是想以示他们的满意。赏给了它们这样的一种快乐以后，他又回头向花斑马开始演说了：“你以为你的行为能瞒得住人？不行，你要别人敬重你，就得活得老老实实。你看咱们刚去的那个地主家，都是好人。只要是好人，我就乐意跟他聊聊；我跟好人从来是朋友，高雅的朋友：喝碗茶，喝杯酒，只要是好人，我都乐意。好人谁都敬重。瞧咱们老爷，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不敬重；因为他，听见没有，给皇上当过差，他是六级文官……”

谢利凡扯得越来越远，最后拐到最抽象的事情上去了。如果乞乞科夫仔细听听，准能听到好多有关他本人的细节。但是他的思想全被他自己的事情占据了，一声响雷才使他清醒过来，往四周一看：黑云铺满了整个天空，零星的雨点砸在尘土飞扬的驿道上。接着又打了一声更响更近的雷，忽然下起倾盆大雨。雨点起初是斜的，抽打着马车的一面，然后是另一面，然后改变了进攻的方式，变成了垂直的，鼓点似的正正地敲打着马车的顶篷，最后水滴都溅到了脸上。这使他不得不放下开着两个看路景的圆孔的皮帘子，吩咐谢利凡走快点。谢利凡也是正好演说到半截时被打断的，明白确实是慢不得了，他从座位下拽出一件灰呢子缝的什么破烂，套在外面，抓住缰绳，对三套马吆喝了一声，三匹马勉强地开始挪动，因为那些教诲性的演说使它们获得了愉快的松弛感。可是谢利凡怎么也记不起来究竟过了两个还是三个岔路口。基本上回想了一下走过的路，悟出来有好多个岔路口他都越过去了。因为俄罗斯人在关键时刻用不着深思远虑就能做出决定，所以他碰上了头一个岔路口就往右一拐，吆喝一声：“驾，驾，老兄弟们！”便放开猛跑了，并没怎么想这条道是往哪儿去的。

但是这雨像是要下个没完。路上的灰尘和成了泥浆，马拉得一时比一时费劲。这么久还没有看见梭巴凯维奇的村庄，乞乞科夫心里开始不安。按他的计划，早就该到了。他朝两边观望，可是外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谢利凡！”他终于从车座里探出身去说。

“啥事，老爷？”谢利凡应了一声。

“你瞧瞧，看得见村庄不？”

“没有，老爷，什么也看不见了。”说完了，谢利凡一边摇晃

着鞭子，一边唱起了一种说歌不是歌的长得没完没了的东西。什么都唱进去了：全俄国从一头到另一头的人们请马欣赏的那些鼓励性的和催促性的吆喝啊，不动脑子自己蹦出来的各类形容词啊。来来回回的唱，最后把马都叫成秘书先生了。

这时候乞乞科夫发觉马车前后左右地晃动起来，不断让他结结实实地挨撞；这使他感到他们已经脱离了道路，大概正在翻耕过的田地上硬拖。谢利凡好像自己也悟到了这一点，但是一句不吭。

“你这骗子，你走的什么道？”乞乞科夫说。

“老爷，没法子，都这么晚啦，竟然看不见鞭子，真叫个黑呀！”说完这句话，他把马车赶得斜成这样，使乞乞科夫非得两手抓住车帮不行了。这时候他才发现，谢利凡喝得酩酊大醉。

“勒住，勒住，你要把车弄翻了！”他朝他喊。

“不会，老爷，怎么气呢，”谢利凡说。“翻车不是好事，这我可知道；我怎么也不能让它翻哪。”然后他把车稍稍往一边拐；拐着拐着，终于把马车朝一边倾倒了。乞乞科夫手脚着地叭唧一声跌进了泥里。然而谢利凡总算把马停住了；但马会自动停下来的，因为累垮了。这件没料到的事着实让他非常惊讶。当老爷正在泥泞里挣扎着爬出来的时候，他从赶车的座位上下来，双手叉腰站在马车前头，思索了一番以后说：“你瞧，还真翻了！”

“醉得不像话了！”乞乞科夫说。

“不，老爷，我哪能醉呢！我知道喝醉了可不是好事。跟朋友聊了会儿，因为跟好人可以聊聊，挺不错就一起喝上了。喝两口不算坏事；跟好人可以喝两口。”

“你上回喝多了以后，我怎么对你说的？啊？忘了？”乞乞科夫说。

“没有，老爷，我哪能忘了。我知道自己的本分。我知道喝醉了不好。与一个好人说了好久，因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看我狠狠抽你一顿，你就知道跟好人聊聊是怎么回事了！”

“那全在老爷您啦，”百依百顺的谢利凡答道，“要抽鞭子，尽管抽吧；这事我一点也不反对。理应如此，为什么不抽？主子高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鞭子是得抽的，因为庄稼人淘气嘛，就得让他们守规矩。抽得应该，那就抽吧，为什么不抽呢？”

对于这番议论，老爷完全找不到词儿回答。但正在这个时候，好像命运决定要怜悯他们了。有狗叫声从远处传来。喜出望外的乞乞科夫吩咐把马赶快点。俄罗斯赶车人具有一种比眼睛还灵的感觉，因此有时候他能眯上眼睛拼了命似地赶车，而且总能把车赶到个什么地方。谢利凡眼前一抹黑，可是却把马不偏不斜地赶进了一个村庄，直到车辕碰上了围墙，已经绝对没地方去了，所以停住。乞乞科夫只是透过浓密的雨幕看见了一个像房顶的东西。他叫谢利凡去找院门，这件事无疑会持续很久的，如果在俄罗斯没有顶替守门人的恶狗的话。它们关于来客的通报声之响，使他不得不抬手挡住耳朵。一个小窗户里亮起了灯光，微弱的射到墙上，向我们的行路人指出了大门在什么地方。谢利凡敲了敲门，很快有一个披着厚呢外套的人打开栅栏门，探出头来，主仆二人听见了嘶哑的女人的声

“谁在敲门？发疯啦？”

“过路的，大娘，让我们借住一宿吧，”乞乞科夫说。

“可真会走路，这时候来！这儿不是客店，是太太的院子。”

“没法子，大娘，你瞧，迷路了。这时候总不能在野地里过夜吧。”

“是啊，这时候可黑呀，这可不是时候，”谢利凡加上了一句。

“闭嘴，傻瓜。”乞乞科夫说。

“那您是谁呀？”老大婆说。

“是贵族，大娘。”

“贵族”这个字使得老太婆仿佛动了动脑筋。

“您等等，我去跟太太说，”她说完这话，两三分钟以后就拿着一盏罩子灯回来了。

门打开了。另一个窗户里也有了点亮光。轻便马车进了院子，在一幢黑暗中很难看真切的小宅子的门前停下。窗户里发出来的光只把这宅子照亮了一半；房子前面有一滩水，灯光正好射在那上面。雨水嘭嘭地敲打着木板房顶，像淙淙的小溪似的流进摆在下面接水的木桶。这时狗们正用各个声部进行着合唱：一只昂首的狗，发出的声音那么悠长，唱得那么卖劲，好像为这差事领取着天知道多大的一笔薪水；另一只急急忙忙，潦草从事，就像教堂里的读经僧；它们当中夹着一个毫不停歇的童高音，声音像邮车铃销一样清脆，准是一只年幼的狗崽子。这一切最终都被一个男低音盖住了，那或许是它们里面的一个狗性特强的老头吧，因为它哑着嗓子吼叫的样子，就像演出达到高潮时的倍低音歌手：男高音们出于要发出一个高音的强烈愿望，都踮起脚尖，仰着头，不管什么声音都要让它向上面迸发出来，只有他一个人把胡子拉碴的下巴缩进领结里，身子蹲下，屁股几乎挨着地面，从低处发出能把玻璃震得咣咣响的歌声。单凭由这些音乐家组成的狗合唱队就能断定这个村子相当大；但是我们的浑身湿透、冻得发僵的主人公，除了一张床，什么别的也不想了。轻便马车还没有停稳，他已经蹦到了台阶上，跌跌撞撞地，几乎跌倒。又有一个女人从屋里出来，比原来那个年轻点，可是长得很相似。她把他带进房间。乞乞科夫朝周围略微瞄了两眼：房间糊着陈旧的条纹壁纸；有几幅画着些什么鸟的图画；窗户之间挂着古式的小壁镜，镶在卷叶形的暗色镜框里；每个镜子背后都塞着东西，也许是信件，或是一摞旧纸牌，或是一只袜子；刻度盘上画着花朵的挂钟……再没见到什么别的。他觉得眼皮发粘，好像有谁在上面抹了蜂蜜。不一会儿，女主人进来了。她是个老女人，戴着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顶匆忙戴上的睡帽，围着一条法兰绒披肩，属于那样一类小家小业的女地主，她们总是歪着脑袋抹着眼泪抱怨收成不好，损失多大，但是同时她们一点点地把钱攒起来，藏进分别掖在五斗橱各个抽屉里的花粗布小口袋里。一只小口袋装的全是一卢布银币，另一只是五十戈比的，第三只是二十五戈比的，尽管表面看来，柜子里除了几件内衣，睡袍，几个线团，以及一件拆开的女罩袍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那件女罩袍是准备改成连衣裙的，如果旧连衣裙在烤肉节吃葱肉馅饼的时候不知怎么的烧坏了，或者自己磨破了。但是连衣裙不会烧坏的，也不会自己磨破的；这是个节俭的老太婆，女罩袍注定要长久地拆着搁在这儿，然后跟各种破烂一起根据正式遗嘱落到远房姊妹的侄女手里。

乞乞科夫为突然打扰表示了歉意。“没什么，没什么，”女主人说，“上帝怎么在这个时候叫您来啦！乱哄哄的，狂风暴雪的……走了一路本该吃点什么了吧，但半夜三更的，没法做呀。”

女主人的话被一种奇怪的滋滋声打断，直把客人吓了一跳；这种噪音使人以为整个房间爬满了蛇；但是朝上一看，就放了心，因为他明白了，一定是挂钟该打点了。紧接滋滋声之后，是一阵呼哧呼哧的声音，挂钟终于憋足了劲，敲了两下，那声音像有谁拿棍子在敲一个破瓦罐，过后，钟摆又平静地一左一右地滴答起来。

乞乞科夫谢谢女主人，说他什么也不需要，说他除了一张床之外没有别的要求，只是想知道他如今到了什么地方，这里离地主梭巴凯维奇家远不远；这个名字老太婆说没听过，说压根就没有这家地主。

“至少您知道马尼洛夫吧？”乞乞科夫说。

“马尼洛夫是谁呀？”

“一个地主，老妈妈。”

“不，没听说过，没这样个地主。”

“那么这地方有些什么人呢？”

“波布罗夫，斯温因，卡纳帕季耶夫，哈尔帕金，特列帕金，普列沙科夫。”

“他们富有吗？”

“不，老爷子，没有太富的。家里的魂灵有二十个的，三十个的。要说上百，可真没有。”

乞乞科夫发现自己这下可走到个偏远地方来了。

“起码您知道这儿离城多远吧？”

“总得有六十来俄里吧。您没的吃，我挺过意不去的。老爷子，您想喝点茶不？”

“老妈妈，谢谢。除了睡觉的地方，不需要任何东西。”

“是啊，走了这么一路，可该歇歇啦。老爷子，就请您在这张沙发上将就一夜吧。哎，费季尼娅，拿羽绒褥子，枕头，床单来。上帝给了个什么天呀：雷打得天响，我那圣像前的蜡一宿都点着。哎哟，我的老爷子，你身上怎么跟猪一样，整个背上和腰上都是泥！在哪儿弄成这么脏的？”

“光弄脏就是老天爷保佑了，还得谢谢上帝没让我把腰摔折呢。”

“圣徒们哪，吓死人了哟！不要用什么擦擦脊背吗？”

“多谢，多谢。不打扰了。只要吩咐您的老妈子把我的衣裳拿去烘干刷净就行了。”

“听见了吗，费季尼娅？”女主人对刚才拿着蜡烛走到台阶上的那个女人说，她已经抱进来一床羽绒褥子，当她用手从两边拍松的时候，羽绒在房里飞得一天一地。“你把这位老爷里里外外的衣裳全拿去，先在火上烘干，就像给过世的老爷做的那样，过后再好好搓搓泥，打打土。”

“是，太太！”费季尼娅把床单铺在褥子上，把枕头放好，一边答应。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瞧，给你铺好了一张床，”女主人说。“再见，老爷子，祝你晚安。您还需要什么不？也许，我的老爷子，你习惯临睡有人给你挠挠脚后跟？我那死鬼没这个怎么也睡不着的。”

但是客人连脚后跟也不要人挠。女主人出去了，他连忙脱了衣裳，把脱下来的全部披挂，外面的，里面的，都交给了费季尼娅；费季尼娅也向他道了个晚安，抱走了这一堆湿淋淋的铠甲。剩下一个人之后，他相当满意地看了看自己的高得快够着天花板的铺位。费季尼娅看来是一个拍羽绒褥子的能手。当他踩着椅子爬到铺上以后，铺位在他身子下面沉了下去，像地板一样平，被他挤出褥套的羽毛飞得满屋子每个角落都是。他熄灭了蜡烛，盖上印花布面的被子，像虾米一样蜷成一团，立刻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已经很不早了。阳光穿过窗户直射在他的眼睛上，昨天安安静静地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睡觉的苍蝇，这时候全都冲他来了：一只在嘴唇上停下，另一只在耳朵上，剩下的那只总爱落到眼睛上，那只不谨慎地紧挨鼻孔落下的，被他迷糊糊地吸进鼻子里面去了，害得他猛烈地打了个喷嚏，——此事便构成了他醒来的原因。他朝房间四面看了看，现在发现了，画上不全是鸟：那里头还有库图佐夫的肖像和一个老人的油画像，老人身着保罗一世时代穿的那种带红翻边的制服。挂钟又发出了咝咝的声音，一共十下；一个女人的脸在门缝里探了一下，马上又缩回去了，因为乞乞科夫想睡个痛快觉，把全身脱得精光。探出来的面孔他觉得好像有点眼熟。他暗自回想这可能是谁，最后想起来了，这是女主人。他穿上衬衫，已经烘干刷净的衣裳就摆在他旁边。穿好衣服，走到镜子前面，又是如此响亮地打了个喷嚏，使得这时候走到了离地面很近的窗口的一只火鸡用自己的奇怪的语言忽然急匆匆地向他讲了一句什么话，也许是“愿你平安”的意思，乞乞科夫回答了它一声“傻瓜”。他走到窗口，开始观赏眼前的景致：窗外几乎是个养鸡场，至少他面前的一个小窄院里挤满了家禽和



各种家畜。火鸡和母鸡多不胜数；一只公鸡迈着方步在她们当中踱来踱去，鸡冠子直晃，不断向侧面转头，仿佛在倾听着什么；这里也出现了一头携家带口的猪，在院里拱垃圾堆的时候顺嘴吃掉了一只鸡雏，但它对此并未觉察，接着便照常大啃起它的西瓜皮来。这个小院子，因是养鸡场，四面围着木板墙，围墙外面有好大一片菜园子，种着白菜、葱、马铃薯、甜菜和别的家常蔬菜。菜园里稀稀拉拉地长着些苹果树和其他的果树，上面支着防喜鹊和麻雀的网，麻雀像一团团斜飘而下的乌云似的从一处飞到另一处。以便对付麻雀，还插了几个在长杆子上张着胳膊的稻草人；其中一个头上戴着女主人的睡帽。菜园外面就是农舍了，虽然是散乱着盖的，没有排成整齐的道路，但根据乞乞科夫的观察，它们能让人看出住户的富足，由于都得到了应有的维护：家家房顶上糟朽的木板都换成了新的；没有见到一个歪歪斜斜的院门；在那些朝他这边开着门的农家棚屋里，他看见停放着几乎全新的备用大车，有的一辆，还有两辆的。“她的村子真不小。”他说。他当即决定要和女主人谈得深些，交情套得近些。他往她探头的门缝里瞧了一眼，看见她在茶桌边坐着，于是带着快乐而亲切的样子走进了那个房间。

“您好，老爷子，睡得怎么样？”女主人从椅子上欠起身来说。她穿得比昨天好点，——一条深色的米裙，已经不戴睡帽，但是脖子上仍然围着点什么东西。

“睡得好，睡得好，”乞乞科夫说着，在一张圈椅里坐下。  
“您怎么样，老妈妈？”

“不好，我的老爷子。”

“怎么回事？”

“失眠。腰里总是疼，还有一条腿，从踝骨以上，又酸又疼。”

“老妈妈，会好的，会好的。放心好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帝保佑快好吧。我拿猪油抹过，也拿松节油擦过。您喝茶要对什么？瓶子里有水果汁。”

“不赖嘛，咱们就喝点果汁水吧。”

我想读者已经注意到，乞乞科夫样子虽然亲切，然而说话的态度却比和马尼洛夫谈话随便多了，根本不客气。需要说的是，我们俄国人如果在某些别的事上还没赶上外国人，那么在待人接物的本领上却远远地超过了他们。我们待人态度中的各种层次和奥妙，是数也数不完的。法国人或者德国人一辈子也领悟不到、理解不了它们的全部特殊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他对百万富翁或对小烟草商说话，会使用几乎同样的声音和同样的语言，尽管骨子里当然还是想对前者适当地巴结一点。我们这儿则不一样了：我们有这样一些能人，他们对有两百个魂灵的地主说话，完全和对有三百个魂灵的地主说话不一样，对有三百个的说话，和对有五百个的不一样，对有五百个的说话，又和对有八百个的不一样了，——总而言之，哪怕上升到一百万，也能找到相应的层次。比方，假定说有一个衙门，不是咱们这里的，而是十万八千里以外的一个国度里的，这个衙门里假定有一个办公厅主任。我请您看看他坐在下属当中时的样子，——你会吓得话也说不出！那真是一脸的傲慢和高贵，没有任何表情？拿起画笔画就是了：普罗米修斯，绝对的普罗米修斯！目光炯如雄鹰，谈吐四平八稳，话音一板一眼。同是这只雄鹰，只要出了房门，往自己上司办公室去，那就会胳肢窝里夹着公文像只鹌鹑似的一路颠颠小跑了，模样让人受不了。在社交场合或者晚会上，如果都是官衔不大的，普罗米修斯还是普罗米修斯，可是要有个官衔稍微比他高一些的，普罗米修斯就会发生这样的变形，那真是连奥维德也想象不出来的：他竟成了一只苍蝇，而且比苍蝇还小，变成了一粒细沙！“这可不是伊万·彼得罗维奇，”看着他你会说。“伊万·彼得罗维奇个子高高的，这个却是矮矮的，瘦瘦的；那个说话声若洪

钟，从来没有笑脸，这个却鬼知道怎么搞的：吱吱地像鸟叫，并且总是笑嘻嘻的。”你上前面来看——还真是伊万·彼得罗维奇！“唉，天哪！”你会暗暗感慨……然而我们现在该转向小说里的人物了。我们已经看到，乞乞科夫决定完全不讲客套话了，因此端起茶杯，往里倒了点水果汁，便开口说：

“老妈妈，您这村子挺好的。村里有多少魂灵？”

“魂灵啊，靠近八十个，我的老爷子，”女主人说，“倒霉的是年景不好；你瞧，去年的收成坏得可千万别再碰上了。”

“可是庄稼人样子都很健壮嘛，房子都很结实嘛。您姓什么。我昨天迷迷糊糊的……到您这儿的时候都半夜了……”

“科罗博奇卡，十级文官太太。”

“谢谢。名字和父名呢？”

“娜丝塔西娅·彼得罗夫娜。”

“娜丝塔西娅·彼得罗夫娜？好名字——娜丝塔西娅·彼得罗夫娜。我有一个嫡亲的姨也叫娜丝塔西娅·彼得罗夫娜。”

“如何称呼您？”女主人问，“我猜，您是个民选官吧？”

“不是，老妈妈，”乞乞科夫暗笑了一下说，“真的不是，是为了点私事出来的。”

“啊，那么您是收购商！真可惜，我那么便宜就把蜂蜜卖给买卖人了，要不，我的老爷子，你一定会买我的。”

“蜂蜜我不会买的。”

“那要什么的？莫非要大麻？可是大麻我现在也不多了，总共才半普特。”

“不，我要另外一种货。请问，你们这儿有农奴死了吗？”

“哎哟，老爷子，十八个！”老太婆叹了口气说，“死的全是好的，会干活的。不错，过后又生下了一堆，可有什么用：全是些小崽儿；民选官来了，就交人丁税，一人一份。全死光了，还得当活人一样为他们交税。上礼拜我的一个铁匠烧死了，多能干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铁匠，连钳工手艺都会。”

“老妈妈，难道这里闹火灾了？”

“上帝保佑没出这种事，要是闹了火灾那就更糟了；是他自己烧了，我的老爷子。他肚子里头不知怎么起了火，喝得太多了，只见他身上冒出蓝火苗，整个烧化了，烧化了，变成一块黑炭了，本是多能干的一个铁匠！现在我出门都坐不成车：没人给马钉掌了。”

“什么都是上帝的意志，老妈妈！”乞乞科夫叹了口气，“对上帝的智慧，不能埋怨人……把他们让给我行吗，娜丝塔西娅·彼得罗夫娜？”

“老爷子，把谁？”

“是死的这些。”

“那怎么让啊？”

“就这么让嘛。要卖也行。我给您钱。”

“怎么回事？说真的，我不懂？你该不是想把他们从土里刨出来吧？”

乞乞科夫看出来老太婆想远了，必须让她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用了三言两语向她解释说，转让或者买卖仅仅是纸面上的，这些魂灵在字据上要写成活人。

“那你拿他们有什么用？”她两眼直直地盯着他说。

“这就是我的事了。”

“可他们是死的呀。”

“谁说他们是活的来？就是由于死了，才让您受损失嘛！您为他们纳税，而我现在要让您免掉这些麻烦和税款。您懂吗？不仅免掉，另外还要给您十五卢布呢。如今懂了吧？”

“说真个儿的，我不知道，”女主人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死的魂灵我可从来没有卖过呀。”

“还用说！要是您什么时候卖过，那倒是怪事了。莫非您认

为他们当真能派什么用场？”

“不，我没这样想过。他们能有什么用场？什么用场也没有。就因为他们是死了的，才叫我为难哪。”

“看来这娘儿们是个死脑筋！”乞乞科夫心里想。

“老妈妈，您听我说。你应该好好算一算：您现在是大把地花着冤枉钱，您就像为活人一样，为死人在交税……”

“哎哟，我的老爷子，这就别提啦！”女地主接下了他的话茬。“两个礼拜前还交了一百五十多卢布呢。还给民选官塞上了点。”

“你看对吧。您现在只要考虑这一条就行了，您今后再也用不着给民选官塞钱了，因为现在由我来纳税；是我，不是您；我承担全部义务。连契税也由我出，您明白这个吗？”

老太婆寻思起来。她看这件事倒真像是有利，可就是太新鲜了，太希罕了；因此十分担心，怕这个收购商使着什么法儿哄她；上帝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而且还是深更半夜里。

“怎么样，老妈妈，可以成交了吗？”乞乞科夫说。

“说真的，我的老爷子，我还从来没经过卖死人的事。活的我卖过，两年前我卖给大司祭两个丫头，一百卢布一个；他对我感激不尽，两人变得能干着呢，餐巾都能自己织。”

“嗯，我说的不是活人；活人随他去！我问的是死了的。”

“说真的，我担心，这是头一回，别让我吃了什么亏。也许，我的老爷子，你在糊弄我，他们，那个……他们会更有价值。”

“听我说，老妈妈……哎，有您这样的吗！他们能值什么钱？您仔细看看：这是一把灰。您懂吗？这不过是一把灰。您就拿任何一件没用的，最次的东西，比方随便一块破布吧，那破布也能有价：至少有人买去给造纸厂，可是这东西，什么用都没有。请您自己说，它能有什么用？”

“这是真的。它当真一点用也没有；可是我犹豫的就是他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已经死了呀！”

“瞧她这个木脑壳！”乞乞科夫心里说，他开始忍耐不住了，“请你去对付她吧！该死的老太婆把我的汗都急出来了！”这时他从衣兜里掏出手帕，开始擦额头上当真冒出来的汗水。不过乞乞科夫大可不必生这个气：有的很受人们的尊敬，甚至是管国家大事的人，事实上却是一个十足的柯罗博奇卡。脑子里认定了什么，你拿什么也扳不动它；不管向他摆出多少像大白天一样明显的论据，他一听到总是回头就跑，就像橡皮球碰到墙壁就弹回来一样。乞乞科夫把汗水擦干，决定试试能不能从另外一个什么方面开导开导她。

“老妈妈，您，”他说，“要不就是不懂我的话，要不就是故意这么说，纯粹是没话找话……我给您钱：十五卢布纸票。您懂吗？这可是钱哪！这是您上街拾不到的！您说实在的，蜂蜜卖的什么价钱？”

“一普特十二卢布。”

“这么说可是昧了良心了，老妈妈，卖不到十二卢布。”

“天地良心，卖到了。”

“这不是吗？然而这是蜂蜜呀。您收集这东西，也许花了将近一年工夫，操心，费力；放蜜蜂，熏蜜蜂，又要在地窖里喂养一个冬天；可是死魂灵不是咱们人间的事。您对这事一点没费过什么力，他们都死了，给您的家业造成损失，这全是上帝的意志。在那件事上，您花了劳动，费了心血，得了十二卢布，可在这件事上您没花费什么，白拿钱，而且不是十二卢布，是十五卢布，还不是银币，全是蓝票子。”做了如此有力的劝说之后，乞乞科夫对老太婆终将投降几乎已经坚信不疑了。

“说真的，”女地主回答说，“我是个没经过事儿的寡妇！我顶好还是再等等看，万一有买卖人来呢，我便于比比价。”

“老妈妈，丢人啊，丢人啊，简直是丢人！您这是在说什么，

自己想想！谁会来买那个？喂，他拿去有什么用呢？”

“那没准在家务上碰巧了用得上……”老太婆反驳说，话还没说完，就张开嘴几乎带着恐惧地望着他，想知道他对这句话会怎么反应。

“死人在家务上用？看您胡说什么呀！莫非夜晚在您菜园子里吓唬麻雀，是不是？”

“上帝保佑，你说的什么吓人话呀！”老太婆划着十字说。

“您还想拿他们派什么用场？再说，骨骸和坟墓都还是您的，过户只在纸面上。那么怎么样？行不行？您起码回答一下呀。”

她又开始沉思起来。

“您在想什么，娜丝塔西娅·彼得罗夫娜？”

“说真的，我还是闹不清我该怎么办；顶好还是卖给你大麻吧。”

“说大麻干什么？劳驾了，我求您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可您老要塞给我大麻！大麻归大麻，我下回来，把大麻也买去好了。那么，怎么样，娜丝塔西娅·彼得罗夫娜？”

“天地良心，这货太奇怪，从没做过这种买卖！”

这时乞丐科夫的忍耐已经超出了最后的限度，他生气地抓起椅子往地板上一顿，咒她见鬼去。

“鬼”字把女地主怕得不得了。

“哎哟，不要再提它了，去它的吧！”她叫了一声，整个脸都发白了，“前天晚上我还整夜梦见了一个恶鬼呢。祷告完毕，我想睡觉前拿纸牌算个命，看来上帝就是为这个派它来惩罚我的。梦见了个这么难看的；头上长的角比牛犄角还长。”

“我奇怪怎么没让你梦见几十个。我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基督徒的一片仁爱心：我看见一个寡妇受罪，日子艰难，才……算了，你就跟你的全村一道完蛋去吧，饿死去吧！……”

“哎呀，你怎么说骂人的话呀！”她恐惧的望着他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跟您找不出别的话！真的，就像是躺在干草垛上的一条什么看家的母……我不说那个难听的字儿了，自己不吃干草，也不让别人吃。我本来想收购您的各种产品的，因为我也管给公家采办……”他在这里扯了个谎，虽然只是脱口而出，没有什么更多的打算，但却歪打正着。“为公家采办”对娜丝塔西娅·彼得罗夫娜产生了强烈的作用，至少她已经用近于恳求的声音说了以下的话：

“你干吗生了这么大的气？想不到你如此爱生气，我一句也不会跟你顶嘴啦。”

“有什么气可生的！连个空蛋壳都不值的事，我将因此不高兴！”

“那好吧，我同意卖十五个纸卢布！不过，我的老爷子，采办的事你可得照顾着点；碰上了要买面粉，不管是黑麦的还是荞麦的，或者是原粮，或者是牲口肉，千万不能亏待我。”

“不会，老妈妈，亏不了您，”他说，同时用手抹掉脸上流着的一道道汗水。他问她在城里有没有什么代理人或者熟人，能委托他办理过户手续和其它该做的事。

“肯定有啦，大司祭基里尔神父有个儿子在公证处当差，”柯罗博奇卡说。

乞乞科夫请她给他写一份委托书，以便免得有多余的烦恼，他甚至自己动手来写。

“要那样就好了，”柯罗博奇卡这时产生了一个念头，“顶好他把我的面粉和牲口也给公家采办了去。这得买动买动他：昨天晚上和好的面还有剩的，要出去告诉费季尼娅烙几张薄饼；顶好再做一个鸡蛋馅的死面馅饼，我家里做得不错，而且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女主人走出屋子，以便将她关于做馅饼的思想付诸实施，此外大约还要添上家庭烘烤和烹调的几样其它作品；而乞乞科夫则走进了昨晚睡觉的客厅，以便从他的红木匣子里取出需用



的纸张。客厅早已收拾过，豪华的羽绒褥子拿走了，沙发前面摆上了一张铺着台布的方桌。他把匣子放到桌上，稍作休息，因为觉得浑身是汗，跟掉进河里一样：他全身上下，从衬衫到袜子，全都是湿的。“瞧这该死的老太婆，把我折磨得够呛！”他歇了一阵子说，接着便打开了匣子。作者确信会有这样一些好奇的读者，他们甚至想知道匣子的设计和内部的安排。也好，给他们一个满足有何不可呢？请看，这就是内部的安排：最中间是肥皂盒，肥皂盒四边有六七个放刮胡刀的小窄格；然后是匣角上放撒沙器和墨水瓶的四方格，在它们之间有一个船形的槽，放鹅毛管、火漆及其它比较长的东西；然后是为放置较短的物件的各种有盖的和无盖的格子，里面擦满了存着作纪念的名片、讣告、戏票之类的纸片。这个有格的上层抽屉能整个拿下来，它下面的空间是一叠叠的单页纸张占据着的；再下面有一个藏钱用的小小的暗屉，可以难以觉察地从匣子里抽出来。这个暗屉主人总是急匆匆地拉出来并且即刻推进去，因此没准里面装了很多的钱。乞乞科夫马上办起正事来，他削好一根鹅毛管，便着手写委托书了。这时候女主人走进了这间屋子。

“你这匣子真好哇，我的老爷子，”她在他身边坐下说，“看样子是在莫斯科买的吧？”

“在莫斯科，”乞乞科夫答道，一边接着写。

“那儿什么都做得好，这我可知道。前年我妹妹从那儿带来一双小孩穿的厚靴子：结实极了，到现在还穿着呢。哎哟哟，你有多少印花纸哟！”她往他的匣子里瞄了一眼继续说。那里头印花纸当真不少。“送给我一张也好哇！我还没有呢；碰上要向法院递个呈子什么的，连印花纸都没有。”

乞乞科夫解释道，这不是那种纸，它是订契约用的，不是写呈子用的。不过为了安抚她，还是给了她一张价值一卢布的。写好了委托书，他让她签上名，要她附上一张农奴名单。原来女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主从不用什么记录和名单，所有的事差不多全记在心里。他要她马上口授一份。有些农奴的姓氏，特别是他们的绰号，让他十分惊讶，所以每次听到，总要停顿一下，然后才写。特别让他吃惊的是一个叫什么“彼得·萨维利耶夫·别爱牲口槽”的，使他不由得冒出了一句“哎呀，好长！”另一个人的名字后头挂着“牛屎砖”三个字，还有一个很简单：“轮子伊万。”将要完事时，他用鼻子嗅了嗅周围的空气，闻到了一股煎炸什么东西的诱人的气味。

“您尝些小吃吧。”女主人说。

乞乞科夫一回头，看见桌子上已经摆上了小蘑菇，小馅饼，小烘饼，油炸饼，薄饼，各色的烤饼：葱皮的，罍栗皮的，奶渣皮的，胡瓜鱼皮的，什么都有。

“尝尝鸡蛋馅的死面饼！”女主人说。

乞乞科夫身子朝鸡蛋馅死面饼那边挪了挪，马上吃了多半个，说很好吃。馅饼本身确实好吃，经过跟老太婆费的这番口舌和耍的这场把戏之后，就令人感到更加可口了。

“薄饼不尝点？”女主人说。

乞乞科夫听了，便把三张薄饼卷在一起，往化稀了的奶油里一蘸，送进嘴里，再用餐巾擦干净嘴唇和手指。他把这个动作重复了三遍以后，便请女主人吩咐下人给他套车。娜丝塔西娅·彼得罗夫娜当下就派费季尼娅去安排，同时吩咐再拿点热薄饼来。

“老妈妈，您家的薄饼很好吃。”乞乞科夫说着又拿起刚端上来的热的吃。

“我家的饼很好的，”女主人说，“但可惜的是，庄稼长得不好，磨出来的面太次……老爷子，您干吗这么着急呀？”她看见乞乞科夫把帽子拿到了手里，便说：“马车还没套上呢。”

“就会套好，老妈妈，就会套好。我手下人套车快着呢。”

“给公家采办的事，您一定要记着。”

“忘不了，忘不了。”乞乞科夫走进门廊时说。

“猪油您不买吗？”

“为什么不买？买，不过要等下回。”

“圣诞节前后我也会有猪油。”

“要买，要买，全都买，猪油也买。”

“或许公家也需要家禽毛。到了菲利普斋节我也能有家禽毛。”

“好的，好的。”乞乞科夫说。

“你看，我的老爷子，你的车没准备好呢。”他们走到台阶上的时候，女主人说。

“边说边准备。只是请您告诉我怎么才能上大路。”

“怎么个告诉法呢？”女主人说。“说起来可费事啦，要拐好多弯；要不我给你个小丫头子，让她领路。你那赶车的座上想是有地方让她坐下吧。”

“不会没有的。”

“那我就给你个小丫头子吧；她认识道；只是你千万别把她拐走了！我已经有一个被买卖人拐走了。”

乞乞科夫向她保证不会拐走的，柯罗博奇卡放了心，就开始察看她院子里的一切了；她把眼睛盯住从储藏室里取出一木罐蜜蜂的女管家，又盯住了一个出现在大门口的庄稼人，她整个人渐渐地转入了家务生活。但是为什么要在柯罗博奇卡身上花这么长时间？柯罗博奇卡也好，马尼洛夫太太也好，管家务生活也罢，不管家务的生活也好，——都只应一笔带过！不然的话，世界上可有这么一种奇怪的规律：如果你在快乐事物面前停滞太久，快乐的转眼间会变成悲哀的，那时你的脑海中会产生天知道什么样的念头。大概你会认为，算了吧，柯罗博奇卡在人类趋向完美的无穷阶梯上站得当真这样低吗？把她和她的姊妹隔开的那道鸿沟当真是这样宽吗？她的姊妹深居贵族府邸，宅内有香气扑鼻的铸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铁楼梯、闪亮的铜制器件、红木家具和地毯，她手里拿着一本没有读完的书，烦闷地等待着谈吐机智的社交界朋友们来访，那时她将获得炫示智慧、谈论背熟了的见解的用武之地，按照新鲜事物流行的常规，这些见解将能风靡全城一礼拜之久。这些见解无关乎她府邸里和由于对经营的无知而混乱破败的田庄上的事务，而是关于法国正酝酿着一场怎样的政变，当今时兴的天主教有了什么新的趋势。不过这不用详细说，一笔带过吧！为什么要谈这些？但是在无所用心的、快活的、无忧无虑的时刻，为什么又会突然闪过一道神奇的光：笑容尚未从你脸上褪尽，周围还是同一一些人，而你却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你的脸上有另一种光彩……

“车来了，车来了！”乞乞科夫喊起来，他终于看见他的轻便马车靠过来了，“你这笨蛋，为什么磨蹭这么久？看来昨天的酒劲还没过。”

谢利凡一言不发。

“大娘，再见！您的小丫头在哪儿？”

“喂，彼拉盖娅！”女地主对站在台阶旁的一个大约十一岁的小女孩说，这个女孩穿着土法染制的连衣裙，光着脚，两条腿糊满了刚踩上的泥，远看还会以为是一双皮靴呢。“给老爷领路去。”

谢利凡帮这女孩爬上赶车人的座位，她一只脚踩在老爷的踏脚板上，把它弄得稀脏，然后才爬到上头，在赶车的身边坐下。她上去以后，乞乞科夫本人也抬起一只脚蹬在踏脚板上，把轻便马车压得朝右边倾斜，因为他是颇有点分量的，稳稳坐下后说：

“啊！现在好了！再见，老妈妈！”

马儿走动了。

谢利凡一路沉着脸，但是对差事却很认真，每回或是犯了什么错，或是喝醉了酒，始终如此。马匹刷洗得出奇地干净。一匹

马的套包，以前总是破破烂烂地戴着，皮面下露着麻絮，现在巧妙地缝好了。他一路寡言少语，只是时而甩甩鞭子，也没有对马儿们发表什么训词，虽然花斑马当然是很想聆听点什么教诲的，因为凡在这时候，缰绳总是懒懒地握在谈兴正浓的赶车人手里，鞭子也只是走形式地在脊背上空晃悠。但是这一次从他闷闷不乐的嘴里听到的只是单调而讨厌的吼叫：“哎，哎，你这磨蹭鬼！叫你发呆！叫你发呆！”——什么也没有了。连枣红马和民选官也不满意，因为一次也没听见称它们“好伙计”或者“老兄”。花斑马感觉到鞭子极不舒服地打在自己肥而宽的部位。“你瞧，这小子挨的骂不轻！”它稍稍动弹了一下耳朵，偷偷的想。“别说，他还真知道往哪儿打！他不端正地抽在背上，还专拣怕疼的地方：不是捎带上耳朵，就是往肚皮底下裹。”

“往右，是吧？”谢利凡向坐在身边的小女孩冷冰冰地问，用鞭子指着清新碧绿的田野中的一条雨后变成黑色的道路。

“不，不，我一会儿指给你看。”小姑娘回答。

“往什么地方走呀？”离路口更近的时候，谢利凡说。

“那边，”小姑娘用手指着说。

“唉，你呀！”谢利凡说。“这是向右呀：这丫头不知道哪儿是右，哪儿是左！”

天气虽然很好，不过一地烂泥，车轮子挂上它就像是包了一层毛毡，使得马车重了好多，再加上土壤是黏土质的，特别粘。两者都是他们未能在午前走出乡间土路的原因。要是没有这个小女孩，他们恐怕连这也做不到，因为道路就像从口袋里倒出来的一堆活虾，向四面八方乱爬，谢利凡准得走很多自废的路，不过这次已经怪不着他了。不久小女孩指着远处一座发黑的建筑物说：

“那边就是官道！”

“那房子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酒店，”小女孩说。

“好啦，现在我们自己能到了，”谢利凡说，“你回家吧。”

他把车停下，帮她从车上下来，小声地说了一句：“唉，你呀，你这黑腿子！”

乞乞科夫给了她一个铜板，她就慢慢地往家走，在驾车的位子上坐了一阵，已倍感满意。

## 第四章

到了小饭店门前，乞乞科夫让车停下来。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让马歇歇腿，二是自己吃点东西，提提精神。对这种人的食欲和肠胃，作者必须承认是十分羡慕的。住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那些上等先生们，成天挖空心思地想着明天吃些什么，后天安排一顿什么样的宴席，可是如果不先吞下几粒药丸，这顿宴席他们是无法吃下的；他们大嚼其牡蛎、海蜘蛛和其它千奇百怪的东西，然后到卡尔斯巴德或者高加索去消食，对他们，作者绝对看不上眼。这些先生们从来没有引起过作者的嫉妒。但是中等的先生们却不一样了，他们在第一个驿站上要了火腿，第二站上要了乳猪，第三站上点了大片鲟鱼或者什么葱头烤腊肠之类，然后随时可以若无其事地坐下来进餐，就着鲰鱼尾馅饼，大喝加了江鳕肉和鱼精腺的小体鲟鱼汤，只听见鱼汤在他嘴里吱溜吱溜，咕嘟咕嘟地响，把别人的胃口毫不留情的调起，——这些先生们的天资才真正令人羡慕啊！不只一位上等先生情愿立即拿出他的一半农奴和田产，不管是典押出去的还是没典押出去的，实行了外国式改良还是俄国式改良的，以换取一副中等先生的肠胃；但糟糕的是，无论拿出多少钱，甚至拿出实行了改良的和没实行改良的田产，都换不来中等先生一般具有的那种肠胃。

小饭店的房屋是木造的，发出一种乌黑的颜色，门前用几根像教堂里的旧式烛台似的刨光了的细柱支着一个遮阳棚，乞乞科夫便走到了这个窄窄的、好客的遮阳棚下面。店舍有点像俄国农家的木屋，只是略大一些。窗口周围和屋顶下新做的雕花垂檐的鲜明而生动的花纹使昏暗的屋墙变得五颜六色；护窗板上画着一些插了花的瓶罐。

他沿着狭窄的木梯爬到楼上，穿行在一条宽阔的过道上，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穿着花布衣裙的胖老太太咯吱一声把房门打开，说了一声：“这边请！”在这个房间里，如今大道两旁盖了不少的这类木造小饭店里常见的那些老相识，都到了，这就是：结了碱斑的茶炊，刮光了皮的松木墙，屋角上摆茶壶茶杯的三角柜，用蓝红两色细带吊在圣像前的描金瓷蛋，刚下了崽的母猫，把两只眼照成四只，把脸照成烤饼的镜子；插在圣像旁边的几束香草和石竹，它们已经干成这样，谁要想闻闻，除了打喷嚏之外，没别的结果。

“有乳猪吗？”乞乞科夫问在一旁站着的女人。

“有。”

“加辣根和酸奶皮的？”

“加辣根和酸奶皮的。”

“来一份！”

老太婆跑去忙活了一番，把一个碟子拿来了，一块浆得像干树皮一样直挺挺的餐巾，一把骨柄发黄，薄得像鹅毛笔刀似的餐刀，一把只剩两个齿的叉子和一个在桌上怎么也摆不平的盐罐。

我们的主人公照例和她聊了起来，详细打听饭店是她一人开的还是有老板，饭店有多大盈利，儿子们是不是跟他们住在一起，老大娶亲没有，媳妇是什么人家的，嫁妆多否，老丈人满意不满意，是否嫌聘礼少而生过气，——总而言之，什么都问到了。不用说，关于附近有哪些地主，就问的更详细了。他打听到了各式各样的地主：布洛欣，波奇塔耶夫，梅利诺伊，切普拉科夫上校，梭巴凯维奇。“啊！你认得梭巴凯维奇吗？”他问老太婆，即刻得知她不仅认得梭巴凯维奇，而且认得马尼洛夫，说马尼洛夫比梭巴凯维奇有派头：开口就要整只的煨鸡，再加一份小牛肉；假如有羊肝，也会要一份羊肝，所有的菜只是尝上几口，而梭巴凯维奇要一样什么菜，全都吃个精光，甚至还要求再添点，连钱都不多给一分。

这样边谈边吃，当乳猪只剩下最后一块的时候，他听见向这



里驶来的车轮声。往窗外一望，看见一辆套着三匹好马的轻便马车在饭店门前停下。两个男人走车里走出来：一个是浅色头发的，高个子；另一个稍矮些，毛发乌黑。浅色头发的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匈牙利骠骑兵制服式样的上衣，黑色毛发的随便地套着一件花条毛料束腰长袍。有一辆小小的轿式马车远远地跟在后面，空的，由四匹套包破烂、以麻绳当挽具的长毛马勉强地拖着。浅色头发的立刻登上楼梯，黑色毛发的留在下面，在轻便马车里摸索什么东西，正跟仆人说着什么，同时还向跟在后面的轿式马车挥舞胳膊。他的声音乞乞科夫觉得有点耳熟。他正在细看，浅色头发的已经找到房门，门被推开后走了进来。这是一个高个子的男人，面容削瘦，或者像人们说的：一副“糟践坏了”的面孔，嘴上蓄着棕红色的小胡子。根据他那张发乌的脸，可以断定他是久经烟熏的，如果不是火药的烟，至少也是烟草的烟。他礼貌地向乞乞科夫鞠了一个躬，后者也照样客气地还了一个礼。再有几分钟，他们两个一定能够谈起来，并且能够彼此认识，因为已经开了个头：两人几乎同时对昨天的雨压下了路上的灰尘，现在坐车既凉爽又舒服，表示了满意，可是这时候那个黑发同伴走了进来，他把头上的带遮檐的便帽往桌上一甩，用一种豪爽的姿势搔开了他的浓密的黑发。这是一个中等身材、体形健美的年轻男子，两颊丰满而红润，齿白如雪，须黑似漆。他那鲜嫩的肤色，好像牛奶里倒进了鲜血；健康仿佛不停地从他脸上喷发出来。

“哎呀呀，哎呀呀！”他一见乞乞科夫便张开双臂，猛然叫了起来。“你这是从哪儿来？”

乞乞科夫认出是曾经一道在检察官家吃午饭的诺兹德廖夫，那时这人在几分钟之内就跟他那么亲密，已经用“你”相称，尽管乞乞科夫这方面并没有为这种亲热提供什么理由。

“问我去什么地方了？”诺兹德廖夫没等回答就接着说，“我，老兄，是赶集回来的。恭喜我吧：我输的惨成什么样了！你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我一辈子没这么输过。我是赁老百姓的马拉着回来的！你从窗户里特意瞅瞅！”这时他亲自动手按下乞乞科夫的头，差点没让他撞在窗框上。“瞧见了么，牲口多赖！该死的东西好容易才拉到的，我已经改坐到他的车上了。”诺兹德廖夫说这句话的时候用一根手指头指指他的同伴。“你们还没认识吧？我姐夫，米茹耶夫！我跟他一上午都在念叨你。‘喂，我说，看着点，没准能碰见乞乞科夫。’”暖，老兄，你不知道我输得多惨！我身上的表链，手表，都没了……”乞乞科夫瞄了一眼，看见他身上果然没有表链，也没有手表。以至于他感到，他面颊上一侧的胡须缺少了一片，剩下的也不如另一侧浓了，“要是口袋里还有二十个卢布，”诺兹德廖夫继续说，“只要二十个，不必多，能全部赢回来，除了赢回来，我们正人君子说话，当时就能往钱包里多装三万。”

“可你那时候也这么说过，”浅色头发的回答他，“我给了你五十卢布，立刻又把它输了。”

“本来输不了！老天爷在上，本来输不了！要不是我自己犯了傻，当真输不了。假如我不在赌注加倍以后，再往七点上加码，准能把庄家的钱全赢过来。”

“但我又输了，”浅色头发的说。

“没赢过来是因为码加的不是时候。你以为你的少校玩得好？”

“不管好不好，可他把你赢了。”

“嗨，没关系！”诺兹德廖夫说，“我照样能赢他。要他玩一次‘杜布莱特’试试，那时候我再瞧瞧，那时候我再瞧瞧他是个什么样的玩家！不过，乞乞科夫老兄，前两天喝得真有意思！真的，这场集棒透了，连商人们都说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聚会。我从村里运去的东西，全都卖了个顶好的价钱。嗨，老弟，喝得可真够劲！连这会儿想起来还……那才叫痛快！真可惜你不在。你

闭上眼睛想一下，离城三俄里驻扎着一个龙骑兵团。你信不，他们光军官就有四十个，全体进了城……我们这一喝起来，老弟……骑兵上尉波采鲁耶夫……漂亮！嘴上那胡子，老弟！他把波尔多酒干脆叫黄汤。‘拿点黄汤来！’老兄，他就这样说的。库甫申尼科夫中尉…哎呀，老弟，那人太可爱啦！可以说，他才算个标准的酒桶。我一直跟他们在一起。波诺马廖夫真给我们拿出来了好酒！你得知道他是个大骗子，什么都不能在他铺子里买：什么破破烂烂的东西都往酒里搀——檀香木，烧焦的软木，连接骨木他这无赖都研成末往里搀；可是如果他从后面一间小屋，他管那叫特藏室，拎出一瓶什么酒，嗨，老兄，那你就上了九重天啦。我们喝的那香槟——跟它比，省长家的算得了什么？干脆是克瓦斯！你想象一下看，不是克利歌，而是一种克利歌——马特拉杜拉，意思是双料的克利歌。他还拿来一瓶叫‘蹦蹦’的法国香槟。味道吗？玫瑰香，要什么味有什么味。喝得多极了！我们之后来了个什么公爵，派人到这铺子里买香槟，可是全城一瓶都没了，全被军官们喝光了。你怀疑吗，我一人一顿饭就喝了十七瓶香槟。”

“ 噯，你一定喝不下十七瓶。” 浅色头发的指出。

“ 十足的好人说话，喝了。” 诺兹德廖夫回答说。

“ 你爱对自己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我要告诉你，你连十瓶也喝不了。”

“ 我喝得了，打个赌吗？”

“ 拿什么打赌？”

“ 就拿你在城里买的那杆猎枪。”

“ 我不干。”

“ 试试看吧！”

“ 试也不想试。”

“ 你准得把猎枪输掉，就跟把帽子输掉了一样。噯，乞乞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夫老兄，我是说，真遗憾你不在场。我准知道你跟库甫申尼科夫会难舍难分。你们俩保险合得来！这人可不是检察官和城里那些为一个戈比浑身哆嗦的小气鬼。这个人哪，老弟，玩加尔比克，玩坐庄的，随便玩什么，都行。唉，乞乞科夫，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来呢？说真的，就凭这一点，你真对不起人，十足一个当马夫的料！亲亲我，亲爱的，我他妈真爱你！米茹耶夫，瞧吧，这叫缘分！你说他跟我，我跟他，有哪门子关系？他是天知道从哪儿来的，我也是……住在这儿的……老兄，光轿式马车就有多少辆啊，那才叫 en gros。转了一次轮盘：赢了两罐发膏，一个瓷碗，一把吉他；后来押上再赌，上当了，全转没了，还倒贴了六个卢布。你可不知道库甫申尼科夫见了女人那个赖样！我们到过所有的舞会。一个女的打扮的那个俏劲：身上又是荷叶边又是什么边，鬼知道还有什么没有的……我心里想的只是：‘见她的鬼！’可是库甫申尼科夫，我是说个大色鬼，赶紧挨过去坐下，用法语给她猛灌米汤……你信吗，他连姿色一般的女人也不放过。他把这叫做‘尝一口草莓’。运到集上来的还有上好的鲜鱼和鱼脊肉干。我带回来一块；幸好是还有钱的时候想起来买的。现在你这是往哪儿去？”

“去见个人。”乞乞科夫说。

“会个什么人哪，别管他了！到我家去！”

“不，不行，有事。”

“又说有事啦！瞎编的！唉，你这人，奥波节尔道克·伊万诺维奇！”

“真的有事，而且是必须办的事。”

“我敢打赌，你撒谎！你只要告诉我你要去找谁？”

“嗯，找梭巴凯维奇。”

诺兹德廖夫这时大笑起来，那只是精力充沛、身体健壮的人才发得出的响亮的笑声，这种人笑起来，满口白糖一样的牙齿齐

齐地露到外面，两边的脸蛋哆嗦着，不停地动，隔着两道门的邻居都会从梦中惊跳起来，瞪大眼睛说：“他怎么会醉成这个样子！”

“这有什么好笑的？”乞乞科夫对他这样笑有点不满。

但是诺兹德廖夫继续放声大笑，一面说：

“哎呀，饶了我吧，真的，要笑破肚子了！”

“这没什么可笑的：我答应过他要去的。”乞乞科夫说。

“你要到了他那里，活都不想活了：那是个死抠门的家伙。我还不知道你呀，如果你想在他那儿玩一场坐庄的牌，喝一瓶什么‘蹦蹦’酒，那你就得干瞪眼了。听我说，老弟：让梭巴凯维奇去见鬼吧，咱们一起到我家去！我要拿上好的鱼脊肉招待你！波诺马廖夫这老滑头鞠躬哈腰地说：‘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他说：‘您就把集上搜遍了，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可他是个老狐狸。我当面对他说：‘你和我们那个包税商是一对头号的骗子！’这个老滑头听了还摸着胡子笑呢。我和库甫申尼科夫天天在他铺子里吃早饭。喂，老兄，我忘了对你说：我知道你现在不会溜号了，可我把话说在头里，给我一万卢布我也不放你走。喂，波尔菲里！”他走到窗口，朝他的仆人喊；仆人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另一只手拿着一块面包和一块他从轻便马车里取东西的时候顺手割下来的一块咸鱼脊肉。‘喂，波尔菲里，’诺兹德廖夫喊：“把小狗崽抱来！你看这狗崽如何！”他扭头向乞乞科夫说。“偷来的，它的主人说不给任何东西。我答应给他淡栗色母马，你记得不，就是从赫沃斯蒂廖夫手里换来的那匹……”不过无论淡栗色的母马还是赫沃斯蒂廖夫，乞乞科夫出生以来就没见识过。

“老爷！不想吃点什么？”老太婆这时候走上来问他。

“什么都不要。哎呀，老兄，喝得真痛快！但是，来杯伏特加也行；你有什么的？”

“茴香的。”老太婆回答。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好吧，就来茴香的。”诺兹德廖夫说。

“我也要来一杯！”浅色头发的说。

“戏园子里有个女角，那妖精，嗓子跟金丝雀儿似的！库甫申尼科夫坐在我旁边说：‘这下就该’？他说‘尝尝草莓了！’光草台班子，我估计，就有五十来家。费纳尔迪像磨盘一样地打了四个钟头旋子。”这时他从老太婆手里接过酒杯，老太婆向他低低地弯了个腰。“啊，拿到这儿来！”他看见波尔菲里抱着小狗进来了，便喊。波尔菲里跟老爷一样，也穿着一件絮着棉花的花条毛料束腰长袍，只不过油渍多一些。

“拿过来，放地上！”

波尔菲里把小狗放到地上，它四脚摊开，闻着地面。

“你看这小狗崽！”诺兹德廖夫揪住它的脊背提起来。小狗发出了相当可怜的呜呜声。

“你没照我说的做，”诺兹德廖夫仔细检查了一下小狗的肚子，回头对波尔菲里说，“也没想着给它篋篋？”

“不，我篋过。”

“那怎么还有跳蚤？”

“我不知道。没准是马车里跳上去的。”

“你撒谎，你撒谎，你压根没想要篋；我看你这笨蛋把自己身上的也传给它了。你瞧瞧啊，乞乞科夫，瞧瞧是什么样的耳朵，来呀，拿手摸摸。”

“为何要摸，我就这样也能看出来：是良种！”乞乞科夫答道。

“你特意捏一下，摸摸耳朵。”

乞乞科夫为了迎合他，摸了摸狗耳朵，随口说了一句：

“不错，能长成一条好狗。”

“还有鼻子，你觉察到了吗，多凉？拿手捏捏。”

乞乞科夫不愿意得罪他，也捏了捏鼻子，说：

“鼻子很灵。”

“真正的莫尔达施，”诺兹德廖夫继续说，“我说实话，我对莫尔达施早就眼馋了。给你，波尔菲里，把它拿走！”

波尔菲里托着狗肚子，把它送到轻便马车里。

“听我说，乞乞科夫，你现在一定得到我家去；总共才五俄里，一口气就跑到，过后你到梭巴凯维奇家去也行。”

“也好，”乞乞科夫心里想，“当真也到诺兹德廖夫家去一趟吧。他有什么比别人差的？也是跟别人一样的人嘛，况且还输了钱。看来这人对什么都大大咧咧，兴许能跟他白要点什么。”

“好吧，咱们去，”他说，“可是千万别让我耽搁，我的时间宝贵。”

“嗨，亲爱的，这就对了嘛！这才够意思嘛，等一等，我为这个来亲亲你。”诺兹德廖夫马上和乞乞科夫接了个吻。“太棒了：三个人一道走！”

“不，还是请你把我放了吧，”浅色头发的说，“我得回家。”

“扯淡，扯淡，老兄，我不放。”

“真的，太太会不高兴的；现在反正你能坐他的车子。”

“不行，不行，不行，你就别想！”

浅色头发的属于那样一类人，在他们的性格中，初看有一种顽强性。你还没来得及开口，他们就摆出争论的架势，他们似乎永远不会同意与他们的思维方式明显对立的东西，永远不会把愚蠢称为聪明，特别不会同意‘随着别人的笛声跳舞’，但最终，在他们的性格中总会出现一种柔软性，以至于他们恰恰会同意刚才他们拒之千里的东西，会把愚蠢称为聪明，然后会在别人的笛声下跳得比谁都卖力，——总而言之，以英雄开始，狗熊画上句号。

“胡说八道！”诺兹德廖夫斥回了浅色头发的提出的某种请求，把帽子往他头上一扣，于是浅色头发的就随着他们出发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酒钱，老爷，您还没付……”老太婆说。

“啊，好，好，大妈。喂，好姐夫！你付好了。我口袋里一分钱没有。”

“给你多少？”姐夫说。

“不多，老爷子，总共才两个银戈比。”老太婆说。

“胡说，胡说。给她五十戈比纸票，足够。”

“这可太少了点，老爷。”老太婆说，但还是感激万分地把钱收下并且赶着去给他们开门。她毫不吃亏，因为酒钱多要了三倍。

来饭店的几位客人在车上坐好了。乞乞科夫的轻便马车和诺兹德廖夫同他姐夫共乘的马车并排而行，因此一路上他们三个人可以很方便地谈话。从居民那里赁来的几匹瘦马拉着的诺兹德廖夫的小轿式马车跟在后面，老是跟不上。波尔菲里带着小狗坐在那辆车里。

因为旅人之间的谈话对读者不大有趣，所以我们最好还是说一点关于诺兹德廖夫本人的话；在我们长长的诗歌里，诺兹德廖夫也许还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呢。

诺兹德廖夫的面孔，读者大概已经有点熟悉了。如此一个人物，每个人都会遇到过不少。他们被称为活跃分子，在童年，在初等学校里，就有好哥儿们的名声，同时也常常被揍得鼻青脸肿。在他们脸上永远能看到一种开朗的、直爽的、豪放的特征。他们向来不知什么是陌生，一眨眼工夫，就用“你”字跟你说话了。交朋友，好像要跟你好一辈子；可是几乎总会出这种事：刚交上的朋友当天晚上在友好的酒席上就会跟他们干起仗来。他们永远是话篓子、酒坛子，逞强好胜，名闻遐迩。诺兹德廖夫三十五岁时还跟十八岁、二十岁时一模一样地专爱东游西逛。结婚丝毫没能改变他，何况他的妻子早早地就归了天，留下两个他绝不需要的娃娃。孩子反正有一个长得挺顺眼的小保姆看着。他在家



里一会儿也不能呆了。他的灵敏的鼻子闻到几十俄里以外有集市，集市上正举行着各种聚会和舞会：一眨眼工夫他已经到了那里，已经在绿呢牌桌上跟人争吵，胡作非为了，因为他跟所有这类人一样，牌瘾还特别大。他玩牌，我们从第一章里已经知道，心眼坏极了，手脚不那么干净，懂得很多搞鬼的办法和其它各种花招，因此玩牌的游戏往往以另一种游戏结束：人们或是用皮靴猛踢他一顿，或是在他的浓密的非常漂亮的连鬓胡子上搞鬼，以至有时候回家连鬓胡子只剩下一边，而且还相当稀疏。但是他的健康而丰满的面颊质地优良，含有很高的肥力，所以连鬓胡子很快就能重新生长起来，而且比原来的更茂盛。最奇怪的是一种只有在俄国才能发生的事：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又和揍过他的朋友们凑在一起了，就像什么事也没出过一样，他，与常言道的一样，毫不介意，他们也照样没有丝毫介意。

诺兹德廖夫在某一方面是个故事性人物。任何一个集会，凡有他参加，少不了有故事。总是要闹出件什么的：或是宪兵们把他架出会场，或是朋友们不得不把他推出去。假如不发生这种事，也会发生点什么别人绝不会干的事：或是在小吃部里灌得只剩下会傻笑，或是谎话说得大大地漏了马脚，最后弄得自己都下不来台。他会完全没有必要地说一堆瞎话：他忽然会讲，他有过一匹什么天蓝色或者玫瑰色的马，以及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使得听的人说了声“老兄，看来你又在吹牛皮了”然后全都会走开。有些人有一种给身旁人使坏的强烈愿望，有时候这毫无来由。打个比方说，有的甚至是当大官的人，仪表堂堂，胸前佩带着一颗星星，见面跟您握手，会和您谈论一些引人思考的深奥问题，然后你看吧，他会立刻，就在您的眼前，给您使坏。而且使起坏来，就像个十四级文官，压根不像胸前佩带星星，谈论引人思考的问题的人；弄得你只能站在那儿发愣，除了耸耸肩膀，没有别的办法。诺兹德廖夫也具有这种奇怪的欲望。跟他越熟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他越要糟蹋谁：他会给您散布一些异想天开的谣言，搅乱您的婚姻或者交易，同时却压根不认为自己是您的敌人；相反，如果他有会再碰上您，又会友好之至，甚至会说“你他妈真不是东西，怎么老不到我那儿去”。诺兹德廖夫在许多方面又是一个多面性人物，意思是什么都来得。在同一分钟之内，他会向您提出各种建议，要么乘车到随便什么地方去，就算是远在天边，要么到你想去的随便什么场所，要么建议您拿随便什么东西交换你想要的随便什么东西。猎枪，狗，马——全都可以是交换对象，但是他这样做丝毫不是为了占便宜：这纯粹是由于性格中某种永恒的活泼与豪爽所致。如果他在集市上侥幸碰上一个傻瓜，把那人赢了，就会在铺子里买上一堆东西，反正是见什么买什么：马套包，熏烛，给小保姆的头巾，一匹公马，葡萄干，银制的盥洗盆，荷兰麻布，精粉，烟草，手枪，干鲱鱼，图画，磨刀工具，瓦罐，长统靴，瓷器——直到钱被花光。不过很少有把它们带回家去的时候；差不多在同一天内这些东西全都会落到另一个运气更好的赌徒手里，有时候甚至还搭上自己用的烟袋，连同烟荷包和烟嘴，下一回还会把拉车的四套马全部搭上，连马车带车夫，弄得马车的主人只能穿着一件短上衣或者一件薄长袍去找朋友，以便搭人家的车回家。诺兹德廖夫就是这么个人！也许人们会说这是一种老掉牙的人物性格，会说现在已经没有诺兹德廖夫了。唉，这话错了！诺兹德廖夫还会久久地留在世界上。他在我们当中仍然到处可见，也许只是穿着另一件长袍；但是人们是肤浅而缺少洞察力的，他们觉得穿上另外一件长袍的人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说话间，三辆马车已经来到诺兹德廖夫家的门前。家里对他们的到来毫无准备。饭厅当中支着高凳，两个农夫站在上面刷墙，嘴里哼着一支没完没了的什么歌；地板上溅满了灰浆。诺兹德廖夫当即命令农夫搬着高凳滚蛋，然后跑到另一个房间去颁发

指令。客人们听见他如何在吩咐厨子为午饭做好准备；已经来了食欲的乞乞科夫估量了一下形势，看出他们五点以前是上不了饭桌的。诺兹德廖夫回来就带领客人们去参观他的村子。两个小时后，把什么都让他们看了个遍，直到再没剩下什么可看的。首先是参观马厩，看见了两匹母马，一匹灰的，有黑圆斑，另一匹是浅栗色的，再就是一匹枣红公马，颇不中看，但是诺兹德廖夫发誓说是花了一万买的。

“你买它没花一万，”姐夫说，“它一千也不值。”

“向上帝保证，花了一万。”诺兹德廖夫说。

“你可以随便向自己发誓，想说多少都没有关系。”姐夫回答说。

“那我们打个赌！愿意不？”

姐夫不想赌。

然后诺兹德廖夫让他们看了几排空马栏，说原来也是拴着一些好马的。他们在马厩里还看到一头山羊，按照老辈子的迷信，认为那是马厩里必须养的；看来它和马匹非常要好，在马肚皮底下逛来逛去，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然后诺兹德廖夫带他们去看一只用绳子系着的小狼。“瞧这只狼崽儿！”他说，“我特意喂它生肉。我要它保持十足的兽性！”又去参观一座池塘，据诺兹德廖夫说，池里有两个人使足了劲才能拖出一条的大鱼，然而他的亲戚对此却当即表示了怀疑。“乞乞科夫，”诺兹德廖夫说，“我让你看了几条最伟大的狗：那大腿，结实得能把您吓一跳，那尖嘴——比针头还细！”于是把他们带到一座盖得很漂亮的小房子旁边，房子坐落在一个建有围墙的大院当中。进入院内，他们看见了各种各样的狗，有浑身长着长毛的，有浑身短毛只在尾巴和大腿上长着长毛的，什么颜色和图形的都有：黑里透红的，黑底黄斑的，白底黄斑的，黄底黑斑的，红花斑的，黑耳朵的，灰耳朵的……什么样的称呼都有，各种命令式的动词都用上了：开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骂呀，飞吧，着火，莽撞鬼，骂大街，烤他，烫他，急性子，小燕子，奖赏，女督学。诺兹德廖夫在它们当中俨然是一家之长；它们霎时间竖起被养狗人称为“杆子”的尾巴，直奔过来，向客人们致意。有十来条把爪子搭到了诺兹德廖夫的肩膀上。“骂呀”向乞乞科夫表示了同样的友情，它用后脚站起来，伸出舌头不偏不斜地舔了舔乞乞科夫的嘴唇，害得乞乞科夫立刻吐了一口唾沫。他们把那几头大腿结实得能叫人吓一跳的猎犬仔细地观赏了一番——当真是好狗。然后便一起去欣赏那头克里米亚母狗，它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而且据诺兹德廖夫说，不久就要死了，但两年以前可是一头很好的母狗呢；他们把母狗也仔细端详了一番——真是只瞎狗。然后又去参观水磨房，木磨上缺了安装磨石的铁座子，就是那块被称为“飞铁”的东西；而磨石因为是在竖轴上快速旋转的，所以按照俄罗斯农民的奇妙的说法，就被叫做“飞石”了。

“现在快到铁匠作坊了！”诺兹德廖夫说。

一段路之后，他们果然看见了一间铁匠作坊，对它也进行了参观。

“在这块地上，”诺兹德廖夫指着一片田野说，“灰兔多得成了灾，把地面都遮住了；我亲自用手抓后腿逮住一只。”

“哼，你用手逮不住灰兔！”姐夫说。

“可是我就逮住了，我特意逮住了！”诺兹德廖夫回答。“现在我带你去看我的地界，”他扭头对乞乞科夫说。

诺兹德廖夫带客人走在布满土墩子的农田里。客人们必须在休闲地和翻耕过的庄稼地之间穿行。乞乞科夫觉得有些累了。好多地方他们脚下能踩出水来，可见地势之低洼。起先他们还很留神，小心地迈着步子，接着觉得一点用都没有，索性不管烂泥多少，照直地向前跋涉了。走过好长一段距离，他们果真看到一道以木桩和狭窄的壕沟构成的地界。

“这是界限啦！”诺兹德廖夫说，“你在这边看到的，全是我的，连那边的，整个那片发蓝的林子，还有林子后面所有的东西，全都是我的。”

“这片林子什么时候归了你？”姐夫问。“难道是你不久前买的？原来它可不是你的。”

“对了，就在前不久买的。”诺兹德廖夫回答。

“你什么时候这么快买下的？”

“怎么啦？我前天就买下来了，花的钱，见它的鬼，可真不少。”

“那时你在集上吧。”

“哎哟，索弗隆，瞧你这人！难道不能同时又在集上又买地吗？嗯，我是在集上，那是我的管事自己在这儿买下的。”

“啊，原来是管事！”姐夫说完又产生了疑团，便晃了晃脑袋。

客人们沿着讨厌的原路返回了住宅。诺兹德廖夫把他们领进自己的书房，不过在那间屋里并见不到书房应有的标志，即书籍或纸张；他们只看见几把马刀和两支猎枪，据说一支值三百卢布，另一支值八百。姐夫仔细看了看，只是摇了摇头。然后主人展示了几把土耳其短剑，其中一把上误刻了“工匠萨维利·西比里亚科夫制”等字样。接着请客人们观看一只手摇风琴。诺兹德廖夫当场摇出了一支什么曲子。风琴演奏得很动听，但是半中腰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因为马祖尔卡舞曲末尾变成了歌曲《马尔巴勒出征了》，而《马尔巴勒出征了》突然又以一首人们早已熟悉的华尔兹舞曲结束。诺兹德廖夫早就不摇了，可是风琴里有一支怎么也不愿意停下来的特别起劲的笛子，还单独地吹了很久。下面开始展示烟斗——木制的，陶制的，海泡石的，熏黄了的和没有熏黄的，有麂皮套的和没有麂皮套的，不久之前赢来的一杆镶着琥珀嘴的长烟袋，还有在某个驿站上对他一见钟情的某位伯爵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夫人亲手绣的烟荷包，这位夫人的小手，照他自己的话说，是“虚不蒂，虚伯弗律”的，这个字在他嘴里大概是美妙绝伦的意思吧。他们先吃干咸鱼脊肉开胃，五点左右才坐上了饭桌。看来吃饭不是诺兹德廖夫生活的主要内容；菜肴的好坏是无关大局的，有的烧糊了，有的根本没熟。看来大师傅多半是在某种灵感的指挥之下做菜的，手边碰到什么就放什么：旁边有胡椒面就撒胡椒面，碰上白菜就搁白菜，牛奶、火腿、豌豆，只管往里加就是；总之，三下五除二，只要热了，准是能出点什么味道的。然而诺兹德廖夫把酒当作重点：汤还没上，就给客人各满上一大杯波尔图葡萄酒，在另一只玻璃杯里斟上高级索尔特纳白葡萄酒，因为在省城和县城里从来没有普通的索尔特纳白葡萄酒。然后诺兹德廖夫吩咐拿一瓶马德拉葡萄酒来，说是陆军元帅都没有喝过比它更好的了。马德拉喝到嘴里真和着了火一样，由于商人们知道爱喝高级马德拉的地主们的口味，总是大量掺进罗姆酒，有时候还往里面倒王水，指望俄罗斯人的胃什么都能受得了。后来诺兹德廖夫又要人拿来一瓶什么特殊的東西，据他说，里面是布尔冈红酒和香槟的混合物。他很殷勤地拿它往客人的玻璃杯里倒，一会儿给右边的，一会儿给左边的，一会儿给姐夫，一会儿给乞乞科夫。然而乞乞科夫无意中注意到，他往自己的酒杯里每次只少少地加一点。这使他只好多加注意，只要诺兹德廖夫谈得起劲或者给姐夫斟酒，他总是利用这一瞬间把自己玻璃杯里的东西倒进盘子里。不一会儿，端上了一瓶花楸露酒，照诺兹德廖夫的说法，它充满了李子味，但令人惊讶的是，它却有十成的自制烧酒的劲头。后来又喝一种芳香的液体，它的名字甚至很难记住，连主人自己每一次叫它都用了另一个名字。饭早已吃完，尝遍了所有的酒，但是客人们还在饭桌边坐着。乞乞科夫无论如何不愿意当着这位姐夫的面和诺兹德廖夫谈那件正事。这位姐夫毕竟是外人，而那件事情却要求一场单独的和友好的交谈。不过这位姐夫

未必能成为一个可怕的人物，因为似乎已经灌够了分量，坐在椅子上，脑袋像鸡啄米似的时时往前冲。那人自己也觉出来有些顶不住了，终于开口告假回家，但话音是懒洋洋的，无精打采的，照俄国人的说法，就像是被硬往脖子上戴套包时的牲口。

“不行，不行！我不放！”诺兹德廖夫说。

“不，别让我为难，我的朋友，真的要走了，”姐夫说，“你太难为我了。”

“扯淡，扯淡！我们马上玩牌。”

“不，兄弟，你自己玩吧，我不陪你了，太太会很生气的，我需要给她讲讲集市上的见闻。兄弟，真的，需要让她高兴高兴才是。不，别挽留我！”

“什么太太，见她的……去！你们俩在一起能有什么真要紧的事做？”

“不，兄弟！她实在可敬，这么忠厚老实！给我多大帮助……真的，我眼里都含着泪了。不，你不要留我；这是实在话，我要走啦。天地良心，我可一句没骗你。”

“让他走吧，留他有什么好处！”乞乞科夫小声对诺兹德廖夫说。

“可也对！”诺兹德廖夫说。“我顶讨厌这种窝囊废！”接着大声说了一句：“行了行了，见你的鬼，快回家陪老婆去，呆鸟！”

“不，兄弟，你别骂我呆鸟，”姐夫回答说，“我的生活全靠有了她。真的是一个那么善良可爱的女人，对我那么温柔……叫我感动得流泪；她会问我在集市上都看见了些什么，需要全都告诉她，她，真的，那么可爱……”

“行了，去吧，和她一块儿瞎吹吧！你的帽子在这儿。”

“不，兄弟，你完全不应该这样说她；你这样说她，可以说就是欺负我，她是那么可爱。”

“行了，快滚到她那儿去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兄弟，我走了，原谅我不能留下来。高兴是高兴，而是不能。”

姐夫好长时间还在翻来覆去地道歉，没有注意到自己早已坐在轻便马车里，马车早已驶出了大门，他面对的早已只剩下旷野了。想来，他的太太未必能听到多少集上的详情。

“纯粹是破烂！”诺兹德廖夫站在窗前望着拉走的马车说。“走得这么慢！那匹拉边套的马倒是不赖，我早就想弄过来。可是跟他怎么也谈不拢。笨蛋，彻头彻尾的笨蛋！”

在这以后，然后走进了屋里。波尔菲里拿来了蜡烛，乞乞科夫发现主人手里拿着不晓来自哪里的一副纸牌。

“怎么样，老兄，”诺兹德廖夫用手指压紧这副牌的两侧，轻轻一窝，一张牌就啪地一声跳了出去。“噯，消遣消遣嘛，我出三百卢布做庄！”

但是乞乞科夫装做没听清他说什么，仿佛忽然想起来似地说：

“啊！为了别忘记，我先说吧：我对你有个请求。”

“什么请求？”

“你必须事先照我说的做。”

“是什么请求呢？”

“嗯，先答应我！”

“好吧。”

“绝不失言？”

“一言为定。”

“是这么个请求：你大概有好多已经死了可是还没有从人丁普查名册里销掉的农奴吧？”

“有哇，怎么样呢？”

“把他们转给我，转到我名下去。”

“你要它干什么？”



“总之我用得着。”

“有什么用？”

“反正是有用……这就是我的事了，……总之，有用。”

“你一定在搞什么名堂吧。说实话，搞什么鬼？”

“有什么名堂？拿这种空空如也的东西能搞什么名堂。”

“那它们有什么用？”

“哎哟，真是太好奇了！什么破烂他都想亲手摸摸，怕是还想拿鼻子闻闻呢！”

“那你又为什么不肯说？”

“你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处？好吧，毫无原因，忽然心血来潮。”

“我这么跟你说：只要你不说出来，我就不干！”

“看见没有，这是你的不诚：答应了又变卦。”

“你爱怎么说都行，反正你不说做什么用，我就不干。”

“对他说什么好呢？”——乞乞科夫心里想，他思考了片刻之后宣称，他需要死魂灵是为了取得社交界里的身份，他没有大的田产，因此暂且有点农奴也是好的。

“你骗人，你骗人！”诺兹德廖夫不等他说完就喊。“老兄，你撒谎！”

乞乞科夫自己也发觉编得不很巧妙，这是个无力的借口。

“好吧，那我就对你直说了吧，”他定了定神说，“不过千万请你不要对别人透露。我打算结婚了；不过你要晓得，我未婚妻的父母是两个虚荣心特别重的人。所以出了一个这样的难题，弄得我对攀上这门亲事都后悔莫及了；他们坚持，未来女婿拥有的魂灵无论如何不能少于三百个，而我还差得整整一百五十个……”

“嗨，你撒谎！你撒谎！”诺兹德廖夫又叫起来。

“我这么说，”乞乞科夫说，“连这么一点点谎也没撒。”他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拇指在小指尖上比划出一个极小极小的部分。

“我敢拿人头打赌，你没有说实话！”

“这可是欺负人了！我当真是个什么人！我为什么一定要撒谎？”

“你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请允许我看在朋友的情分上告诉你：你是个大骗子！我要是你的上司，我会在一棵树上把你吊死。”

这句话使乞乞科夫感到受了侮辱。任何稍许粗鲁或者有伤体面的言辞，他听了都会很不高兴。他甚至不喜欢让人们在任何场合下以过分亲昵的态度对待自己，除非对方是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物。因此他现在当真恼了。

“向上帝保证，准会吊死，”诺兹德廖夫又说了一遍，“我开诚布公地对你这么说，不是故意气你，完全是友好的话。”

“凡事都应有个限度，”乞乞科夫义正辞严地说。“假如你想炫耀一下这样一类的言论，就去兵营。”最后又捎带着说了一句：“不想送，那就卖吧。”

“卖！我可知道你，你真无耻，你绝不肯出大价钱的，是吧？”

“唉，也真有你的！你看看！你把他们当什么啦，是不是当成钻石做的啦？”

“真就这样，我早就知道你嘛。”

“得了吧，老兄，你怎么装着一肚子犹太人的贪心！你应该把他们干脆送给我才是。”

“听我说，为了向你证明我压根不是什么吝啬鬼，我分文不要。你把我的公马买去，魂灵我白饶。”

“得了吧，我要你那公马干什么？”乞乞科夫说，这项建议当真使他惊讶不已。

“这话怎么说？我可是花一万卢布买的。我只卖你四千。”

“我要公马干什么，我又没有养马场。”

“听着，你还没明白：现在我统共只拿你三千，剩下的一千你可以后付。”

“我不需要公马，不要说它了！”

“那你就买那匹淡栗色母马。”

“更不用。”

“一匹母马，还有一匹你见过的灰马，我只要你两千。”

“我不需要马。”

“你卖掉它们，一牵上集市，人家会出多两倍的价。”

“既然你确信能多赚两倍的价钱，最好你自己牵去卖嘛。”

“我知道能多赚钱，可是我想要你拣点便宜。”

乞乞科夫感谢了他这一番好意，可不管是灰马还是浅栗色母马，他都断然拒绝了。

“好吧，那就买狗。我把这样一对卖给你，保证把你吓得脊梁骨发凉！有胡子，浑身的毛向上竖着，跟猪鬃似的。两肋不可思议地滚圆滚圆，像木桶一样，爪子缩成一个小团团，能脚不沾地地跑！”

“我为什么要狗，我从来不打猎。”

“可是我希望你有狗嘛。听我说，如果真不想要狗，那就买我的手摇风琴吧，一只神奇的手摇风琴；我们这样的人说话，自己花了一千五，卖给你只要九百。”

“我为什么要手摇风琴？我又不是德国人，用它满街乞讨。”

“要知道这可不是德国人带的那种手摇风琴。这是正儿八经的风琴；你特意看看：整个是红木做的。我再给你看一次！”这时诺兹德廖夫抓住乞乞科夫的手，要把他拖进另一个房间；不管他怎样把脚撑着地板，不管他怎样保证说他已经知道手摇风琴的样子，他仍然不得不再听一遍马尔巴勒是怎样出征的。“如果你不想花钱买，那你听我说，可以这样办：我把手摇风琴和我全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死魂灵都给你。你把你的轻便马车给我，外搭三百卢布。”

“瞧，又来这个啦，那我怎么走？”

“我另外给你一辆轻便马车。现在我们就去车棚，我指给你看！你只要把它重新油漆一下，它是一辆再好不过的马车。”

“是哪个不安生的魔鬼把他缠上了！”乞乞科夫暗想，决心把任何轻便马车，手摇风琴，一切品种的狗，不管两肋如何不可思议地滚圆，爪子如何缩成一团，都一概拒之门外。

“你要知道，轻便马车，手摇风琴和死魂灵，全都在一起呀。”

“我不干，”乞乞科夫又说一次。

“为什么？”

“不干就是因为不干，就到这儿。”

“我说你这个人！跟你这人，我看，没法像跟好朋友、好哥们那样办事，你这个人，真的！……我现在看出来，你这人假！”

“我怎么啦，是傻瓜还是什么？你自己掂量一下：我为什么要买对我绝对没有用的东西？”

“行啦，请您，别说了。现在我可把你看透了。真是不折不扣的大坏蛋！喂，你听我说，愿意赌一盘吗？我把死人全押上，手摇风琴也押上。”

“靠赌牌解决——那就是依赖未知数。”乞乞科夫说，同时斜眼瞅了瞅他手里的牌。两副牌都像是做过手脚的，背面花纹的样子也极为可疑。

“哪儿来的未知数？”诺兹德廖夫说。“没有未知数！只要有运气，什么金银财宝都能赢来。瞧这张！好运来了！”为了激起对方的赌兴，他开始发牌。“运气来了！运气来了！瞧：尽是好牌！这就是那张上回让我输个精光的该死的九点！我当时就觉得它要害我，我眯上眼睛心里想着：‘见你的鬼，害就害吧，见

鬼！”

诺兹德廖夫说这话的时候，波尔菲里端上来一瓶酒。但是无论玩牌还是喝酒，乞乞科夫都一概拒绝了。

“你为什么不想玩牌？”诺兹德廖夫说。

“嗯，是因为没有兴趣。而且，说实话，我根本就不爱玩牌。”

“为什么不爱？”

乞乞科夫耸耸肩膀说：

“只因不爱。”

“你真是个废物！”

“有什么法子？上帝把我造成这样。”

“纯粹一个笨蛋！我原先以为你多少还能算个正派人，可是待人接物你一窍不通。和你根本不能像和好朋友那样说话……没有一点爽快劲，没有一点真心实意！十足一个梭巴凯维奇，无赖一个！”

“你为什么骂人？难道我不玩牌就有罪了？你就只把魂灵卖给我好了，反正你对什么都无所谓。”

“卖给你个秃头鬼！本来想白送的，现在你可就得不到了！你拿三个王国来换，我也不给。你这大骗子，讨人嫌的砌炉匠！从现在开始，什么交道也不想跟你打了。波尔菲里，说给马房的人听，不给他的马喂燕麦，让它们光吃干草。”

最后的结局是乞乞科夫绝没有料到的。

“要是你根本没有让我见到过，反倒没什么了！”诺兹德廖夫说。

但是，尽管吵了这一架，客人和主人还是在一起吃了晚饭，虽然这一次那些名称稀奇古怪的酒，桌上全没有了。仅仅孤零零地摆着一瓶被人称为百分之百的酸汤的塞浦路斯产的什么酒。晚饭以后，诺兹德廖夫把乞乞科夫领到给他准备了床铺的一间侧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里，对他说：

“这床是你的！我连晚安也懒得对你说！”

诺兹德廖夫走了以后，乞乞科夫心情特别沮丧地留在房里。他对自己有一肚子埋怨，骂自己不该跑到这里来，白废时间。但是骂得最狠的，是自己不该和这个人谈起那件事，这一步走得太大了，像小孩一样，像傻瓜一样：因为这种事情根本不能让诺兹德廖夫知道……诺兹德廖夫不是个东西，诺兹德廖夫会信口开河，添油加醋，会散布些鬼知道什么话，有人还会就此造谣生事——不好，不好。“我简直是个傻瓜，”——他对自己说。昨晚睡得糟糕极了。一些非常活跃的小昆虫把他咬得痛不可忍，他只得五指并用，在被咬的地方不住地抓挠，一边咒骂着：“让你跟诺兹德廖夫一道见鬼去吧！”他一大早就醒了，头一件事就是穿上睡袍和皮靴，经过院子走到马厩去吩咐谢利凡立即套车。走回院子时，遇到了诺兹德廖夫，他也穿着睡袍，嘴里叼着长烟袋。

诺兹德廖夫态度友善地和他打招呼，并且问他睡得怎么样。

“稀里糊涂。”乞乞科夫冷冷地回答。

“可我，老兄，”诺兹德廖夫说，“整夜都在喂那些讨厌的家伙，说着都恶心，昨天喝了一通，嘴里那股味就像是一个骑兵连在那里头宿了一夜营。你知道吗：我梦见我被人用鞭子抽了一顿，真的，真的！想得出来是谁吗？死你也不会猜出来：是骑兵上尉波采鲁耶夫跟库甫申尼科夫俩人一道。”

“是啊，”乞乞科夫心里想，“要是大白天把你揍了一顿就好了。”

“向上帝保证！打得疼极了！醒过来一看：当真有地方怪痒痒，一准是那些婊子养的跳蚤。行了，你现在快去穿衣裳，我马上过来。我先得把这个混蛋管事训两句。”

乞乞科夫进屋去穿衣洗脸。完事以后走进饭厅，桌上已经摆好了茶具和一瓶罗姆酒。屋里还有昨天午饭和晚饭留下的痕迹；

似乎地板刷子还根本没有碰过地面。地板上散落着面包屑，甚至台布上都能见到烟灰。主人马上进来了，他的睡袍底下，除了长着像络腮胡子似的东西的裸露的胸膛之外，一无所有。当他手持烟袋杆，从茶杯里喝茶的时候，对于那些讨厌像理发店招牌上的那种把头发梳得光光的，烫得卷卷的或剪得平平的先生们的画家，实在是个不错的模特。

“喂，现在你考虑得怎么样？”诺兹德廖夫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不想拿魂灵赌赌玩？”

“我早告诉过你，老兄，不玩；买——可以，我买。”

“可我不愿意卖，这不够朋友。我不赚这个莫名其妙的钱。当赌注就另当别论了。我们试一把吧！”

“我说过，不玩。”

“也不想交换吗？”

“不想。”

“那么，听我说，我们下棋，你赢了都是你的。你要知道，我该从人丁普查名册里销号的人数可多着呢。喂，波尔菲里，拿棋盘来。”

“算了，我不下。”

“这可不是赌牌呀！这一点也不能靠运气，也不能作弊：全靠本事！我甚至可以先告诉你，我根本不会下棋，除了你肯让我几步。”

“唉，算了，”乞乞科夫心里想，“我就跟他下盘棋吧！我棋下得还行，这种事他不容易搞鬼。”

“行，就这么办，我可以下一盘棋。”

“魂灵顶一百卢布。”

“何必那么多？五十就够了。”

“五十算个什么注？顶好在这个数上再给你加一只中等的狗崽或者一个表链上挂的那种金图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以！”乞乞科夫说。

“你让我几步？”诺兹德廖夫说。

“这凭什么？肯定是寸步不让。”

“至少让我两步。”

“不行，我自己也下得不好。”

“我们知道你们下得怎么不好！”诺兹德廖夫向前走了一步说。

“很长时间没下棋了！”乞乞科夫也动了一个棋子说。

“我们知道你们下得很好！”诺兹德廖夫向前走了一步说。

“好长时间不下了！”乞乞科夫动了一个棋子说。

“我们知道你们下得怎么不好！”诺兹德廖夫说，他走了一步棋，同时用袖口把另一个棋子往前推了一步。

“好久没摸过……喂，喂！老兄，这是怎么回事？退回去！”乞乞科夫说。

“退回什么？”

“棋子啊，”乞乞科夫说，此时，他几乎在自己鼻子底下又发现另一个棋子，好像就要落底变成王棋了；只有上帝才知道这颗棋子是从哪儿来的。“不，”乞乞科夫从桌边站起身来说，“根本没法和你下棋，怎么能这么走，一下走三个棋子儿。”

“哪儿走了三个？这是没留神。一个棋子不小心往前带了一下，我把它挪回来就是。”

“那另外一个是从哪儿来的？”

“什么另外一个？”

“你瞧，要落底的这个，是怎么回事？”

“你看你这人，好像你不记得似的！”

“不，老兄，我每步都数过，全没忘；你是刚刚把它搁在那儿的。它应该在这个地方！”

“什么，该在什么地方？”诺兹德廖夫涨红了脸说。“我看你，



老兄，真会瞎编！”

“不，老兄，瞎编的似乎是你，只是编得不好罢了。”

“你把我当什么人？”诺兹德廖夫说。“我是骗子吗？”

“我不把你当什么人，只是从现在起再不跟你下棋了。”

“不行，你必须下，”诺兹德廖夫说，他已经急了：“已经开了局！”

“我有权利不下，因为你不按正经人的规矩下棋。”

“不，你瞎说什么，不许你说这种话！”

“不，老兄，你自己才是胡说！”

“我没有骗人，你必须下，你必须把这盘下完！”

“你不能强迫我这么做，”乞乞科夫冷静地说，他走到棋盘跟前，把棋子搅乱。

诺兹德廖夫发火了，他朝乞乞科夫走过去，近近的靠着他，逼得他倒退了两步。

“我就要强迫你下！你搅乱了棋子也没关系，我记得每一步。我们把它摆回来。”

“不，老兄，就到这儿吧，我不跟你下了。”

“不行，说句痛快话，你真的不想下了？”诺兹德廖夫说，他逼得更近了。

“是的！”乞乞科夫说，并且把两手抬到脸前，以防万一，因为事情当真不是闹着玩的了。

这个预防措施还是非常得当的，因为诺兹德廖夫挥起了胳膊……我们主人公的令人愉快的团团的面颊的一侧，眼看就可能蒙受难以洗净的耻辱了。但是他幸运地避开了打击，抓住了诺兹德廖夫的两只寻衅的手，紧紧抓住不松开。

“波尔菲里，巴夫卢什卡！”诺兹德廖夫发疯似地叫，竭力把手挣脱出来。

乞乞科夫一听这话，为了不让下人们目睹这个动人的场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同时也觉得揪住诺兹德廖夫没有什么用，就放开了他的手。波尔菲里就在这时候进来了，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巴夫卢什卡，一个粗壮的小厮，跟他打交道不会有任何好处的。

“你真的不想下完这盘棋了？”诺兹德廖夫说，“痛痛快快地回答我！”

“无法下完这盘棋，”乞乞科夫说，他朝窗户外面看了一眼。他的轻便马车停在那里，已经完全备好了，谢利凡似乎在等着号令，以便向台阶靠过来，但是从房间里插翅难逃：两名粗壮的傻农奴把着房门。

“你当真不想下完这盘棋了？”诺兹德廖夫重复了一遍，脸红得像火烧似的。

“如果你按正经人的规矩下还行。但是现在我没法下。”

“啊！你不下，你这无赖！你眼看就要输了，就没法下了！揍他！”他转脸向波尔菲里和巴夫卢什卡狂喊，自己也把樱桃木烟袋杆抓在手里。乞乞科夫的脸变得像纸一样刷白。他有话想说时，但是感到光是嘴唇在动，没有声音。

“揍他！”诺兹德廖夫喊着，手持樱桃木烟袋杆向前冲，他浑身发烧，满头是汗，仿佛正在逼近一座坚不可摧的要塞，“打他！”他的喊声，就像某个不顾一切的中尉在总攻时对全排士兵高喊“弟兄们，冲啊！”这个中尉的蛮勇是出了名的，以至上面专门下了一道命令，在战事激烈时必须把他管住。但是中尉已经被战斗的激情所陶醉，脑袋里一切都在打转。他眼前出现了向前飞奔着的苏沃洛夫的身影，于是他便冲上前去，进入伟大的战争。“弟兄们，冲啊！”他叫喊着向前冲杀，并不考虑他已经在破坏着预定的总攻计划；从坚不可摧、高耸入云的要塞壁垒上的枪眼里已经伸出了百万支枪口，他那个不堪一击的身体即将被打得血肉横飞了，那颗准备封住他惯于呐喊的喉咙的致命的子弹已经在空中呼啸了。但是如果说诺兹德廖夫体现了那个逼近了要塞的

不顾一切、迷迷糊糊的中尉的话，他正在进攻的那个要塞却无论如何也不像是坚不可摧的。相反，要塞感到了这样的恐惧，以至灵魂都躲到脚后跟里去了。他企图借以自卫的椅子已经被两个奴仆从他手里夺过去，他已经闭上眼睛，不死不活的，准备饱尝他的主人的切尔克斯式烟袋杆的滋味了，他会有怎样的遭遇，真的只有上帝才知道；但是命运有意拯救我们主人公的腰、肩膀和一切高雅斯文的部位。出人意料地，突然响起了好像来自天外的车铃声，清楚地听到一辆马车向门前隆隆驶来，三套马车停下后，连跑热了的牲口的沉重的响鼻声和喘粗气的声音，都传进了屋里。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朝窗外看去：有个留髭须的，身穿军式上衣的人正从车里下来。他在门廊里问了一声，便走进了房间，正是在乞乞科夫还没有摆脱恐惧，还处于凡人处过的最可怜的状态中的那个时刻。

“请问这里哪位是诺兹德廖夫先生？”陌生人有点迷惑不解地看了看手持烟袋杆站着的诺兹德廖夫和刚开始从狼狈状态中恢复常态的乞乞科夫，然后说。

“请允许我先问一声，您是谁？”诺兹德廖夫向他走过去说。

“县警察局长。”

“您有什么贵干？”

“我来向您宣布我接到的一个通知，在您的案子没有了结以前，您处于听审的地位。”

“什么破破烂烂的，什么案子？”诺兹德廖夫说。

“您与一个案情有牵连，案由是酒醉后以树条抽打地主马克西莫夫，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您胡说！我根本没见过地主马克西莫夫！”

“尊敬的先生！请允许我告诉您，我是一个军官。这种话您可以对您的仆人说，却对我说不得！”

此时乞乞科夫不等诺兹德廖夫怎么回答了，赶快抓起帽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从县警察局长背后溜到台阶上，坐到马车里，吩咐谢利凡快马加鞭，逃之夭夭。

## 第五章

我们的主人公吓坏了。虽然轻便马车已经拼命地跑着了，诺兹德廖夫的村庄早已被田野、斜坡、岗丘遮住，连影子也没有了，但他总在惴惴不安地回头看，似乎担心马上有人追上来。他喘气都困难，用手摸摸心口，觉得心跳得和笼子里的鹌鹑一样。“好一顿臭骂！哪见过有你这样的！”这时他对诺兹德廖夫做出了许多有分量的和强烈的祝愿，里面千奇百态，甚至还用进了一些不太好的词儿。有什么办法？俄罗斯人嘛，况且正在气头上。再说，事情确实是够悬的。“不管怎么说，”他对自己说，“要不是县警察局长赶来，我也许就再没有看一眼这个世界的份了！就会像水泡一样咕嘟一声就没影了，没留下后代，也没给子孙留下财产和名声。”我们的主人公对于留后代的问题是非常关心的。

“这个坏老爷！”谢利凡心里在想。“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老爷。我是说，他干的事真叫人瞧不起！宁可你不给人吃，也得给马喂料啊，因为马喜欢的是燕麦。这粮食是它的：比方说，我们吃的是饭，它吃的就是燕麦，这是它的粮食啊。”

几匹马对诺兹德廖夫好像也有不好的想法：不仅枣红马和民选官，就连花斑马情绪也不高。虽说平时给它的那份燕麦总是差一等，而且谢利凡不先说一句“哎，你这无赖！”是不往它的槽里撒的，但那毕竟是燕麦，不是光让吃干草啊，这种料它还是嚼得津津有味的，而且时时地把长嘴伸进同伴的料槽里，打探它们的口粮是什么滋味，特别是当谢利凡不在马厩里的时候；可是现在只有干草……不好；大家全都非常不高兴。

但是正在宣泄不满的人和马，很快都被一个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事件打断了。他们大伙儿，包括赶车的，只是在被一辆六驾的轿式马车撞上，头顶上传来对面车里女眷的惊叫声和车夫的咒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骂声的时候，才猛然清醒过来。那边的马车夫骂道：“哎，你这混蛋！我使劲对你喊：笨蛋，靠右，靠右！你喝多了吗？”谢利凡觉出是自己大意了，但是因为俄罗斯人不爱在别人面前认错，所以马上端起架子说：“你干吗这么疯跑？眼睛押在酒馆里当酒钱啦？”说完就设法往后倒车，想从对方的挽具中挣脱出来，可是不成，全搅和在一起了。花斑马好奇地上下嗅着夹在它两边的新朋友。轿式马车里的女眷们惊慌失色地注视着这一切。她们一个是老太婆，另一个是妙龄女郎，十六七岁的样子，秀发金黄，在娇小的头上梳得灵巧可爱。俊俏的瓜子脸，像蛋壳般浑圆，也像鲜蛋似的晶莹剔透，那是一只刚下的鸡蛋，被女管家的黧黑的手拿着对亮观看时，在灿烂的阳光透射下显出的颜色；她的玲珑的耳朵也仿佛是透明的一般，被穿过它的温暖的光线映得绯红。惊呆地张着的小口，噙着泪水的眼眶——她的一切竟是这么可爱，以致我们的主人公在几分钟内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丝毫没有注意两家的马匹和马车夫之间发生的纷扰。“往后倒啊，倒啊，你这尼日戈罗德的糊涂蛋！”对方的马车夫喊。谢利凡往后拽缰绳，对方的马车夫也同样拽，马向后退了几步，但是它们踩住了挽绳，又撞到一起了。在这个事态当中，花斑马对新结交的朋友产生了如此之深的好感，以至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退出由于意想不到的命运而陷入的车辙，它把自己的长嘴搭到新朋友的脖子上，似乎朝它的耳朵里悄悄地说些什么，大概是一些无聊透顶的蠢话，因为那位来客把耳朵抖动个不停。

幸好不远有座村庄，村里的农夫们都赶来看这场热闹了。因为这类场面对于庄稼人，就像报纸和俱乐部对于德国人一样，是一桩天大的乐子，所以马车四周很快便聚拢了一大片人，村子里只剩下老太婆和小娃娃了。挽绳理清了；在花斑马脸上捅了几拳，逼着它退后了几步；总之是把两方分离了，牵开了。但是对方那几匹马不知是恼恨朋友们被拆散，还是仅仅因为犯了傻劲，

无论赶车的如何抽，它们纹丝不动，好像在地上生了根。农夫们的关切心高涨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人人都争着出主意：“安德留什卡，你去牵右边那匹拉帮套的，米佳伊大叔骑上拉轡的！米佳伊大叔，骑呀！”又高又瘦，一脸火红络腮胡的米佳伊大叔爬上了轡马，变得像村里的钟楼，或者更像是打井水用的吊钩。赶车的给了马一鞭子，但是不起作用，米佳伊大叔一点忙没帮上。

“停下，停下！”农民们喊。“米佳伊大叔，你骑到边马上，让米涅伊大叔骑拉轡的！”米涅伊大叔，宽肩阔体，络腮胡黑得像煤炭，肚子大得像冷天为整个市场煮蜜水用的头号大茶炊，高高兴兴地骑到轡马背上，差点没把它压趴下。“这回行啦！”农民们喊着。“来狠的，来狠的！”抽那浅黄的一鞭子，谁让它像科拉摩拉蚊子一样窝着脊梁！”但是米佳伊大叔和米涅伊大叔看到事情毫无进展，来什么狠的都不管用，两人就都骑到了轡马背上，让安德留什卡骑上拉边套的。最后赶车人也没了耐性，把米佳伊大叔和米涅伊大叔都赶了下来。他这是做对了，因为马已经浑身热气腾腾，就像是一口气跑了一站路。他让牲口歇了一会儿，它们就自动地走起来了。在人们折腾车马的这段时间里，乞乞科夫一直非常专注地望着那位陌生的妙龄女郎。他几次企图和她搭讪，但不知怎么没能找到机会。两位女眷终于乘车离去了，那漂亮的小脑袋，清秀的面庞，纤巧的腰肢，像幻觉似地消失了，剩下的也只是大道、马车，读者已熟悉的三匹马、谢利凡、乞乞科夫和四周平坦而空旷的田野。不管是在怎样的生活中，是在穷愁潦倒、粗野肮脏的下层，或是在锦衣玉食、冷漠乏味的上层，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上，至少有一次会遇到一个与他以前所见绝不相似的景象，它至少能在他心中唤起一次与他命中注定一生仅能体验的感情绝不相似的感情。不管我们的生活是以怎样的愁苦编织的，闪光的喜悦总会有一次欢快地迎面飞来，就像一辆华美的马车，有着金制的挽具，如画的骏马，闪亮的玻璃窗，有时也会突然在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只见过农家大车的荒僻贫穷的小村中飞驶而过；虽然神奇的马车已经离去，已经无影无踪，旁观的农夫们依然久久地张着嘴呆站着，不知道早已该把帽子戴在头上。她便这样，在我们的故事中突兀地出现，又同样突兀地消失了。如果当时不是乞乞科夫，而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不管是一个骠骑兵，一个大学生，或者单纯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我的上帝啊！他心中有什么不会苏醒、萌动、呼喊啊！他会久久地痴立在原地，两眼茫然地凝视着远方，忘记了赶路，忘记了将会遭到的记过，对耽误公事的申斥，把自己也忘了，自己的差事，忘记了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

但是我们的主人公已经人到中年，并且具有审慎而冷静的性格。他也产生了想法并且一直在想，但是他的想法比较实在，不那么飘渺，有些甚至是有根有据的。“多美的姑娘！”他打开鼻烟壶，嗅了一点鼻烟后说。“但是你知道她主要的好处在哪里？她好就好在看来是刚从寄宿女塾或者贵族女中毕业的，她身上还没有一点像人们说的娘儿们气，也就是没有女人身上最叫人讨厌的东西。她现在还是个孩子，完全单纯，想说就说，该笑时就笑吧。随便把她做成什么都成，她可以成为珍品，也可以变为废物，而且毫无疑问地会变为废物！只要她的妈妈和婶子大娘们一下手调教，接着看。不出一年，娘儿们气就足足的了，连亲爹也认不出她来了。拿架子，装拘谨，好像天生就会；一举一动都遵照牢记的教导，该和谁说话，怎样说，说多少，眼睛应该如何看，看什么人，都是煞费苦心的。她时时刻刻害怕说了不该说的话。弄到最后，连自己也不明白，结果会一辈子说假话，干脆变成一个鬼才知道的什么人！”他沉默了半晌，然后接着说下去：“真该知道她是谁家的小姐？她的父亲是什么人？是一个品德高尚的殷实地主，还是一个靠做官赚来一笔家财的正人君子？如果，假定说，这个姑娘能有二十来万陪嫁，那她将是一块很肥的



肥肉。能让一个体面人享一辈子福了。”二十万这个数字在他脑子里构成了这样一幅诱人的画面，以至他开始暗自责怪自己为什么在马车出麻烦的时候没有向前导马驭手或马车夫探听那辆车里坐的是谁家的女眷。然而很快出现的梭巴凯维奇的村庄驱散了这些心思，使它回到它经常牵挂的那件事情上来。

他觉得这个村庄相当大，村庄左右各有一片树林，像它伸出的两个翅膀，一支深色一只浅色，一片是桦树林，一片是松林；村庄当中有一座木造的住宅，带阁楼，红屋顶，墙壁是深灰色的或者说是没有涂色的，就像是俄国为军屯和日尔曼族移民村建造的那种房屋。能看出，盖这座住宅的时候，营造师曾不断和房主的口味进行斗争。营造师墨守成规，要求对称，房主要求的却是方便，于是像我们见到的这样，他把一边的窗户全用木板钉死了，另开了一个小窗口，大概是阴暗的贮藏室采光的需要。尽管营造师使出浑身解数，三角山墙也未能对正房屋的中央，因为按房主的命令取消了靠边的一根圆柱，结果门前只立着三根圆柱，而不是原定的四根。院子四周围着用过分粗大的木料作成的结实的栅栏。这位地主为保证建筑物的牢固性看来真是煞费了苦心。盖马厩、木棚、厨房，使用的都是认定百年不坏的又重又粗的原木。农民的木屋建造的非常好：没有刨平的外墙，没有雕花和其他的装饰，但是一切做得严丝合缝，规规矩矩。连井口都是用结实的橡木做的，那是只有建造磨房或者船舶的时候才使用的。总而言之，他眼前见到的一切，全是非常稳当，端端正正的，都有一副牢靠而笨拙的模样。马车到了住宅门前的时候，他见到一个窗口里几乎同时露出了两张脸：一张是女人的脸，瘦瘦长长，像一根黄瓜，另一张是男人的脸，又圆又宽，像莫尔达维亚产的葫芦。在俄国，人们拿它做巴拉莱卡琴，就是那种给二十岁的机灵小伙儿增添光彩和快乐的两根弦的、轻巧的巴拉莱卡琴，每当白胸脯白脖颈的姑娘们围拢来听他轻轻地拨弄琴弦，这个风流小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儿就会频频地向她们挤挤眉眼，吹吹口哨。两张脸露出了一下，马上就消失了。一个身穿缝着天蓝色立领的灰短衣的仆人从门里出来，把乞乞科夫领进门廊，这家的主人已经站在了那里。看见客人，他只简短地说了一声“请！”就带领他走进房里。

乞乞科夫斜眼看了一下梭巴凯维奇，这一次他觉得他极像一只中等个头的熊。他身上燕尾服的颜色也和熊皮一模一样，这就变得更像了；袖口长，裤腿长，脚步摇摇晃晃，时常要踩别人的脚。脸皮是一种烫人的火红色，像五戈比的铜板上那样的颜色。大家知道，世界上有好多的脸，造化在制作它们的时候没有花工夫思考，没有使用任何小型的工具，如小锉小钻之类，只顾抡起大斧猛劈，一斧子下去就出来个鼻子，再一斧子就是两片嘴唇，用大钻头捅出两只眼，不刮不刨，说了声“活了！”就打发到世界上来了。梭巴凯维奇就有这样一幅十分结实的构造奇妙的面相：他把它更多是保持在朝下而不是朝上的姿态，并且从来是不转动脖子的，因为脖子动不了，他的眼睛很少看着谈话的对方，经常不是望着炉角就是望着房门。穿过饭厅的时候，乞乞科夫又斜着看了他一眼，偷偷叫道：“狗熊！地地道道的狗熊！哪有这么巧的：连名字都叫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他知道他有踩别人脚的习惯，所以脚步移动得特别当心，并且总让他走在前面，主人仿佛也感觉到自己有这个毛病，马上就问：“我没打扰您吧？”但是乞乞科夫谢了谢他，说还没有发生任何这类的事。

朝客厅走出，梭巴凯维奇指了指圈椅，又说了一个“请！”字。乞乞科夫落座的时候看了一眼墙壁和挂在墙上的画。画上全是英雄豪杰，全是希腊将领们的全身版画像：身穿红色长裤和制服、鼻子上架着眼镜的马弗罗科达托斯、米阿乌利斯、卡纳里斯。这些英雄们的大腿全都如此粗壮，嘴上的髭须都如此浓密，足以令人不寒而栗。在这些强壮的希腊人中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晓得原因是什么，挂着一张巴格拉季翁的画像，瘦小的身

体下面画着一些小旗帜、小火炮，镶在一个最小的画框里。接下去又是希腊人了，这位是希腊女杰波别利娜，她的一条腿要比充斥着当今客厅的公子哥儿们的腰还粗。主人自己是一个健康强壮的人，好像想用一些也是健康而强壮的人来装饰他的房间。在波别利娜旁边，紧挨窗户，挂着一个鸟笼，关着一只黑里带白斑的鹁鸟，样子也很像梭巴凯维奇。主客枯坐了不到两分钟，客厅的门开了，女主人走了进来，这位太太身材极高，戴一顶包发帽，帽带是用土染料改染过的。她神态庄重地走了进来，直挺挺地昂着头，像一棵棕搁。

“这是我的费奥杜利娅·伊万诺夫娜！”梭巴凯维奇说。

乞乞科夫前去吻费奥杜利娅·伊万诺夫娜的手，她的手简直是硬塞到了他的嘴唇上，这时他觉出了她的手是用腌黄瓜的水洗过的。

“亲爱的，我给你介绍介绍，”梭巴凯维奇接着说，“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在省长和邮政局长家里认识的。”

费奥杜利娅·伊万诺夫娜请客人坐下，也只说了个“请！”字，用头做了个扮演女王的演员们做的动作。接着她在沙发上坐下，披好细羊毛围巾，连眼睛和眉毛都不再动一下了。

乞乞科夫把眼睛抬起来，又看见了卡纳里斯和他的粗壮的大腿、长垂的髭须，波别利娜和笼中的鹁鸟。

差不多整整五分钟，所有人都不吱声；只听见鹁鸟啄食笼底的谷粒时鸟喙碰撞木头的笃笃声。乞乞科夫重新看了遍房间，房间里不管什么东西全是高度结实和粗笨的，并且和这座宅子的主人有着某种奇怪的相似；客厅的一角摆着一张胡桃木做的长着四条极为丑陋的粗腿的大肚子写字台：活活是一只狗熊！桌子，圈椅，靠背椅，无不给人以极大的重压感，让人很不安，——总而言之，每一样东西，每一把椅子，好像都在说：“我也是梭巴凯维奇！”或者：“我也很像梭巴凯维奇！”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们在公证处长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家里说到过您，”乞乞科夫终于开口了，因为他看到谁也没有开始谈话的意思。“那是上个礼拜四。在他家过得非常愉快。”

“是的，那天我没去处长家。”梭巴凯维奇回答说。

“是个十分好的人！”

“谁？”梭巴凯维奇眼睛对着炉角说。

“处长啊。”

“嗯，可能你觉得是这样：我看他就是个共济会，而且是世界上从没见过傻蛋。”

乞乞科夫被这句相当尖锐的评语搞得有点发窘，但是恢复了常态后，接下去说：

“当然，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然而省长真是一位卓越的人物！”

“省长是卓越人物？”

“对呀，不是吗？”

“天下头号的强盗！”

“怎么，省长是强盗？”乞乞科夫说，他一点儿也不理解省长怎么会成了强盗。“我承认，这事我怎么也没能想到，”他继续说，“然而请允许我说，他不是那样行事的！相反还得说他有好多地方很柔和呢。”这时他甚至拿省长亲手绣钱包的事实充当证明，并且把他脸上的慈祥表情也恭维了一番。

“脸也是一张强盗脸！”梭巴凯维奇说。“只要给他一把刀，放他上大道——一定会杀人，为一分钱就会杀人！他，还有副省长——就是果戈和马果戈。”

“不行，他们不合，”乞乞科夫心里想。“我现在跟他谈谈警察局长：他们两个好像是朋友。”

“不过对于我说来，”他说，“我承认，顶喜欢的还是警察局长。性格多爽直，非常乐观；脸上总露着一股憨厚劲。”

“骗子！”梭巴凯维奇很冷漠地说，“你被他卖了，骗了，还会和您一道吃喝！这些人我全知道；这些人全是骗子，全城都是这类货：骗子骑着骗子，后头赶着他们的也是骗子。全都是些出卖耶稣的犹太。那里只有一个还算是正经人：检察长；但那个人，说实在的，是一头蠢猪。”

听了对各色人等的这些充满“溢美”之词但稍嫌简略的评介之后，乞乞科夫看到，其他官员已经无需再提了，同时想起来，梭巴凯维奇是不爱说任何人好话的。

“怎么样，亲爱的，我们去进餐吧。”夫人对梭巴凯维奇说。

“请！”梭巴凯维奇说。

于是，大家靠拢摆着冷盘的小桌，客人和主人照例各喝了一小杯伏特加，照例品尝了各种盐腌的小菜及其它开胃的食品，无非是整个辽阔的俄罗斯城里和乡下饭前都要品尝的那些东西。然后他们走进饭厅，三个人相继走进来，女主人在前面带路，像一只浮游在水面上的母鹅。一张不大的餐桌上摆了四套餐具。在第四个座位上很快出现了一个难以断定身份的女士，非太太即小姐，不知是亲戚、管家妇或仅仅是一名食客：只能说是一个没戴包发帽、大约三十岁、包着花头巾的什么人。有一类人，他们在世界上不作为一个实体存在，而只是附着在某个实体上的不相干的斑点。她们总是坐在同一个地方，脑袋总是保持着同一个姿态，你几乎会把她们当成屋里的家俱，以为她们生来还没有开口说过话；可是她们只要到了女仆室或是贮藏室：啊哟哟！那可就够你瞧的了。

“菜汤，亲爱的，天气好极了！”梭巴凯维奇说，他喝了一口菜汤，从盘子里切下了老大一块羊肚包子，这是一样配菜汤吃的名菜，是羊肚里填荞麦饭、羊脑和蘑菇茎，“像这样的羊肚包子，”他转身对乞乞科夫继续说，“在城里你根本吃不到，那里给您吃的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过省长家里的饭菜还是挺不错的。”乞乞科夫说。

“您知道那是拿什么做的？您要知道，就不会再想吃了。”

“我不知道是怎么做的，我不能评论这方面，但是他们的猪肉饼和焖鱼好吃极了。”

“这是您觉得。我可知道他们在市场上买些什么。那个跟法国人学出来的混蛋厨子会买上一只猫，剥了皮，当兔肉端上桌。”

“唉呀！你说得多恶心哪。”梭巴凯维奇夫人说。

“亲爱的，没办法，他们就是这么做的，这不能怪我，他们全都是这么做的。凡是人家不要的东西，凡是我家阿库利卡扔进，请原谅，泔水缸里的东西，他们都放进汤里！放进汤里！就放到那里！”

“你老是在吃饭的时候说这些！”梭巴凯维奇夫人又抗议了。

“亲爱的，要是我自己这么做，”梭巴凯维奇说，“那就不说了。可是我直接告诉你，这些肮脏东西，我决不会吃。哪怕把青蛙裹上糖，我一滴不沾，牡蛎我也不吃：我知道牡蛎像个什么东西。吃羊肉！”他转身向乞乞科夫继续说，“这是羊排骨加麦粥！这可不是贵族厨房里用在市场上放了四五天的羊肉做的那种浇汁肉丁！这都是法国、德国大夫们的鬼主意，只为这个，我就想把他们全都绞死！他们想出来了个什么饮食制度，饥饿疗法！他们德国人的体质天生稀松，以为他们那套办法也能整治俄国人的胃！不行，这全不对劲，这全是胡说，这全是……”说到这里梭巴凯维奇甚至气愤地晃动了一下脑袋。“他们老说什么：文明，文明，可是这种文明——去它……的吧！我本想把那个字也说出来，只是饭桌上说不合适。我可不这样办。我这里要吃猪肉——就上整猪，吃羊肉——来全羊，吃鹅肉——来整只的！我情愿吃两道菜，但是要吃够我想要的那个量。”梭巴凯维奇用行动证实了这句话：他把一半羊排骨拨进了自己的盘子，全部报销，把每一根骨头都啃干净，一干二净。

“不错，”乞乞科夫心想，“这位可真是个吃家。”

“我不是那样的，”梭巴凯维奇用餐巾擦着手说，“我可不像什么普柳什金那样：有八百个魂灵，可是过得、吃得还比不上我家放牲口的！”

“这个普柳什金是谁？”

“骗子一个，”梭巴凯维奇答道。“一个您想都想不出来的守财奴。披枷带锁的囚犯也比他生活得好：他饿死了他的下人。”

“真的吗！”乞乞科夫极有兴趣地接下这个话茬。“您是说，他底下人当真是大量地死亡吗？”

“无数人都死了，跟苍蝇一样。”

“跟苍蝇一样！请问他住得离这里多远？”

“五俄里。”

“五俄里！”乞乞科夫叫了一声，以至于觉得心在跳。“要从您的大门出去，是往右还是往左？”

“我看您连去这老狗家的路都不必知道。”梭巴凯维奇说，“哪怕去逛一个什么低级下流的地方，也强过于到他家。”

“不，我问这个并不为什么，只是有兴趣知道各种地方。”乞乞科夫这样回答。

羊排骨之后，上来了奶渣饼，全都大过盘子，然后是个赛牛犊的火鸡，肚里填着各种好货：蛋啦，米啦，肝啦以及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把这些一股脑儿都塞进了胃里，午饭到此就算结束了；但是从桌边站起来的时候，乞乞科夫感到自己足足增加了一普特的分量。他们走进客厅，那里已经有各色蜜饯摆在一个小碟子里——不过无论梨、李子或是浆果，主人和客人都没有碰一下。女主人走出去再拿几个碟子盛些蜜饯来。乞乞科夫趁她不在，便对梭巴凯维奇开了口，那人瘫坐在圈椅里，在这样一顿饱餐之后，他就只能呼哧呼哧地喘粗气，嘴里发出些含含糊糊的声音，不时地朝嘴划十字并且用手捂住嘴巴。乞乞科夫打头的一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话是：“我们谈谈好吗。”

“还有蜜饯，”女主人拿着一个碟子回来说：“蜜水煮的水萝卜！”

“我们一会儿再吃！”梭巴凯维奇说，“你现在回自己屋去，我和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要脱掉燕尾服，稍作休息一会儿！”

女主人表示要叫人拿鸭绒褥子和枕头来，但是男主人说：“算了，我们就在圈椅里歇一会儿吧。”于是女主人就出去了。

梭巴凯维奇把脑袋稍微往前倾了一点，做好听的准备。

乞乞科夫从很远的地方扯起，笼统地谈论整个俄罗斯国家，对它幅员的辽阔也大加颂扬，说连最古老的罗马帝国也没有它广大，外国人的惊讶不是没有道理的……梭巴凯维奇一直低头听着。他接着说，按照这个光荣无比的国家的现行规定，业已结束了生命的农奴，在进行新的人丁普查之前，仍作为活人计算，其原因是为了避免以大量繁琐而无益的查询工作增加有关衙门的负担，也是为了避免加深业已十分复杂的国家机构的复杂性……梭巴凯维奇一直低头听着，——他说，虽然措施非常合理，但是，由于它要求农奴的主人为死物像为活物一样交纳赋税，对于许多农奴主人说来，多少还是一种负担，他说，他本人出于对他个人的敬意，甚至愿意为他分担一些这种确属沉重的纳税义务。关于那个主要的对象，乞乞科夫的用语非常谨慎：他决不把死掉的农奴称为死魂灵，仅仅称为不存在的魂灵。

梭巴凯维奇照旧在低头听着，脸上没有显出过任何一点像是表情的东西。好像这个身躯里面根本就没有灵魂，或许有，但是根本不在它应该呆的地方，而是像长生不死的“科谢伊”的灵魂那样，藏到了群山后面，罩上了厚厚的外壳，无论深处如何波动，都绝对不会在表面造成任何震荡。

“您看怎么样？……”乞乞科夫说，不免有些激动地等待着回答。



“您需要死魂灵？”梭巴凯维奇用平平常常的，一点不带惊讶的口气问，好像谈的是一桩粮食生意。

“是的，”乞乞科夫答道，然后又补充了一下，以便再次改成比较婉转的用语：“不存在的魂灵。”

“能有，怎么会没有呢……”梭巴凯维奇说。

“假如有的话，那您，毫无疑问……愿意把他们甩掉？”

“请原谅，我同意卖。”梭巴凯维奇说，这时已经稍稍抬起了头，他想到买主在这上面准能得什么便宜。

“去他的，”乞乞科夫暗想，“我还一字没提，这家伙就说到卖上去了！”于是开口说：

“可是，比方说，您要什么价钱呢？尽管，不过，为这么个东西……讲价钱好像都有点怪……”

“要的不多，一百卢布一个！”梭巴凯维奇说。

“一百一个！”乞乞科夫叫了起来，他张大了嘴，直瞪瞪地看了一下对方的眼睛，不知道是自己听错了，还是梭巴凯维奇天生笨拙的舌头转错了，一个字换成另一个字。

“怎么，难道您觉得贵了？”梭巴凯维奇说完又补充了一句，“那么您的价钱是多少？”

“我的价钱！我们必定没弄对，或者是谁也不明白谁，我们忘了谈的是什么事。讲良心话，我认为八十戈比一个魂灵，是最好的价了！”

“您说到哪儿去了——八十戈比一个！”

“照我看，不能再多了。”

“我卖的不是烂草鞋。”

“可是您也得承认：这不过是些死人。”

“您认为您能找到一个傻瓜，肯按几戈比卖给您一个在册人丁？”

“但是报歉：您为什么把他们称为在册人丁，要知道这些魂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灵本身早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声音。为了在这上面少费口舌，好吧，每个我给一个半卢布，再多不行了。”

“这个价亏您说得出来！您这是有意杀价，说个像样的价吧！”

“没法再加了，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请您相信我说的是良心话，没法再加了：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乞乞科夫说，然而终于还是每个添了半卢布。

“您怎么这么抠？”梭巴凯维奇说，“真的，我要价不贵！碰上个骗子，会糊弄你，卖给您的是一些废物，而不是魂灵；我给您的全是实瓢的核桃，个个是挑过的：不是个工匠，就是个壮实的庄稼人。您就仔细瞧瞧吧：比方说，您瞧这个车匠米赫耶夫！别的马车不做，专做轿式马车。他造的车很牢靠，可不是莫斯科的那种用了一个钟头就散架的，他自己又会包铁皮，又会上油漆！”

乞乞科夫大张着嘴，想指出米赫耶夫早就不在人世了；但是梭巴凯维奇谈到兴头上，一下子变得滔滔不绝了：

“还有那个木匠软木塞斯捷潘呢？要是您能在哪儿找到一个这样的汉子，我的头就是您的了。别提力气有多大！要是在近卫军里当兵，天知道会给他个什么官做，身高三俄尺还多一寸！”

乞乞科夫又想指出“软木塞也不在人世了”，但是梭巴凯维奇看来已经一发不可收，他大若悬河的说下去，你就只有听的份：

“米卢什金，烧砖的！在什么房子里都能砌炉子。马克西姆·捷利亚特尼科夫，皮靴匠：三锥两锥就是一双，是一双就是好样的，而且还滴酒不沾！还有叶列梅伊·索罗科普廖欣！这个农奴比所有别人都顶用，到莫斯科做过买卖，光代役租金每回都交五百卢布。您看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不是那个什么普柳什金能卖给您的那些玩艺儿。”

“不过很抱歉，”乞乞科夫终于说了出来，这一串江河泛滥似

的漫无边际的言论确实叫他感到惊讶：“您何必一样样地介绍他们的长处呢，他们现在一点用也没有了，这些全都是死人了。像俗话说说的：死人的身子，毫无作用。”

“那当然，是死的，”梭巴凯维奇说，似乎大梦初醒，记起来他们当真是死了的，可是又说：“但话又说回来：现在算是活着的那些魂灵，又能顶什么用？这都是些什么？一群苍蝇，不是人。”

“不管怎么说，他们真的不存在，而那些只是一种幻想。”

“不，不是幻想！我告诉您米赫耶夫的模样，这样的人您是找不到的：跟一座大机器一样，连这屋子都进不来；不对，这不是幻想！两个肩膀的力气，一匹马都比不上；我倒愿意晓得，您在什么别的地方能找到这样的幻想！”

最后几句他已经是对墙上挂着的巴格拉季翁和科洛科特罗尼斯说的了，人们谈话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其中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不把话朝着与谈话内容有关的人说，而是朝着偶然进来的甚至是根本不认识的第三者说，明明知道他不会回答，也不会发表什么意见或提供证明，然而却把目光对准了这个，好像要求他充当一个中间人；一时有点发慌的陌生人不知道是对他一无所闻的事情做回答好，还是遵守应有的礼貌站一会儿然后再走开好。

“不，超过两卢布我不能出。”乞乞科夫说。

“好吧，为了免得您说我漫天要价，说我一点不肯帮忙，那么每个魂灵您就给七十五卢布吧，但要交纸票，当真这只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他真的是把我当成傻瓜了吗？”乞乞科夫心里想，接着便说：

“我真的感到奇怪：我们是在演什么戏玩吧，或者是在上演一出喜剧吧，不然我就没法解释了……您似乎是一位相当聪明的人，您是有知识的。我们谈的不过是吹口气似的东西。它值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么？有谁要？”

“您这不是在买吗，看来也有人要。”

这时乞乞科夫咬住嘴唇，没想出来该怎么对答。他开始拿家庭与家族方面的许多原因来搪塞，但是梭巴凯维奇平淡地答道：

“我无需知道您的那些关系：我不干预别人的家务，这是您的事。您需要魂灵，我卖给您，您要是不买的话，将来准会后悔。”

“两卢布。”乞乞科夫说。

“您这就像俗话说的：雅科夫的喜鹊，只会老一套。认准了两卢布，死不挪窝了。您就给个像样的价钱吧！”

“去他的，”乞乞科夫心想，“再给他加上半卢布，把这条狗撑死吧！”

“好吧，每个加半卢布。”

“那好，我也对您说个最后的数：五十卢布！吃亏也认了，这么好的农奴，再便宜您到哪儿买去！”

“好一个‘拳头’”乞乞科夫暗说，接着似乎生气似地说：“真的是怎么啦……好像当真是什么大事一样；我在别处随便就能得到的东西。好多人巴不得尽早甩掉，能交给我，心里还高兴着呢。大概只有傻瓜才愿意留在身边，因为他们而交税！”

“但是您知道吗，这话是咱们私人看友情面说的，这种交易不大好听，要是我或者别人说出去——搞这种事的人怕是要名誉扫地，别想再签什么合同，订什么占便宜的契约了。”

“瞧他在往哪边扯，无赖！”乞乞科夫想，马上态度颇为冷静地说：

“随您怎么说，我买，并不是像您想的，因为有什么实际需要，只是一种个人的爱好。您不同意两卢布半——只能再见！”

“真还吓不住他，这小子挺硬！”梭巴凯维奇想。

“得啦，三十卢布一个，拿去吧！”

“不，我看您是不想卖，再见了！”

“等一等，等一等，”梭巴凯维奇抓着他的手说，他这时踩了一下乞丐科夫的脚，因为我们的主人公忘记了防范，因此遭到了惩罚，痛得嘴里噓……噓……地叫起来，用一条腿在地上蹦。“请原谅！我好像是打扰了您。请往这里坐！请！”他把乞丐科夫安置在一张圈椅里。梭巴凯维奇这时候的动作甚至有了一点儿灵劲儿，像一只经过调教的狗熊，会打滚，会按人们的喊声：“喂，米沙，来个女人洗蒸汽浴！”或者“米沙，小孩怎么偷豌豆的？”做许多表演。

“真的，我是在浪费时间，我要赶紧走了。”

“再坐一小会，我马上对您说一个您准爱听的词儿。”于是梭巴凯维奇挨紧他坐下，好像要透露一个秘密似的对着他耳朵小声说：“一个角，行了吧？”

“您说的是二十五卢布？不行，不行，不行，连一个角的四分之一也不给，不加一个戈比。”

梭巴凯维奇沉默了，乞丐科夫也沉默了，沉默持续了两分钟。长着鹰勾鼻子的巴格拉季翁从墙上非常关注地看着这项交易。

“您最后的价是多少？”梭巴凯维奇终于开了口。

“两个半卢布。”

“说实话，您把人的魂灵看得比焖萝卜还贱。哪怕给三卢布呢？”

“不。”

“真拿您没办法，好吧！明显地这样我就吃亏了，可是我就有这么一个贱脾气：总想给别人一点快乐。我想，照规矩办事，还得立个契约吧。”

“当然。”

“就是啊，还要进一趟城。”

买卖就这样成交了。两人决定明天就进城办过户契约。乞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科夫要一张农奴名单。梭巴凯维奇立刻答应，马上走到写字台前，亲手开列名单，不仅写出所有人的姓名，甚至注明了每个人的长处。

乞乞科夫由于没事可做，便站在梭巴凯维奇背后对他宽阔的身影仔细地研究起来。他望了望他的像维亚特卡矮马似的宽肩，他的像立在人行道上的铸铁桩似的粗腿，禁不住偷偷惊讶：“哎，上帝真没有亏待你呀！瞧这模样，正是常言说的：裁得糟糕，缝得牢靠！……你生下来就是一只熊，还是偏僻的乡村生活把你变成了一只熊？你是因为常年盘算农事、役使农奴而变成了一个所谓‘拳头’的吗？不对：我想，即使让你受到时髦的教育并且让你步步高升，即使你是住在彼得堡，而不是在偏僻的乡下，你还会是你。唯一的区别就是，你现在是尝完盘子里的奶渣饼，再吃光半扇羊排骨加麦粥，而那时候你吃的将是什么地菇煎肉饼。还有，如今你左右许多农夫：你跟他们和睦相处，当然更不会损害他们，因为他们是属于你的，损害他们于你不利；而那时候你手下将会是一批官吏，你会对他们百般欺凌，因为知道他们不是你的农奴，或许你还会大捞国家的油水！不，谁要已经变成了拳头，就再也不能伸直为巴掌！要是伸直了一两根手指，拳头更能坏事。只要他浅尝过一门学问，一旦身据要津，就要在真懂的人们面前充内行。恐怕接着还会说：‘让我来露一手吧！’他会闭着眼做一些英明的决定，害得许多人叫苦不迭……哎，要是所有的人都是拳头，那还了得！”

“名单开好了。”梭巴凯维奇掉过头来说。

“开好了？请给我！”他用眼睛把名单上下扫了一遍，对它的认真和准确感到惊讶：不仅行当、身份、年龄和家庭状况都一一写明，在页边上还有关于品行、嗜酒程度的专门附注，——总之，看着都舒服。

“现在请付点定钱吧！”梭巴凯维奇说。

“为什么要付定钱？钱您在城里一次全能拿到。”

“您知道，这是通常的规定。”梭巴凯维奇反驳说。

“我没法给您，我身上没有带钱。噢，十卢布倒还有。”

“十卢布算什么？您至少得给五十！”

乞乞科夫推托说没有钱；可是梭巴凯维奇一口咬定说他带着钱，他只好再掏出一张票子，说：

“好吧，再给您十五，总共二十五。但您必须开个收据。”

“您要收据干什么？”

“您知道，最好还是开个收据。万一……难说会出什么事。”

“好吧，放下钱！”

“干吗要放下？它就在我手里嘛！只要立下收据，马上就可以拿去。”

“可是请问，我怎么能写收据？我得先看到钱。”

乞乞科夫把手里的钞票放在桌上，梭巴凯维奇靠到桌边，用左手五指压住钞票，右手在一小张纸上写了以下字样：兹收到出卖农奴定金国家纸币二十五卢布整，此据。写完收据，他把几张纸币再次查验了一遍。

“票子可是旧了点！”他拿起一张对着光细看时说，“还有点破，嗨，朋友之间就不计较了吧。”

“拳头！拳头！”乞乞科夫心里想道，“真是滑头！”

“女的您不要吗？”

“谢谢，不要。”

“我会便宜卖。看在朋友面上，一卢布一个。”

“不，女的我不需要。”

“哦，这样，那就没说的了。各有所爱嘛：像俗话说的，有人爱神甫先生，有人爱神甫太太。”

“我还想求您一件事，此事只能你知我知。”乞乞科夫告别时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是当然。要第三者掺和什么，好朋友之间凭真心办的事，互相都要对得起朋友。再见了！谢谢您的光临；请您以后也不要忘了：有空的话，欢迎来吃顿饭，玩玩。说不定还有什么事情能彼此效劳的。”

“怎么会不欢迎呢！”乞乞科夫坐进轻便马车时心里想，“一个死魂灵就敲了我两个半卢布，该死的拳头！”

他很不满意梭巴凯维奇的行为。无论如何，总能算是熟人吧，在省长家里，在警察局长家里，都见过的，可办起事来一点情面不讲，似乎全然不知，就这么点废物，还要收钱！轻便马车出了院子，他回头看见梭巴凯维奇还站在台阶上，好像是在注意客人要往哪里去。

“无赖，此时还在那儿站着！”他透过牙缝说，随即吩咐谢利凡把马车拐到农舍背后，使得从主人院子那边看不到车子的去向。他想去梭巴凯维奇说的那个有大批农奴死亡的普柳什金家，但是不愿意让梭巴凯维奇知道。车子到了村口，碰见一个庄稼汉，他把他叫过来问，那人在大路上拾到一根很粗的原木，正扛着回家，活像一只不知疲劳的蚂蚁。

“喂，大胡子！到普柳什金家去，有没有不经过你们主人宅院的路？”

庄稼人似乎不能答上来。

“怎么，不知道？”

“老爷，不知道。”

“哎呀，你呀！这么大把年纪白活了！吝啬鬼普柳什金，那个让农奴饿肚子的，你不知道？”

“啊！带补丁的，带补丁的！”庄稼人喊了出来。

他在“带补丁的”这个形容词后面还加了一个很恰当的名词，但这是一个上流社会口语中不用的字，所以我们也就省略了吧。不过可以猜想这个词一定是很准确的，因为虽然庄稼人早就



看不见了，车也往前走了好远了，乞丐科夫还坐在马车里笑个不停。俄国民众的嘴巴可真厉害！他们要赐给谁一个什么雅号，那就一代一代地跟定他了，当官也罢，退休也罢，上彼得堡也罢，到天边海角也好，他都得带上。以后不管使什么巧招，不管怎样使自己的外号高贵化，即使花钱逼着文人们考证出它是来自古代王公的世系，一样没用：外号照样会扯着它的乌鸦嗓子呱呱大叫，明明白白地说出自己这只鸟是从哪儿飞来的。嘴里说出来的词儿，只要是杀伤力强，就跟笔下写出来的一样，拿斧子也砍不掉。在没有日尔曼族、芬兰族和其他异族居住而只有土生土长、无师自通、生动活泼的俄罗斯智慧的俄国内地，说话都是一针见血的，他们用不着现找词儿，不像母鸡孵蛋那样磨磨蹭蹭，随口就能把个什么词儿把你给粘牢，就像发给了你一张长期身份证，再也用不着添什么了，鼻子什么样，嘴长什么模样，一笔就把你从头画到了脚！

就像无数耸立着十字架的弯顶的、球顶的教堂和修道院遍布于神圣虔诚的俄罗斯一样，也有无数的种族、宗族、民族聚居、生息、奔波在地球的表面上。任何一个具有旺盛的潜力，创造性强，鲜明的特色及其它天赋的民族，都以独有的方式通过它使用的字眼显示出了自己的特点，无论它用自己的字眼表达什么，在这种表达中就反映着一部分自己的性格。不列颠人的字眼透出对人心的真知和对生活的灼见；法国人的不能耐久的字眼，犹如一个奢迷的少年，闪出一下光彩，便会烟消云散；德国人费尽心机地制造着别人难懂的深奥而干瘪的字眼；但是没有一种字眼能有这样的气势和活力，能这样地淋漓痛快，能这样地沸腾，如此跳动，像说得一针见血的俄罗斯人的字眼。

## 第六章

很久之前，在我的少年时代，在我那飞快地逝去了的童年，初到一个陌生地方，心里总是快活的：一处田庄，一座穷县城，一个村落，一片集镇，对我全都一样；孩子的好奇目光总能在其中发现许多新奇。每一座建筑物，一切带有某种明显特色的东西，都能令我驻步，令我惊异。一式一样的、有一半假窗的砖石建造的官署，在平民百姓低矮的木房群中孤零零地耸立着；包着白铁皮的正圆形的穹顶，在粉刷得雪白的新教堂上高高地覆盖着；人来人往的市场；进城游玩的本县的花花公子……所有这些，无一能逃脱我的清新而敏锐的注意。我从车里探出头去，看着某种新奇的上衣款式，蔬菜店里与装着干硬了的莫斯科糖果的罐子摆在一道的装铁钉、硫磺、葡萄干、肥皂的木箱；也看着一名走在路边的步兵军官，不知他是从哪个省里被命运抛进了这个无聊的县城；还有一个乘着两轮跑车一闪而过的身穿“西比尔卡”的商人；思想和他们一块，飞进了他们的贫乏的生活。旁边走过一个县里的官员，我心里便想：他到什么地方去？是去参加某个同僚家的晚会，还是直接回家，在台阶上闲坐一阵，待到天色渐黑，便和母亲，妻子，妻妹及全体家人共进晚餐？吃过第一道菜，当戴着用硬币串成的项链的使女或穿着厚上衣的童仆送来插在牢固的家用烛台上的油脂蜡烛的时候，他们将谈论什么？每当马车快要驶到一家地主的村庄，我总好奇地望着它高高的窄窄的木建的钟楼，或者它宽宽的黑黑的木建的老教堂。地主家宅的红屋顶、白烟囱，透过碧绿的树木，诱人地在远处隐现，我急切地等着遮住房屋的园林闪到两旁，让当时——唉！——尚不鄙陋的地主宅屋露出它的全貌；我总是竭力凭着房屋的外貌猜测这个地主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个胖子吗？有儿子还是有整整六个

有着清脆笑声、成天嬉戏的女儿？那个顶小的是个永恒的美人吧？她们的眼珠是黑的吗？他是个性格快活的人，还是像九月的最后几天那样阴沉，每日翻看日历，说些年轻人觉得无聊的黑麦和小麦一类的事情。

如今我麻木地乘车驶向任何一座陌生的村庄，无动于衷地望着它的鄙陋的外观；我的冷漠的目光不愿在任何事物上停留，任何事物都唤不出我的笑意；那流逝的光阴会令我出现动人的表情、朗朗笑声和长篇的议论的事物，如今于我如过眼云烟，我的凝固的嘴唇保持着冷淡的沉默。啊，我的少年时代！啊，我的新颖的感觉！

乞乞科夫还在想着农夫们给普柳什金取的外号，心中暗暗地发笑，他没有注意到马车已经拉进了一个有许多农舍和街巷的大村的中央。但是原木铺装的道路造成的狠狠的一颠很快就使他注意到了这一点。与此路面相比较，城里的卵石路简直是小巫了。这些原木像钢琴键盘似的高高低低，坐车的人不加防备，不是后脑勺上落一个包，就是脑门上落一块青紫，搞不好，还会用自己的牙齿咬掉自己的一小块舌尖，让你痛得叫娘。他在村里所有的建筑上都见到一种特别的衰朽模样：农舍的原木又黑又旧；许多房顶像筛子一样满是窟窿；有的只剩下朝天的马头和两边像肋条一样的椽子。看来是房主自己拆走了屋面板和板条，他们的想法不无道理：这些房子反正雨天不能遮雨，晴天不会漏雨，跟女人胡搞用不着在那里面，酒馆里，大道边，有的是地方，——总而言之，在哪儿都行。农舍的窗户没有玻璃，有的用破布或者破衣裳堵着；房顶下的带栏杆的小阳台黑朽歪斜，以至不堪入画；有些俄罗斯的农舍偏要做这种阳台，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农舍后面，好多地方排列着高大的庄稼垛，看上去已放了很长时间；庄稼垛的颜色像没烧好的旧砖头，垛顶上长着杂草，贴边竟然长出了灌木丛。庄稼看来是地主家的。在庄稼垛和糟朽的屋顶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面，两座紧挨着的乡村教堂高高地耸立在晴空下，随着马车方向的转换，它们一会儿从右边，一会儿从左边显露出来；一座是木结构的，已经废弃不用的，另一座是砖砌的，墙壁呈淡黄色，斑斑驳驳，有好多裂缝。主人的住宅开始局部地呈现出来，在农舍的尽头，只剩下一片用低矮残破的篱笆围着的荒芜的菜园或白菜地的地方，终于露出了全貌。这座古怪的城堡是长条形的，非常长，像一个衰老的残废人躺在那里。有的地方一层，有的地方两层；乌黑的房顶有些地方已经不能给这个老人以可靠的保护；在房子顶部，遥遥相对地耸立着两座望楼，摇摇欲坠，刷上的颜色已经脱落了。房屋的墙壁，有些地方掉了泥灰，露出了赤裸裸的板条，看来风吹雨淋、冷暖变化使它受到了颇大的损害。窗户只有两扇是开的，其余都用护窗板挡着，有的甚至用木板钉死了。其实这两扇窗户也等于半个瞎子；其中一扇贴着三角形的砂糖包装纸，更是黑乎乎的。

唯一给这偌大的村庄带来一些清新感觉的，唯一因其富有诗情的荒芜而饶具画意的，是屋后的一片古老的花园。它榛莽丛生，荒芜颓败，一直延伸到村外，渐渐消失在野外。自由生长的树木，树冠交错，如绿云，如微颤的树叶织成的形状不规则的华盖，纷呈在天际。一棵被风暴或雷雨折去了树梢的桦树，从苍翠的密林里伸出它高大洁白的树干，像一根笔直规整、闪闪发光的大理石圆柱，挺立在空中；它的上端，应是柱头的地方，又尖又斜地断茬，黑黑地罩在它雪白的柱身上，像一顶帽子，也像一只黑鸟。啤酒花先是在低处窒息着接骨木、花楸和榛树的矮丛，然后沿着整个木栅栏的顶端爬行，终于攀了上去，把那棵被折断的桦树缠绕了一半。它达到了那棵树的中腰，便垂挂下来，开始钩牵其它的树梢，或虚晃在空中，把随风摆动的纤细而善钩的须尖卷成一个个小环。被阳光照耀的苍翠密林有一些空隙，露出林间未被照亮的凹地，像张开着的黑洞洞的大口；它被浓荫笼罩着，

在那黑暗的尽头，隐约可见蜿蜒的小径、倒塌的栏杆、摇摇欲坠的凉亭、树干中空的老柳、从老柳后面探出头来的苍白的灌木丛；在可怕的窒息下，灌木的树叶枯萎了，它的枝叶纠缠着，交叉着，变得像是一团浓密的鬃毛。最后，是槭树的一根新枝，它的嫩叶，仿佛是向两旁伸出的绿色的巴掌；天知道怎样钻入密林的一缕阳光，射到它的一片叶子的背后，一下子把它变成透明的了，火红的了，在浓重的黑暗里发着神奇的光辉。花园最靠边的地方，几株高出其它树木的修长的山杨，把巨大的乌鸦巢托上了它们微微晃动着树顶。几根树干上，有些折而未断的枝杈，带着枯干的树叶，在那里挂着。总而言之，一切都很好；这种好，单靠造化或艺术之力，是做不出来的，只有当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当造化用它的雕塑刀对人的堆砌的作品加以最后的修改，削凿掉累赘的材料，消除掉粗浅的规整性以及将赤裸裸的原始意图暴露无遗，给在齐整净洁的寒冷中创造的一切注入神奇的暖意时，才能出现。

又拐了一两个弯，我们的主人公终于到达了宅院的门前，这所宅子现在更显得凄凉。院墙和大门糟朽的木头盖满了青苔。一群破旧的建筑：下房，谷仓，地窖，挤满了院子；这群建筑左右两边可以看到各有一个大门，通到另外的院子。这一切都在告诉你，这份产业的规模曾是很大的，现在荒凉了。一点也看不出这里有活人居住的迹象——没有一扇正在打开的房门，没有一个正从哪里走出来的人，没见到有谁在忙着日常的家务！只有院子的大门开着，那也是因为一个农夫刚把一辆苦着蒲席的满载大车赶进了大院，他的出现好像是特意为了给这个像是人死光了的地方增添一点生气：别的时候，连院门也是紧闭的，因为大门的铁环上还挂着一把巨人般的大锁呢。乞丐科夫很快发现，一座建筑旁边有一个人和赶车来的农夫吵开了嘴。他很久也识别不出那个人的性别。那个人身上穿着一件完全无法确定为何物的东西，很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女人的长罩袍，头上戴着一顶乡下仆妇们戴的那种圆帽，只是嗓音他觉得对于一个女人说来稍嫌粗哑了些。“哦，是个女的！”他暗自思忖，但马上又说：“哦，不是！”他更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终于说：“当然，是个女的！”那个人也很认真地看着他。似乎对于她，客人是件稀罕物，因为不仅对他，而且连谢利凡，连几匹马，从马尾到马头，全都看了一遍。根据她腰上挂的一串钥匙，根据她骂农夫时用的那些相当脏的词儿，乞乞科夫断定这准是一个管家婆。

“喂，大妈，”他下了车说，“老爷？……”

“不在家，”管家婆没等问完就打断了他的话，过了一小会又说：“您找他干什么？”

“有事！”

“进屋去！”管家婆说完就转过身去，背冲着他，背上沾满了面粉，下摆豁开了好长一道口子。

他走进了昏暗的门廊，宽阔的门廊里，迎面有一股像是地窖里冒出的寒气。从门廊跨进了一个房间，也黑得很，只靠门底下的宽缝透过的光，才稍微有了点亮。推开这扇门，他终于到了亮处，却被眼前乱糟糟的景象吓傻了。好像是这幢房子里正在洗地板，把全部家具暂时都堆到这里来了。一张桌上甚至搁着一把断腿椅子，旁边是一座停摆的钟，蜘蛛在钟摆上已经织了网。还有一个摆着古老银器、长颈瓶、中国瓷器的玻璃柜，在墙上斜靠着。螺钿写字台的嵌花已经多处脱落，只留下被胶水填平了的淡黄的凹槽。写字台上放的东西真可谓五花八门：一叠用长了绿霉的圆把手大理石镇纸压着的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纸，一本红裁口皮面精装的旧书，一只不比榛子大的干透了的柠檬，一根圈椅上断下来的扶手，一个用信纸盖着的盛着某种液体和三只苍蝇的高脚杯，一小块火漆，一小片不知从何处拾起来的破布，两管沾满墨渍、仿佛被痼病煎熬得干瘪了的鹅毛笔，一根也许主人还是在

法国人入侵莫斯科以前用它挑过牙缝的焦黄的牙签。

墙上有几幅画，挂得很挤，而且莫名其妙：一幅发了黄的长条版画，画的是战争场面，巨大的战鼓，呐喊着的戴三角帽的士兵，正在淹没的战马，没有蒙玻璃，装在嵌着铜丝边饰和铜环角饰的红木画框里。并排挂着一张发了乌的巨幅油画，占了半堵墙，画着花卉、水果、一个剖开的西瓜、一个野猪头和一只倒挂着的鸭子。天花板中央吊着一个用麻布口袋套着的枝形烛架，满是尘土，变得像个里面卧着蛹的蚕茧。更粗陋一些的，不配放在桌子上的东西，都堆在墙角。这一堆里究竟是什么，无论断定，因为灰尘积得太厚，谁要碰一碰，手就会变得像手套。从堆里露出来的东西，最明显的是一片断了把的木锹和一个旧鞋底。你肯定不会说这屋里的主人还活着，假如不是放在桌上的一顶破旧的睡帽宣告着他的存在的话。乞乞科夫正在观赏这些奇怪的陈设，一扇侧门开了，他在院子里见过的那个管家婆走了进来。但这时他发现，这个管家婆倒更像是个男管家：管家婆至少是不刮脸的，而此人则相反，是刮脸的，但好相非常疏懒，因为他的整个下巴连同面颊的下半部分就像是马厩里刷马用的铁刷子。乞乞科夫脸上摆出疑问的表情，急待知道这个管家要对他说什么。管家也在等着听乞乞科夫要对他说什么。被这种奇怪的僵局弄得莫名其妙的乞乞科夫最终说话了：

“老爷呢，一个人在吗？”

“老爷在这里。”管家说。

“在何处？”乞乞科夫再次问。

“怎么，老爷子，您长眼睛了吗？”管家说。“唉呀呀！主人就是我！”

我们的主人公不由得倒退了几步，把对方仔细地看了一眼。他一生阅人可谓多矣，有一些也许是你我之辈永远也无缘见到的；但像这样的，还没有见过。此人的面孔并没有什么特色，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许多瘦老头子几乎一样，只是下巴突出得很远，每次吐痰，必须用手帕遮住，以免沾上；一对小眼睛还没有失去光泽，在长眉下滴溜乱转，像两只从黑洞里伸出头来的尖嘴老鼠，竖着耳朵，动着胡须，窥探着哪里是否躲着一只猫或者一个淘气的男孩，同时还疑心重重地嗅着外面的空气。更引人注意的是他的服装：不管使用什么办法，费多大劲，你都搞不清他的睡袍是拿什么拼凑的：袖子和衣襟油光锃亮，像做皮靴用的软革；后身的下摆不是两片，竟是四片，还耷拉着一团团的棉花。缠在脖子上的也是一件叫人弄不清的东西：长统袜？吊袜带？肚兜？反正绝对不是领带。总之，如果乞乞科夫在哪座教堂门口遇见他这种打扮，大概会给他一个铜板。因为谈到我们主人公的品德，必须说明他是富有同情心的，一看到穷人，无论如何也忍不住要给一个铜板。但是站在他前面的不是一个乞丐，站在他前面的的是一个地主。这个地主有一千多个农奴，你找找，看还有谁家有这么多没磨的、磨过的、还垛着的粮食，谁家的贮藏室、谷仓和烘干房里堆积着这么多麻布、呢料、生熟羊皮、风干鱼、各类菜蔬。假如有人走进他堆满各种木料和从未用过的各种器皿的作坊院瞧瞧，——他会觉得，该不是到了莫斯科的木器市了吧？那是精明的丈母娘们、婆婆们每天带着厨娘去置办家什的地方，那儿有堆积如山的各样榫接的、车旋的、拼制的、手编的白花花的木制品。大圆木桶、半截圆木桶、双耳木桶、带盖小木桶、带嘴的和不带嘴的盖桶、木壶、编筐、女人放麻缕和针头线脑用的筐箩、桦树条窝成的盒子、桦树皮编成的木底木盖的圆筒以及俄国不论穷富都要用的许多东西。你会吃惊的，普柳什金要这么多这类东西有什么用呢？就是有两处他目前这样的庄园，此类物品，他一辈子也是用不了的，——但是他觉得这些还少了。由于不满足于已有的东西，他每天在自己村里游街走巷，不管是木板桥，独木桥，都要往底下望一望，无论碰上什么：一个旧鞋底、一块女人扔的破布、一根



铁钉、一个破瓦罐，全部拿回家来，放进乞丐科夫在房内一角见到的那一堆。“瞧，渔夫去打鱼了！”庄稼人每见他出门“狩猎”，都这么说。他走过之后，真的无需扫街。一个过路的军官丢了一个马刺，这个马刺一眨眼工夫就进了我们熟悉的那个破烂堆；如果一个农妇在井边为什么事走了神，忘了水桶，他也会拎走的。不过，如果被目击这事的农夫当场捉住，他二话不说，会把偷的东西交出来，但是只要已经进了堆，那就全完了：他会呼天喊地的，说东西是他的，是他某年某月从某人手里买的，或者说是他爷爷留下的。在自己屋里，他也是从地上见什么拾什么，一块火漆，一块纸头，一根鹅毛管，都搁在写字台和窗台上。

但当年他不过是一个节俭的主人！娶妻以后便一心扑在家上，邻居常来他家吃饭，听他讲话，学习他的经营窍门和明智的吝啬。他家的各项事业都进行得生气勃勃，井井有条：磨房、毡房在运作，呢绒厂、木工机床、纺纱厂在生产；主人犀利的目光无所不至，他像一只勤劳的蜘蛛，在他经营的各项事业的网上忙而不乱地东奔西跑，他脸上没显出过太强烈的情感，不过眼神里透着智慧；他的言谈饱含着经验和世故，使客人听得津津有味；待人热情又爱说话的女主人以好客著称；客人来了，一对长得很好看的小女儿会出来迎接，两个女孩都是浅黄头发，娇艳得像玫瑰花；他的儿子，一个好动的小男孩，会跑出来和每个客人亲吻，不在意客人是否喜欢。宅子里每一扇窗户都是开着的，阁楼里住着一位总是把脸刮得干干净净的法国教师，他有一手好枪法，经常打些黑琴鸟或者野鸭回来给大家吃，但有时候只带些麻雀蛋回来，叫人给他做煎雀蛋，因为别人都是不吃的。他的一个女同胞，两位小姐的家庭教师，也住在阁楼上。主人上饭桌总是穿着常礼服，尽管破旧，但还是蛮整洁的，肘部完好无损，上下没有一个补丁。但是贤内助亡故了。一部分钥匙归了他，一部分家务琐事也随之归了他。普柳什金变得坐卧不宁了，变得像所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鰥夫那样多疑而吝啬了。他对大女儿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不能充分信赖。他是对的，因为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很快就和一个天晓得是哪个团的骑兵上尉私奔了，在一个乡村教堂里匆忙地举行了婚礼，因为她知道父亲不喜欢军官。他有一种特别的见地，认为军人个个都是赌棍和败家子。父亲对女儿的出走，只是给了一番诅咒，并没有费心去追。家里更空了。在这位业主的身上，吝啬的习性暴露得更明显了；吝啬习性的忠实伴侣——在他粗硬的头发里闪亮的银丝，更助长了这种习性的发展；法国教师被辞退了，由于儿子需要到外面做事；法国女人被赶走了，因为发现她在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私奔事件中也有干系；父亲把儿子送进省城，本想让他学习在官厅里任职，这才是父亲看得上眼的职务，但却被分派到一个团里，到职以后才给父亲写信，要钱置办军装；他自然像俗话说的“碰了一鼻子灰”。最后，留在身边的小女儿死了，老头子一个人成了财产的看守者、保管者和所有者。孤独的生活给悭吝提供了丰盛的食物，而谁都知道悭吝是一只饥饿的狼，吞噬得越多，就越感到不足；在他身上，人类的情感本来不深，从此以后，每时每刻都变得更浅，在这个残破的废墟上，每天都在失去一些什么东西。此时，好像特意为了证实他对军人的看法，他的儿子打牌输了个精光，他从心底向儿子发出了父亲的诅咒，从此再不想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这个人。他住宅的窗户每年都在封死，最后只剩下两扇，其中一扇，读者已经看到，还是贴了纸的；产业的主要部分一年少似一年，他的短浅的目光转向了他在自己房里收集的纸片和鹅毛管；他对前来收购他的产品的买主越来越不肯让步，买主们一次又一次地和他讲价，后来干脆不再来了，说这个主儿是个魔鬼，而不是人。干草和粮食在霉烂，庄稼垛和草垛变成了纯粹的肥料，就差在上面种白菜了；地窖里的面粉变成了石头，必须拿斧子劈；呢绒、麻布、家织的布匹，没人敢碰：一碰就成灰。他自

己已经记不得他有多少东西，有什么东西，只记得玻璃橱里什么地方搁着个长颈瓶，里面还剩着点什么露酒，他亲手在瓶上划了记号，以防有人偷喝，再就是什么地方放着一根鹅毛管或者一块火漆。然而一切租赋依然照收：农夫应交的代役租，农妇应交的胡桃，织妇应交的麻布，仍须如数送来，——这些全都堆进贮藏室，变成朽物和破片，而他本人最后也变成了人类身上的一块破片。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带着小儿子来过一两趟，希望有所收获。看来，跟着骑兵上尉过的军旅生活并不像婚前想像的那样诱人。普柳什金倒是原谅了她，甚至拿桌上的一个纽扣让小外孙玩了一阵，但是钱是分文未给。下回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带着两个小孩来了，送给他一块就茶吃的圆柱形大甜面包，还有一件新睡袍，因为爸爸身上这件，叫人看着不仅不好意思，简直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搁。普柳什金哄了哄两个外孙，一条腿上放一个，叫他们觉得完全像骑大马一样地颠了一番；甜面包和睡袍留下了，但仍是一毛不拔；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一无所获地走了。

现在，站在乞乞科夫前面的就是这样一种地主！应当说，在一切都爱放开手脚而不爱缩成一团的俄国，这是一种少见的现象。这个现象会更令你诧异，假如他旁边偏偏住着一个大摆俄国式排场和贵族老爷气派、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的地主。人生地疏的过路人看到这个地主的宅邸一定会奇怪的站住，不明白在土头土脑的小地产主群中，怎么突然出现了一位拥有世袭采邑的亲王：一幢幢屋顶有许多烟囱、望楼、风向标的，周围有大量厢房、客房的白色砖石房屋，样子就像一座座宫殿。什么排场没有啊？又是演戏，又是舞会；花园里整夜灯火通明，响着震耳的音乐，半个省的盛装男女们在树木下面玩乐；谁也没有觉察在这种强作的光明中隐藏着的原始的与威胁的力量：一根在人为的光亮下失去了鲜绿的树枝，做戏似的从密林中跃出，而高悬在人为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亮之上的夜空，却愈加黑暗了，加倍地严峻，二十倍地恐怖，严峻的树梢远远地抖动着顶端的树叶，更深地隐入了沉沉的黑暗，它们痛恨从下面照亮了它们根部的虚假的光华。

普柳什金已经一言不发地站了好几分钟，而乞乞科夫对主人的模样和屋里的东西看得走了神，始终无法开头。他好久想不出该用什么话说明自己的来访的理由。刚要说久闻他德高望重、品格不凡，因此特意前来拜谒，但马上恍然大悟，觉得太过分。他再扫视了一遍屋里的情形，觉得用“治家节俭”、“秩序井然”等词代替“德高望重”、“品格不凡”更要好些；照这个样子改动了腹稿，便开口说，久闻他治家节俭，善于经营，因此特意前来当面请教，并向他表示敬意。当然还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更好的理由，但是他一时没有想起来。

普柳什金听了，嘟哝了两句，是透过牙缝说的，但因为牙齿没有了，究竟说了些什么，无法知道。不过意味着：“鬼才要你的敬意！”可是我们国内盛行好客之风，吝啬鬼也不能违背惯例，所以他马上稍微清楚地加了一句：“请坐！”

“我这里好久没有客人了，”他说，“但我认为，来客人也没有什么好。现在兴的这种习惯很不像话，成天你来我往，撂下田庄上的事不管……再说还得拿干草喂他们的马！我午饭老早吃过了，我家厨房又矮又破，烟囱全塌了，一生火，保不准闹火灾。”

“好家伙！”乞乞科夫暗想，“幸好我在梭巴凯维奇家塞下了一个奶渣饼和一块羊排骨肉。”

“还有糟糕事呢，整个庄子里一把干草都没有！”普柳什金继续说，“实际上你怎么存得下来？农奴懒，不爱干活，总想往酒馆里跑……闹不好，到老到老，还得出去要饭！”

“可是人家对我说，”乞乞科夫态度恭敬的说，“您有一千多农奴呢。”

“这是哪个说的？说这话的人，老爷子，您该朝他脸上啐一

口！他准是个促狭鬼，看来是想拿您寻开心的。说什么一千农奴，数数去，哪有啊！这三年可恶的热病闹死了我好大一堆农奴。”

“您看看！闹死了好多吗？”乞乞科夫关切地大声说。

“可不嘛，死了好多。”

“让我打听打听，数目有多大？”

“八十来个。”

“真的？”

“我不撒谎，老爷子。”

“我要再问一遍：死掉的人数您是从上次呈送普查名册那天算起的吧？”

“假如这样就该感谢上帝了，”普柳什金说，“倒霉的是，要从那时候算起，足足有一百二十个。”

“真的？整整一百二十？”乞乞科夫喊出来，嘴巴都吃惊地张大了。

“我老了，何必撒谎：我都六十多了！”普柳什金说。乞乞科夫近似欢呼的叫喊，好像使他很不快。乞乞科夫发觉对别人的痛苦如此无动于衷，当真不成体统，因此马上叹了一口气说，他对此深表同情。

“同情毫无用处，”普柳什金说，“您看，我附近住着一个大尉；鬼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还自称是我的亲戚，‘叔叔，叔叔’地叫得甜着呢，还亲我的手呢，表示同情起来，神哭鬼嚎，能把您耳朵震聋。这人通红的脸，酒瘾怕是大得要命的。准是在军队里把钱输光了，或许是被女戏子把钱骗走了，所以他现在就跑来表同情了！”

乞乞科夫努力解释，说他的同情和大尉的性质完全不同，他这不是一句空话，是准备拿事实来证明的；于是他不再拖延，马上开门见山地宣布，甘愿承担为所有病死的农奴交纳人丁税的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务。这项建议似乎使普柳什金大吃一惊。他惊讶地打量了他良久，最后问道：

“您，老爷子，是不是在军界服过务？”

“没有，”乞乞科夫相当有心计地回答，“在民事机关服过务。”

“民事？”普柳什金再一次说，开始用嘴唇做着咀嚼的动作，好像在吃什么东西，“您这是怎么啦？您这不是自己吃亏吗？”

“为了让您高兴，吃亏也情愿。”

“哎呀，老爷子！哎呀，我的恩人！”普柳什金叫了起来，由于兴奋而没有注意到，一团浓咖啡似的鼻烟从鼻孔里极不雅观地探了出来，睡袍的衣襟敞开了，把极为有碍观瞻的内衣露到外面，“您可把我这老头子乐坏了！哎呀，我的上帝！哎呀，我的圣徒们！……”普柳什金说不下去了。不过一分钟没过，在他泥塑木雕般的脸上一霎时显出的快乐，也刹那就没了，仿佛根本没有出现过，他的脸上又恢复了焦虑不安的表情。他甚至用手帕擦了擦脸，然后把手帕攥成一团，在上嘴唇上抹来抹去。

“您可不要见怪，我要问问，您每年都要为他们交人丁税？钱是给我，还是给官家？”

“我们这么办吧：我们立一个买契，把他们当成活人，当做您把他们卖给了我。”

“哦，买契……”普柳什金说，他默默无语一会儿，嘴唇又在做吃东西的动作。“要办个买契——可得花钱哪。在衙门里当差的心可黑着哪！先前五十个铜戈比再加一口袋面粉就打发了，现在得送一大车粮食，还得添上一张红票子，没见过这么贪财的！我不知道神父们怎么就不留意这件事：说上几句圣训也好啊，上帝的话总不能违抗吧。”

“我看你是会违抗的！”乞乞科夫暗想，他马上说，出于对他的尊敬，办理契约的花销他也包下了。

普柳什金听说连立契的费用他也负担，断定这个客人是个糊涂虫；什么在民事机关里服过务啊，那是在胡说八道，保准是当过军官的，追过女戏子的。虽然这样，他仍然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不仅说了祝愿客人本人，也说了祝愿他的孩子们万事如意，虽然并未问过他有没有孩子。他走到窗户跟前，用手指头敲敲玻璃，叫了一声：“喂，普罗什卡！”过了一分钟，听到有人气喘吁吁地跑进门廊，在那里忙活了好久，又听见皮靴底囊囊响，门终于开了，十三岁的男孩普罗什卡走了进来，他穿的皮靴大得一迈脚步就要脱出来。普罗什卡的皮靴为什么这么大？你马上就知道了：普柳什金给下人们，不管是多少，只准备了一双长统皮靴，它必须永远放在门廊里。老爷唤来的人，一般都是光着脚连蹦带跳地穿过整个大院，进了门廊以后，穿上这双靴子，再进老爷的房间。出了房间，他又把这双靴子留在门廊里，重新踩着自己那双肉底鞋回去。假如有谁在秋季，特别是早晨开始有点霜冻的时候，从窗户里往外看，他会看到下人们都在做着这样的跳跃动作，那是剧场里最灵活舞蹈演员也未必做得出来的。

“老爷子，您瞧他这副嘴脸！”普柳什金指着普罗什卡的脸对乞乞科夫说。“蠢得像块木头，可是你要把什么东西搁在那儿，一眨眼就偷走！喂，你是来干什么的，蠢东西，你说，到这儿做什么？”说完沉默了一下，普罗什卡也报之以沉默。“把茶炊摆上，听见没有，拿这把钥匙交给玛芙拉，叫她到贮藏室去：那里架子上有块面包干，就是用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带来的那块甜面包做的，叫她在喝茶的时候送上来！……站住，你到什么地方去？蠢东西！唉呀，蠢东西！脚跟痒痒了？……你先听好了：面包干上头一层怕是坏了，让她用刀刮刮，面包末子别扔了，要送到鸡窝里去。你听着点，不许你钻进储藏室，不然我要让你知道利害！我要你尝尝桦树条帚的味道！你现在不是胃口挺好吗，我就让它更好点！不信你就进储藏室去，我从窗户里看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呢。唉，对他们这些人，不能相信任何东西。”当普罗什卡拖着大皮靴下去以后，他转过来继续对乞乞科夫说。过后，他对乞乞科夫也不时地用怀疑的眼光加以观察了。他开始觉得，这种非同寻常的慷慨是难以置信的，因此心里想：“鬼知道他是什么人，也许就是个吹牛皮的，跟那些败家子们一个样：胡说八道，不过是为了闲扯淡，骗茶喝，然后一走了事！”因此为了谨慎起见，同时也是为了考验一下对方，他说，顶好是能快一点立契，由于人是说不准的：今天活着，明天谁知道会怎么样。

乞乞科夫表示，哪怕当下就签约，他不反对，只需要一张全部农奴的名单。

普柳什金这下放了心。看得出来他是打算做点什么，果然，他拿起一串钥匙，走到玻璃柜边上，打开柜门，在杯子和茶碗之间摸索了好久，最后说：

“门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可是有好露酒呢，只怕被他们偷喝啦！都是一帮贼！哟，莫非这瓶就是？”乞乞科夫见他双手拿着一个高颈瓶，瓶外积着一层灰，像套着一件毛衣。“还是我去世的太太做的，”普柳什金接着说，“那个就知道骗人的管家婆乱扔到一边，连瓶塞也不塞上，这个老妖婆！瓶子里挤满了虫子和各种破破烂烂的东西，可是我把那些脏东西全掏出来了，现在你看，干干净净的；我给您倒一盅。”

但是乞乞科夫使劲地谢绝了这样的露酒，说他早已喝了，吃过了。

“已经喝过了，吃过了！”普柳什金说。“当然，当然，一个上等人，到哪儿都认得出来：他不吃，就喊不饿了；要是个什么痞子，不管你喂他多少……就说那个大尉吧——一来就说：‘叔叔，让我吃点什么吧！’自己家里一定是没有吃的了，所以才到处乱窜！对了，您不是要一张这些懒鬼们的名单吗？那行，我按我晓得的，单把他们写过一张纸，预备在下次普查名册上勾掉



的。”

普柳什金戴上眼镜，在纸堆里翻起来。解开纸捆的时候，让客人吃了好多土，把客人害得打了一个喷嚏。最后终于抽出了一张写满字的纸片，上面像蚊子一样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农奴的姓名。诸如帕拉莫诺夫、皮缅诺夫、潘捷列伊莫诺夫之类，甚至还出现了一个什么“格里戈里·达耶兹热伊·涅·达耶杰什”；总共有一百二十多人。乞乞科夫看到人数这么多，不由得笑了。他把这张纸妥善地放进衣袋以后说，为了办理立契手续，需要普柳什金进一趟城。

“进城？那怎么行？……这家怎么能丢下？我底下这些人，不是贼就是骗子：一天就能把你偷干净，连挂衣裳的钉子都不给你剩下。”

“那么，您有没有什么熟人？”

“哪有熟人哪？我的熟人不是死了就是不熟了。啊，老爷子！怎么没有呢，有！”他叫起来。“公证处长本人就和我认识，早年间还到我家来过，怎么不熟呢！小学同学嘛，一道爬墙玩来着！怎么就不是熟人呢！是否写封信给他呢？”

“当然是给他。”

“不用说，跟他太熟了！在小学里挺要好的。”

在这张泥塑木雕的脸上突然掠过一道温暖的光芒，竟然露出了某种表情，但那不是情感，只是苍白情感的回光返照；这个现象，和引起岸边人群欢呼的溺水者在水面的意外出现有些类似。喜出望外的兄弟姐妹从岸上扔下绳子，期待溺水者的脊背或挣扎得疲惫不堪的手臂再次浮现，然而那已是他最后一次出现了。从此以后，一切都沉寂了，无情的大河重归平静的水面变得更加可怕和空虚。普柳什金的面孔也是这样，在一瞬间掠过了一丝情感之后，变得更加麻木，愈发猥琐。

“桌上有小半张白纸来着，”他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底下的人都不是好东西！”他往桌子底下，桌子上面张望，到处乱找，最后大声喊道：“玛芙拉！玛芙拉！”

一个女人应声而来了，她手里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摆着读者已经知道的面包干。他们之间发生了这样一场谈话：

“强盗婆，纸被你藏到哪儿去了？”

“我向上帝起誓，老爷，我从来没见过，除了您盖酒盅的那块纸片。”

“我看眼睛就知道是你偷的。”

“我偷它干什么？那东西对我一点用也没有；我连字都不认得。”

“你骗人，你拿给教堂小工友了，他识几个字，你就拿给他了。”

“教堂小工友想要纸，他能找得到。他没见过您的纸片。”

“走着瞧吧：末日审判的时候，小鬼们会为这事拿铁叉子烙你！你就瞧他们怎么烙你吧！”

“那块纸我手都没碰过，凭什么要烙我？说我有哪样别的妇道人家的毛病，倒也罢了，但偷人家东西，还从来没人说过。”

“这下小鬼们可就要烙你了！他们说：‘你这女骗子，你欺骗老爷，就该得这个报应！’他们会拿烧红的铁烙你的。”

“所以我说：‘冤枉！我对上帝起誓，冤枉，我没拿……’您瞧，那不就在桌上吗。始终冤枉人！”

普柳什金果然看见了那张纸，他停顿了片刻，嚼了嚼嘴唇，说道：

“哪儿来的这么大脾气？真是个刺儿头！你说她一句，她顶你十句！去拿个火来封信。慢点，你准会随手拿根蜡烛来，蜡这东西娇贵得很：一烧就没了，白糟蹋，你去给我拿根松明来吧！”

玛芙拉走了，普柳什金在圈椅里坐下，拿起一管鹅毛笔，把这张裁成了四分之一页的纸，又上下左右地摆弄了半天，琢磨着

能不能再裁下八分之一来，但终于相信无论如何都做不到了；他把笔管往盛着某种发霉的液体、泡着许多苍蝇的墨水池里一蘸，便写了起来；他努力地划出像音乐符号一样的字母，时时留意不让手在整个纸面上跑得太快，精打细算地一行贴紧一行，心里还总在遗憾地嘀咕：还会剩下好多空白的地方呢。

人是能够堕落到这样渺小、猥琐、丑陋的地步的！人是可以这样变化的！所有这些是真的吗？没错，一切都是很像的，人的身上，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假如让今天的一个热情少年看他老年的肖像，会把他吓得逃跑。当你们告别柔美的少年时代，步入严峻冷酷的成年时，一定要充满感情，一定不要把它们留在路上，以后你们就再也拾不起来了！即将到来的老年是残酷的，可怕的，它什么都不会归还！坟墓比它仁慈，坟墓上还会写着：“这里埋葬着一个人！”但在丧失人性的老年的冰冷的、麻木不仁的脸上，你却什么也不会读到。

“您不知道有哪位朋友，”普柳什金把信叠起来的时候说，“需要逃亡的农奴吗？”

“您有逃亡的吗？”乞乞科夫猛省过来，赶紧问。

“可不是有嘛。女婿到衙门去查问过，说是连影都没有了，不过他是个军人：蹀蹀马靴后跟行个礼什么的，那是行家，跑法院办事，那就……”

“有多少？”

“也得有七十来个呢。”

“有吗？”

“真的有！我的农奴每年都有跑的。这些下人全是馋鬼，这是闲出来的毛病，可我连自己都没吃的……这些人，我不要多少钱。您劝劝您的朋友：只要能找回来十个，他就能发一笔大财。农奴一个男丁值五百卢布呢。”

“不，这件事连气味都不能让朋友闻到，”乞乞科夫暗想，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后向普柳什金解释道，这样的朋友是绝对找不到的，光办这件事的开销，就会超过收益，因为法院的竹杠之狠，叫人避之犹恐不及；但如果他手头真的是这么紧，在同情心的驱使下，他准备给……但是数目太小，几乎开不了口。

“您能给多少？”普柳什金问，贪欲又开，两手像水银一样颤抖起来。

“每个魂灵我能给二十五戈比。”

“如何买，现钱？”

“没错，马上付钱。”

“只是，老爷子，我这么穷，每个就出四十戈比吧。”

“最可敬的先生！”乞乞科夫说，“别说是每个四十戈比，每个五百卢布也愿意出！我愿意出这个价，因为我看见一位可敬的，善良的老人吃着心肠太好的亏。”

“真是这样！没错！”普柳什金垂下头，哀戚地摇了摇头说。“全坏在心肠太好上啦。”

“嗯，看见没有，我立刻就理解了您的性格。因此我想，为什么我不每个魂灵付五百卢布呢，但是……没有那个财力呀；每个添五戈比倒还行，这样，每个魂灵就得花三十戈比了。”

“噢，老爷子，这全在您啦，哪怕每个再加两戈比也好哇。”

“行，每个加两戈比。您一共有多少？好像您说有七十个？”

“不，凑齐了有七十八个。”

“七十八，七十八，三十戈比一个，那就是……”这时我们的主人公想了一秒钟，不能越过这个价，马上说：“那就是二十四卢布九十六戈比。”他的算术很棒。他当即要普柳什金开一张收据，把钱付给了他，普柳什金双手接住钱，小心翼翼地朝写字台走去，好像手里捧着什么液体，总担心泼出来。到了写字台旁边，他又把钱仔细地查看了一遍，然后同样小心翼翼地放进了一个盒子。这些钱注定是要埋葬在那里了，直到他庄上的两个神

父，卡尔普和波利卡尔普，埋葬他本人的那一天；他的入葬会给他的女婿、女儿，也许还有那个和他攀亲戚的大尉，带来无比的欢喜。普柳什金藏好了钱，在圈椅里坐下，似乎无话可说。

“怎么，您已经打算走了？”他看到乞乞科夫只是为了从口袋里掏手绢而做的一个小小的动作，便说。

这个问题提醒了乞乞科夫，当真不必再耽搁下去了。

“是的，我该走了。”他拿起了帽子说。

“不喝茶了？”

“不了，改日再喝吧。”

“是吗，可我叫人准备茶炊了。说实话，我不爱喝茶这种事：茶叶是个贵东西，糖价也涨得要人命。普罗什卡！茶炊不要了！面包干给玛芙拉拿回去，听着：让她放回原来的地方；不用了，还是拿给我吧，我自己把它送回去。再见，老爷子，愿上帝祝福您，那信您交给处长好了。对！就让他看看吧，他是我的老熟人。那还用说！我们还是小学同学呢！”

说完，这个怪物，这个抽抽巴巴的糟老头子，把乞乞科夫送出了院子，叫人立刻锁上院门，然后到各贮藏室转了一圈，检查更夫们在不在岗位上。每个角落都站着更夫，他们用木锨敲空木桶，代替敲铁板；接着到厨房里看了看，借口要尝尝下人们的饭菜，把麦粥菜汤吃了个够，再“小偷！”“坏蛋！”地把下人们一个不漏地骂了一顿，就回到了自己的屋里。一个人在屋里，以至于他想，对客人这种确属罕见的慷慨，也该怎样报答一下才是。“我送给他那块怀表吧，”他心里想，“那可是块好表，是银的，不是什么黄铜的、青铜的；有点坏了，不过他能修好；他仍旧年轻，他需要拿块怀表对未婚妻显摆！不，先别给，”他经过思考后又说：“顶好是等我死了，在遗嘱里留给他，不让他忘了我。”

但是我们的主人公即使没有得到怀表，心情也处于最愉快的状态。这个意外的收获无异于得到了一份厚礼。真的，不管怎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连死的带逃的，足足有两百多人哪！当然，快进普柳什金的村子的时候，他已经预感到会有点油水可捞，可万万没料会有如此大的油水。一路兴高采烈，吹口哨，用嘴唇奏乐，拿拳头贴在嘴上学吹号，最后唱起了一首什么歌，调子如此之怪，连谢利凡听了半天以后都稍微地摇了摇头说：“唏，你听老爷是怎么唱的！”车到城郊，暮色已经浓了。光和影完全合为一体了，好像各种物体也混成一团了。斑斓的拦路杆的颜色变得难以分辨；哨兵嘴上的胡子好像挪到了脑门上，远远高于眼睛，而且仿佛根本没有鼻子。隆隆声和颠簸提醒乞乞科夫，马车驶上了卵石铺的路面。街灯还没有点亮，只有几处人家的窗户开始陆续地透出光亮，在一些背街和陋巷里，一些场景和谈话出现了，那是有众多士兵、马车夫、佣工以及围红披肩、穿鞋不穿袜、像蝙蝠一样游窜于十字街头的太太模样的特殊人物的城市在这时分少不了的。乞乞科夫没有注意他们，甚至对于大概是到城外散步后回家的许多拿着手杖的细瘦的官吏，也未加注意。偶尔有似乎是女人的喊叫声传进他的耳朵：“瞎扯，你这醉鬼，我从来没许他这样胡来！”“你别动手，野蛮人，到局子里去，到那儿咱们再说……”总而言之，是一些会使一个沉溺于幻想的二十岁青年觉得头上被猛击一掌的言语；他从剧场出来，脑子里装的尽是西班牙的街道、夜色、美妙的怀抱吉他的鬍发女郎。他脑子里什么遐想没有？什么梦幻没有？他已在空中翱翔，他已乘车到席勒家作客，——但是忽然传来这些致命的言语，仿佛头上响起一声霹雳，他发现自己又是在地上，到至于是干草广场，甚至是在一家小酒馆旁边，生活又开始在他面前炫耀着它日常的姿态。

做了一次高高的跳跃之后，马车终于像掉进大坑一样驶进了旅店的院门，乞乞科夫受到彼得卢什卡的欢迎。彼得卢什卡一手按着常礼服的衣襟，因为不喜欢让前襟敞开，另一只手扶老爷下车。茶房手持蜡烛，肩搭抹布，也往外跑。老爷回来，彼得卢什

卡是不是高兴，不得而知，但至少他和谢利凡互相眨了眨眼，他向来满面阴沉，这次似乎显得稍有些晴朗。

“您这回出门，时候可不短呐。”茶房拿蜡烛照着楼梯，说道。

“是啊，”乞乞科夫迈上楼梯以后说，“你怎么样？”

“托福啦，”茶房哈腰答道，“昨天来了一个像是中尉的军人，住十六号。”

“是中尉？”

“说不准，来自梁赞，枣红马。”

“好的，好的，以后也好好干！”乞乞科夫说完便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经过门厅时，他皱了皱鼻子，不满地对彼得卢什卡说：“你起码该把窗户打开呀！”

“我开过的，”彼得卢什卡扯了一个谎。不过老爷也知道他是扯谎，但是已经不想回答他什么了。这番旅行之后，他觉得十分疲劳。吃过仅要了一个乳猪的最清淡的晚餐，马上把衣服脱下来，钻进被窝就沉沉地、实实在在地睡着了，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睡着了，只有不知痔疮、跳蚤为何物，智力也不特别发达的幸运者，才有本事这样睡觉。

## 第七章

这个旅人是幸福的，在那漫长枯寂的旅途结束后，告别了寒冷、泥泞、肮脏、睡眠惺忪的驿站长、丁当的马铃、修车、对骂、车夫、铁匠和沿途的各类无赖之后，能远远见到熟悉的屋顶和仿佛向他飞来的灯光，那熟悉的房舍正对待着他，奔出迎接的下人们的呼喊，孩子们的跑叫，温馨的细语和时时打断它的令人忘忧的热吻。有这样一个家的人是幸福的，而单身汉则是多么不幸！

这个作家是幸福的，他舍弃乏味的、讨厌的、以其可悲的真实性令人吃惊的人物，而向显露人类崇高美德的人物靠拢；他从浩如烟海的众生相里，只对少数的例外进行选择；他一次也不改变他的竖琴奏出的高雅的音调，他从不走下自己的峰顶去接近卑微可怜的同类，他从不接触一下地面，只和被远远地拔离了地面的宏伟形象为伍。他的美好命运更是加倍地值得羡慕：他整日和他的人物们周旋，如同在自己家中，可是他的盛名却远扬在外。他用醉香熏迷了人们的目光，他以掩盖生活可悲一面、只表现美好人物的手段博取人们的欢心。众人拍着巴掌尾随他飞奔，追赶着他凯旋的战车。人们把他称为伟大的世界性的诗人，说他高高地翱翔在全世界一切其他天才之上，就像雄鹰翱翔在其它高飞的群鸟的头顶。一提到他，一颗颗年轻热烈的心就会怦然而动，一双双眼眶里就会闪现感恩的泪花……他的力量是无人可以匹敌的——他就是上帝！但另一个作家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他的遭遇完全不同，由于他竟敢揭露时刻存在于眼前而冷漠的眼睛却视而不见的一切——缠绕着我们生活的那些巨大而可怕的琐事的水藻，时常是痛苦而无聊的人间道路上比比皆是的那些冰冷、不健全、平庸的人物的底蕴，因为他竟敢凭借无情的雕塑刀的威力，



把他们突出而鲜明地展示在全民的眼前！他听不到民众的掌声，见不到感激的泪水和被他激动的心灵的相同的喜悦；不会有一个倾慕英雄的十六岁的姑娘神魂颠倒地向他扑来；他无缘甜蜜地陶醉于自己发出的声音；最后，他还不能逃脱当代的法庭，——这个伪善而麻木的法庭；它将把他珍爱的产儿称为卑微低贱的作品，他会被放在一个委屈的角落里，与毁谤人类的作家们并列，把他笔下人物的人品加在他本人头上，对他的心，他的灵魂，他的天才的神圣火焰，全部否定。因为当代法庭不承认观察星球和放大细菌的镜片是同等的奇妙；因为当代法庭不承认必须具有极为深邃的心灵，才能赋予取材于卑贱生活的画面以光彩，让它变成艺术品；因为当代法庭不承认高尚而热烈的笑与高尚的抒情具有同样的地位，它与草台戏班丑角的忸怩作态有着天壤之别！现以的法庭对这些无法承认，反把这一切变为对一个未被承认的作家的指责和辱骂；他将像一个无家的旅人，独自留在途中，无人同情，无人回答，无人关心。他的生涯是严峻的，他将痛苦地感受自己的孤单。

神奇的力量决定了我还要长久地和我的古怪的主人公们携手并行，去观看浩瀚无际奔流不息的生活，透过世人看得见的笑和他们看不见、不知道的眼泪！在既含有骇人的阴暗又含有耀眼的光明的一章中，将掀起另一种灵感的狂飙，人们将在惶恐的激动中听到另一种语言的庄严震响，可这是个遥远的时刻……

上路吧！上路吧！驱走爬上额头的皱纹，驱散笼罩面容的肃杀暮色！让我们即刻投入充满无声的烦扰和有声的马铃的生活，去看看乞乞科夫在做些什么。

乞乞科夫醒来，伸了伸胳膊和腿，感到睡得很好。又仰面躺了两三分钟，一只手打了个榧子，想起他现在有了差不多四百名农奴，脸上显出了笑容。他马上就跳下来，连自己的面孔都没有顾上观赏；他打心眼里喜欢自己这张脸，认为最富吸引力的似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下巴，因为他常常在朋友面前夸它，特别在刮脸的时候。“你看，”他通常一只手摸着下巴说，“本人的下巴如何：滚圆滚圆！”但此时对下巴和面孔一概未看，直接就像平时一样穿上了有多色镶花的上等山羊革长统靴；这种皮靴，由于俄国人天生懒于挑剔，在托尔若克市卖得很走俏；他按照苏格兰人的方式，只穿一件短衬衫，忘掉了中年人的稳重和老成，在地板上做了两个跳跃动作，每次用一个脚后跟在另一条腿上极为灵巧地拍打一下。接着就开始办事了：他在红木匣子前面满意地搓了搓手，活像铁面无私的县法院巡回审案时法官们搓着手走向餐桌的神情；他立即从木匣里取出一叠纸。他想尽快把一切办妥，不要拖延。他决定自己草拟文契，把誊清写好，省得在书吏们身上花钱。他对公文程式了如指掌：他用大字利落地写出：“一千八百若干年”，接下去用小字写：“地主某某”和别的许多。两个钟头，大功告成。随后他又看了看那摞名单，看了看那些的确曾经是农夫的农夫们的名字；他们做过活，耕过地，酗过酒，赶过车，欺骗过老爷，但也许不过是些本分的庄稼人；这时他心里产生了一种自己也不理解的奇怪的感觉。每一张名单似乎有许多特别殊的地方，从而使列在上面的农奴似乎也有了本人的特征。属于柯罗博奇卡的农奴几乎都有附加的名字和绰号。普柳什金名单的特点是用字省略：常常只写出名字和父名的头几个字母，然后打两点。梭巴凯维奇开的名单以其异常的充实与详尽令人惊叹：农奴身上任何一条优点都没有遗漏：对一个农奴说明是“好木匠”，对另一个则标注：“干活内行，不喝烈酒”。其父母是谁，父母二人的品行如何，也全部记载详细；只是在一个姓费多托夫的后面写道：“父亲不详，系丫环卡皮托丽娜所生，但本人性情驯良，不偷东西。”这些详情细节赋予了名单一种特别的生动感：仿佛这些庄稼人昨天都还活着。久久地看着这些姓名，一种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他叹了口气，说道：“我的天，你们有多少人聚到了这里！我的乖

乖们，你们一辈子都做过哪些事？遭过哪些罪？”他的目光不由得停在一个姓名上：这就是我们知道的曾属于女地主柯罗博奇卡的彼得·萨维利耶夫·可别爱牲口槽。他忍不住以说了一遍：“嗨，好长，占了整整一行！你是个匠人，还是个普通的庄稼汉？你是怎么送的命？是在酒馆里，还是睡眠惺忪地走在大路当中，被一辆笨重的大车压过了身？软木塞斯捷潘，木匠，一口酒也不喝。啊！就是他，软木塞子斯捷潘，就是那个适合当近卫军的壮士！我想，你大概腰里别着斧子，把靴子挑在肩头，走遍了全国各省，一顿只吃一分钱的面包，两分钱的干鱼，可是每次回家，钱包里恐怕都装着一百卢布，没准还把一张一千卢布的大票缝进了粗麻布裤子或者塞进了皮靴筒。你在哪里丧了命？是为了挣大钱登高去修教堂大厅的拱顶，要不就是爬上了教堂屋顶的十字架，脚下一滑，从十字架横木上啪的一声摔到了地面，只有站在你旁边的一个什么米赫伊大叔挠了挠后脑勺子，说了一句：‘唉，万尼亚，你这是何苦哇！’然后他自己系上绳子，代你往上爬。马克西姆·捷利亚特尼科夫，鞋匠。嘿，鞋匠！俗话说：‘醉得像鞋匠’。知道，知道，我可知道你，伙计；要的话，我可以把你一生的经历说出来：你跟一个德国人学徒，师傅管你们饭，活计不认真就拿皮带抽你们的脊梁，不许你们上街浪荡，你学成了一个妙手，而不是一个普通鞋匠，德国师傅和妻子及同伴谈起你，始终称赞你。一满师你就说：‘现在我要自己开铺子，’你说，‘我可不像德国佬那样挣小钱，我要一下子发大财。’于是你向老爷交了一笔可观的代役金，开了一间小铺，揽了一堆定货，就干了起来。你少花了三分之二的货价，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批烂皮子，每双靴子多赚了一倍，你做的靴子穿两个礼拜就破了，顾客把你臭骂一顿。于是你的铺子门前冷落了，于是你就去酗酒了，躺在大街上嘴里嘟囔着什么：‘不，世道太坏！没有俄国人的活路，全是德国佬在挡道。’这是个什么庄稼汉？麻雀叶丽扎维塔。呸，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倒霉：是个娘儿们！怎么混进来的？梭巴凯维奇这个无赖，在这儿又骗了我一把！”乞乞科夫说得不错：这的确是个娘儿们。她怎么钻进来的，那不清楚，但是记载写得很妙，不细看真会以为是个庄稼汉，连名字的字尾都是以硬音符号结束的，也就是说，不是叶丽扎维塔，而是变成了叶丽扎维特。然而乞乞科夫认为不能通融，立刻便把她勾掉了。“‘格里戈里，走吧反正走不到！’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干上了拉脚的营生？置了三匹马一挂席篷车，从此背井离乡，拉着商人们四处赶集。你是在路途上见了上帝？还是为了争一个出去当兵的人的红脸蛋的胖老婆，遭到了朋友的暗算？还是因为一个森林中的流浪汉看上了你的皮革手套和三匹结实的矮马？可能是你躺在炉炕上，想着想着，无缘无故地钻进了酒馆，后来一脚掉进冰窟窿，一命呜呼？唉，俄国人哪！他就不喜欢自然的死亡！而你们怎么样，乖乖们，”他把目光转向普柳什金的逃亡农奴名单，继续说：“你们即使没死，可还有什么用，还不是跟死的一样吗，你们的快腿现在把你们带到了哪州哪县？是你们在普柳什金家日子不好过，还是你们自己喜欢在森林里游荡，抢劫过路人？你们是正在坐牢，还是投靠了新主人，正在耕地？叶列梅·卡里亚金，‘爱挪窝的’尼基塔，其子‘爱挪窝的’安东——这两个凭外号就看得出是逃亡的行家。波波夫，家仆，一定是个能写会算的，我想，这个人在外行窃，一定拿着刀，而会采取一种体面的方式。你没有身份证，被县警察局长抓住了。对质时你神气十足。‘你是谁家的？’县警察局长说，并且不失时机地在话中插进了一个够劲的字眼。‘是某某地主家的。’你非常干脆地说。‘你为什么在这里？’局长说。‘主人让我出来挣代役金的。’你不打奔儿地回答。‘你的身份证呢？’‘在东家皮缅诺夫手里。’‘传皮缅诺夫！你是皮缅诺夫？’‘我是皮缅诺夫。’‘他给过你身份证吗？’‘没有，什么证也没给过我。’‘你为什么说谎？’局长说，话里捎上了一个够劲的词儿。‘您说

的是，’你干脆利落地回答，‘我没有给过他，因为回家晚了，是交给打钟的安季普·普罗霍罗夫代我保存的。’‘传打钟的！他给过你身份证吗？’‘没有，我没拿到过他的身份证。’‘你怎么又说谎！’局长说，话尾带上了一个够劲的词儿。‘你的身份证在哪儿？’‘我有来着，’你灵敏地说，‘可这事说不准，八成是半道上丢了。’‘可是那件士兵大衣，’局长向你抛出了个难题，又格外奉送了一个够劲的词儿。‘是怎么偷的？为什么还偷了神父装铜钱的箱子？’‘没有的事，’你毫不松口：‘偷东西的事，我还从来没沾过边。’‘为什么大衣是在你那里找到的？’‘那我怎么会知道？一定是什么人拿来的。’‘哎呀，你这东西，真是个刁民，刁民！’局长两手叉腰，摇着头说。‘给他套上足枷，关起来。’‘好的很，您看着办，’你回答说。于是你从口袋里掏出鼻烟盒，友好地请给你套足枷的两个残废兵闻，详细打听他们退伍多久了，曾参加过哪些战争。你的案子在法院审理期间，你就在监狱里安生地住着。法院判决：将你从察廖沃克沙伊斯克押送某市监狱，该市法院又判为将你转押至一个什么韦谢冈斯克，于是你就一个监狱一个监狱地转来转去了；观看一处新居时，你说：‘不行，韦谢冈斯克监狱比这儿强：在那儿打羊拐子都有地方，伙伴也多些！’阿巴库姆·菲罗夫！老弟，你怎么样？你在何方，正在何方游荡？是否命运把你抛到了伏尔加河旁，你加入了纤夫的行列，从而爱上了自由的生活？……”在这里，乞乞科夫停了下来，心中若有所思。他在思索什么？是在思索阿巴库姆·菲罗夫的命运？还是像任何一个无论年龄、地位、家产如何的俄罗斯人每当想象一种天广地阔，无拘无束的生活时，自然会陷入的那种沉思？真的，菲罗夫如今在哪里？他准是已经和商人们谈定了工钱，正在粮食码头上热闹快活地游荡。结帮搭伙的纤夫们，帽子上插着鲜花扎着彩带，正与他们戴着项链结着飘带、身材颀长匀称的情妇和妻子告别，大伙儿都在尽情地欢乐；环舞，歌声，整个广场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沸腾，而此时搬运工们正在喊声、骂声、吆喝声中用钩子把九普特重的麻包搭上肩，把豌豆和小麦哗哗地倒进深深的货船，把大包的燕麦和杂粮扔进舱底；整个场地上，老远可以看到一堆堆摞成金字塔状的炮弹似的粮袋；码头上的粮食一直会堆积如山，直到全部装进深深的苏拉河船，直到不见首尾的船队随着春天的浮冰扬帆远行。那时候你们将要大干一番啦，纤夫们！你们将在一首像俄罗斯一样没有尽头的歌声下拉着纤绳，齐心协力地劳动和流汗，就像你们玩乐和疯闹时那样亲密无间。

“哎哟哟！十二点了！”乞乞科夫最后看了看表说。“我怎么磨蹭了这么久？如果做正事也还罢了，却是无缘无故地瞎说瞎想了一气。我当真是个糊涂虫！”说完，他把苏格兰式的打扮换成欧洲式的，把圆鼓鼓的肚子用皮带略微收紧，喷在身上些香水，拿起一顶皮帽，把有关的文书夹在腋下，就去公证处办立契手续。他这样匆忙，并不是怕去迟了。他不怕去迟，因为厅长是熟人，可以随意延长和缩短厅里的办公时间，就像荷马诗中的宙斯，为了让他垂青的英雄们罢战或者让他们杀出分晓而使白昼变长、夜晚已短，但是他感到内心有一种尽快把事情办完的愿望；在这之前，他总觉得不安心，不自然；毕竟总要想到，灵魂不完全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尽早渡过这一关为好。他披着棕色呢面熊皮斗篷，还没走上正街，就在胡同口撞上了一个也是肩披棕色呢面熊皮斗篷、头戴护耳皮帽的先生。这位先生惊呼了一声，原来他是马尼洛夫。他们立刻就紧紧拥抱起来，并以这样的姿态停立在街上，时间大约过了五六分钟左右。双方的亲吻都是如此用力，以至两人的门牙差不多疼了整整一天。马尼洛夫乐得脸上只剩下了鼻子和嘴唇，眼睛完全消失了。他用两个手掌把乞乞科夫的一只手攥了约一刻钟，把它焐得滚烫。他用最优美动听的措辞叙述他如何从乡下飞来拥抱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这篇演说末尾使用的恭维话，是只适合对一位与之共舞的小姐说的。乞

乞科夫张开嘴，正不知如何表示感谢，马尼洛夫忽然从皮斗篷下面取出一个系着玫瑰色调带的纸卷，很灵巧地用两根手指头捏着递了过来。

“这是什么？”

“农奴呀。”

“啊！”他马上打开，匆匆看了一眼，书写之工整，字体之漂亮，令他吃惊。“写得真好，”他说，“连抄都用不着了。四周还有花边！是谁画得这么精美？”

“嗯，这一点你就不用再问了。”马尼洛夫说。

“是您？”

“是内子。”

“啊，我的上帝！给您添了这么多麻烦，真过意不去。”

“为了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没有任何麻烦。”

乞科夫感激地鞠了一躬。马尼洛夫听说他是去公证处办手续，表示愿意奉陪。两个朋友便挽手同行。每上一个小坡，或土岗，或台阶，马尼洛夫都要搀扶乞科夫，几乎要用胳膊把他架起来，同时甜甜地微笑着说，决不能让他碰痛他的脚丫。乞科夫颇过意不去，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稍有些分量的。他们彼此照应，终于走到了衙门前的广场：一座砖石结构的三层大楼，刷得像白垩一样白，大约是为了表现楼内大小官吏的冰清玉洁；广场上其他建筑物则与这座砖石楼房的宏伟气度不大相称。它们是：一座岗亭，旁边站着一名持枪的士兵；两三个出租马车停车处；再就是几道长长的木板围墙，上面用木炭和粉笔划了一些尽人皆知的围墙文学和绘画；在这个僻静的，或者照我们惯用的说法，在美丽的广场上面，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从二楼和三楼的窗口有时探出几个忒弥斯的祭司的清正廉洁的头，但是立刻又缩了回去：大概因为这时上司走进了办公室。这对朋友上楼梯时，不是在攀登，是在奔跑，因为乞科夫为了免得让马尼洛夫搀扶，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断地加快脚步，马尼洛夫为了不让乞乞科夫受累，也在奋力向前，因而踏进昏暗的走廊时，两人都气喘吁吁。无论走廊还是办公室都没显出足以令人吃惊的整洁。那时候的人们还没操心这个问题，脏就让它脏去，不求表面好看。忒弥斯当时还不爱梳妆打扮，随便穿一件睡袍，就能接见来客。对我们的主人公们经过的各个办公室，本来是应该做一番描述的。但是作者一见衙门就腿软。若进去办事，即便办公室装修十分奢华，地板、桌面非常明亮，他也是低首下心，两眼着地，力求尽快溜过去，因而对那里面如何繁荣昌盛，竟然一无所知。我们的主人公们看见了许多文件，有的是草稿，有的已誊清，还有一个个伏案的头，肥大的后脑勺，燕尾服，省城款式的常礼服，甚至还有一件很扎眼的浅灰色短褂；这位灰短褂歪着脑袋，脸差不多贴到了纸上，飞快地抄写着一份文件，或是关于判给胜诉方土地，或是关于查抄侵吞的田产，侵吞者是一个文静的地主，他在候审的岁月中安享着自己的晚年，在法院的庇护下，这期间还增添了满堂的子孙。他们断断续续地听到人们用沙哑的声音说出的一言半语：“劳驾，费多谢伊·费多谢耶维奇，第三百六十八号案卷！”“您总是乱扔公用墨水瓶塞！”有时候讲话的声调极严肃，带着命令的口气，无疑出自一位上司之口：“拿去，重抄！不然我叫他们扒下你的靴子，让你不吃不喝地在我这儿蹲上六天六夜。”鹅毛笔发出很大的响声，仿佛几辆满载干枝的大车穿过积着半尺多厚枯叶的树林。

乞乞科夫和马尼洛夫走到第一张办公桌边，那里坐着两名年纪尚轻的官吏，他们问道：

“请问，这里什么地方办理契券手续？”

“您要干什么？”两名官吏扭头说。

“我申办一份买契。”

“您买的是什么？”

“我先想知道契券股在哪儿，是这儿还是别处？”



“您得先说买的是什么，价钱，我们才能告诉您在什么地方，否则没法说。”

乞乞科夫立刻发现，这两人像所有年轻官吏一样，纯粹是好奇；来这一套，不过是想显得自己更有分量，自己的工作更重要而已。

“请听我说，亲爱的先生，我非常明白，契券的事情，不管价款多少，都在一处办，因此请您指给我那个股在哪儿，如果二位不熟悉贵处的情况，我们只得问其他人。”

两名官吏对此不吭一声，其中一个仅用一根手指头点了点屋角，那里的一张桌前坐着一个老头，正在给文件编号。乞乞科夫和马尼洛夫穿过许多办公桌，走到他旁边。老头正在全神贯注的干活儿。

“请问，”乞乞科夫鞠了个躬说：“契券的事在这儿办吗？”

老头抬起眼睛，一字一顿地说：

“这里不办契券的事。”

“那么在什么地方？”

“在契券股。”

“契券股在哪里？”

“在伊万·安东诺维奇那里。”

“伊万·安东诺维奇在哪里？”

老头儿用一根指头点了点办公室的另一角。乞乞科夫和马尼洛夫便去找伊万·安东诺维奇。伊万·安东诺维奇已经用一只眼瞟了一下背后，斜着眼把他们打量了一遍，立刻更全心全意地写起字来。

“请问，”乞乞科夫鞠了一躬说，“这里是契券股吗？”

伊万·安东诺维奇似乎没有听到，埋头于办文，没有丝毫反应。一眼就能看出这位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中年人，绝非那种轻浮饶舌的毛头小子可比。伊万·安东诺维奇看来已经四十好几；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发黑而密；面孔的整个中间部分向前突出，和鼻头并驾齐驱，——总之，是一张平常称为“瓦罐脸”的面孔。

“请问，这里是契券股吗？”

“是这里。”伊万·安东诺维奇把他的瓦罐脸往后转了一下，说完又扭头写字去了。

“我有这么一件事：我从本县不同业主手里购得若干准备迁走的农奴：买契已完成，只等签订。”

“出卖人到了吗？”

“有到的，没到的写了委托书。”

“申请书带来了？”

“申请书也带来了。我希望……由于我很忙……能不能，比方说，今天就办完？”

“噢，今天！今天不行，”伊万·安东诺维奇说，“还需要查查有没有违禁的地方。”

“不过，关于是否能快点进行嘛，那么，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处长，是我的好朋友……”

“可是这里的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不止一位；还有别的，”伊万·安东诺维奇严峻地说。

乞乞科夫明白了伊万·安东诺维奇的话外之音，便说：

“别人也亏待不了，我在衙门里作过事，知道这个

“您去找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伊万·安东诺维奇说，声音稍微温和了一些，“让他来吧，我们这儿不会耽搁。”

乞乞科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票子，放在伊万·安东诺维奇面前，那人装作全然不知，随手放下一本书，正好把它盖住了。乞乞科夫原想向他指指，但是伊万·安东诺维奇用头做了一个动作，示意他不用指了。

“让他把二位带到处长室去！”伊万·安东诺维奇说着，叫来本室一位正在向忒弥斯女神顶礼膜拜的人员，这个人多年供奉于

女神的祭坛，如此全心全意，以至两个肘弯处，袖子都被磨破，早已漏出了里子，他也为此而及时地获得了一个十四级文官的官衔；伊万·安东诺维奇向他点了一下头，他便像曾为但丁效劳的维吉尔一样，为我们的朋友们效了一次劳，把他们导引至处长的房间；那房里摆着一把宽大的圈椅，椅中坐着一位处长，在办公桌和桌上的法鉴及两本厚书后面，犹如初升的太阳。新维吉尔到了此地，心中感到无限敬畏，未敢向屋里伸脚，就转了过去，展览出自己的后背，那里也磨得像席片一样光亮，还有一根不知道从哪儿沾来的鸡毛。走进处长办公室后，他们发现不止一个处长：旁边还坐着被法鉴完全遮住了的梭巴凯维奇。客人们的到来引起一阵欢呼。长官的座席咕隆一声被往后一推。梭巴凯维奇也从椅子上欠起来，露出了他的耷拉着长袖子的上半身。处长把乞乞科夫拥在怀里，室内响起了接吻的声音；他们互询身体可好；得知双方都有点腰疼，马上就把这个毛病归咎于久坐欠动的生活。处长似乎已经从梭巴凯维奇嘴里知道了乞乞科夫买农奴的事，因为开口便向他表示祝贺；起先这使我们的主人公有点慌张，尤其是见到，两个秘密成交的卖主梭巴凯维奇和马尼洛夫现在都面对面地站在一起。但是他还是向处长道了谢，马上转身向梭巴凯维奇说道：

“您身体好吗？”

“感谢上帝，没毛病，”梭巴凯维奇说。

的确是没法有毛病：和这个精工铸就的地主比，一块生铁倒更可能伤风咳嗽。

“您身体之好，向来出名，”处长说，“令尊生前也很结实。”

“不错，他一个人能跟熊斗。”梭巴凯维奇说。

“但我认为，”处长说，“如果您想跟熊斗斗，您也能把它撂倒。”

“不行，撂不倒。”梭巴凯维奇答道，“先父比我结实。”他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口气，又说：“不，现在可没有那样的人了；就拿我的生活来说，这算什么生活？总感到别扭……”

“您过得有什么不美的？”处长说。

“不好，不好哇，”梭巴凯维奇摇摇头说。“您说说看，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我四十多了，从没病过；哪怕是嗓子疼，长个疮，生个疖子什么的……这可不是好事！什么时候肯定要倒大霉。”说完，梭巴凯维奇显出很发愁的样子。

“他真了不起，”乞乞科夫和处长同时想，“竟抱怨起这个来了！”

“我有封信带给您。”乞乞科夫从衣袋里掏出普柳什金的信，说道。

“谁写的？”处长说，拆开以后，他大声喊道，“啊！普柳什金写的。他还在这个世界上喘气呢。这叫命运使然，原来可是个顶聪明，顶有钱人啊！可现在是……”

“一条狗，”梭巴凯维奇说，“大坏蛋，把底下人全饿死光了。”

“好的，好的，”处长读完信说：“我愿意当代理人。您打算什么时候签约，现在还是以后？”

“现在，”乞乞科夫说，以至于我想让您，假如可以，今天就办；因为我想明天就离开贵市；买契和申请书我都带来了。”

“这都很好，但不管怎样，我们不放您这么早走。买契今天签，可是您还得和我们多呆几天。我现在就叫他们去办，”说完就推开大办公室的房门，在那里，大小官吏满满地坐了一屋；假如能把文牍案卷比做蜂房，那么这些官吏就像是爬满了一个个蜂房的勤劳的蜜蜂了。“伊万·安东诺维奇在吗？”

“在。”屋里一个人应声答道。

“叫他来！”

读者已经知道的瓦罐脸伊万·安东诺维奇来到处长室，毕恭

毕敬地鞠了一躬。

“伊万·安东诺维奇，您把他们这些文书都拿去……”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您一定要记住，”梭巴凯维奇跟着说：“还要请见证人，一方哪怕有两个也行。您马上派人去请检察长来，他是个闲人，一定在家里呆着，什么事全由天下第一号贪官佐洛图哈司法稽查代劳。医务督察也是个大闲人，假如没去哪家打牌，一定在家，还有好多住得不远的，——特鲁哈切夫斯基，别古什金，全是些白糟蹋粮食的人！”

“对，对！”处长说完，马上派了一名办事人员去请所有人。

“我有一件事要拜托您，”乞乞科夫说，“我和一个女地主也成交了一项买卖，请您派人找一下她的代理人，大司祭基里尔的儿子；他在您手下做事。”

“好嘛，把他也找来！”处长说。“一切都会办妥，对这些办事的，您什么都不要给，这是我对您的请求。我的朋友们不能花这个钱。”说完，他对伊万·安东诺维奇下了一道看来那人不大喜欢的指示。这几份买契似乎引起了处长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当他发现全部成交额差不多有十万卢布的时候。他带着十分惬意的表情，正面看了乞乞科夫好几分钟，最后说：

“噢，是这样的！您很有办法，很有办法，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您这就算买下了。”

“是的。”乞乞科夫答道。

“好事，真是件好事！”

“我自己也知道，我所能做的再好也不过是这件事了。一个人最后的落脚点，一定是一个坚实的基础，而不是年轻人那种自由思想的空中楼阁；只要两脚还没有牢牢落地，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的生活目标就仍在未定之中。”在这里，他极恰当也很在理地斥责了全体年轻人的自由主义。但是可以听出，他的话音总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点缺乏硬气，好像他接着就对自己讲：“喂，老兄，你在扯谎，而且使劲在扯谎！”他甚至没看一下梭巴凯维奇和马尼洛夫，因为害怕在他们脸上遇到什么。但是他的害怕是多余的：梭巴凯维奇的面孔纹丝没动，马尼洛夫被他的如珠妙语迷住了，高兴得摇头晃脑，以示欣赏，进入了一个音乐爱好者听到女歌唱家嗓音赛过小提琴、发出鸟儿也发不出的尖音时所处的那种状态。

“对了，您为什么不告诉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梭巴凯维奇说，“您买下的货色怎么样；您，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您为什么不问问他买了些什么？是些什么呀！简直是无价之宝嘛。我连车匠米赫耶夫也卖给他了。”

“不能吧，您说连米赫耶夫也卖了？”处长说，“我知道车匠米赫耶夫：了不起的匠人；他给我改装过一辆轻便马车。不过，请等等，怎么的……您说他不是死了吗……”

“谁，米赫耶夫死了？”梭巴凯维奇说，他一点也没着慌。“是他兄弟死了，他活蹦乱跳的，甚至超过了从前。前两天还做了一辆马车，那活儿连莫斯科都做不出来。说真的，这个人只该给皇上干活。”

“对呀，米赫耶夫是个了不起的匠人，”处长说，“我奇怪您怎么舍得让他走。”

“岂止一个米赫耶夫！软木塞斯捷潘，木匠，米鲁什金，烧砖匠，捷利亚特尼科夫，马克西姆，鞋匠，——全走了，全部卖了！”处长问既然都是些家里少不了的和有手艺的人，为什么让他们走，这时梭巴凯维奇甩了下手回答说：“哎！全是犯了傻呗：我说，卖吧，就稀里糊涂地卖了！”说后他垂下头，样子像是正在后悔，接着又补充一句：“头发都白了，怎么还缺心眼。”

“可是，请问，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处长说，“您怎么光买农奴，不连土地呢？难道要搬迁？”

“迁走。”

“ 嗯，迁走自当别论。去哪儿？”

“ 到……到赫尔松省。”

“ 噢，那里的土地极好！”处长说，他对那里青草的茂盛，大大赞美了一番。“ 土地够了吗？”

“ 够了，正够买来的农奴们种的。”

“ 有河还是水塘？”

“ 有条河。但还有片水塘。”乞乞科夫说完这话，无意中看了梭巴凯维奇一眼；虽然梭巴凯维奇脸上照旧毫无表情，但是他觉得那上面好像写着：“ 嘿，你说谎！怕是没有有什么河，什么水塘，怕是连地也没有！”

闲谈中，见证人开始一个一个地到了：读者熟悉的爱眨眼的检察长，医务督察，特鲁哈切夫斯基，别古什金以及其他用梭巴凯维奇的话说白糟蹋粮食的人。其中好几位是乞乞科夫根本不认识的：因为不足的人和增加的人，都是从处内官吏中就地取材的。不光把大司祭基里尔神父的儿子找来了，把大司祭本人也请来了。每个见证人都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连同完整的身份和官衔，字体有的是反的，斜的也有，几乎四脚朝天的也有，使用的字母，连俄文字母表里也见不到。读者知道的伊万·安东诺维奇非常麻利地办好了各项手续：买契登了记，编了号，载入了总册及其它规定的表册，还收取了百分之零点五的《公报》刊登费；全部手续，乞乞科夫支付的费用寥寥无几。处长甚至下令契税只收他一半，另一半则不知用什么办法转到了另一个申请人的头上。

“ 好了，”一切就绪后，处长说，“ 现在只剩下举杯庆贺啦！”

“ 我同意，”乞乞科夫说。“ 只需您定时间。跟这样的好朋友们在一起，要是不开上两三瓶香槟，那我可是罪莫大焉。”

“ 不，您没理解对：香槟应该我们出，”处长说，“ 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义务。您是我们的客人，我们要尽地主之谊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说，先生们！这些事随后再说，我们先这么办：我们现在全班人马开到警察局长家去；他是我们的魔术师：他往鱼市和酒店一转，只要眨眨眼，您知道吗，我们什么好吃好喝的都有了！就势我们还能来几局惠斯特呢。”

这项建议自然谁也不能反对。见证人们一听到鱼市这个名称，胃口顿时就来了；大家立刻拿起了帽子，办公时间到此结束。他们穿过办公室的时候，瓦罐脸伊万·安东诺维奇恭敬地鞠过躬之后，小声对乞乞科夫说：

“您买进了价值十万卢布的农奴，辛苦费您可只给了一张白票啊。”

“可那是些什么农奴啊，”乞乞科夫也小声地回答说，“都是些顶没用，顶不足挂齿的人，不值一半。”

伊万·安东诺维奇明白了，这位当事人脾气硬，再不会多给了。

“普柳什金的农奴多少钱一个买的？”梭巴凯维奇在他另一只耳边悄悄说。

“您为什么撵进了那个麻雀？”乞乞科夫反问一句。

“什么麻雀？”梭巴凯维奇说。

“那个女的，麻雀叶丽扎维塔，字尾还写了个硬音符号。”

“没有，我没撵进什么麻雀。”梭巴凯维奇说完便走进其他客人当中去了。

一伙人终于走到了警察局长家。警察局长不愧为魔术师：一听到来意，当下叫来一个足穿漆面喇叭口高统皮靴、行动敏捷的分局长，对他咬着耳朵似乎总共说了两个字，临了加了一句：“明白啦？”客人们玩了一会儿牌，另一间屋的桌上已经出现了鳊鱼，鲟鱼，鲑鱼，压实的黑色咸鱼子，腌得不咸的鱼子，咸鲱鱼，闪光鳊，干酪，熏牛舌，干咸鱼脊肉——这些来自鱼市方面。接着出现了来自主人方面的厨房制品：一个包着九普特大鳊



鱼的软骨和颊肉的鱼头馅饼，一个包着卷边蘑菇的馅饼，还有油煎饼，奶油丸子，蜜饯。警察局长在某种程度上是本市的好父和恩人。与市民像一家人一样，走进大小商店宛若走进自家的贮藏室。总的说，他是一个所谓称职的局长，把自己的差事摸得很透。以至于难以断言，是他专为这个职位而生，还是这个职位专为他而设。他的收入比所有前任高出一倍，却赢得了全市人民的爱戴，足见他办事的聪明。首先是商人们爱戴他，因为他不高傲；他给他们的孩子当教父，和他们交朋友，虽然有时候也敲得颇狠，但是方式却非常巧妙：拍拍肩膀啦，讲个笑话什么的，请喝茶啦，还会答应亲自到他家去下棋，还会问长问短：生意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如果听说谁家娃娃病了，就会推荐个方子什么的，——总之是很有办法！乘单人小马车上街巡查时，还会跟个把人拉拉话：“怎么样，米赫伊奇！咱俩该找个时候把那局戈尔卡打完哪。”“可不嘛，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那人摘下帽子说，“该找个时候。”“喂，伊利亚·帕拉莫内奇，到我家瞅瞅我那匹走马吧：它能跟你那匹赛赛，你把你那匹套在跑车上；咱们比试比试。”这个对走马特别着迷的商人，闻听此言，真是所谓喜上心头，他摸着大胡子笑着说：“比试比试吧，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连坐在铺子里面的掌柜们这时候一般也都脱下帽子，满意地互相看看，好像是想说：“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是个好人！”总之，他深得民心；商人们一致的看法是，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虽然也拿你的，然而绝不害你”。

警察局长看到下酒菜已经上齐，建议客人们早饭后再接着玩牌，于是全体走进了那个房间。那里飘过来的味道，早已使客人们的鼻孔十分受用地痒痒了，梭巴凯维奇早就不断地朝那门里张望，老远地认准了靠边的大盘子里的一条鲟鱼。客人们每人干了一小盅伏特加，那酒是深橄榄色的，是俄罗斯刻图章用的西伯利亚透明石才有的颜色，然后各拿一把叉子从四面向餐桌围拢，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始像人们说的，坦露自己的性格和爱好；有人猛吃鱼子，有人钟情鲑鱼，有人倾心干酪。梭巴凯维奇置这些琐细之物于不顾，只在鲑鱼身旁安营扎寨，趁那些人喝着谈着吃着的时候，他只用了十五分钟，便把它消灭干净，所以当警察局长想起这条大鱼，只说了一句：“先生们，请尝尝这件造化的杰作，看看味道如何？”手持叉子同众人一道走到它身边时，发现造化的杰作只剩下了一条尾巴；梭巴凯维奇这时候消停了下来，文雅的似乎不再是他了，他走到最远的一个碟子旁边，去叉一条细小的干鱼。解决了鲑鱼之后，梭巴凯维奇坐进一把圈椅，再也不吃不喝，只是两眼眯缝着，眼皮在打架。警察局长看来对酒并不心疼；举杯祝酒，次数无算。第一杯，也许读者自己会猜到，是为赫尔松新地主的健康干的，接着是为他的农奴的福祉和顺利迁徙，然后是为他未来的漂亮夫人的健康，这话从我们主人公唇边钩出一丝快意的微笑。人们从四面走过来，恳请他在本市哪怕再多呆两个礼拜：

“不行，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不管您是怎么打算的，这不等于‘刚进门槛就离房，让人来个透心凉’吗！不，您必须和我们呆一阵子！我们要给您成亲：对不对，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我们给他成亲吧？”

“给他成亲，给他成亲！”处长响应，“无论您如何顶牛，我们还是要给您成亲！老先生，既然来到了这儿，就请您不要见怪了，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怎么啦？干吗要顶牛，”乞乞科夫嘻嘻一笑说，“结婚这种事，用得着这样吗，只要有对象。”

“对象会有的，不会没有的，一切都会有，一切都会顺心如意！……”

“如果有，那……”

“好哇，留下啦！”大家嚷了起来。“万岁，乌拉，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乌拉！”所有人都拿着高脚杯过来和他碰杯。

乞乞科夫和大家碰了杯。“不行，不行，再来一杯！”有些爱闹的人说，于是又碰一杯；然后第三拨人又凑上来了，于是又碰了第三杯。一会儿工夫，大家都愉快极了。处长开心的时候是个极可爱的人，他几次拥抱乞乞科夫，情深意长地说：“我的小心肝儿！我的好人儿！”甚至用指头打一下榧子，绕着他跳起喀马林舞来，一边给自己伴唱着人尽皆知的《哎，你这喀马林的庄稼汉》。喝过香槟，打开了匈牙利葡萄酒，这酒使得全体更加兴奋，更加快活。大家把惠斯特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争论，喊叫，无所不谈：谈政治，甚至谈军事，发表了不少自由言论，如果有往常，听到孩子们说这种话，他们会亲手打他们的屁股。这么多困难事情，也都在这时候迎刃而解了。乞乞科夫从来没有感到过这么高兴，他已经觉得自己真是一个赫尔松地主，竟谈论起什么大田三区轮作制之类的改良措施，什么两人情投意合的幸福和欢乐，并向梭巴凯维奇念起了维特致夏绿蒂的诗体书信，那人的反应只是坐在圈椅里眨巴着眼睛，因为饱餐鲟鱼之后，瞌睡得要命。乞乞科夫也感到自己有些过份了，便请求派辆车送他回去，检察长把单座轻便马车借给了他。检察长的马车夫一上路就显出是个老经验，因为他仅用一只手驾车，另一只伸到背后扶着老爷。这样，他便乘着检察长的轻便马车抵达了下榻的旅店，返回旅店，嘴里还唠叨了好一阵子胡话：浅色头发的新娘，红脸蛋，右腮有个酒窝，赫尔松的田庄，万贯家财。他甚至给谢利凡下了一些家务方面的指示：把全体新迁来的农奴集合起来，他要亲自挨个点名。谢利凡默默地听了很久，然后走出房间，对彼得卢什卡说：“去给老爷脱衣裳！”彼得卢什卡动手给他脱皮靴，差点把老爷跟皮靴一起拽到地上。但是皮靴终于拽下来了，衣服全脱掉了，老爷在吱吱嘎嘎的床上翻腾了一阵，就去做他的绝对是赫尔松地主的梦了。这时彼得卢什卡把老爷的长裤和紫红色带亮点的燕尾服拿到走廊里，在木衣架上撑开，就用细棍打，刷子刷，搞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走廊上尘土飞扬。正要把衣服取下来时，他从走廊往楼下看，看见了从马厩回来的谢利凡。他们目光相撞，彼此就心领神会了：老爷倒下睡了，可以往什么地方走一趟。彼得卢什卡把长裤和燕尾服送进屋里，立刻下楼，他们一起出去了，谁也不提及出行的目的，一路只扯些不相干的话。他们的行程并不远：具体说也就是横穿马路，到了旅店对面的一座房子，走进了一扇熏得乌黑的低矮的玻璃门。几乎一进门就下了地下室，一张张木桌，已经围坐着很多人，什么样的都有：刮掉了络腮胡的和留着大胡子的，穿着光板皮袄的和只穿衬衫的，有的还穿着粗呢大衣。彼得卢什卡和谢利凡在那里做了什么，天晓得，但一小时后他们从那里出来，走在路上，已经是互相拉着手，一致静默着，彼此细心地关照着，一遇拐角就提醒对方。他们手拉着手攀登楼梯，谁也不肯松开，花了整整一刻钟时间，终于战胜了难关，上楼后。彼得卢什卡在自己的矮床前面站立了约一分钟，考虑怎么躺才比较体面，结果来了个打横，两条腿撑在地板上。谢利凡也躺在那张床上，头枕着彼得卢什卡的肚子，忘了他根本不该睡在这儿，他也许该睡在下人的房间里，如果不是在马厩里陪马睡的话。他们立刻就睡着了，发出了空前浓重的鼾声，隔壁的老爷则以鼻腔的尖细哨音和他们相呼应。在他们以后，一切都静息下来，整个旅店进入了睡梦里；只有来自梁赞的那个中尉的房间，窗口还有亮光，看来这个中尉对马靴情有独钟，因为已经定做了四双，又在一遍一遍地试穿着第五双。他好几次走到床边，想脱掉睡觉，但是欲罢不能：马靴确实做得好，他又用了好长时间，一次次地翘起腿，欣赏那个制作得精巧无比的鞋后跟。

## 第八章

乞乞科夫购买农奴成了一个话题。关于买农奴迁走的利弊，城里出现了各种传言、看法和议论。很多人在辩论中的发言，显示出对这方面的情况十分熟悉。“当然罗，”有人说，“不错，在这一点上是没话说的：南边的土地确实好，确实肥；不过那里缺少水，乞乞科夫的农奴怎么过日子？那儿可是一条河也没有哇。”“没水还不算什么，不算什么，斯捷潘·德米特里耶维奇，农奴的迁徙可是件悬乎事。明摆着的嘛：那是在一个新地方，并且要从一无所有做起，而且要白手起家，既无房屋又无宅院，农奴还能不跑？这跟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撒丫子一跑，影子都没地方找去。”“不，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同意您说的乞乞科夫的农奴会逃跑。俄国人什么事都干得了，什么气候都适应得了。哪怕把他送到堪察加，只要给他一副厚手套，他两个巴掌一拍，拿起斧子就去砍木头，为自己盖好房子。”“但是，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你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你还没问乞乞科夫的农奴是些什么人。你忘了，好的下人，地主是不会卖的；如果乞乞科夫的农奴如果不是最没治的小偷和醉鬼，不是游手好闲的，打架闹事的，我愿意把脑袋输给你。”“是的，是的，这一点我没有意见，这一点千真万确，好的下人，谁也不会卖掉，乞乞科夫的农奴是醉鬼无疑，但是必须注意到，这方面存在着一种教训，这里面包含着一种教训：他们今日是恶人，而迁居异地以后，也许会忽然变为良民。这样的例子已经有过不少，当前有，历史上也有。”“不可能，不可能，”官营工厂督办说，“请诸位相信，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乞乞科夫的农奴将有两大敌人。第一，是靠近小俄罗斯省份，谁都知道在那里酒是自由买卖的。我敢保证：不出两个礼拜，个个会喝成一滩烂泥。第二，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农奴在迁徙途中必然会养成流浪汉的生活习性。除非让乞乞科夫老看着他们，他得像个活阎王，稍不规矩就给他们点利害，而且还不能依靠别人，该动手就得亲自动手，或是在腮帮子上来一拳，或是来个脖儿拐。”“为什么要乞乞科夫亲自费事，亲自动拳头？他何不找个管事呢。”“可您能找到好管事吗？全是骗子！”“主人不管事，管事的才欺骗主人哪。”“的确是这样，”许多人附和说，“主人只要稍微懂点经营，会识别手下人，他肯定会找到一个好管事。”但督办说，不花五千卢布，找不来好管事。但公证处长说，花三千也能找出来一个。但督办说：“您从哪儿找出来？莫非是从自己鼻眼里？”但公证处长说：“不，不是从鼻眼，而是从本县，此人就是彼得·彼得罗维奇·萨莫伊洛夫：他正是乞乞科夫的农奴需要的那个管事！”很多人全心为乞乞科夫着想，迁徙这么多农奴会遇到的困难，着实让他们焦虑；有人非常担心，像乞乞科夫的农奴这样一类人，会不会造反。警察局长的答复是，不必担心造反，县警察局长的任务就是防止造反的，县警察局长即使自己不去，只要拿他的大盖帽去代表，光这顶大盖帽就能把农奴们赶到他们的定居地点。许多人针对如何铲除乞乞科夫农奴的凶悍习性提出了建议。建议有各类性质：有的过多倾向于残酷严厉的军事手段，严酷得几乎有点过分；其他的就比较温和了。邮政局长指出，乞乞科夫面临着一项神圣的义务，他可以变成一个——照他的说法——类似农奴之父的人，甚至在农奴中实施慈善教育，他顺便大大地赞扬了一番兰开斯特的互教方法。

城里的人们就是这样议论的，这样说的；许多人出于关心，甚至把其中某些建议告诉了乞乞科夫本人，甚至提出可以组成一个护卫队，以便把农奴们安全地送到定居地。乞乞科夫对各项建议表示感谢，说如果需要必然的采纳，但护卫队则坚决拒绝了，说这完全不需要，说他买的农奴，异常温顺，对迁居持自愿的态度，他们绝对不会造反。

然而这些传言和议论却产生了乞乞科夫所能期待的最有利的效果。这就是，吹出了一股风，这不是别人说的，而是一位百万富翁。我们在第一章就见到，市里的人们本来就衷心地喜欢上了乞乞科夫，吹出这股风以后，现在对他喜欢得更衷心了。不过，说实在的，他们都是些好人，相处非常融洽，见面都像是好朋友，他们的交谈总是带着一种特殊的温厚和亲昵的印记。“亲爱的朋友伊利亚·伊利奇”，“你听我说，安季帕托尔·扎哈里耶维奇兄弟”，“你瞎说啦，亲爱的，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邮政局长名叫伊万·安德列耶维奇，人们称呼他时，前面总要加上一句话“施普莱亨·济·德伊奇，伊万·安德列奇？”总之，一切都带有浓厚的家庭风味。很多人教养还不错：公证处长能背诵当时尚不失新颖的茹柯夫斯基的《柳德米拉》，许多段落朗诵得十分精彩，特别是：“松林进入了梦乡，山谷在沉睡”，以及“听！”这个字，使你当真看到了好像山谷在沉睡；为了达到更逼真的效果，他甚至在这时候眯上眼睛。邮政局长更多热衷于哲学，甚至每夜都研读扬格的《夜思》和埃卡特豪森的《自然界启秘》，从中作出极长的摘录，但属于什么性质，就没有人知道了。不过他说话还是很俏皮的，喜欢转文，像他自己说的，喜欢点缀一下自己的语言。他用来点缀语言的，是大量的小品词，诸如：“你呀，我的先生；这么那么的；您知道；您明白；您可以想象；关于；所谓；在某种程度上”，以及他满口皆是的其它这类词句。他点缀自己的语言，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一只眼眨一眨、眯一眯，也相当成功，使讽刺话中隐含的挖苦意味，纤毫毕见。其他人也是有点学问的：有人读卡拉姆津，有人读《莫斯科新闻》，有人干脆什么也不读。有人是所谓的“口袋”，即踢一脚才动一下的人；有人干脆是个“草原旱獭”，一辈子躺着，踢也白踢：反正不会起来。至于外表的美丑，大家已晓得，个个都很茁壮，没有一个痨病鬼。全属于这样一类，他们在枕边私语中被妻子叫做小矮墩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儿，小胖子，大肚子，黑宝宝，“吉吉”，“茹茹”等等。但总的说他们都是一些好人，非常好客，一个跟他们吃过一顿饭，打过一晚牌的人，就算是好朋友了，何况具有迷人的品格和风度、深谙讨人喜欢之秘诀的乞乞科夫呢。面对他们的深情厚谊，乞乞科夫简直想不出从这个城市脱身的办法；耳朵里只听到：“喂，一个礼拜，您再和我们一起呆一个礼拜吧，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总之，他成了一颗人们说的掌上明珠。但比这美妙百倍的，是乞乞科夫给太太们留下的印象（足堪惊叹！）。为了多少说明此事的原委，本应详谈一下太太们及其社交圈的状况，用所谓鲜活的颜料描画出她们的情操和心态；但是对于作者，这是相当难的。一方面，是他对大官夫人人们的无限尊敬令他不敢妄动，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干脆就是难写。N市的太太们……不，怎么也写不了：心发怯，手发软。N市的太太们身上最大的特点是……怪了，笔就是抬不起来，好像里头灌满了铅。就这样说定了吧：关于太太们的性格，看来要请一个调色板上颜料更鲜活些更多样些的人去描绘了，我们大约只能就外观和比较表面的东西说上两句了。N市的太太们都是所谓“上得场面”的人物，从这一点上，说她们是各地太太们的楷模，绝对没错。至于如何讲究举止风度，遵守礼仪及诸多繁文缛节，特别是如何无微不至地赶时髦，她们甚至超过了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太太们。她们的衣着，显出高雅的韵味；乘轿式马车出门，按照最新时尚的要求，马车后蹬上要站一名制服上缀着金线边饰的仆从。拜客的名帖是无比神圣之物，哪怕是写在梅花二或者方块爱司上的。两位太太，本来是好友，以至于还有点亲戚关系，由于它而彻底翻了脸，原因就是其中一位不知怎么地忽略了回访。后来不管她们的丈夫和亲戚做了多大努力，想要她们和解，但是徒劳无功；原来世界上什么事都能做到，就一样做不到：让两个为忽略回访而闹翻的太太和解。两位太太之间的关系，就这样，按照本市社交界的说法，不愉快



下去了。为了谁该坐首要席位的问题，也出现过许多非常激烈的场面，有时候竟使她们的丈夫心中萌生了纯骑士式的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的想法。他们之间当然没有发生过决斗，因为都是文职官员，不过有一时机，会使劲给对方泼点脏水什么的，谁都知道，有时候这比决斗还利害。在道德方面，N市的太太们是很严格的，对一切有罪的事情，对各类诱惑，都是深恶痛绝的，对任何道德上的瑕疵，都是严惩不贷的。如果说她们里头也有什么所谓“第三者”的事情，那也是秘密进行的，滴水不漏；保持了完美的名声，同时也把丈夫调教得乖乖的，他即使看见或者听到有人说“第三者”，也只用一句谚语简短而明智地回答道：“教母和教父一道坐，谁能管得着？”还有一点要说明，N市的太太们和彼得堡的许多太太们一样，在用字和说法上是非常小心的，非常讲究礼貌的。她们从来不说：“我擤了一下鼻涕”，“我出了汗”，“我吐了一口痰”，而是说：“我轻松了一下鼻子”，“我用了一下手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这只杯子或者这个碟子有股臭味。”连任何包含这种暗示的话都不能说，只能用：“这只杯子表现欠佳”或类似的什么话来代替。为了使俄罗斯语言变得更加高尚，几乎一半的语言，在谈话中都被彻底排除了，因此需要很经常地求助于法语，然而一说起法语来，就出现不一样的情况了：那里头比上面提到的粗俗得多的字，都是允许说的。关于N市的太太们，比较表面一些的，就只能说这么多了。但是如果往深里看，当然还会发现许多别的东西；但是窥探太太们心里的奥秘，非常危险。我们还是以表面为度，继续讲吧。在这以前，太太们好像没有太多谈论乞乞科夫，不过都很赏识他在社交场合令人愉快的风度；但自从有了他是百万富翁的传闻，又找出了许多他的其他优点。不过太太们肯定没有为钱财所迷惑；只能怪“百万富翁”这个词儿，——不是百万富翁本身，而是这个词儿；因为单单这个字音，除了钱口袋之外，还包含着一种东西，它对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坏人也罢，不好不坏也罢，好人也罢，都起作用，总而言之，对所有的人都起作用。百万富翁有这么一个优势——他能看到人们的卑贱，那是一种完全无私的卑贱，不以任何打算为基础的单纯的卑贱：许多人明知从他手里得不到什么，也无权得到什么，但一定要巴结一下，哪怕赶着走在他前头，哪怕朝他笑笑，哪怕摘摘帽子，哪怕争取参加一次听说有百万富翁出席的宴会。绝不能说，这种卑贱的癖好，也使太太们受了强烈的感染；然而在许多客厅里，已经有了这样的说法：总之，乞乞科夫算不上头号的美男子，但算得上一个标准的男人，再胖一分，再圆一点，就不合适了。与此同时，有关瘦男人，还说了些甚至不大中听的话，说他顶多像根牙签，而不像个人。太太们的服饰里也添了不少新花样。商场里挤起来，几乎有人满之患。车马熙攘，盛况不亚于游园会。商人们看到，他们从集市贩来的几块料子，由于顾客认为价格偏高，一直不能脱手，此时忽然成了抢手货，不一会儿就抢购空空，觉得非常奇怪。日祷时，人们发现一位太太裙子底下的圆箍把裙子撑得占了半个教堂，在场的警察分局长命令老百姓挪远点，也就是要他们向大门靠近点，免得贵夫人的裙子偶然被弄皱。这种非同寻常的垂青，连乞乞科夫本人也不能无所觉察。一次回家，他在桌上发现一封信；哪儿来的？谁送的？问不出来；茶房的回话是，送信来的人不许说是谁的信。信里开头一句话，语气坚定，即：“不，我必须给你写信！”然后说到心灵之间存在着神秘的交感；后面用几乎占了半行的省略号总括了这一条至理名言；接下来阐述了一些想法，入情入理，异常精辟，因此我们认为几乎必须把它们摘录出来：“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是灾难栖息的山谷。上流社会是什么？是无情的人群。”写信人接着告诉对方，她每日以泪水浸润着辞世二十五载的慈母的诗句；它们召唤乞乞科夫遁入荒漠，远离城市，它窒闷的高墙使人无法呼吸；信的末尾甚至发出了极端绝望的声音，并以这样一首诗结

束：

一对小小的白鸽将带你见到  
我凉凉的尸体，  
几声咕咕的哀鸣将使你知道  
她是含着眼泪死去。

最后一行不合诗格，但这没什么：信写得很符合当时的风格。没有任何落款：无名，无姓，甚至没有月日。只在 postscriptum 里附了一笔，说写信者应由他自己的心猜出，说那个人将出席省长家明天举行的舞会。

这事引起乞乞科夫很大兴致。匿名信包含着那么多诱人的和引起好奇心的东西，使他又读了第二遍，第三遍，最后说：“要能知道写信人是谁，倒怪有意思！”总之，事情看来变得当真了；这件事他想了一个多钟头，最后把两手一摊，低下头，说：“这信写得可真够，真够花哨的！”随后这封信自然是被折叠起来，收进红木匣，和一张海报及一张原封不动呆了七年的婚礼请柬作伴去了。过了一会儿，果然送来了省长家舞会的请柬——这是省城里的家常便饭：什么地方有省长，哪里就有舞会，否则他休想得到贵族们应有的爱戴和尊敬。

他立即放下了一切闲杂事情，全副精力投入了舞会的准备；因为确有许多具有挑战性的原因。不过花这么多时间从事修饰打扮，也许自创世以来还未曾有过。光照镜子就用掉了整整一个小时。先后试做了种种表情：一会儿十分矜持端庄，一会儿是略带笑容的恭敬，一会儿是不带笑容的单纯恭敬；几番朝镜子鞠躬，同时发出有点像法国话的模糊声音，尽管他根本不会说法国话。他甚至自己对自己频送秋波，用眉毛和嘴唇向自己挑逗，甚至用舌头做了些什么名堂；总之，你一人单独在屋里，觉得自己一表人才，又确信没人从门缝偷看，这时你什么事做不出来？最后他在自己下巴颏上轻轻一弹，说道：“哎呀，瞧你这张小脸！”便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始穿戴起来。在穿衣时，一直怀着最满意的心情：系背带和结领带的时候，连连磕着鞋后跟行鞠躬礼，动作特别灵活，尽管他从来没有跳过舞，但仍做了一个芭蕾舞的跳跃动作“昂特勒沙”。这个“昂特勒沙”造成了一个小小不言的后果：五屉柜颤动了一下，桌上掉下来一把刷子。

他在舞会上的出现引起了轰动。在场的人们全都朝他迎了上来，有人手里拿着牌，有人正谈到最有趣的地方：“可是初级地方法院却答复说……”可是地方法院答复的是什么，他扔下不理了，急忙去向我们的主人公打招呼。“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哎呀，我的上帝，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亲爱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最尊敬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的心肝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您来啦，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这是他，我们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让我拥抱您，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让他到我这儿来，让我更热烈地吻吻我的亲爱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觉得同时被抱在几个人的怀里。还没来得及彻底挣脱公证处长的拥抱，已经落进了警察局长的怀中；警察局长把他传给了医务督察，医务督察传给包税商，包税商传给建筑师……省长站在太太们身旁，一只手拿着一张糖果彩票，另一只手抱着一只哈巴狗，见到他，就把彩票和哈巴狗统统丢在地上，小狗一声尖叫；总而言之，乞乞科夫把不寻常的欣喜与欢乐带给了每一个人。没有一张脸不露出欢喜的表情，至少也是反射着普遍的欢喜。上司视察下属管辖地区的时候，地方官员脸上的表情，常常如此：最初的恐惧过去以后，他们看出，上司对很多东西还是满意的，甚至还亲口说了句笑话，即带着笑脸说了几个字，簇拥着上司的亲信们便立刻以加倍的笑声作出响应；那些虽然没太听清上司讲什么的官员们，也真心地笑着，最后，远远站在大门口的一辈子没笑过、刚才还向人群挥拳头的一个警察，按照永恒的反射定律，有些笑容也出现在脸上，虽然它更像是嗅了厉害的鼻烟之后准备打

喷嚏时脸上的表情。我们的主人公向大家一一回礼，他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都特别灵巧：他向各方频频鞠躬，身子习惯地稍向一侧倾斜，但十分洒脱，使所有人都为之倾倒。太太们立刻把他团团围住，一个绚烂的花环形成了；她们带来了各种芳香，宛如一片片氤氲的烟云：一位散发着玫瑰的温馨，从另一位身上飘来春天和紫罗兰的气息，第三位全身撒满了由木犀草提炼的香水；乞丐科夫就光顾得用鼻子四处闻了。她们在装束上的趣味也是无穷无尽的：麦斯林纱，缎子和薄纱都是各种时兴的淡雅颜色，那些颜色你都找不出适当的名称（趣味已经细腻到了如此程度）。在衣裙的不同部位，飞舞着飘带和花结，以其纷乱无序而显得更加美妙如画，谁知为了做出这样的纷乱无序，曾耗费了多少精明有序的脑力。轻飘飘的帽子仅赖耳朵维系着，它似乎在说：“喂，我就要飞走啦，只可惜不能把美人带上天去！”腰肢都束得很紧，显出茁实而赏心悦目的曲线（需要提一下，一般地说，N市的太太们都有点丰满，但腰束得这样巧妙，举止又这么娴雅，绝对看不出胖来）。她们的一切都经过缜密的考虑，仔细的布置；脖子和肩膀恰恰开放到需要的程度，决不再多一分；每个人只把自己领地中自信能够令人销魂的部分袒露出来；其余的一切则以高度的趣味加以遮掩：或扎一个轻巧的缎带领结，或用一条比名叫“甜吻”的酥饼还轻的纱巾绕着脖颈，如罩上一层薄雾，或以肩后或衣裙下露出的被称作“谦逊”的极薄的细麻纱锯齿形花边。这些“谦逊”从前面和后面把那些已经不能令人销魂的部位隐藏起来，同时却强迫人们疑心那里正是最令人销魂的所在。长手套并不一直套到衣袖，而是另有深意地让富有刺激性的肘弯以上部分裸露在外；许多太太手臂这一段的丰腴，令人艳羡不已；因为要往上拉拉，有些太太的柔皮手套都撑出了裂缝；——总之，在一切上面似乎都写着：不，这不是省城，而是京城，这是真正的巴黎！但是个别场合忽然会有一顶人间罕见的包发帽显露出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有的人，无视任何时尚，全凭本人的审美观，把一根像是孔雀毛的东西插在自己头上。但这也是不可能没有的现象，省城就有这么一个特点：总会在什么地方漏点怯。乞乞科夫面对她们想：“哪个是书信作者呢？”，他探头去看；但刚一探头，一长串的肘弯、翻袖、袖口、飘带梢、香喷喷的胸衣和衣衫就蹭着他的鼻子。跳加洛普舞的行列象一阵狂风飞过：邮政局长夫人，县警察局长，头插蓝羽毛的太太，头插白羽毛的太太，格鲁吉亚王公奇普海希利杰夫，彼得堡某官员，莫斯科某官员，法国人库库，佩尔洪诺夫斯基，别列边道夫斯基——纷纷起身，满场奔腾……

“瞧啊！全省齐上阵啦！”乞乞科夫倒退了几步说，太太们回到座位以后，他又开始观察：看看能不能根据脸上和眼睛里的表情认出写信人；但无论是根据脸上的还是眼睛里的表情，都丝毫不认不出谁是书信的作者。在每张脸上见到的，都是一种似有似无、难以捉摸的微妙表情，哦！那是多么微妙的表情啊……“不，”乞乞科夫暗自说，“女人这题目……”这时他甩了一下手：“简直没词可说！她们脸上浮动的那些东西，那些弯弯，那些暗示，你讲讲看，比喻一下，——你干脆形容不出来。单单她们的眼睛就是一个广大无边的国家，一迈进去，人就没啦！你拿钩子还是拿别的，都休想把他从那儿拽出来。只拿眼神来说，你讲讲看吧：有水一般的，天鹅绒般的，白糖般的。上帝知道还有什么般的！有硬的，有软的，也有完全无力的，或者像有些人说的，有含情的，也有不含的——它比含情的更厉害，它一下子就会钩住你的心，并且会像提琴弓子一样在你整个心弦上拉一把。不，你干脆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儿：就只能说她们是人类骚情的一半，没话可形容了。”

抱歉！我们主人公嘴里似乎冒出了一个街头听来的词儿。有什么法子？这就是作家在俄国的处境！但是，如果一个街头的词儿写进了书，那不是作家的过错，那是读者的过错，首先是上流

社会读者的过错：首先从他们嘴里就听不见一句像样的俄国话，而法国话、德国话、英国话，他们则是大量奉送，一直到你无法招架，他们说外国话还一点就是不肯走味：说法国话用鼻音和小舌头，说英国话按鸟的方式发音，甚至做出鸟的脸相，甚至笑话不会做鸟脸的人；只是说起俄国话来什么味也没有，至多是出于爱国心会在自己别墅里造一间有俄国味的小木屋吧。上流社会的读者以及自认为属于上流社会的读者就是这个样子！同时还苛刻着呢！他们规定，一切文章必须用最严格、最纯净、最高尚的语言写成；总之，他们要求加工齐备的俄罗斯语言自己从云端掉下来，而且要直接掉在他们的舌头上，他们只需要张嘴吐出来就是了。人类的女性一半当然是够难侍候的；可也得承认，尊敬的读者们有时候更难侍候。

乞乞科夫此刻陷入到一种无限的困惑中，实在判断不出哪位太太是书信作者。他试着朝她们投去更专注的一瞥，但发现太太们那方也在投出一种表情，它能同时给予一颗可怜的凡心以希望及甜蜜的痛苦，他最后只好说：“算了，没法猜！”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他此刻的快乐心情。他潇洒而机敏地和她们互说几句笑话，迈着小而密的步子，即通常说的“踩着碎步”，向其中一位走去；那是足登时兴的高后跟皮鞋驰驱于太太们四周而被称为“耗子公马”的小老头们通常走的步子。乞乞科夫踩着碎步，非常灵活地向各方转动，时而把他那像个短尾巴或者逗号的脚跟突然一碰，行一个磕脚礼。太太们很是满意，在他身上不仅找出了一大堆令人愉快和可爱的地方，甚至开始在他脸上寻找雄伟的表情，甚至是类似战神和军人的表情，谁也知道，这是很受女人们青睐的。由于他的缘故，甚至已经开始出现争端：因为发现他一般是站在靠门的地方，一些太太便争先恐后地抢占离门较近的那把椅子，其中一位捷足先登，几乎因此而发生一场极不愉快的事件，致使许多原来也有此意的太太觉得：这样不顾面子，恶心极

了。

乞乞科夫全神贯注于和太太们谈话，或者不如说，太太们用言语让他着了迷，晕头转向，她们的话里暗含着大量最微妙费解的隐喻，都需要他去猜测，弄得他脑门上都沁出了汗水，竟然忘了履行应有的礼仪，就是应当先去向女主人致意。待他听到了已经在他面前站了好几分钟的省长夫人的声音，才想起这一点。省长夫人的话声带着几分亲切和狡黠，她可爱地摇着头说：“哟，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您在这儿啊！……”省长夫人的原话我转述不出来，反正她说得非常热情，用的就是我们那些热衷客厅文学自诩熟悉贵族生活的风雅作家小说里名媛及其倾慕者互通款曲的语调。差不多就这样：“难道人们这样地占据了您的心，以至其中为被您无情地遗忘了的人们再也没有了一块地方，一个最狭小的角落？”我们的主人公即刻向省长夫人转过身去，正要回答，他的言辞大约丝毫不会亚于时髦小说中兹翁斯基、林斯基、利金、格列明们以及机敏的军人們的谈吐，但此时无意中抬起眼睛，突然呆住了，好像挨了重重的一击。

在他面前站着的，不仅是省长夫人：她还挽着一个十六岁的年轻姑娘，一个散发着青春气息的金发女郎，五官纤秀端庄，尖尖的下巴颏，轮廓极美的鹅蛋脸；这样的脸，画家会作为画圣母的模型，这样的脸在俄国是少见的例外，在俄国，一切都喜欢显得庞大：山川、森林、草原，面孔、嘴唇、脚板，无不如此；这就是他离开诺兹德廖夫家后，半道上遇见的那个金发女郎，当时不知是由于马车夫还是马的愚蠢，两方的马车奇怪地相撞了，挽绳都纠缠到了一起，米佳伊大叔和米纳伊大叔还曾帮忙分开。此时乞乞科夫慌乱成了这个样子，连一句明白话也说不出，没人听清说了什么，那可是格列明、兹翁斯基、利金等人绝不会说的了。

“您还不认识我的女儿？”省长夫人说，“寄宿女中学生，刚



毕业。”

他答道，已经有幸在一个偶然的会见过面；他试着补充点什么，但完全没能表达出想说的意思。省长夫人说了两三句话，便带着女儿走到客厅另一头别的客人那里去了，但是乞乞科夫仍然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原来的地方，正像一个兴致勃勃上街游玩的人，本来什么都想看看，但忽然想起自己忘了什么事，就一动不动了，这时候别提他有多么尴尬：无忧无虑的表情顷刻就消失了，他拼命地想，究竟忘了什么。手绢吗？手绢在衣袋里；钱吗？钱也在衣袋里；什么似乎都带着，但一个神秘的精灵却在他耳边悄悄说，他忘记了什么东西。现在他对街上来往的人群、飞驰的马车、列队行进的士兵的高筒军帽和枪支、店铺的招牌，已经心不在焉，精神恍惚，什么也看不清了。乞乞科夫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也突然冷漠起来。此时，从太太们的芳唇里，正有许多充满妙语和殷勤的暗示和问题，飞向了乞乞科夫：“我们这些可怜的凡人能不能大胆地问您一声，您在梦想着什么？”“飞翔着您的思想的那个幸运的国土，是在什么地方？”“是谁使您陷入了这个甜蜜的沉思之谷？能不能让我们知道她的芳名？”但是他对这些话的回答，完全漫不经心；妙语殷勤，全付流水。他失礼到这种地步，竟很快就撇下她们，走到另一边，想找到省长夫人和小姐的去向。但是太太们似乎不愿意这么快就放弃他；每一位都暗下决心，一定要运用那些对我们的心具有巨大危险性的一切武器，要使出浑身解数。需要指出，一部分太太，——我说的是一部分，不是全体，——有一种小小的弱点：假如她们发现自己什么地方长得特别好，前额也罢，嘴也罢，手也罢，就以为她们脸上那些最好的部分会首先映入众人的眼帘，众人马上都会同声地说：“瞧啊，瞧啊，她有多么漂亮的希腊式鼻子”，或者“多么端正迷人的前额啊！”肩膀长得好的，事先就确信，她只要从旁走过，所有的年轻男人都会如醉如痴，都会一再地说：“啊，夫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肩膀真是美极了！”而他们对面孔、头发、鼻子、前额看都不会看的，即使看上一眼，也只当做无关紧要的东西。有些太太就是这样想的。每个太太都暗地里发誓，跳舞时要尽可能显得更加迷人，最有魅力的地方，一定要淋漓尽至地发挥出它的优势。邮政局长夫人在跳华尔兹的时候，如此娇柔无力地斜垂着头，的确有一种不属凡间的感觉。多可爱的太太，她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跳舞，因为按她的说法，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安科莫地代”，即右腿上长了一个豆粒大的东西，因而不得不穿上一双波里斯绒的长统靴，这时却忍耐不住了，竟穿着长统靴做了几次旋转，就是为了让邮政局长夫人别得意得过分了。

然而这一切对乞乞科夫全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甚至没有看太太们的旋转，而是不断地踮起脚尖，越过人们的头顶寻找那位令他神往的金发女郎；他又半蹲下身子，通过肩膀和脊背的缝隙窥探，这下可算找到了，看见她和母亲坐在一起，他还看见，在母亲头顶上方，威风凛凛地摇晃着一条插着羽毛的东方人的缠头巾。看样子，他似乎是想冲上去把她们一举俘获；不知是被春天般的欢乐心情驱使，还是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只见他毅然决然地往前拥去，置一切于不顾；包税商被他操得失去平衡，困难得单腿着地，不然的话，会带倒一大串人；邮政局长也倒退了几步，惊讶地看了他一眼，惊讶里混合着相当含蓄的讥讽；不过他没发现他们，他只看见远处的那个戴长手套的金发女郎，她无疑地正渴望着马上能下场飞舞。在一旁，四对舞伴已经跳起了马祖卡，鞋后跟简直要把地板踩破，一个陆军上尉身心贯注，又用手又用脚，跳出的舞步，恐怕任何人在梦里也没有跳过。乞乞科夫溜过他们身边，几乎碰上了他们的脚后跟，直向省长夫人和小姐坐的地方奔去。但是到了跟前，却变得胆怯了，不迈那种活泼潇洒的碎步了，甚至有点踌躇了，一举一动都显得有点笨拙。

我们主人公心里是否苏醒了爱的情感，这话很无把握，甚至这样一类先生，就是既不算胖也不算瘦的先生，有没有谈情说爱的天分，都成问题；不过虽然这样，还是出现了一个情况，很奇怪的，到底是怎么了，他自己也不能解释：他后来承认，他觉得有好几分钟，整个人声噪杂的舞会像是退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小提琴和喇叭是在重山之外发着刺耳的声音，所有地方都被一层白雾蒙上了，变得像图画中粗略抹出的田野。在这片雾蒙蒙的胡乱抹出的田野上，清晰而完整地呈现着的只有一位楚楚动人的金发女郎婀娜的情影：她的鹅蛋脸；她的纤细的腰肢，那是寄宿女中学生毕业后头几个月才会有的；她的洁白的、近于简陋的连衣裙，处处都轻盈灵巧地紧裹着她的年轻匀称的肢体，突现出它们的纯洁无瑕的线条。整个看起来，她像是一个雕工精细的象牙玩具；在浑浊灰暗的人群中，只有她显出洁白，只有她是晶莹的，明亮的。

看来世上常有这种事：看来连乞乞科夫在几分钟之内也变成了诗人；但是“诗人”这个词怕是有些过分。至少他感觉到自己完全像个年轻人，差点就像个骠骑兵了。他看到她们身边有一张空椅子，马上把它占据了。谈话开头有点勉强，后来越说越顺溜，连胆子也大了起来……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万分遗憾地指出，举止稳重、身居要职的人们和女士们谈话，都难免有些吃力；干这种事的行家，是那些中尉先生们，军衔无论如何不能高于大尉。他们是怎么做的，上帝才知道：他们说的话似乎也并不很奥妙，可是小姐却时不时地在椅子上笑得前仰后合；要是一个五级文官呢，上帝知道他会说些什么：要么大谈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要么来上一句恭维话，当然不能说没有风趣，但是书本气太浓；如果他讲点什么可笑的事，自己笑得远比听他说话的那位女士更起劲。带上这一笔，是为了让读者明白，我们的主人公说话的时候，金发女郎为什么开始打哈欠。然而我们的主人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继续谈着许多有趣的事情，这些趣事，他在不同地点的类似场合，都曾说过，即：在辛比尔斯克省索弗龙·伊万诺维奇·别斯佩奇内家里，当时在场的有他的女儿阿杰莱伊达·索弗龙诺娃和三个小姑子：玛丽娅·加弗里洛夫娜，亚历山德拉·加弗里洛夫娜和阿杰利盖达·加弗里洛夫娜；在梁赞省费多尔·费多罗维奇·佩列克罗耶夫家里；在奔萨省弗罗尔·瓦西利耶维奇·波别多诺斯内家里和他兄弟彼得·瓦西利耶维奇家里，在场的有：他的小姨子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和她的叔伯姊妹萝扎·费多罗夫娜和埃米利娅·费多罗夫娜；在维亚特卡省的彼得·瓦尔索诺菲耶维奇家里，在座的有他的儿媳的妹妹佩拉格娅·叶戈罗夫娜和侄女索菲娅·罗斯季斯拉夫娜，以及两个同父异母姊妹——索菲娅·亚力山德罗夫娜和玛克拉图拉·亚力山德罗夫娜。

乞乞科夫这种表现使所有的太太们大为不快。其中有一个为了让他知道这一点，故意走过他身边，甚至相当鲁莽地用宽大的裙箍碰了金发女郎一下；这位太太把飘拂在肩头的纱巾做了处置，使它的一端恰恰扫在这姑娘的脸上；与此同时，从乞乞科夫背后的一位太太的嘴里，和紫罗兰的香味一道，飘出了一句相当尖刻的带辣味的言辞。但也许是他真没听见，也许是他假装没听见，总之这样很不好，因为太太们的意见是务必重视的：虽然他也感到后悔，但已经是在事后，那就是说——已经晚了。

很多张脸上都表露出这种合情合理的愤慨。不管乞乞科夫在交际场上的分量有多大，纵使他是百万富翁，纵使 he 脸上有雄伟气度，甚至有战神和军人的气度，但有些事情，太太们是不会原谅的；无论他是什么人，一旦如此，他就彻底完蛋！女人的性格无论怎样比男人软弱无力，有些时候会突然变得不仅比男人更强硬，而且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强硬。乞乞科夫的怠慢，尽管几乎是无意的，却恢复了太太们之间在抢椅子事件时濒于崩溃的和谐。从他信口说出的那些平淡的话里，太太们都找出了暗含的讥

刺。有一个年轻人当场写了一首讽刺跳舞人的打油诗，谁都知道，在省城的舞会上，这几乎是从来少不了的事，可是它却在火上浇了油。这首诗立刻被认为是乞乞科夫写的。愤慨愈发强烈了，太太们在各个角落都在说一些对他最不利的话；可怜的寄宿女中毕业生遭到了灭顶之灾，对她的判决已经签署了。

这时候，一个最最不愉快的意外事件就要降临在我们的主人公头上：正当金发女郎打哈欠，而他在向她讲述些什么历代逸闻，甚至扯到希腊哲学家第奥根尼的时候，从最里面的房间里走出了诺兹德廖夫。不知是心甘情愿走出来的，还是从正在玩比一般惠斯特更带劲的牌戏的绿客厅里钻出来的，不知是自愿走出来的，还是被别人撵出来的，只见他兴高采烈，一只手拽着个检察长，检察长大约已经被他拖了好一阵，因为这个可怜人正向四面八方转动浓眉，仿佛是要想出一条脱身之计，以便结束这趟友好的绑架式的旅行。这样的旅行也的确不是活人能够忍受的。诺兹德廖夫喝下了所谓“双壶”茶，自然是搀了罗姆酒的，来了精神，正在信口雌黄。乞乞科夫远远看见他，甚至决心忍痛牺牲，即放弃自己难得的座位，赶紧走开：和这个人相遇，绝没有好事。但是命该倒霉，省长这时候冒出来了，他找到了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分外高兴，叫他别走，他正在和两位女士争论女人的爱情是否长久的问题，请乞乞科夫作个裁判；这时诺兹德廖夫已经看见了他，径直向他走了过来。

“啊，赫尔松的地主，赫尔松的地主！”他喊道，一边走一边放声大笑，笑得他的像春天的玫瑰一样新鲜红艳的面颊都在抖动。“怎么样？买了不少死人吧？大人，您有所不知，”他马上转脸对省长扯着大嗓门说，“他在购买死魂灵呢！我可以向上帝保证！听我说，乞乞科夫！你这家伙，这话我是看在朋友情分上对你说的，咱们这儿的人全是你的朋友，瞧，省长大人也在这儿：我准会把你绞死，向上帝保证会把你绞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乞乞科夫简直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坐在哪儿了。

“大人，您信不信，”诺兹德廖夫继续说，“他对我说：‘把死魂灵卖给我吧。’我差点没笑破肚子。在这里我听人说，他买了三百万卢布的农奴，打算迁走：迁走什么！他向我要买的是死魂灵。听我说，乞乞科夫，你是个畜牲，向上帝保证，是个畜牲，瞧，大人也在这儿，我说的没错吧，检察官？”

但是检察官，乞乞科夫，省长本人，都慌了神，完全想不出该怎么回答，可是诺兹德廖夫竟不以为意，继续作着半醉半醒的演说：

“你呀你，老兄，你，你……没明白你为什么买死魂灵，我就不走。听着，乞乞科夫，你应该知道羞耻，你自己知道，你没有比我更好的朋友了。瞧，大人也在这儿，我说的对不对，检察官？大人，您都不会相信我们俩交情有多深，我是说，如果您干脆问，瞧，我就站在这儿，如果您问：‘诺兹德廖夫！说句良心话，你觉得谁更亲，是你亲爹还是乞乞科夫？’我会说：‘乞乞科夫。’向上帝保证……我的心肝，让我给你一个‘白宰’。省长大人，您就准许我亲他一下吧。来，乞乞科夫，你不要再拧啦，让我在你的白嫩的脸蛋上来一个小小的‘白宰’吧！”

要上去来一个“白宰”的诺兹德廖夫被对方猛一下推开，差点没摔到地上：此刻人群从他跟前散去，不再听他叨叨；但是关于购买死魂灵的话，毕竟是扯着喉咙喊出来的，同时还有响亮的大笑声，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包括那些坐在最远的角落里的。这个新闻听来太奇怪，使大家呆住了，脸上显示出一种僵硬的，傻乎乎的疑问表情。乞乞科夫注意到，好几位太太露着恶意的刻薄的笑容互相递了个眼色，某些人的表情里出现了一种暧昧的东西，使这场骚乱带有了更严重的性质。诺兹德廖夫是个撒谎大王，这谁都知道，从他嘴里听到一些无稽之谈完全不足为奇；不过所有世人，真的，世上的凡人是怎么回事，简直难以理解：不

管出了一条什么新闻，只要是条新闻，他必定会传给另外一个凡人，起码只是为了说：“您瞧，他们散布了什么样的谣言呀！”另外那个凡人准会高兴地凑上耳朵去听，虽然听了会说：“这完全是卑鄙的谣言，毫不需要分散注意力！”接着他立刻会去找第三个凡人，以便在说完以后，两人共同义愤填膺地感叹：“多么卑鄙的谣言啊！”这个新闻必定会传遍全城，所有的凡人，不管有多少，必定把它谈个够，然后一致认为，这话不值得注意，更不值一提。

这个看来是胡闹的插曲显然已经破坏了我们主人公的情绪。傻子的话不管怎么蠢，有时也足以使聪明人心神不宁。他开始觉得不自在，不对劲：完全像是穿着擦得锃亮的皮靴一脚踩进了臭泥潭；总之，不好，糟极了！他试着不去想这些，努力散散心，消遣一下，他坐下来打惠斯特，结果像轮子装斜了一样，走得东倒西歪：两回出错了花色，还忘了第三张牌不能压上，却把手抬起然后一甩，傻里傻气地压了自家的牌。公证处长怎么也不懂，牌打得那么好，也可以说那么精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竟然会犯这样一类错误，甚至断送了他的黑桃老K，他原来指望着这张牌，照他自己说，就像指望上帝一样。当然，邮政局长，公证处长，包括警察局长在内，照例拿我们的主人公逗乐，说他是不是坠入情网啦，说我们知道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的心受了点伤，我们知道是被谁的箭射中的；但是这一切丝毫没能使他高兴起来，不管他怎样试着笑一笑，凑点趣。吃晚饭的时候，他也是一点也放不开，尽管同桌的都是令人愉快的人，诺兹德廖夫早已经被人家架出去了；因为连太太们也终于看到，他的行为变得过分放肆。科吉利翁舞跳了一半，他就往地板上一坐，伸手去拽跳舞者的衣裾，照太太们的说法，这已经太不像个样子了。晚饭吃得很高兴：一张张晃动在三叉烛台、鲜花、糖果和酒瓶之间的脸，全都洋溢着乐融融的光彩。军官们，太太们，燕尾服们——霎时变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热情非凡，甚至达到肉麻的程度。男士们从椅子上跳起来，跑去抢下仆人手里端的菜肴，以便以异常灵巧的姿势献给女士们。一个上校拔出佩剑，把一碟沙司放在刀尖上，向一位女士递去。乞丐科夫同桌的稍有年纪的男客们，在高声争论，就着鱼肉或者蘸满芥末的牛肉，发表着各有千秋的言论，争论的题目，有些甚至是他平时必定参与的；但是他却像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或者一个被长途跋涉累垮了的人，脑子里空空荡荡，什么也想不进去。他甚至没有等到晚饭结束，就离席回家了，比通常回家的时间早得多。

在读者已经熟悉的用五屉柜堵着一扇门、墙角有时爬出蟑螂的房间里，乞丐科夫的思绪和精神就像他坐的那张不安稳的圈椅一样不安稳。他很不痛快，心里乱极了，有一种无法排遣的烦人的空虚感。“这些舞会是谁想出来的，让他们都去见鬼吧！”他愤愤地说。“哼，他们傻乐些什么？省里粮食歉收，物价上涨，他们倒搞起舞会来了！不就是为了亮亮娘儿们的破行头吗！从没见过，有的娘儿们硬把一千卢布都裹在身上了！这花的，不全是农奴的代役租钱吗？说不准，花的还是男人的昧心钱呢！众所周知，为何要受贿，为什么要昧良心：还不是为了给老婆买披巾，圆篷裙，或是那些鬼知道叫什么的東西。这是什么原因？这不过是为了别让碎嘴婆娘西多罗夫娜说邮政局长太太身上那件衣裳更好；就是让她闭嘴，一千卢布就拍出去了。都在嚷嚷什么：‘舞会，舞会，好开心！’舞会纯粹是扯蛋，不符合俄罗斯的精神，不符合俄罗斯的天性；鬼知道这算什么：冷不丁地蹿出来一个大，一个成年人，一身黑，不知道穿的是什么破烂，衣裳紧绷在身上，跟小鬼一样，两条腿在底下瞎搅和。还有的，一边搂着舞伴，一边与其也的男人一本正经的谈论事情，同时两条腿跟山羊一样蹦出各种花样……这全是猴性未改，全是猴性未改！法国人四十岁还像十五岁的小孩，那我们也学着吧！不，真的……参加



一次舞会，就觉得像犯了一回罪；事后连想都不愿意想它。脑海一片空白，就像跟一个上流社会的人谈话以后一样：他什么都能说一套，什么都是蜻蜓点水，从书本里贩来的那点零碎，全都会倒出来，挺花哨，挺漂亮，可是你听完了，脑子里毫无所获，然后你能看到，跟一个只懂本行但懂得扎扎实实的普通商人谈话，也比跟所有这些绣花枕头谈话强。从这种舞会里，你能榨出什么油水？比方说吧，如果有个什么作家忽然想如实地描写这个场面，他能写出什么名堂？即使在那里，即使在书里，也和在生活里一样，说不出个道理。它究竟是什么：道德的？不道德的？鬼才知道是什么！你会吐口唾沫，然后把书合上。”乞乞科夫就这样在总体上把舞会褒贬了一通；但是他这番火气，似乎夹杂着另一个原因；他恼火的主要不是舞会，而是他的失策，是他在众人面前出了丑，是他扮演了一个古怪的，暧昧的角色。当然，用明智人的眼光加以审视，事实上他看到那无非是胡闹，一句蠢话不会有任何意义，尤其是现在，当主要的事情已经办妥了以后。但人就是这么怪：对某些人，他本来毫无敬意，粗暴无礼地骂他们精神空虚、衣着俗陋，但是一旦失去这些人的好感，他却难过得要命。更让他恼火的是，清醒地分析了一下事情的经过，他看到局部的原因就在他自己身上。然而他并没有对自己发火，这当然有道理。我们都有一个小小的弱点，那就是总想对自己留点情，顶好还是尽力找出一个身旁的人，把愤怒发泄在他身上，比方说，仆人啦，赶巧了的下属啦，妻子啦，最后还可以拿椅子出气嘛，把它甩向鬼知道的什么地方，比方说甩到门口，把它的扶手和靠背都摔飞：你会说，让它知道知道发怒的厉害吧。乞乞科夫很快也找到了一个身旁人，一腔怒火激起的无数言语，全让他一肩背了。这个身旁人就是诺兹德廖夫；不用说，他被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地骂了个够，这样一通臭骂，也许只有滑头村长或者马车夫从一个惯于走南闯北的大尉嘴里才能领教到，有时候也能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将军嘴里听到，将军在许多业已成为经典的骂法之外，还要添上许多发明权属于他本人的前所未有的骂法。诺兹德廖夫的家谱被从头到尾翻腾了一遍，他的祖宗八代中，许多人受到了着实不轻的诛连。

他坐在硬圈椅里，心烦意乱，在失眠的痛苦中使劲地诅咒着诺兹德廖夫和他所有的亲属；眼前的蜡烛早已结了黑色的烛花，时时有熄灭的危险；窗外朦胧的黑夜即将泛出黎明前的蓝色，远处的鸡鸣已在此呼彼应；在这座沉睡已久的城市中，也许有一个身穿粗呢大衣的苦命人在某处踽踽独行，不知他属于那个阶级，什么官衔，他面前只横着一条（唉！）俄罗斯放荡不羁的人们踩得太烂了的道路。就在这个时候，在城市的另一头，发生着一个事件，它将使我们主人公的处境变得更加不愉快。具体说就是，沿着本市的背街陋巷，嘎吱嘎吱地行驶着一辆马车，样子极为奇特，令人莫以名状。它不像走长途的四轮马车，也不像轿式马车，更不像轻便马车，倒像一个安在轮子上的又圆又大的西瓜。这只西瓜的两个面颊，即残留着黄漆的两扇车门，没有关好，因为把手和门锁只是用绳子马马虎虎地拴着，不听使唤。西瓜肚子里仿佛填满了许多枕头，有荷包形的，圆筒形的，也有就是个枕头形的；塞满了许多口袋，里面装着长面包，白圆面包，带馅小甜面包，小馅饼，烫面花形小甜面包。一个鸡肉大馅饼和一个腌黄瓜肉馅大烤饼甚至朝上探出了头。车尾脚蹬上站着一个下人，穿着一件杂色土布短袄，留着花白的络腮胡子，他就是那种人称“听差”的角色。铁箍子和锈螺钉发出的哐啷声和吱扭声，惊醒了城边的岗警，他操起长柄钺，睡眼惺忪地高喊一声：“什么人？”不过并没看见有人，只听见远处有嘎吱嘎吱的声音；他在领子上捉到了一只小动物，走到路灯下，用指甲将它就地正法了。完事后，他把长柄钺放下，遵照骑士的章程，又去睡他的觉。拉车的马时常前膝着地，因为没有钉掌，除此以外，看来它

们对城里舒适的石铺马路，还不明白底细。这辆老爷车拐过几条街，最后拐进涅多蒂奇基教区尼古拉小教堂附近的一条黑胡同，停在大司祭太太家的门口。一个丫头从车里钻出来，裹着头巾，穿着厚坎肩，抡起双拳在大门上擂，那猛劲，男人未必赶得上（穿土布短袄的“听差”后来才被拽着腿拖下来，因为睡得跟死人一样）。狗叫起来，大门终于张开了嘴，好不容易才把这个笨重的行路工具吞了进去。马车拉进了一个狭窄的院子，里面满是劈柴、鸡舍和各种小库房；车上下来一位太太：这位太太就是女地主、十级文官夫人柯罗博奇卡。我们的主人公刚走不久，老太婆坐立难宁，生怕受了他的欺哄，一连三夜都睡不着觉，于是下了决心，尽管马没有钉掌，也要进一趟城，问准死魂灵当今是什么行市，是否是一时大意了呢，上帝保佑，卖的那个价也许比市价便宜好多倍。她的来临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读者单从两位太太的一场谈话中就可以知道。这场谈话……但还是把这场谈话留给下一章吧。

## 第九章

一大早，还没到平常出门拜客的时间，从一座有阁楼和蓝色圆柱的橙黄色木屋的门里，由一名穿叠领外套戴缀金线的锃亮礼帽的仆人陪着，飞快走出了一位身披华丽的花格斗篷的太太。这位太太急匆匆地登着踏板，跃上了停在门前的弹簧马车。仆人立即砰的一声关上车门，翻起踏板，牢牢抓住车后面的皮带，便向车夫喊了一声：“走！”太太刚刚听到一条新闻，她感到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冲动，想要尽快传播出去。她每一分钟都从车窗里向外张望，看到总还剩下一半路程，心里有说不出的烦恼。不管哪座房子，她都觉得比平时长些；窄长窗户的孤老院的白砖房半天还走不完，简直叫人忍受不了，她终于忍不住地说了一句：“讨厌的房子，没完没了啦！”马车夫已经两次听到吩咐：“快点，快点，安德留沙！你今天太磨蹭了！”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车停在一座深灰色平房前，它是由木头造的，窗口上方饰有白色的浮雕，窗前安着高高的木栅栏，窗下有个小花园，花园篱笆外面的几棵细弱的小树，本来是绿的，由于永远蒙着一层街上的尘土，就成了白色的。通过窗户，可以隐约看到屋里的几盆花，一只叼着铁环在笼子里摇晃的鹦鹉，以及两条躺在阳光下睡觉的小狗。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是来客的一位知心女友。作者非常为难，不知道该怎样恰当地称呼这两位太太才不至于像以往那样激起众怒。虚构姓氏是危险的。不管你想出个什么名字，以我国之大，在某个角落里必定会有一个同名的人，此人必定会火冒三丈，说作者曾秘密地前来打探他的底细，特意探听过他常穿什么样的光板皮袄，常到哪个阿加菲娜·伊万诺夫娜家串门，喜欢吃什么东西。称呼官衔吧——上帝保佑，那可更危险了。当今我们的各级官员，各阶层人士，脾气都大着呢，凡是书里写的，不管什么

事，他们都会对号入座；看来这是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只要说：在一个城市里有一个蠢人，这就够了，这已经构成了人身攻击；忽然就会跳出来一个绅士模样的先生，喊道：“我也是人，这么说来，我也愚蠢啰。”——总而言之，眨眼间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因此，为了避免这一切麻烦，对这位被访问的太太，我们将采用N市对她几乎众口一词的称呼：即“各方面都可爱的太太”。这个称呼是她以堂正的方式赢得的，因为她为了变成一个最亲切的太太，真的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亲切之中当然也会暗暗露出女人性格的瞬息万变！虽然有时在她每一句可爱的话里都藏着一根温柔的针！如果有哪位太太用什么办法和靠什么东西占据了上游，继而把她的愤懑全部激起，那可就了不得。但是这一切都裹着一层省城特有的上流社会风度的外衣。她的一举一动都带着高雅的趣味，她甚至喜爱诗歌，甚至有时会做出梦幻般的头姿；因而大家一致同意，她真的是一位各方面都可爱的太太。另一位太太，即来访者，性格不具有这样多面，因此我们将称她为一般可爱的太太。女客的到来惊醒了在阳光下睡觉的小狗——总被自己的毛缠住的长毛母狗阿黛莉和细腿公狗波普里。两条狗汪汪地叫着，卷起尾巴朝门廊奔去；女客正脱去她的斗篷，露出了条纹和颜色都很时新的衣裙及搭在肩上的毛皮缝制的长围脖；一股茉莉花的香气立即弥漫了整个房间。各方面可爱的太太一听说是一般可爱的太太来了，马上跑进了门廊。太太们紧紧抓住对方的手，亲吻，喊叫；寄宿女中学生毕业后不久，妈妈还没来得及告诉她们谁的爸爸比谁的穷、官衔比谁的低，互相遇见的时候，就是这样喊叫的。接吻的声音非常之响，使得小狗们又汪汪地叫了起来，为此而被抽了一手帕；两位太太向客厅走去，客厅自然是天蓝色的，摆着一张沙发，一个椭圆桌，甚至立着几块缠绕着长春藤的小屏风；长毛阿黛莉和长腿波普里也唔唔地跟着跑来。“这儿，这儿，坐到这个角儿上！”女主人把客人让到沙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一角。“就这样！就这样！给一个靠垫给您！”说着往她背后塞了一个靠垫，上面用毛线绣着一名骑士，按照在十字布上刺绣的一贯风格：鼻子呈梯形，嘴巴呈四方形。“我多高兴是您……我听见有马车的声音，我想，谁会这么早。帕拉沙说：‘是副省长夫人。’我说：‘瞧，这个蠢货又来讨人嫌了。’我已想对您说我不在……”

客人本来已经想谈正事，把这条新闻广播一下。但是各方面可爱的太太这时发出的那声惊叹，忽然使谈话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这花布多么喜气呀！”看着一般可爱的太太的衣裙，各方面可爱的太太发出了一声惊叹。

“是啊，挺高兴的，可普拉斯科维亚·费多罗夫娜认为，要是格子小些，花点不是棕色，而是浅蓝的，会更好。有人给她妹妹带来一块料子：实在漂亮极了，简直找不到词儿形容；您就想想吧：条纹窄窄的，窄窄的，能想象得出有多窄就有多窄，浅蓝的底子，条纹之间全是小圆圈和小爪印，小圆圈和小爪印，小圆圈和小爪印……总而言之，没有比得上的啦！可以肯定地说，像这样的料子，世界上还没有过。”

“亲爱的，那看起来有些太凌乱了。”

“哎呀，不，不乱。”

“哎呀，乱！”

需要指出，各方面都可爱的太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倾向于否定和怀疑，对生活中许多东西都是抱着拒绝的态度。

此刻这位有些可爱的太太们议论纷纷，那花色一点也不乱，然后忽然大声说：

“对了，您猜如何：现在不兴做绉边了。”

“怎么不兴了？”

“改兴锯齿边了。”

“哎呀，锯齿边，真难看！”

“锯齿边，全都是锯齿边：披肩是锯齿边，袖口是锯齿边，肩片是锯齿边，底下是锯齿边，到处都是锯齿边。”

“要都用锯齿边，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多不好看。”

“好看，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您都不信有多好看；衣边缝成双折的：宽抬肩，再从上面……您看，您看，到这儿您就该惊讶了，到这儿您就会说……好，您就惊讶惊讶吧：您想象一下看，胸衣时兴做得更长，前面做成楔形的，裙子的前衬片大得都没边了；腰间四面收拢，就像古时候那种鲸须架筒裙一样，甚至后头还垫上点棉花，为了显得像一个十足的‘拜勒发姆’。”

“哎，这已几乎不象话了，我敢直说！”各方面都可爱的太太庄严地晃了晃头说。

“可不是嘛，确实已经有点……我敢直说！”一般可爱的太太回答。

“不管怎么，反正我不会学这个。”

“我也是……真的，谁想得到，讲究时髦，有时候会闹到这种地步……几乎不像样啦！我跟妹妹要了一个纸样，不过是为了开开心，我那个梅拉尼娅已经动手给我做了。”

“这么说您有纸样？”各方面都可爱的太太叫了出来，不能说没露出一动心的神色。

“当然啦，妹妹拿来的。”

“亲爱的，行行好，借我用用。”

“哎呀，我已经答应了普拉斯科维亚·费多罗夫娜。只能在她以后了。”

“在普拉斯科维亚·费多罗夫娜以后，谁还会穿？如果您把外人看得比自家人还重，您难免有些太怪了。”

“可她也是我的表姑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她算得了您的什么表姑，是您丈夫那里的……不，索菲娅·伊万诺夫娜，我听也不要听，您这么办，就是存心要我难看……看来我已经让您烦了，看来您是不想再与我往来。”

可怜的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全然不知如何是好了。她感觉到，她把自己置于两道多么猛烈的火力之间了。谁叫你夸口的！她恨不得拿针把这条愚蠢的舌头扎烂。

“我们那位风流小生现在怎么样？”各方面都可爱的太太好像是随口一说。

“哎呀，我的上帝！我怎么老在您面前傻坐着！那才妙呢！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您知道我是带着什么消息到您这儿来的？”客人这时气都喘不过来了，说出来的话，好像一群鹞鹰似的，一句紧追一句；必须残忍到象她的知心女友这样的程度，才会下狠心把她的话打断。

“不管你们怎么夸他，怎么捧他，”她以比平常更激动的口气说，“可我要直说，我要和她直接说，他是一个卑鄙的人，卑鄙，卑鄙，卑鄙！”

“您听听我给您说个新闻……”

“别人造谣生势，说他好看，可他根本不好看，根本不好看，他那鼻子……特别叫人讨厌的鼻子。”

“等等，等等，您听我说……亲爱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让我告诉您！这可是一件奇闻，您明白吗：奇闻，斯工纳拜勒·伊斯度阿。”客人带着几乎绝望的表情，用力恳求的声音说。不妨交待一下，两位太太的谈话，夹杂着很多外国字，有时候是整整一长句法国话。但是，不管作者对法语带给俄国的救命的好处如何充满感激，对我国上流社会自然是出于深度之爱国心无时不用该种语言讲话的良好习惯如何充满敬佩，即便如此，他仍不敢把任何一种外语句子放进自己这部俄罗斯的长诗。所以我们必须继续用俄文书写。



“是什么奇闻哪？”

“哎呀，我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您想都想不出来我当时是什么心情！您就想想吧：大司祭太太——大司祭基里拉神父的太太——今天到我这儿来了，您想知道我们那位温文尔雅的先生，我们那位贵客，是怎么个人吗？”

“怎么，莫非连大司祭太太他也追啦？”

“哎呀，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要是追，那还没什么大不了的；您就听听大司祭太太说的那件事吧：她说，女地主柯罗博奇卡到她那儿来了，胆都吓破了，脸刷白，跟死了一样；女地主告诉她的话可太不一般了！您就听吧；整个一部传奇小说：深更半夜，屋里人都睡了，突然，有人敲门，声音响得吓人，要多么吓人就有多么吓人；外头喊：‘开门，开门，不然就把门砸了！’您觉得这怎么样？听了这个，您对那位风流小生有什么看法？”

“柯罗博奇卡是怎么个人，难道既年轻又美貌？”

“哪里，一个老太婆！”

“哎哟，妙极了！他对老太婆也下手了。这下可好，我们的太太们的口味真不错，找到了这么个冤家。”

“不对，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完全不是您说的那回事。您猜是怎么的吧，出现了一个人，从头到脚都带着武器，活活一个里纳尔多·里纳尔迪尼，他要求：‘把那所有死去的魂灵，’他说，‘都卖给我。’柯罗博奇卡合情合理地回答说：‘我不能卖，因为他们是死的。’‘不，’他说，‘他们不是死的，他们还没死，’他说，‘只有我知道；他们不是死的，不是死的，’他喊着说，‘不是死的！’总而言之，闹得天翻地覆：整个村子里的人都跑来了，小孩哭，大人叫，谁也不明白谁在说什么，唔，干脆是奥勒尔，奥勒尔，奥勒尔！……您想象不出来，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我听了这话，惊慌失措。玛什卡对我说：‘好太太，您照照镜子：您的脸色苍白。’我说：‘我顾不上照镜子啦：我应当去告诉安娜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格里戈里耶夫娜。’立刻我就吩咐套车：车夫安德留什卡问我到哪儿去，可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光是像傻了一样用眼瞪着他；我想他一定以为我疯了。哎哟，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您要能想象得出我当时有多么惊慌就好了！”

“但真是莫名奇妙，”各方面都可爱的太太说：“这些死魂灵究竟能是什么意思呢？我承认，我对这一点也不明白。我听到谈这些死魂灵，这已经是第二回了；我丈夫说诺兹德廖夫是胡扯；看来一定是有点什么事。”

“但是，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您考虑一下，我听到这话，是什么样的心情。‘现在，’柯罗博奇卡说，‘我不知道，’她说，‘我该怎么办。他强迫我，’她说，‘签了一份假文书，扔下了十五卢布纸票；我是个，’她说，‘没经验的无依无靠的寡妇，我一无所……’就是这么个故事呀！我当时那个惊慌劲儿，您要是能想象出一丁点儿，那就好了。”

“不过，是否相信都在您了，这跟死魂灵不沾边，这里面隐藏着别的什么东西。”

“说实话，我也这么想，”一般可爱的太太不无惊异地说，她马上产生了想知道这里可能隐藏着什么的强烈愿望。她这话甚至是一字一顿地说出来的：“那您认为这里面隐藏着什么呢？”

“嗯，您认为呢？”

“我怎么想？……我，说实话，都迷糊啦。”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关于这件事，您有什么想法？”

但是一般可爱的太太完全不知道她该说什么。她只会惊慌，但要作出一个什么明快的判断，她绝不够材料，因此她比任何别的女人更需要温存的友情和别人的忠告。

“哎，您听我告诉您这些死魂灵是什么，”各方面都可爱的太太说，一听这话，客人顿时入了神：耳朵自然地伸长了，身子欠了起来，几乎没有坐在也没有靠在沙发上；尽管她很胖，可是突

然变得纤巧了，倒像是一根吹口气就会飞走的轻盈的羽毛。

一个带狗打猎的俄罗斯老爷，一个疯狂的猎手，就是这样；一只被他的帮手赶进树林的野兔眼看就要从林中蹿出来，他策马向林边奔去，这时他整个人，以及他的坐骑，还有他扬起的驱犬长鞭，在似乎凝固了的一瞬间，都变成了立即要引爆的火药。他的两眼死盯着迷蒙的前方，这个锲而不舍的猎人准能追上这只动物，准能把它累垮，就让整个风雪怒号的草原起来和他对抗吧，就让它把团团的银星吹进他的嘴巴，胡须，眼睛，眉毛和他的海狸皮帽吧。

“死魂灵……”各方面都可爱的太太说。

“什么，什么？”激动不已的客人赶紧问。

“死魂灵！……”

“哎呀，看在上帝份上，快说呀！”

“他出此一招，只是为了打掩护，真事是他想拐走省长的女儿。”

这个结论的确是完全出人意料的，在各方面都是非同寻常的。一般可爱的太太听了这话，在那里僵住了，脸变得像死人一样煞白，这次受的惊吓，可真是非同小可。

“哎呀，我的上帝！”她拍着手，叫了出来，“我可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种事。”

“可是我，说实话，您一张嘴，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啦，”各方面都可爱的太太回答说。

“这么说来，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寄宿女中的教育还像什么样子！还说是天真无邪呢！”

“天真无邪？我听说过她说的一些话，老实说，我都说不出口。”

“您知道，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看到道德沦丧到了这个地步，我这心里就跟刀割一样的难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男人们见了她，连魂都没有了。可照我看，说实话，我就看不出来她有哪点……装腔作势得令人痛苦。”

“唉呀，我的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她是尊石膏像，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唉呀，造作透了！唉呀，造作透了！天哪，多么造作！我不知道是谁教她的，但是像这么矫揉造作的女人，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亲爱的！她是尊石膏像，脸色苍白像死了似的。”

“唉呀，别说了，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她那胭脂抹得可厚呢。”

“哎呀，您说什么呀，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她是白垩，白垩，纯粹的白垩。”

“亲爱的，我挨着她坐过：胭脂足有一指厚，像墙上的泥灰一样往下掉渣，一块一块的。是她妈妈教出来的，她妈妈本人就爱卖弄风骚，女儿怕是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嗯，听我说，您可以随便发个什么誓，但我可对天发誓，要是她哪怕有一滴滴胭脂，哪怕有一点点胭脂，哪怕有什么胭脂的影子，就让我立刻失去孩子，失去丈夫，失去家产！”

“哎呀，您所说的是什么呀，索菲娅·伊万诺夫娜！”各方面都可爱的太太两手一拍说。

“哎呀，您又是怎么啦，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您都叫我吃惊！”一般可爱的太太说，边拍着手。

对几乎在同一时间看到的東西，两位太太各执一词，读者并不会觉得奇怪。世界上的确存在着好多东西，具有这样的特性：一位太太对它一看，它是白色的，另一位太太一看，它会是红的，红得和越桔一样。

“我再给您一个说明她脸色苍白的证据吧，”一般可爱的太太接着说，“我记得就像现在这样，我坐在马尼洛夫旁边，我对他

说过：‘您瞧瞧她，多么苍白！’只有像我们的男士们那样昏头昏脑，才会赞赏她呢。可我们那位风流小生……哎呀，我觉得他都讨厌死了！您就不能想象，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我讨厌之极，对于那个人。”

“然而却有那么一些太太，对他还挺动心的呢。”

“您说的是我吗，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您可永远不能这么说，永远，永远！”

“我并没指您，你的意思好像除了您就没有别人了似的。”

“永远不能，永远不能，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请允许我提醒您，我很了解我自己；可也说不定有些装得一本正经的太太有这个心思”。

“很抱歉，索菲娅·伊万诺夫娜！请允许我告诉您，这类笑话，我还从来没有闹过。说不定别人闹过，我可没有，这一点，请允许我提醒您。”

“您为什么生气呀？在场的还有别的太太嘛，不是还有一些为了坐得离他近点，抢占门口那张椅子的吗。”

一般可爱的太太这句话一出口，本应到来一场风暴，但令人不胜惊讶的是，她俩一下子不吱声了，什么也没有到来。各方面都可爱的太太记起时新衣裳的纸样还没有到手，一般可爱的太太想到，知心女友的发现，她还没来得及问出个究竟，因此很快到来的是和平。不过，不能说两位太太的秉性里，含有给别人制造不愉快的需要，总的说来，在她们的性格里并没有凶恶的东西，只是不知不觉地，一谈起话来，自然会产生一种刺痛一下对方的小小的愿望；无非是顺便给对方递过一句让她不舒服的话，从中得到一点快意而已，她心里说：你活该！你接着吧，你把它吞下去吧！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的心里，都是存在着各类需要的。

“然而只有些事情我搞不懂，”一般可爱的太太说，“乞乞科夫是个外来人，怎么敢做这种大胆的事。这里不可能没有同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认为没有吗？”

“您认为可能有谁会帮他？”

“诺兹德廖夫就能算一个。”

“真能是诺兹德廖夫吗？”

“为何不能？他就是这块材料。您知道，他连亲爹都想卖掉，或者更好是打牌输掉。”

“哎呀，我的上帝，我从您这儿听到了多有意思的新闻！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诺兹德廖夫卷进了这件事。”

“可我一直是怎么想的。”

“回忆起来，这世界上真的什么事都有！您记得，乞乞科夫刚来我们这城里的时候，谁能料到他在社交界会做出这么奇怪的举动？哎呀，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要是您知道我吓成了什么样子！要不是有您的关心和友情……我真快死了……还能怎么样？我的玛什卡看见我苍白得跟死人一样：‘好太太，’她对我说，‘您苍白得跟死人一样，’玛什卡，’我说，‘我现在顾不上这个了。’您看碰上了这么件事！噢，这里头也有诺兹德廖夫，这回可有意思了！”

一般可爱的太太很想探听出有关诱拐的进一步的细节，即安排几点钟等等，但是她的期望太高了。各方面都可爱的太太干脆回答说不知道。她是从不说谎的：至于推测什么事，另作它说；但即使推测，也只是在内心信念的基础上才做的；而一旦她感觉到了内心的信念，就会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这时候如果哪位以善于舌战著称的老牌律师站出来，跟她较量一番，就会领略到内心信念的厉害。

两位太太把原先只作为一种推测而加以推测的东西，最终当成了自己坚定的信念，这没有一点特别之处。咱们这些自称有头脑的男人，照样是这么做的，可以拿我们的学术论说为证。学者刚一论及某个问题时，如同贱民般畏缩而温和，以最谦虚的疑问

开始：这会不会是来自那里呢？这个国家的名称会不会是来自那个地方呢？这个文献会不会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即属于一个较晚的时代的？或者：是不是应该认为这个民族就是那个民族呢？然后，他就会援引这些或那些古代作家的著作，这时只需发现一点什么影子，或者他觉得是一个影子，步子就快了，劲儿也来了，便以满不在乎的口气和古代作家对起话来了，向他们提出疑问，甚至自己替他们回答，完全忘了他仅是以一种畏缩的推论开始的；他已经觉得这是他亲眼目睹的事实，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于是他就用下面的话结束他的论说：“事实就是如此，应当把它视为某某民族；关于此事，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通过讲坛把这条结论公之于众，——一条新发现的真理便在全世界流传开来，并且获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和崇拜者。

两位太太就这样成功而机智地解决了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这时候，检察长走了进来，带着那张永远面无表情的脸、浓重的眉毛和一只总在眨巴的眼睛。太太们开始抢着把一切都告诉他，什么购买死魂灵啦，图谋拐走省长的女儿啦，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眨巴着左眼，用手绢掸着络腮胡上的烟灰，不管过了多久，仍是什么也没听懂。两位太太丢下他不管了，各奔一路，到全城进行煽风点火。这件工作，仅用了半小时多一点，就大功告成。这把火可真的点起来了；搞得到处沸沸扬扬，尽管没人明白是怎么回事。两位太太说得扑朔迷离，神乎其神，所有的人，特别是官员们，在一段时间内全都吓傻了。他们最初状态，就像睡梦中被早起的同学在鼻孔塞进一个“骠骑兵”——即装满鼻烟的纸卷——的小学生的状态。他迷迷糊糊地把鼻烟猛地一下全吸了进去，惊醒了，跳起来，像傻瓜一样瞪着眼环顾四方，不清楚自己身居何处，自己是怎么啦；过后，他才分辨出斜映着朝辉的墙壁，躲在屋角的同学们的笑声，以及窗外的晨色；苏醒了树林啾啾地啼啭着成千只鸟雀，细长的芦苇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中隐现着闪光的蜿蜒的小河，小河里遍布着赤身的小孩，呼唤伙伴们下河洗澡；在这以后，他才感觉到自己鼻孔里塞着一根“骠骑兵”。本市的居民和官员最初一刻的状态，一模一样。每个人都像公羊一样，瞪着眼睛，站住不动了。死魂灵，省长女儿，乞乞科夫，在他们的脑子里混在一起了，搅成了稀奇古怪的一团；后来，他们从最初的麻木状态清醒了过来，好像才分辨出它们是几样不同的东西，才能把一样和另一样区别开；这时他们要求得到解答，他们很生气，因为看到这件事怎么也解释不清。这是一桩什么怪事，这些死魂灵是一桩什么怪事？死魂灵这件事，没有一点逻辑吗？怎么会买死魂灵？哪儿会有这样的傻瓜？他哪儿来的闲钱买这些东西？买这些死魂灵有什么目的，能派什么用场？为什么掺进来个省长的女儿？如果乞乞科夫想拐走她，何必为此去购买死魂灵？如果是想购买死魂灵，何必要拐走省长的女儿？他是不是打算把这些死魂灵送给她？这些搞得满城风雨的荒唐传闻，到底是什么事呀？这算一股什么新潮——头还没来得及扭过来，就又传出了一个新故事，而且你听不出是什么意思……可是无风不起浪，总该有点什么原因吧？死魂灵里能有什么原因？连一点原因也找不出来。看来，这些不过是老娘儿们嚼舌，胡说八道，异想天开，痴人说梦罢了。这就是活见鬼！……总之，满城风言风语，人人争说死魂灵和省长之女，乞乞科夫和死魂灵，省长之女和乞乞科夫，男女老少，无不上阵。此前似乎是酣睡的城市，此时却像旋风般划地而起。懒骨头和瞌睡虫，一连几年穿着睡衣躺在家里，不是怪鞋匠做的靴子夹脚，就是怪裁缝不好，要么就是怪马车夫成天醉醺醺，这时候也都爬出了他们的洞穴。出了窝的人，有的早已和世人断绝往来，只与所谓扎瓦利申及波列热耶夫二公（此二名称来自动词“躺”与“卧”，在我们俄国极为流行，意思和“去会索皮科夫及赫拉波维茨基二先生”这样的话相同，那是指采取侧卧、仰卧及其它姿势的酣睡，附带呼噜



声、鼻啸声及别的零碎)会面;还有的人,哪怕你约他去吃五百卢布的鱼汤席,有两俄尺长的鲟鱼,有各种美味的鱼肉馅饼,也休想把他引出家门;总之,这时才发现,这原来是一座很热闹,很大,人口众多的城市。谁也没有听说过的瑟索伊·帕夫努季耶维奇和麦克唐纳·卡尔洛维奇也露了面;在一些客厅里,时常能见到一个手上有枪眼儿的瘦长瘦长的人,身材奇高,像一座塔似的站着。带篷的轻便马车,罕见的长形多座马车,嘎吱乱响的马车,轮子尖叫的马车,纷纷出现在街头,在一块儿聚集。换个时候,换个场合,类似的传闻也许并不能引起任何注意;但是N市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任何新闻了。整整三个月,连京城里称为“考美拉日”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件;谁都知道,对于一个城市,这类事情之重要,不次于及时运到的食品。在市民的议论中,突然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见解,突然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党派:男士党和女士党。男士党最没脑子,把注意力放在死魂灵上。女士党则专门探讨诱拐省长女儿的问题。必须指出太太们的一条优点:这个党内的条理性和缜密性,是男士党所望尘莫及的。看来这是她们充任好主妇贤内助的天职使然。在她们那里,一切很快就具有了生动而明确的轮廓,获得了清清楚楚的形象,一切都得到了说明和辨白;总之,呈现出一副完整的画面。原来,乞乞科夫早已爱上了省长的女儿,他们曾在花园里月下相会,省长甚至就要把女儿嫁给他,如果没有乞乞科夫抛弃的结发妻(她们从哪儿知道乞乞科夫结过婚——这就不得而知了)的信。他的妻子因爱情破灭而伤心至极,给省长写了一封凄楚感人的信,乞乞科夫因见女方父母决不会同意这门婚事,便下定决心拐走她。另一些宅门里的说法略有不同:乞乞科夫根本没有妻室,但他是一个精明细致、事事都要万无一失的人,为了娶到女儿,先从妈妈下手,和她有了私情,事后才向女儿提出求婚;妈妈大吃一惊,为了不造下违背教规的罪孽,也是因为受到良心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谴责，毅然地拒绝了他，乞乞科夫因此才下了拐走的决心。流言最后传进了背街陋巷；随着在那里传播范围的扩大，又加进了很多解释和修正。在俄国，下层社会很爱拿上层社会的流言蜚语当谈话的资料，因此那些连见都没见过乞乞科夫也不知道此人是谁的小户人家也都谈起这件事来，添枝加叶，越说越神。情节每一分钟都变得更加扣人心弦，形式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完整。最后，终于原原本本，完完整整地传进了省长夫人的耳朵。省长夫人，作为一家的主母，作为本市的第一夫人，最后还作为一个对此事至今竟然一无所知的太太，扑风捉影，感到是天大的侮辱，理所当然地怒不可遏。可怜的金发姑娘经受了一次一个十六岁女孩经受过的最不愉快的 *tê te—à—tê te*。询问，审问，训斥，威胁，责难，劝戒，仿佛倾盆大雨，姑娘的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她只顾嚎啕痛哭，一个字也听不明白；门房接到最严格的命令，不论任何时候，任何理由，都不许乞乞科夫进门。

完成了省长夫人方面的工作，太太们便开始向男士党施展压力，试图把他们争取过来。她们果断地认为，死魂灵是虚晃一枪，只是为了转移视线，以便更顺利地实现诱拐。竟然有许多男士被引入歧途，倒向了女士党，虽然受到本党同志的强烈谴责，骂他们是婆娘家，娘儿们——大家知道这两个名称对于男性来说是很不光彩的。

可无论男人怎样势力抗挣，他们党里完全没有女士党里的那种条理性。在他们那里，一切不知怎么的都那么干瘪，毛糙，不像样，不中用，不匀称，不好，脑子里全是一团浆糊，杂乱无章，自相矛盾，思路不清，——总之一句话，清清楚楚地暴露出了男人的一无可取的天性——粗鲁的、笨拙的、既不懂治家之道又不会动人以情的、不坚定的、懒惰的天性，充满无穷的疑虑和永远的恐惧的天性。他们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诱拐省长之女，这是骠骑兵干的事，不是非军人干的，乞乞科夫做不出这种

事，婆娘们在瞎扯，婆娘就是一条口袋：装进什么它就带着什么；需要注意的主要对象是死魂灵，虽然鬼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这里头隐含着一种异常凶险，十分不妙东西。为何男人感到不妙的原因，我们这就可以知道：一位本省的新总督就要走马上任了。大家知道，这种事总是使得官员们惶惶不安的：挑刺，申斥，打屁股，上司让下属尝的那些职务上的苦头，样样都会少不了。官员们想：怎么得了，他只要知道了他们这个城里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传闻，光为这一点就会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医务督察的脸忽然变得刷白了；鬼晓得他在想什么；上次发生的那场流行性热病，没采取过应有的防治措施，“死魂灵”这个词会不会是指医院里和其它地方大量病死的那些人呀？乞乞科夫是不是总督府派来进行秘密调查的官员呀？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公证处长。处长说这是胡思乱想，但是后来自己的脸也忽然变得刷白了，因为他问自己，如果乞乞科夫买的魂灵当真是死的，那可如何是好？订立契约是他准许的，他自己还充当了普柳什金的代理人，这件事报告到总督那里，后果将会如何？这件事他除了对一两个人谈谈，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那一两个人听了，顿时脸也变得刷白；恐惧比鼠疫传染性更强，眨眼工夫就能传给别人。人人都在自己身上找出了甚至是没造过的孽。“死魂灵”这个词的含意变得广大无边了，人们甚至怀疑，它是否包含着对不久前的两次事件后匆忙掩埋的几具尸体的某种暗示。第一次是索利维切哥茨克商人事件，他来这里赶集，做完买卖后设宴招待他们的朋友乌斯其塞索利斯基的商人，宴席是俄国的排场，德国的花样：清凉饮料，潘趣酒等等。宴会照例是以打架收场的。索利维切哥茨克人打死了乌斯其塞索利斯基人，虽然自己一方在腰上、肋条下面、肚子上也受了深深的挫伤，表明死者的拳头曾是巨大无比的。胜利者当中有一个人，用屠宰工人的话说，鼻子被连根剁掉了，意思是被整个砸烂了，以至在脸上连半指高都没有剩下。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们承认错误，说是闹得过了点头；有传闻，说他们投案自首时好像每人孝敬了四张一百卢布的票子；不过这种事无法查明的；经过取证和侦查，判定乌斯其塞索利斯克的人是死于煤气中毒，因此就作为被熏死者埋葬了。不久前发生的另一事件，情况如下：虱威村的官有农民与阉猪村（又名惹事村）的官有农民合伙把地方自治局警察局（具体说就是一个叫德罗比亚日金的县警察局长）给处理掉了；听说地方自治局警察局，也就县警察局长德罗比亚日金，光临该村过于频繁，有时候被村民视为瘟疫。原因是该县警察局长是个多情种子，总是瞄着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大约是……不过也弄不清，虽然农民们的供词就是这么说的：县警察局长像只馋猫一样，让村民防不过来，有一回他钻进了一个人家，被他们赤条条地从那里赶了出来。为了这种风流韵事，县警察局长自应受罚，但虱威村以及惹事村的村民，如果当真参与了杀人，为了这种擅自行动，也是必须判罪的。但是案情真实难查明：县警察局长的尸体是在路上发现的，身上的制服或常礼服被撕成碎片，已经面目全非。案子在各个初级法院转来转去，最后送到了省法院，那里先在内部商定了一条处理意见，大意是：因为弄不清这些农民中究竟谁是案犯，而农民的人数又很多；德罗比亚日金已经死了，即使官司打赢，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了，而农民们却是活人，官司输赢，对他们至关重要；因而做出了这样的判决：县警察局长无理欺压虱威村及惹事村村民，事件系由他本人引起，他于乘雪橇返城途中死于中风。事情似乎办得很周全，但是官员们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认为问题就出在这些死魂灵身上。巧合的是，正当官员先生们陷入麻烦之际，偏偏又有两封公文送到省长手里。其中之一写道：根据有关供词和密报，获悉有一名以各种化名为掩护的假钞制造者目前正在他们这个省里，立即严加搜捕。另一封是邻省省长通报一名在逃盗匪的公函，内称如贵省发现某个不能出示任何证件及身份证的可疑分

子，请马上把他捉起来。这两封公文使得所有官员们大受震动。原先的结论和猜测全然失去了意义。当然绝对不能设想这和乞乞科夫有什么关系，然而他们每人用心一想，便想起他们当真还不知道乞乞科夫的底细，想起乞乞科夫说到自己总是含糊其词——固然，他说过他曾为秉公办事而吃过苦头，但这仍是含混不清；他们同时又想起来，乞乞科夫还说他有过一些要置他于死地的敌人，所以他们又多做考虑：这不等于说他冒过生命的危险吗，这不等于说他曾被追捕吗，这不等于说他做过某种事情吗……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当然不能认为他能制造假钞票，更不能认为他是个强盗：他从外表看还是一个善良之辈；但不管怎么样，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没有人清楚。于是官员们现在向自己提出了一个本该在一开头——即在我们这部长诗的第一章里——所提的问题。他们决定向这些魂灵的卖主们进行一下询问，至少要弄清楚这是一宗什么买卖，所说的死魂灵究竟是什么意思，乞乞科夫是否向什么人透露过自己的真实意图；他是否向什么人说过自己是什么人，就算仅仅是无意中，就算只是顺便提到。首先去找柯罗博奇卡，但收获不大：她说，他付了十五卢布，他还要买家禽羽毛，他还答应要收购好多东西，他还说他是给官家采购猪油的，他必是骗子无疑，因为已经有过一个来买家禽毛的，也是给官家采办猪油的，他把大伙全都骗了，少给了大司祭太太一百多卢布。往下讲的全是车轱辘话，官员们看到柯罗博奇卡无非是一个糊涂老太婆。马尼洛夫回答说，他永远能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担保，好像能担保自己似的，为了能获得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百分之一的品德，他甘愿献出自己的全部家产，他以高度赞扬的语言谈了对乞乞科夫的总的看法，并且附带发表了关于友谊的若干想法，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已经眯缝了起来。这些想法当然很完美地解释了他温柔的情愫，却未能解释官员们的问题。梭巴凯维奇回答说，据他看，乞乞科夫绝对是个好人，他卖的农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由买主亲自挑选，从各方面说都是活人；但是他不能担保将来会出什么事，如果在迁徙途中遇到困难，死掉一些，那不是他的过错，那是上帝决定的；热病和各种致命的疾病，世界上多着呢，全村都死的事情，也是有的。官员先生们还曾求助于一个手段，虽不十分高尚，然而有时也是采用的，那就是从侧面，通过仆人们之间的来往，向乞乞科夫的下人们打听他们是否知道主人往事和现况中的什么细节，但是听到的也不多。从彼得卢什卡那里只闻到了卧室的气味，从谢利凡那里听到的是，老爷当过官，先前在海关上做过事，再就没有别的了。这个等级的人有个很怪的习惯。如果你直接问他们什么事，他们无法忘记，什么也想不起来，甚至干脆说不知道，但是如果你问他什么别的事，他马上就会把这件事扯进来，包括那些你听都不要听的细枝末节。官员们进行的一切调查，只是令他们知道了一点，就是他们完全不知道乞乞科夫是一个什么人，而乞乞科夫必定是一个什么人。他们最后决定就这个问题彻底谈一谈，至少明确一下该做什么，如何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判断一下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应当加以拘留和抓捕的不良分子，还是一个能把他们全体都作为不良分子抓起来的人。他们约定在读者们已经知道的本市的慈父和恩人警察局长家里聚会，专门谈谈这些问题。

## 第十章

在读者已经知道的本市的慈父和恩人警察局长家里集合以后，官员们彼此都说，这些日子的操心忧虑使大家连人都瘦了。确实，新总督的任命，关系重大的公函，以及这些鬼知道是怎么回事的风言风语，留在他们脸上很多突出的特征，许多人身上的燕尾服明显地变宽。所有人都撑不住了：公证处长、医务督察、检察长，全瘦了。有一个老把食指上的宝石戒指伸给太太们看的、从来被人只称名而不称姓的谢苗·伊万诺维奇，竟然他也瘦了。当然，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哪儿都有，他们从不气馁，但这样的人为数不多——只有邮政局长一位。只有他没有改变他的永远平稳的性格，在这样的场合里依然要说：“你们这些总督没什么了不起！你们是走马灯，我可是三十年没挪过窝了。”听到这话，别的官员照例要指出：“你当然好啦，施普来亨·济·德伊奇，伊万·安德烈伊奇；你管的是邮政：收信发信罢了；你顶多能早关一小时门，靠这个坑人；商人来晚了，敲他们点不按时取信的罚款，再就是替人发出一件什么违章的邮包罢了。当这个差，自然人人能做圣人。可是要让一个魔鬼天天围着你转，你不想拿，它自己往你手里塞，你会怎么样？你当然不那么要紧，你仅仅只有一个小儿子，但我，老兄，我那个普拉斯科维亚·费奥多罗夫娜肚子真争气，一年一个：不是个小丫头就是个小小子。要是这样，老兄，你就会换个调门了。”官员们就是这样说的；那个魔鬼事实上顶住了没有呢？判断这个，就不属作者的事了。在他们这次开的会上，明显少了一种不能少的东西，那就是俗话叫做“脑袋瓜儿”的东西。我们一般说来天生就不适合开代表制的会议。我们所有的会议，从农民的村社集会到各种学术性和其它性质的委员会，假如没有个指挥一切的头儿，就会开得乱七八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甚至很难说是是什么原因；看来我们就是这样一种人；能开好的，只有以聚饮或聚餐为目的召开的会议，比如说：按德国人的方式在俱乐部和各种公共娱乐场所举行的那种会。我们对一切活动，随时都跃跃欲试。我们忽然会一阵风似地办起各种慈善会、促进会以及说不清的什么会。宗旨极佳，但毫无成就。其原因，也许是事情刚开了个头，我们忽然就会踌躇满志，就会认为大功告成。例如，发起了一个救济贫民的慈善会，收到了大笔捐款，我们马上就要设宴招待本市各方长官，一起庆贺这善良有活动，这下捐款总数的一半自然就被吃掉；其余的钱，立即拿去租一套有供暖设备有门房的豪华会舍，最后留给贫民的，只剩下了五个半卢布；在这笔钱的分配上，理事们都陈述了自己的见解，每人都要把一个什么沾亲带故的人列入名单。不过现在开的这个会，性质完全不同：它的召开是因为有迫切的需要。问题不是关于什么贫民或者什么不相干的人，而是涉及每个官员本人，涉及大家共同面临的灾难；按说在这个会上大家不由得都会一致些，接近些。但结果仍开得不成样子。各种会议上必有的分歧就不说了，这次会上发表的意见还透着一种甚至令人莫名其妙的首鼠两端的味道。一个人说：乞乞科夫是伪造钞票的，随后又把自己的话加了一句：“也许并不是伪造钞票的；”另一个人断定他是总督府的官员，马上又补充说：“不过鬼才知道，脑门上又没写着。”他不是一名乔装改扮的强盗？全体一致反对这样的猜测；大家认为除了他外表十分纯良，在他的言谈中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显出他是一个有不轨行为的人。邮政局长有几分钟一直在沉思着什么，忽然，不知是来了灵感，还是由于什么别的原因，出人意外地大叫了一声：

“诸位，你们知道他是谁？”

他说这句话的声音带着一种威严，使得所有人同时喊出来：

“是谁？”



“他，诸位，我的先生，他不是别人，他是科佩金大尉！”

大家齐问科佩金大尉是谁，这时邮政局长说：

“这个科佩金大尉是谁吗？”他说，“你们不知道科佩金大尉是谁？”

大家回答说确实不知道科佩金大尉是什么人。

“科佩金大尉，”他说完，打开鼻烟盒，但打开了一半，因为害怕旁边的人往里面伸指头，他对别人手指头的清洁，是很不信任的，甚至还会习惯地来上这么一句：“这个我们可一清二楚：您老先生的手指头不知道常摸些什么地方，而鼻烟可是个要求绝对干净的物件。”“科佩金大尉，”邮政局长闻了一撮鼻烟以后说，“不过，将谈到的事情，对于一个什么作家，够写一篇顶好玩的长诗之类的东西啦。”在座的人都表示想知道这个故事，或者像邮政局长说的，这个对于作家是一篇顶好玩的长诗之类的东西。所以他的叙述开始了：

### 科佩金大尉的故事

“一八一二年战争结束后，我的先生，”邮政局长是这样开头的，虽然房里坐着的先生不是一位，而整整有六位，“一八一二年战争结束后，和受伤官兵一道被送回国的有一个科佩金大尉。不知道是在克拉斯内附近还是在莱比锡附近，您仍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他丢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嗯，那时候，您知道，对残废军人还没有制订什么抚恤办法；那个什么残废军人基金会，您想想，从某个角度看，是好久以后才建立的。科佩金看到：需要找个工作，可是他，您明白，只有一只左手。他回家找他老爹；老爹说：‘我养活不了你，我自己的日子，’您想想，‘也艰难着呢。’于是我的科佩金大尉就拿定了主意，要上彼得堡，我的先生，去求皇上，看皇上能不能给点什么恩惠，他要禀告皇上：‘是这么这么回事，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所谓的，卖过命的，流过血的……’嗯，他想法子，您知道，搭上了辎重车，或许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公家的篷车，——总而言之，我的先生，好歹捱到了彼得堡。嗯，您可以想象，如此的小人物，我说的是科佩金大尉，忽然来到了首都，那可是一座，所谓的，举世无双的城市啊！忽然见到了那个上流社会，见到了那种的，所谓的，生活领域，神话里的那个山鲁佐德。忽然走上了一条什么，您想想，涅瓦大街，或者什么，您知道，豌豆大街，好家伙！还有一条什么铸铁大街；那个什么尖顶，都扎到了天上；那些个桥，见鬼了，您想想看，都是悬着的，我是说，跟地面一点都不连着，——总而言之，谢米拉米达，先生，十足十足的！他原想租间房子住，可那租钱受得了吗：窗幔啦，窗帘啦，还有好些名堂，您明白，地毯什么的——整个一个波斯；正是所谓的拿脚踩着钱玩。嗯，干脆就这么说吧，您在大街上走着，鼻子里闻到的，全是成千卢布的味；可是我的科佩金大尉的整座银行，您明白，总共只有那么十来张蓝票子。嗯，他只好在列维尔街上的一家小店里将就着了，一天一卢布：午饭——一盘白菜汤，一块牛肉。他看见拖不得了。他打听该找哪里。另人说，有那么一个最高委员会什么的，就是这儿的，您明白，衙门口，那里的长官是某某主将。皇上，您要知道，那时候不在首都；军队，您想想，还没有从巴黎回来，全都还在国外。我的科佩金早早地起来，用左手梳了梳胡子，因为花钱理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好大一笔开销呢所以他没有去；他把制服拽到身上，拖着一条假腿，您想想，就去见那位长官，那位大人了。他打听官邸在哪儿。人家指着皇宫滨河路上的一座房子说：“就在那儿。”多好的一座房子，您明白：窗户上装的那小玻璃，好家伙，您想象一下，那一丈五尺长的镜子，使得房里的东西，大花瓶啊什么的，全都像摆在外头一样：好像从街上一伸手，在某种程度上，就能够着似的；墙上的贵重大理石，金属的制件，随便哪个门把手，都让你觉得必须，您知道，跑到杂货铺去花一个铜板买块肥皂，先用它洗两三个钟头手，然后才敢

抓，——总而言之，什么都是明晃晃的，在某种程度上，能叫你头昏眼花。光一个看门的就像个大元帅：镀金的圆头杖，伯爵的相貌，像一条养得胖墩墩的哈巴狗；细麻布的衣领，厉害极了！……我的科佩金拖着一条木腿好容易走进了接待室，缩到一个杳杳里，生怕胳膊肘碰上了，您想想，什么美洲或者印度；我说的是，您清楚，什么描金的瓷花瓶之类的东西。嗯，自然罗，他在那儿站的时候够长的，因为，您想想，将军，在某种程度上，刚刚起床，听差的也许刚刚给他端来，您明白，盥洗用的银盆的时候，他已经来了。我的科佩金等了四个来钟头，终于进来了一个副官，或许是一个值日官。那人说：‘将军马上要来接待室。’而接待室里，已经挤得像菜盘里的豆子。那可不是你我之辈的芝麻官，全是四五级的，上校之类的，有的肩章上还闪着通心粉那么粗的金穗呢，一句话，是将军级的。突然间，一阵骚动从屋里传出来，但是轻得都发现不了，像微微飘过一股气流似的。听到好几处有‘嘘，嘘！’的声音，最后，一下子寂然无声了。大人进来了。嘿……您想想看：一位国家要人！那脸上……人有什么身份，您明白……当多大的官……就有什么表情，您明白。在外屋里的人，不管是谁，同时都挺直了身子，期待，发抖，在等着，好像是，决定命运。大臣，或者说大人，朝他们一个个地走过去问：‘您是因为什么？您是为什么事？您有什么要求？您的问题是什么？’最后，我的先生，走到了科佩金跟前。科佩金鼓足了勇气说：‘是这么这么回事，大人：我流过血，失去了，在某种程度上，一只胳膊和一条腿，不能做事了，我大胆地恳请皇上的恩惠。’大臣看见这个人装着一一条木腿，右边的空袖筒别在制服上，就说：‘好的，您过两天再来。’我的科佩金出来，差点没高兴坏了：一是受到了，所谓的，最高的大人的接见；二是抚恤金终于，在某种程度上，马上就要解决了。他怀着这种心情，您明白，一蹦一跳地走在人行道上。他走进帕尔金酒店喝了一杯伏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加，在伦敦大饭店，我的先生，吃了一顿午饭，要了一份用刺山柑花芽做调料的肉饼，要了一只配着各种零碎的肥母鸡；要了一瓶酒，晚上又去了戏园子，——总之，大大地挥霍了一番。他看见一个苗条的英国女人在人行道上走，袅袅婷婷，您想象一下看，跟天鹅一样。我的科佩金，您知道，春心荡漾了，拖着那条木腿，咯噔咯噔地追了上去，可是他一想：‘不行，这是以后的事，等我拿到了抚恤金再说，我现在有点兴奋过头了。’于是，我的先生，过了那么三四天，我的科佩金又到了大臣的府上，又把大人等出来了。‘是这么这么回事，’他说，‘卑职前来，’他说，‘就病残一事，听候大人指示……’如此等等，您明白，说的全是请示报告的那套话。那位大人，您能够想象，马上认出了他是谁，‘啊，’他说，‘好的，’他说，‘这次我只能告诉您一件事，您需要等皇上回国；那时候无疑会定出残废军人的抚恤办法，没有皇上的，所谓的谕旨，我力不从心。’他弯了弯腰，您明白，这就是说：请回吧。科佩金，您可以想象，稀里糊涂地走了出来。他原以为明天就会发钱了：‘好小子，拿去喝点吧，乐乐吧。’结果是要他等着，时间也不定。他一脸晦气地走下台阶，像一只被厨子泼了一身泔水的卷毛狗：尾巴夹着，耳朵耷拉着。‘不行，’他想，‘我还得来一趟，我要说明我已经穷途没路了，您要不接济一下，我要，在某种程度上，饿死了。’总之，他又来到了，我的先生，皇宫滨河路；人家说：‘不行，今天不接见，您明天来。’第二天——照样；门房看都不看他一眼。此时，他口袋里的蓝票子，您明白，可就只剩下一张了。原来还能喝盘白菜汤，吃块牛肉什么的；现在只能在小铺里买两个铜板的咸鲱鱼或者酸黄瓜和一块面包了；总之，这个可怜人在饿肚子啦，而且嘴里却馋得跟饿狼一样。从一家什么饭店门口经过，那儿的大师傅，您考虑一下，一个外国人，一脸和气的法国人，身上是荷兰衬衣，雪白的围裙，在做什么香味沙士，地菇肉饼，总而言之，

都是些美味佳肴，叫你馋得干脆想把自己吃下去。走过米留金开的那溜食品店，一条这么大小的，在某种程度上，鲑鱼从橱窗里望着你，樱桃——五卢布一颗的那种，西瓜王，跟一辆公共马车那么大，从橱窗里把头探出去，它在找那个肯花一百卢布买下它来的，可以说是，傻瓜，——总之，每走一步，都碰上诱惑，口水直流，可耳朵里听到的，总是‘明天，明天’。您可以想象，他的处境如何，一方面是，所谓的，鲑鱼和西瓜，可另一方面给他端上的老是那盘菜：‘明天。’这位可怜人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横下了一条心，不管怎么样，您明白，如果都闯进去。他在大门口等着，看有没有别的求见者进去，结果竟让他拖着那条木腿跟在一个将军后头溜进了接待室。大人照例出来问：‘您为什么事？您为什么事？啊！’他看见了科佩金，就说：‘我不是已经告诉过您，要等着上头的决定吗？’‘那不行啊，大人，我连一口吃的，可以说是，都没有了哇……’‘那有什么办法？我对您爱莫能助；您暂时自己竭尽全力想点办法，谋个生计吧。’‘但是，大人，您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判断，我，一个缺胳膊短腿的人，能谋什么生计呀。’‘但是，’那位大官说，‘您得承认，我总不能，在某种程度上，拿自己的钱来养活您吧；我管着许多残废军人，他们都有同等的权利……再耐心此吧。等皇上一回国，我能向您保证，皇上的恩惠少不了您的。’‘但是，大人，我等不得了，’科佩金说，而且口气，在某一方面，有点无礼。那位大人，您明白，已经烦了。可不是嘛：四周的将军们都在等候着决定，指示；都是一些，所谓的，国家大事，都是要求尽快办理的，耽搁一分钟都可能误了大事，可是斜岔里冒出来了个讨厌鬼，在这里纠缠不休。‘对不起，’他说，‘我没有时间……我有比您更重要的事要办。’他用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委婉的方式，提醒他该走了。可是我的科佩金说，——这句话，您知道，这全是因为饥饿：‘随您的便吧，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他说，‘您不给解决，我就死在这儿。’好嘛……您想想，竟敢这样回答大人的话。和大人说话，一句不合适，他吹口气就能把你送到九霄云外，鬼都把你找不回来……假如哪个比我们低一级的官吏对您我说这种话，就已经是无礼了。可那是什么差距，那是什么差距：主将和一个什么科佩金大尉！九十卢布和零蛋！将军，您明白，没做别的，只是瞥了他一眼，可那一瞥就比放一枪还厉害：能把您魂都吓没了——它躲到脚后跟里去了。可是我的科佩金，您可以想象，一动也不动，好像是生在那里一样。‘您要干什么？’将军说，对他，像俗话说得的，来真格的了。不过，说实话，他做得还是相当宽宏的：换了别人，准会把他吓得屁滚尿流，让他三天找不着东南西北；而大人只是说：‘好吧，’他说，‘假如您在这里住不起，您不能安心在京城等待处理办法，那么，我可以用公费把您送走。叫信使来！把他送回原籍！’信使，您明白，已经在旁边站着了：三俄尺高的汉子，长着一双天生为了对付马车夫的大手，——总之，是一个‘拔牙的郎中’……我们这位上帝的奴隶，我的先生，被人揪住，一把塞进了信使的马车。‘也好，’科佩金想，‘起码不用花驿车费了，为这也得说声谢谢。’这样，我的先生，他就跟信使走了，他坐在信使的马车上，心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打着算盘：‘将军不是说要我自己想想办法吗，好吧，’他说，‘我能，’他说，‘找到一条生路。’嗯，是怎么把他送到目的地的，具体是送到什么地方的，这些都不知道。关于科佩金大尉的消息，从此，您明白，就听不到了，就掉进诗人们说的那条‘忘川’里去了。但是，各位，请听我说，这部小说的情节线，故事开端，正是从这儿才起头的。前面说过，科佩金不知道哪儿去了；但是还没过，您考虑一下，两个月，梁赞的森林里就冒出来一伙强盗，匪首，我的先生，不是别人……”

“不过，对不起，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警察局长突然打断

了他的话，“您不是自己说科佩金大尉缺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吗，而乞乞科夫身上……”

这时候邮政局长“嗨！”了一声，朝自己脑门猛打了一下，当着众人的面骂自己是糊涂蛋。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开头说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点，他表示：俗话说“俄罗斯人事后聪明”，这话一点也不假。但是才过一分钟，他就要了个花头，想把面子挽回来，他说，不过在英国，机械是很高明的，从报上看到有人发明了一种木腿，只要碰一下暗簧，这种腿就能把人带到没人知道的地方去，说是后来在哪儿也找不到那个人了。

不过所有人都不信乞乞科夫就是科佩金大尉，认为邮政局长扯得太远。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甘示弱，在邮政局长的奇思妙想的启发下，扯得可能也像他一样远。在诸多堪称机敏的推测之中，最终出现了一种说出来都觉得奇怪的推测：乞乞科夫是不是乔装改扮的拿破仑？英国早就在眼红啦，说是你俄国这么大，这么辽阔；他们那儿好几次登出来过这样的漫画：画着一个俄国人正和一个英国人谈话。英国人站在那儿，背后牵着一只狗，狗指的是拿破仑：“瞧着，”他说，“要是谈不拢，我马上把这条狗放出来咬你！”——他们现在兴许就把他从赫勒拿岛上放出来了，他现在钻进了俄国，表面上是乞乞科夫，实际上根本不是乞乞科夫。

众位官员对这个说法，很显然，信是没信，不过都认真想了一下，各自在肚子里回味了一下，发觉乞乞科夫的面孔，假如转过身，侧面站着，跟拿破仑的画像倒是挺象。警察局长参加过一八一二年战争，亲眼见过拿破仑，也不能不承认他的个头绝不比乞乞科夫高，拿破仑的体型也是既不能说太胖，但是也不瘦。也许若干读者会说这全是不可信的事；作者也愿意迎合着他们说这一切都不可信；但糟糕的是，一切正是像上面说的那样发生的，而且更令人吃惊的是，这座城市并不在偏远地区，相反，它离两个城市都很近。不过需要记住，这是在赶走法国人的光辉胜利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后不久发生的事。此期，我国的地主们，官吏们，商人们，掌柜们，识字的，不识字的，至少整整八年，都变成了政治迷。拿起《莫斯科新闻》和《祖国之子》来，好像要吃下去，传到最后一个读者手里，已经变成了没有一点用处的废纸。人们见了面，不是问：“老爷子，您的燕麦是多少钱一斗卖的？昨天下了一场雪，您跑了雪橇吗？”而是问：“报上有什么消息，没把拿破仑又从岛上放出来吗？”商人们十分担心这件事，因为他们完全相信一个如今已经在牢里蹲了三年的先知的预言；这个先知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穿着一双树皮鞋，一件光板皮袄，浑身发着一股呛人的臭鱼味，他宣告，拿破仑就是敌基督，被石链锁着，被囚在六重墙七重海之外，但有朝一日会挣断锁链，占领全世界。为了这个预言，先知活该地进了监狱，然而作用还是起到了，它把商人们搅得惶惶不安。好长时间，商人们进饭馆在茶桌上谈生意的时候，哪怕是谈一笔最赚钱的买卖，也要聊聊敌基督的事。官吏和贵族中的许多人，也不由得惦记着这件事，我们知道那时候神秘主义很盛行，他们都被迷住了，在“拿破仑”这个名字的每一个字母里，他们都看到了某种特殊的意义；许多人甚至在其中发现了“启示录的数字”。所以说，这几位官员不由得想到了这一点上，毫不奇怪；但是他们很快就省悟过来，发觉他们的想象力过于奔放，这一切根本不是那回事。他们思来想去，谈来谈去，最后决定，不妨再细问一下诺兹德廖夫。因为死魂灵的事是他头一个捅出来的，而且听说他和乞乞科夫的关系挺近乎，所以无疑会多少知道点他的底细，那么再试试，看诺兹德廖夫能说出点什么。

这些官员先生，以及跟在他们后面的其它身份的人，都怪着呢：明明知道诺兹德廖夫是个撒谎大王，他说的话，一个字，一丁点小事，都不能相信，可是偏偏要去找他。人哪，你拿他就是没法办！他不信上帝，而相信如果鼻梁发痒就准得死；放下诗人



的明朗、和谐、体现朴素之精髓的作品不读，偏偏争看一个肆无忌惮的文人对自然的搅乱、编造、扭曲、颠倒；他非常喜欢，他还会叫着说：“瞧，这才叫真正把握了人心的奥秘哟！”他一辈子不把大夫看在眼里，到末了，却去求用念咒、吐唾沫治病的巫婆；还有更甚者，他自己发明一种不知用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熬出来的草药，天晓得为什么他会想象这就是专治他的病的偏方。当然，官员们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的处境确实困难。听说快淹死的人连一小块木片也要抓的，这时候他已经没有脑子去想：这块木片上或许能站住个苍蝇，可他差不多有四普特重啊，没准还能达到整整五普特呢；但是这时候他想不到这些了，他仍会去抓那个小木片。我们的先生们就是这样，最后连诺兹德廖夫也要抓了。警察局长当即写好一张便条，邀请他晚间来聚会；穿喇叭口长统靴、面颊红润可爱的派出所长，当即按住佩剑，颠颠地朝诺兹德廖夫的住所跑去。诺兹德廖夫正忙着一件重要的工作；他已经有四天关在房里，谁也不让进，饭从小窗口送进来，——总而言之，人都瘦了，脸色都发青了。这件工作要求高度聚精会神：要在几十打扑克牌里选配出两副来，而且每张必须是最容易认准的，必须像最忠实的朋友那样靠得住的。还剩下至少两个礼拜的活儿；此期，波尔菲里要用一个特制的小刷子给那只米兰种小狗刷肚脐眼，并且一天要用肥皂给它洗三回澡。隐居生活被破坏，诺兹德廖夫非常生气；他张口就要派出所长见他的鬼去，但是在市长的条子里读到，晚上的聚会，有个什么新手要来参加，由于可能有小小捞一把的机会，态度马上缓和下来，关好房门，匆匆锁上，顺手披了件外衣，便到他们那里去了。诺兹德廖夫的陈述、见证和推测与官员先生们的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把他们最后的猜测都打乱了。这绝对是一个不知犹疑是什么人；他们的推测中显出了多少动摇和胆怯，在他那里就有多少坚定和自信。对问到的各点，他立即回答，宣称乞乞科夫买了几千个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魂灵，他也卖给他了，因为看不出有什么不卖的理由；问乞乞科夫是不是间谍，是不是使劲在刺探什么？诺兹德廖夫回答说：是间谍，他跟他是同学，在小学里同学们就说他是专打小报告的，并且为这个把他收拾了一顿，事后为了消肿，光在两边的太阳穴上就得放两百四十条水蛭，——他原来想说四十条，但是“两百”这个词不知道怎么自己就蹦出来了。问乞乞科夫是不是伪造钞票的？他回答说：是造假票子的，就便讲了一个乞乞科夫特别机灵的故事：当局知道了乞乞科夫家里藏着两百万卢布的假钞票，把他家封了门，设了岗，每个房门派两名士兵把着，乞乞科夫一夜之间把钞票全换了，第二天，揭了封条一看，钞票没有假的。问乞乞科夫是不是企图拐走省长女儿，在这件事里，他是不是真的帮了忙，参加了？诺兹德廖夫回答说：帮了忙，要不是他，什么事都办不成，——说到这里，他突然醒悟过来，看到这个谎撒得太多余，会给自己惹祸，但是他那舌头已经怎么也管不住了。不过管住也难，因为好些特别带劲的细节，自己往脑子里钻，不说出来能行吗？他连预定举行婚礼的教堂所在的村名都说出来了，那就是特鲁哈马切夫卡村，神父叫西多尔，婚礼费七十五卢布；这个数神父还嫌少，他把神父吓唬了一下，说要去告发：粮食商米海尔偷着娶了孩子的教母，是他主持的婚礼，还把自己的马车让给他们，还在各个驿站上给他们准备了接替的马，神父这才同意的。情节已经细到了开始一个个地说出马车夫的名字。官员们试探着提了一句拿破仑的事，但是对于这个试探自己也后悔了，因为诺兹德廖夫胡侃了一通，不但和事实不沾边，以至于干脆和什么都不沾边，所以官员们叹了口气，全都走开了；只有警察局长一个人还听了好久，以为至少下面还能说出点什么，但最后也甩了甩手说：“鬼知道说的什么玩艺！”大家共同的结论是，不管在公牛身上费多大劲，还是挤不出奶来。官员们的处境比原来更不妙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怎么也没能弄清乞乞科夫

是个什么人。人的秉性，现在就能看懂：在涉及别人而不涉及自己的事上，他英明着呢，聪明着呢，明白着呢；别人有难处，他能提供多么周到，多么果断的忠告啊！芸芸众生莫不赞叹说：“好一个机敏的头脑！好一个刚强的性格！”可要是有什么灾难降临到这个机敏的头上，要是他自己陷入了困境，那性格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刚强的汉子顿时就乱了方寸，这时候的他，活脱是一个可怜的懦夫，一个无足轻重的孱弱的小崽儿，或者是诺兹德廖夫嘴里常说的那个呆鸟。

这些议论、见解和传闻，不知为什么，对可怜的检察长影响最大。大到这种程度，以至他回家以后，思来想去，突然，像人们常说的，无缘无故地死了。不知道是中了风还是犯了别的病，坐着坐着，往前一栽，就趴到地上了。家里人自然是两手一拍，喊了一声：“哎呀，我的上帝！”赶紧请医生来放血，但是发现检察官已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了。只是这时候人们才万分悲痛地得知了，死者的确是有过灵魂的，尽管由于谦逊的缘故他从没有显示出来。说起来，小人物之死，也和大人物之死一样，令人不寒而栗：一个刚刚还在走路、活动、打牌、签文件的人，一个浓眉、眨眼、常在官员中走动的人，现在躺在一张台子上，左眼已经静止了，但是一边的眉毛还在扬着，显现出一种疑问的表情。死者在问什么，是问他为什么死的还是问他为什么活的，这就只有上帝才知道了。

但是这不合情理！无法讲过去！官员们不可能自己把自己吓成这样；小孩子都能看明白的事，他们怎么能想得那么荒唐，越来越离开事实的真相！许多读者都会这么说的，不是怪作者写的不合情理，就是骂这些可怜的官员是傻瓜，因为“傻瓜”二字，人们用得慷慨得很，给自己身边的人，一天奉送二十回也不会觉得可惜。一个人的十个方面，有一方面愚蠢，这就足够当傻瓜的了，其它九个方面都是不作数的。读者们坐在安静的角落里，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山顶上，下面的情形一览无余，评头论足确实不难，而下面的人却只能看见近旁的东西。人类历史上的好多个世纪好像都被勾销了，抹掉了，说那是没有必要的。世界上有过好多现在似乎连小孩都不会做的糊涂事。人类在追求永恒真理的过程中，选择过多少弯曲、荒凉、狭窄、坎坷、远远偏离了方向的道路，而在他的面前却明明摆着一条像宫前御道一般笔直的坦途！人们不走这条白昼阳光灿烂夜晚灯火通明的阳关大道，反而要在茫茫的黑暗中奔波。多少回，虽然老天爷在指引，他们仍能走偏一步而迷失方向，仍能在大白天重新陷入无法通过的荒野，仍能再次互相蒙蔽，跟着幽幽的磷火步履艰难地前行，他们仍旧能走到万丈深渊的边缘，然后才惊恐地互相发问：出路何在？正道何在？现在，当今一代把这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对先辈的迷误，他们感到吃惊，他们耻笑先辈的不明智，他们看不到，这部历史每页都灼燃着上天的圣火，字字都发出强烈的呼喊，处处都用锋利的指尖正对着他们——当今的一代；但是当今的一代只顾耻笑着先辈，并且自负而骄傲地开始着一系列将来同样会遭到后人耻笑的新的迷误。

有关这一切，乞乞科夫还什么也不知道。真也巧了，这时候他患了轻微的感冒，牙龈脓肿，嗓子有点发炎，我国很多省城的气候在配给人们这类疾病时，一点儿也不小气。因为害怕还没留下后代就马马虎虎地丢了这条命，他认为最好还是在房间里呆个三两天。这几天他不断用泡着无花果的牛奶漱口，然后把无花果吃掉，腮帮子上绑着一个装有甘菊和樟脑的小布袋。为了打发时间，他把所有买来的农奴，重抄了几份详细的名单，甚至读了读从箱子里找出来的一卷《拉瓦利耶侯爵夫人》，检看了一次装在他那百宝匣里的各种物件和便条，有的条子还再读了一遍；这一切令他无比厌烦。他怎么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城里的官员一个也不来，起码也该来一趟问问他的病啊，没几天以前，

客店门口还常停着马车呢，一会儿是邮政局长的，一会儿是检察长的，一会儿是公证处长的。他也只能在房间里来回走走，耸耸肩膀而已。他终于觉得好些了，看到能出门了，心里不知道有多快活。他片刻都未耽误，立刻着手打扮，打开木匣，倒满一杯热水，取出小刷和肥皂，做好了刮脸的姿势。这事可早就该办了，因为他用手摸了摸下巴，朝镜子里看了一眼，都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哎哟，长出好大一片森林！”真的，森林不用说，整个腮帮子和下巴上，确实长出了一片茂盛的庄稼。刮了脸，赶紧穿衣裳，忙得差点把脚蹬到了裤腿外面。终于穿戴整齐了，喷了香水，裹上厚外套，为谨慎起见，还是把一边的脸颊用布包好，然后便走出樊笼，上了大街。就像任何久病初愈的人一样，他这次出门有一种过节的感觉。迎面见到的一切，房屋也罢，路旁走过的农夫也好，似乎都带着笑脸。其实那些农夫的脸板得老紧，其中个把人还刚刚给了同伙一个巴掌。头一个他想去拜会省长。一路上脑子里出现过不少杂念；金发女郎总在脑子里打转；他的想象甚至有点轻佻了，使得他轻轻地笑骂起自己来了。在这样的的心境中，他来到了省长官邸的大门前。他在门廊里正要急忙地脱下外套，门房用了一句完全意想不到的话让他大吃一惊：

“上头下令了，不接待！”

“什么，你，你，大概，没认出我来？你仔细看看脸！”乞乞科夫对他说。

“不会认不出的，我又不是头一回看见您，”门房说。“吩咐的就是单不放您进去，别人都行。”

“怪事！什么原因？为什么？”

“这么吩咐的，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门房说，并且在这句话后面加了一个“是的”。说完这话，门房在他面前变得满不在乎，从前赶着给他脱外套的那种巴结相，一点没留下。他望着乞乞科夫，心里好像在想：“哼！既然主子们不让你进门，那看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没什么了不起，是个什么下三烂罢了！”

“莫名其妙！”——乞乞科夫暗想，立刻去公证处长家，但是公证处长见到他，尴尬得说不出一句囫圇话，唠叨了半天，不知所云，弄得宾主都很难堪。从他那里出来，乞乞科夫一路苦苦思索，想解释和弄清公证处长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的那些话可能与什么有关，但怎么也想不通。然后他又去找别人：警察局长，副省长，邮政局长，但是所有的人，要不就是不见了，要不就是见了，但态度那么奇怪，言语那么拘谨晦涩，神情那么慌张，没头没脑，使得乞乞科夫怀疑他们的大脑是不是出了问题。后来又跑到谁家去试了试，看能不能至少问出个原因，但是什么原因也没有问出来。他毫无目的地在城里徘徊，神情恍惚，无力判断是自己发了疯，还是官员们发了昏；这是梦里发生的事，还是现实里发生的比梦更加荒唐的事。他回到曾怀着多好的心情走出的客店，不早了，天差不多要黑了，心头烦闷，便叫人送上茶水。他满腹心事，想着自己奇怪的处境，感到茫无头绪，于是一杯接一杯地喝起茶来，这时房门忽然开了，怎么也没料到，眼前竟出现了诺兹德廖夫。

“俗话说的好：‘为了访问好朋友，多绕七里也愿走’嘛！”他一边摘帽子一边说。“我从这里路过，看见窗户有亮，我心想，嗨，进去一趟吧，他保证没睡。啊！太好了，你桌上有茶，特想喝一杯：今天午饭吃了一堆破破烂烂的东西，我这阵觉得胃里要闹架了。喂，叫人装袋烟给我抽！你的烟袋在哪儿？”

“我又不抽烟袋，”乞乞科夫冷冷地说。

“扯蛋，似乎我不知道你是个烟鬼似的。喂！你手下人叫什么来着？喂！瓦赫拉梅，听着！”

“不叫瓦赫拉梅，叫彼得卢什卡。”

“怎么？你原先可是有个瓦赫拉梅。”

“我什么瓦赫拉梅也没有过。”

“对了，对了，杰列宾手下那个叫瓦赫拉梅。你仔细想一想，杰列宾的运气多好：他姑妈跟儿子闹翻了，因为儿子娶了个女农奴，现在立下字据，把全部产业都归他所有了。我暗自思忖，往后的人要都有这么一个姑妈，那可真不赖！老兄，你怎么一个人躲起来了，什么地方也不去？当然我知道你有时候忙着研究学问，爱读读书（诺兹德廖夫凭什么肯定我们的主人公研究学问，爱读书，我们无法说出，乞乞科夫恐怕更说不出来）。哎呀，乞乞科夫老兄，你要是看到……你的讽刺天才可就有了材料（为什么说乞乞科夫有讽刺天才，也不知道）。你就想想吧，老兄，在商人利哈乔夫家打戈尔卡，真让人笑破肚皮！坐在我旁边的佩列片杰夫说：‘要是乞乞科夫在这儿，可够他乐的！……’（可是乞乞科夫从来不认识什么佩列片杰夫）老兄，你得承认，那回，记得吗？跟我下棋，你干得太下贱了；明明是我赢了……你，老兄，干脆是耍了无赖。可我，鬼知道怎么搞的，怎么也恼不起来。前两天跟公证处长……哎呀，对了！我本来该告诉你，城里的人没一个人支持你的；他们认为你在造假票子，他们缠着我问；我死保着你，说我跟你是同学，我认识你爸爸；反正，不用说，足足地胡吹了一气。”

“我在造假钞票？”乞乞科夫从座位上抬起身子，喊了出来。

“但是你为什么把他们吓成了那样？”诺兹德廖夫继续说，“他们，不知怎么搞的，全都吓疯了：说你是强盗，间谍……检察长活活给吓死了，明天出殡，你不来吗？说实话，他们怕的是新总督，担心因为你出点什么事；可我对总督有这么个看法，要是他鼻子翘得老高，架子摆得老大，那他在贵族们当中就吃不开。贵族们要求的是热情好客。当然，他也可以关在书房里，一次舞会也不举行，可是这样行吗？这样落不到一点好。但是你，乞乞科夫，可策划了一件冒险的事。”

“什么冒险的事？”乞乞科夫不安地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拐走省长的女儿呀。说真的，我很早以前就想过了，向上帝保证，早想到了！那回我一见你们俩舞会上凑在一起，心里就想，乞乞科夫，这里头大有文章……不过，你的眼光不大好，我没看出她一丁点好来。另外有一个，毕库索夫的外甥女，那才叫姑娘呢！可以说是个天生尤物！”

“你胡搅什么，胡搅什么？什么拐走省长女儿，你怎么啦？”乞乞科夫瞪大眼睛说。

“拉倒吧，老兄：你这人真阴！老实说，我就是为这个来的：我愿意帮你的忙。就这样说定了：在教堂里，婚冠由我给你捧，马车，替换的马匹，用我的，可是得先说好一条：你得借给我三千卢布。我等钱用，老兄，事情到了紧要关头了！”

诺兹德廖夫叨叨这些话的时候，乞乞科夫揉了几次眼睛，想确定一下这是不是在梦里听到的。伪造钞票，拐走省长女儿，似乎是因为他死了的检察长，总督要来——这一切可把他吓得不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暗想，“再耽搁不得了，必须马上离开。”

他尽快把诺兹德廖夫打发走，马上叫来谢利凡，吩咐他天一亮就备好车，早晨六点一定出城，要他把一切仔细检查一遍，给车上好油，等等，等等。谢利凡嘴里说：“是啰，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可是人却在门口站着不动，过了好半天。乞乞科夫又立刻吩咐彼得卢什卡把皮箱从床底下拽出来，那上面的灰尘已经老厚了，主仆一起动手，不分三七二十一，把袜子、衬衫、洗过的和没洗过的内衣、皮靴楦子、日历……全部都塞进去。所有这些东西全是随手一扔；他想今晚一定要准备停当，免得明天早晨发生任何耽搁。谢利凡在门口站了两三分钟，终于慢慢腾腾地走出了房间。他下楼梯的步子，迈得说多慢有多慢，那双湿漉漉的皮靴在向下倾斜的朽坏的梯磴上踩出一个个的印子，他还用一只手在后脑勺上挠了好长时间。他挠后脑勺是什么意思？这个动作通



常表示什么意思？人们挠后脑勺是表示懊恼？可不嘛，或者是本想明天跟一个穿光板破皮袄扎宽腰带的要好的哥儿们在一家酒馆聚聚呢，结果聚不成了；或者是本可文文雅雅地牵着白嫩的小手傍晚站在大门口，可是因为在别处有了心上人，这事只好放弃了；但这正到了城里天刚黑下来的时辰啊，穿红衬衫的小伙儿正对着一群家仆拨弄巴拉莱卡琴呢，歇了工的平民百姓正悄悄地拉着家常呢。也许挠后脑勺是表示惋惜？已经盖着光板皮袄把下人厨房炉边的铺位焐暖了，还能就着城里人吃的松软大馅饼喝白菜汤呢，真舍不得丢下这些，又去受那个雨里泥里奔波赶路的罪呀。这事上帝才知道，你是猜不出来的。俄罗斯人挠后脑勺，意思可多着呢。

## 第十一章

然而乞乞科夫的计划完全没能实现。第一，比预料的晚一点醒来，这是头一件不愉快的事。起床后马上叫人去问车套好没有，除此之外一切准备停当没有；但是回话说，车还没套，一切都准备好。这是第二件不愉快的事。他憋了一肚子火，甚至给我们的朋友谢利凡预备了一顿拳打脚踢式的惩罚，只在急躁地等着看他能说出什么辩解的理由了。谢利凡很快来到主人房间，主人有幸聆听了一次每逢急于出发时照例会从仆人嘴里听到的那份报告。

“不过，帕维尔·伊万诺维奇，马得钉掌了。”

“唉呀，你这蠢猪，木头！早怎么不说？没工夫？”

“工夫倒有来着……还有车轱辘也坏了，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轮箍得整个换，因为现在的路坑坑洼洼，地上到处是窟窿……我还得禀报一件事：马车的前部全散架了，这辆车也许两站都走不了。”

“你这混蛋！”乞乞科夫气得两手一拍，喊了一声，直冲他走过去；谢利凡见主人来得太近，怕受到什么惩罚，立刻往后退去，闪到一旁。“你打算要我的命，啊？你想杀了我，啊？你想明火执仗地谋财害命，啊？你这该死的蠢猪，海怪！啊！啊！在这儿都呆了三个礼拜了，啊？哪怕说一句话，没用的东西，如今到了最后一刻，你的事全来了！本该随时准备好的：坐上车就能走的，啊？可是你偏偏把事搞糟了，啊？啊？这些事你不早就知道吗？你不早就知道吗，啊？啊？你说，是不是早知道？啊？”

“知道，”谢利凡低下头说。

“为什么那时候不说，啊？”

对这个问题，谢利凡一句话也没说，不过他低下头以后，好

像在对自己说：“这事可也怪：早知道，可就是没说！”

“现在你去把铁匠找来，一切要在两小时之内做完。听见没有？必须在两小时之内，要不然，我要把你，我要把你……碾成两半！”我们的主人公生气极了。

谢利凡转身走向房门，去执行主人的吩咐，但忽然又站住说：

“老爷，没有，那匹花斑马，真的，倒不如卖了，因为它，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心术不正；这匹马，还是卖了的好，光碍事。”

“那好哇！我这就给你上马市去，我这就给你卖去！”

“我敢向上帝担保，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它只是样子好看，实际上最滑头；这种马，哪儿也……”

“蠢东西！我何时想卖，自然会卖。还在这儿发什么议论！我看着：你不马上给我找来铁匠，不在两个小时之内把一切弄妥，瞧我会怎么惩治你……我要把你揍得没个人样！快去！快滚！”

谢利凡出去了。

乞乞科夫心绪一团糟，把马刀往地下一扔；这把马刀随他上路，是为了适当地吓唬一下适当的对象。他和铁匠费了一刻多钟的口舌，才讲定了工钱，因为铁匠们的心眼照例是坏到了家，看准了这活儿是个急茬，要价比平时整整高了五倍。不管他怎么发火，说他们是骗子，强盗，土匪，甚至提到末日审判，但铁匠们毫无所动；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不但工钱上照旧，活儿也不给他两小时干完，而是磨蹭了五个半小时。在这五个半小时之内，乞乞科夫有幸体验了一下所有旅行者都知道的那种快乐时刻：什么都装进了箱子，房里只有些绳头、纸片和各种垃圾乱扔在地上；人在这时候既不算上了路，也不算呆在原地，他望着窗外的行人，他们慢腾腾地走着，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自己那仅值几分钱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事；他们怀着愚蠢的好奇抬起眼睛，只是为了瞄他一眼然后继续走他们的路，这使得不能登程的可怜的旅行者的恶劣心情变得更加恶劣。所有的一切，他所见的一切：窗口对面的小铺，对面那座房子里的老太婆走近半截窗帘时露出来的脑袋，他全觉得讨厌；但是他仍不肯离开窗口。他站在那里，时而不知所措，时而用迟钝的目光再次注视他面前活动的和不活动的一切，愤愤然地按死一只这时在他手指下嗡嗡叫着往玻璃上乱撞的苍蝇。但万事终有尽头，盼望的时刻来到了：全都准备好了，马车的前部修好，车轮套上了新箍，马匹从饮水槽牵来了，强盗铁匠数清了收到的钞票，说了声一路平安，回去了。最后马车也套好了，刚买的两块热乎乎的挂锁形白面包放进了车里，谢利凡已经把自用的什么东西塞进了车夫座位旁的布兜，我们的主人公本人也终于坐进了车厢。这时有仍穿着那件线呢常礼服的茶房向他挥帽子，有一群客店伙计及别家的仆人跑来围观别人的老爷上路，还有出发时必然见到的所有情形。于是，在城里停了那么久的也许读者已经厌烦了的那辆单身汉乘坐的轻便马车终于驶出了客店的大门。“感谢上帝！”乞乞科夫一想到这儿，便划了一个十字。谢利凡甩了一鞭子，先在踏脚板上悬了一会的彼得卢什卡，这时挨着他坐下了；我们的主人公在格鲁吉亚毛毯上坐好，就往背后掖了一个皮靠枕，紧紧地挤住了两块热乎乎的面包；马车凭借着众所周知的石子马路特有的上抛力，又开始蹦跳和摇晃了。他怀着某种说不清的心情看着房屋，墙壁，栅栏，街道，它们好像也在蹦蹦跳跳地慢慢向后退去，上帝才知道，命运还能不能让他在一生中的什么时候再次见到它们？拐进一条街道的时候，轻便马车只好停下来，因为整个这条街都走着一队看不到头的送葬行列。乞乞科夫把头探出来，向彼得卢什卡问问是给谁出殡，结果知道了是给检察长出殡。他浑身有一种不快的感觉，马上缩到一角，用车前的皮帘挡住身子，拉下了两边的皮窗帘。马车停着的时候，谢利

凡和彼得卢什卡虔诚地摘下帽子，细看那些坐车的骑马的都是什么人，什么样子，坐的什么车，骑的什么马，还计算着走路的有多少，坐车骑马的有多少；乞乞科夫命令他们，不许和相识的仆人们打招呼，接着自己也通过皮帘上的玻璃孔偷偷地进行观察：本市全体官员都在送灵，所有人都脱了帽子，他担心他们会认出他的马车，但是他们现在哪里顾得上这个。他们甚至没有边走边聊那些送殡时照例要聊的家常话。这时候他们一门心思地想着自己的事：他们在揣摩新总督是个如何的人，上任伊始会抓什么事，会怎样对待他们。步行的官员们后面，跟着一溜轿式马车，车窗里露出头戴丧帽的女士们。从他们的嘴唇和手臂的动作，能够看出她们正在热烈地交谈；或许她们也在谈着新总督的到来，七嘴八舌地推测着他将举行的舞会，讨论着什么锯齿边和镶条之类的永远没完的话题。最后，在轿式马车后面，是排成一串的空车，完了，再没有别的了，我们的主人公可以走了，他打开皮帘子，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由衷地说：“检察长啊检察长！你活着，活着，然后死了！报上会登出消息说，一位可敬的公民，少有的慈父，模范的丈夫与世长辞了，使他的下属和全人类感到万分悲痛，还会瞎扯好多别的废话，大概还有：寡妇们和孤儿们对他的逝世，全都痛哭流涕；可是要认真分析一下，你所有的一切，实际上只有那两道浓眉而已。”他吩咐谢利凡快离开这里，同时想：遇见出殡也是好事；常言说：遇见死人，会有好运气。

轻便马车驶上了比较空旷的街道；很快两旁就只有长长的木栅栏了，这预示着市区快到尽头。石子马路走完了，又见拦路杆，又见城市隐在后面，又见一片荒芜，又登上了旅途。大道两旁闪过的，又是一根根的里程标，驿站长，水井，货车，灰暗的农村和它们的茶炊、村妇、手提一兜燕麦跑出客栈的灵活的大胡子老板，跋涉了八百俄里的足穿破烂树皮鞋的步行者，匆忙之中成立的小镇，小镇上木造的店铺，店铺里装面粉的圆桶、树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鞋、挂锁形白面包和其它的小杂货，斑驳的拦路杆，修补中的桥梁，大路两旁一望无际的田野，地主的轿式大马车，一个骑马的士兵，他运送着装在写有“交某某炮兵连”字样的绿色木箱中的榴霰弹，草原上隐约可见的一道道发绿、发黄以及新耕出的发黑的条形地段，不知谁在远处唱起的一支歌，仅仅露出梢头的雾中的松林，教堂的钟声在远方消失，密密麻麻的鸦群，没有尽头的地平线……俄罗斯！俄罗斯！我看见你了，我从这奇丽美妙的远方看见你了：你有的，是贫穷，是散乱，是不舒适；在你那里，没有被艺术奇观装点着的自然奇观，没有崖顶筑着巍峨宫殿的古城，秀美的林木，爬满屋壁的常春藤，在瀑布的喧哗及其永恒的水雾笼罩下的精舍，都能使心胸开阔，惊讶不置；没有累累高悬的巨石需要人翘首仰望，不能通过绕着葡萄藤、常春藤及千万株野蔷薇的层叠拱门看到刺入银色晴空的光耀夺目的远山的亘古不变的轮廓。你有的，是开阔，是空旷，是平坦；你的不高大的城市不显眼地伫立在平原中间，仅像一个圆点，一个记号。没有什么东西令人赏心悦目，目眩神迷。但又是一种什么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力量，使我永远向往着你？为什么耳边总会听到飘荡在你整个广袤国土上的忧伤的歌声？这歌声里蕴含着什么？是什么在召唤，在哭泣，在激动着人们的心？是什么声音在痴狂地亲吻着我，在闯入我的灵魂，久久萦绕在我的心头？俄罗斯！你究竟要我怎样？在我们之间埋藏着一种怎样的神秘莫测的联系？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为什么你所有的一切都向我投来充满期待的目光？……在我还被困惑所充塞时，木然地站立，沉沉的乌云已经罩在了我的头顶，它孕育着一场即将袭来的暴雨，在你广漠的空间面前，我的思维变得哑然无语。这无边的广阔预示着什么？广阔无垠的思想不应就在你这里产生吗，既然你本身就如此广阔无垠？雄伟的壮士不应就在这里出现吗，既然这里有着让他施展和驰骋的场地？我被这宏伟的空间慑服了，它在我心灵的深处闪现

出了一道无比灿烂的光芒；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使我的双眼变得无比明亮：啊！那是一个多么光辉、神奇、世所不知的遥远的地方！俄罗斯！……

“拽住，拽住，蠢货！”乞乞科夫对谢利凡喊。

“我一刀宰了你！”坐在迎面奔驰而来的车上的胡子一俄尺长的信使大叫。“找死啊，没看见这是官车！”那辆三套马车轰隆隆地带着一团烟尘，倏地不见了，似乎只是一个幻影。

旅途二字有着多么怪异，多么诱人，多么令人心驰神往，多么美妙的含义！而它本身又是多么地神奇：晴空，秋叶，凛冽的空气……裹紧旅行的外套，往耳朵上拉低了皮帽，更贴紧更舒适地朝车厢犄角一靠！最后一次的寒颤通过了四肢，接着就是惬意的温暖。马儿在奔跑……多么强大的诱惑啊，睡意悄悄地袭来，眼睛禁不住渐渐地合拢，你已经是在梦中听着那《不是白雪……》的民谣，那奔马的鼻息，那车轮的辘辘；你已经沉睡入梦，却把邻座的旅客挤到了一角。一觉醒来，已经跑过了五个驿站；明月，陌生的城市，教堂和它们古老的木造穹顶及发黑的尖端，乌暗的原木房屋和白色的砖石房屋。明月遍洒着清辉：墙面，路面，街头，好像挂满了洁白的亚麻布头巾；乌黑如炭的阴影，在头巾上划出一道道的斜纹；在月光的斜照下，木板铺成的房顶熠熠发亮，倒像是闪光的金属；哪里也见不到一个人影——人们都入睡了。仅仅在一个小窗口里也许还亮着一盏孤灯：是一个小市民在缝制一双皮靴？是面包匠在烤炉前忙碌？——全都不必理会！可是，那夜啊！天上的神灵啊！在你的高处形成着一个怎样的夜！那空气，那在莫测的深处浩瀚、和谐、明朗地张开着的穹顶，竟是那么遥远，那么崇高！……但是寒冷的夜的气息清凉地吹拂着你的眼帘，仿佛正唱着一支催眠的歌曲，你困了，微睡，发着鼾声，而那位被挤到角落的可怜的邻人，感到了承受的压力，生气地转动着身体。一觉醒来，眼前已经又是田野和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原，四下里空空荡荡的——到处是荒无人烟，一切都坦露无遗。写有数字的里程标一个个地飞过，天已破晓；在泛着鱼肚白的寒冷的天际现出一带淡淡的金色；风变得更凉更硬了：裹紧你的暖和的外套！……多么惬意的寒冷！多么奇妙的重新进入的美梦！车身一颠——你又醒来。太阳升到了天顶。“小心！小心！”你听见有人在喊；马车正驶下陡坡：下面是一道宽宽的堤坝和一泓宽宽的清澈见底的池水；阳光下明晃晃的池塘，像铜盆的平底；一个村落，散落在山坡上的农舍；村里教堂的十字架像一颗明星似的在一旁闪烁；庄稼人的絮叨和辘辘的饥肠……上帝啊！无比遥远的旅程，你有时竟是多么美好！多少次，当我面临着灭亡和沉没，我曾向你伸出求援的手，而你每次总是仁厚地把我拉起，把我拯救！在你的道路上，产生了多少神奇的构思，诗的梦幻，感受过多少美妙的印象！……我们的朋友乞乞科夫此刻心中的梦幻也并不全是散文式的。且看他现在有些什么感受。开始他毫无感受，只是不断回头张望，想确定是否真的走出了市区；当他看到市区早已消失，铁匠铺，磨房和市郊的一切东西全都看不到了，连砖石建造的教堂的白色尖顶都早已没入地平线以下了，这时他才把心思全部转到旅途上，才只看道路的两边。N市好像在他记忆中未曾有过，似乎是在多年以前，在童年时代，曾经路过这个地方。最后连旅途也不再引起他的兴趣，他开始微微地闭上眼睛，把脑袋搭在靠枕上。作者承认，这倒让他挺高兴，这使他有了一些机会，可以谈他的主人公的情况；因为在此以前，正如读者所见，作者总是不断受到干扰，忽而是诺兹德廖夫，忽而是舞会，忽而是太太们，忽而是城里的流言，最后，还有成千件只是写进书里以后才使人觉得是琐事的琐事，当它们在上流社会里发生的时候，都被认作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把这一切完全放到一边，我们谈论正题。

我们选择的主人公，读者们会不会喜欢，很值得怀疑。可以



肯定地说，女士们不会喜欢他，因为女士们要求主人公必须十全十美，如果心灵中或身体上有什么疵点，就完了！无论作者对他的灵魂窥探得有多深，哪怕比镜子还要清晰得多地反映出他的形象，她们仍不会认为他有任何价值。乞乞科夫的肥胖和中年，对他十分不利。在任何情况下，女士们都不会宽恕主人公的肥胖，很多女士会扭过头去说：“呸，多么恶心！”唉，所有这些，作者完全知道，但他仍不能选取一个有德之士作他的主人公。但是……也许在这同一部小说里，将响起另外的，至今尚未拨动的琴弦，将展示出俄罗斯精神的无尽宝藏，将出现一个具有天赋美德的男子，或是一个别国没有的绝好的俄罗斯少女，她具有惊人的女性的的心灵美，她充满舍己为人的意向和自我牺牲的勇气。在他们眼里，其他民族一切有德之士都会显得毫无生气，就像书本在活的语言面前那样缺乏生命！俄罗斯人将掀起思想的狂飙……那时人们将看到，别的民族天性中仅是表面滑过的东西，在斯拉夫人的天性里扎下了多么深厚的根基……但是何必说这些以后的事情？身为一个早已成年的男子，作者觉得像少年那样不以为然，对于他这样一个经过严格的内心生活和独自的清醒思考锻炼的人，很不得体。一切都有它们的、地点和顺序！我终究没有用一个有德之士作为本书的主人公。我甚至可以说出为什么不用。这是由于现在也该让可怜的有德之士歇歇了；因为“有德之士”这个词在人们的嘴里用得太多滥了；因为人们把有德之士变成了一匹马，没有一个作家不骑它，不用鞭子或顺手拿到的什么东西催它快跑；因为人们把有德之士累得瘦弱不堪了，连一点德的影子都没有了，全身只剩下皮包骨头；因为人们请出有德之士的动机是虚伪的；因为人们并不尊重有德之士。不行，现在也该让无耻之徒拉拉车了。那么，我们就把一个无耻之徒套在车上吧！

我们的主人公出生在一个默默无闻的贫寒家庭。父母是贵族，但没有人知道是世袭的还是个人的。他长得不像父母：至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生他时在场的亲戚——一个矮小的女人，属于那种通常被人叫做“麦鸡”的体形——把婴儿抱到手里的时候曾这样喊：“根本与我想的远远相悖！他该长得像外婆，这还不错，可是他长得像俗话里说的：‘不像爹，不像娘，倒像过路的少年郎’。”生活对于他，一开始就是灰暗的，不舒适的，像是通过积雪的模糊不清的小窗户看到的什么东西：童年时代没有一个朋友，一个伙伴也没有！一个小房间，几扇冬夏都不开的小窗户，病病歪歪的父亲穿着羊羔皮里子的长外衣，赤脚趿拉着绒线拖鞋，成天唉声叹气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往墙角的沙箱里吐痰；永远是坐在长凳上，手握一支鹅毛笔，墨渍涂满了手指和嘴唇；眼前永远是一本叫人“要说实话，服从尊长，心存美德”的习字帖；耳边永远是拖鞋在屋里的沙沙声和啪嗒声，每当厌烦了作业的单调而给字母添上钩钩或尾巴时必然听到的熟悉的但从来是严峻的“又胡闹了！”的斥责声，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永远熟悉的但从来是难受的感觉——耳轮被后面伸来的大手的指甲狠狠地一拧：这就是他依稀记得的童年生活早期的惨景。但是生活中一切都在发生着很快很大的变化：在一个大地初暖、泛滥春水的日子，父亲带着儿子乘着一辆简陋的马车离开了家门，拉车的是一匹瘦小的黄斑马，是马贩子行话叫“喜鹊”的那种牲口；赶车的是一个矮小的驼背，是乞乞科夫父亲仅有的一家农奴的家长，他简直包揽了主人家里的一切职务。他们乘着“喜鹊”拉的车，慢腾腾地走了快两天；一夜都在旅途中度过，渡过一条河，嚼点冷馅饼和炸羊肉充饥，第三天早晨才来到一座城市。小男孩眼前突然出现了城市的街道，没想到过的富丽堂皇，惊得他的小嘴张大了好几分钟。然后“喜鹊”把车拉下一条陡斜的窄胡同，一地烂泥，刚进去就扑通一声，连马带车陷进了一个水坑；在驼背和老爷本人的吆喝声中，黄斑马在水坑里全力挣扎，四蹄乱蹬，花了好长时间，终于把他们拉进了一个位于斜坡上的小院；院内有一座陈旧的小屋，屋前长着两

株开了花的苹果树，屋后有一片小花园，花园里的树木和建筑都很矮小，仅有花楸与接骨木和一间隐在花木深处的小亭，木板顶，开着一个不透光的窄窗。这座宅子里住着他家的一个亲戚，是个小老太婆，身子虽然强壮，每天早晨仍然上市场去，然后在茶炊边烤袜子；她拍了拍男孩的脸蛋，欣赏了半天他胖乎乎的模样。往后他就得留在这儿，每天去市立学校念书。父亲住了一夜，翌日就要回去。临别，父亲没有流泪；给了他一个五十戈比的铜币，供他购买杂物和零食，比这重要得多的，是给了他一番聪明的教诲：“听着，帕甫卢什卡，好好念书，别胡闹，别调皮，最关键的是让师长喜欢。如果能讨得师长欢喜，哪怕功课不行，哪怕上帝没给你才能，照样会一帆风顺，到所有人前面去。不要跟同学交往，他们不会教你好事；如果非交往不可，也要交那些阔气点的，到时候可能用得上的。不要花钱请客，不要请别人吃东西，最好做到老让别人请你；顶要紧的是一分一分地省钱，攒钱：这东西比世界上什么都可靠。同学、朋友会骗你，遇到灾难会头一个出卖你，而钱这东西不会出卖你，无论你遇到了什么灾难。有了钱，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没有穿不透的墙。”父亲给了这番教诲，就与儿子辞别，又坐上“喜鹊”吃力地拉着的那辆车，回家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儿子，但是他的话和教诲在儿子的灵魂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帕甫卢什卡第二天就去上学了。他在哪门功课上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才能；突出的地方主要是用功和整洁；可另外的方面，在实用的方面，他却显得非常聪慧。他脑子一转，什么事情都能摸透；在和同学的关系上，真的做到了只有别人请他吃东西，而他从来不请别人，有的时候甚至把别人送的食品藏起来，然后再卖给送的人。他自幼就懂得省吃俭用。父亲给的半卢布，他一戈比也没花，相反，当年就把钱数增加了，显示了几乎非凡的生财本领：他用蜡捏了一只红腹灰雀，上了色，卖了个很好的价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此后的一段日子里，做起了另一种投机生意，就是：在市场上买些吃的东西，在课堂里挨着比较阔气的同学坐下，只要发现同学开始觉得恶心，——那是饥饿的前兆，——就假装无意地从课椅下露出蜜糖饼干或者椭圆形白面包的一角，让他看见；把他逗馋了以后，再根据他食欲的强弱要价。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围着关进小木笼里的一只老鼠，经过两个月的忙碌，终于练得它能按命令后腿直立、躺下、起来，然后也卖了个很好的价钱。攒够了五卢布，他把小口袋的口缝上，再用另一只口袋存钱。对待师长，他做得更聪明。在课堂里，没有人有他坐得正规。该交待一句，这个老师顶喜欢的就是肃静和品质良好，最讨厌聪明的爱说俏皮话的男孩；他觉得他们必定是在嘲笑他。哪个孩子只要被他认为嘴尖，只要身子稍微动了动，或者无意地扬了扬眉毛，就足以引发他的震怒。他会百般地折磨他，狠心地惩罚他。“老弟，我会治好你的桀骜不驯！”他说。“我对你比你自已看得还透。我要你给我罚罚跪，给我挨挨饿！”可怜的孩子常常这样，跪得膝盖红肿，饿了一天一夜，还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才能和天分，全是扯蛋，”他常说，“我只看品行。只要品行可嘉，哪怕什么也不懂，各门功课我都给他打满分；我看到谁的性情顽劣，爱好讥讽，我就给他打零分，哪怕他才过梭伦也没用！”这位老师极不喜欢克雷洛夫，由于他在寓言里说：“依我看，喝酒无妨，只要懂行”，他常常脸上和眼里带着美滋滋的表情叙说，他以前教书的那所学校，肃静得能听见苍蝇飞的声音，整整一年里面，没有一个学生在教室里咳嗽过一声，擤过一次鼻子，直到打下课铃，连教室里有没有人都没法知道。乞乞科夫马上领会了师长的精神，明白了应当如何表现品行。上课的时候，无论后排同学怎么掐他，他眼睛或是眉毛都没有动过一下；下课铃一响，他连忙跑去抢先给老师递上护耳棉帽（老师带的是一顶护耳棉帽）；递过了帽子，他总是头一个走出教室，努力做到让老师在半道上偶遇

他三次，他每次都频频地向老师脱帽。事情取得了完满的成功。在校期间他一直被当做优秀学生，毕业时各门功课都得了满分，领到了毕业文凭和写着“勤奋好学，品行优良”的金字奖状。在从校门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外表颇有魅力、下巴需要常刮的青年了。这时候他父亲去世了。遗产只有四件破得无法挽救的毛衣，两件羊羔皮衬里的外衣，以及为数不多的一笔现款。看来父亲只懂得劝别人攒钱，自己攒得却不多。乞乞科夫立即把破旧的小宅院和那点微不足道的地产变卖了一千卢布，把那一户农奴迁进城，准备在城里定居，靠做事谋生了。也就在这时候，那个喜欢肃静和品行端正的可怜的老师，不知是因为做了什么蠢事还是别的过错，被赶出了学校。老师开始借酒浇愁；最后连喝酒的钱也没有了；他贫病交加，孤独又没人帮助，在一间冰冷的无人过问的小破屋里苟延残喘。他以前的聪明的爱说俏皮话的学生们，就是那些他总觉得桀骜不驯的，知道了他的悲惨处境，立刻为他凑了一笔钱，甚至变卖了许多需用的东西；唯独帕甫卢沙·乞乞科夫推托说没钱，只掏了一个五戈比的银币，同学们当下就给他扔了回去，说：“哎呀，瞧你这铁公鸡！”可怜的老师知道了自己从前喜欢的学生们的这项举措，两只手把脸捂住；渐渐暗淡下去的眼里，眼泪像泉水似的淌了出来，哭得像一个孱弱的幼儿。“人到临死，上帝还要我哭这一场，”他低声说；听到乞乞科夫的事，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立刻又说：“唉，帕甫卢沙！人的变化可真大呀！那时性情多好，温柔极了，柔顺得跟绸子一样。骗了，可真把人骗了……”

然而也不能说我们的主人公生来就冷酷无情，情感麻木到了没有怜悯和同情的地步；他既有怜悯心和同情心，他甚至是有心帮忙的，但帮忙的钱数不能大，不能动用不该动用的钱——总之，他是从父亲“一分一分地省钱，攒钱”这句话里获得了教益。但他并不是爱好金钱本身，为攒钱而攒钱；支配他的不是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财奴的天性和吝啬者的心理。不，那不是他的动机，他是在憧憬着未来的荣华富贵：高车，华屋，美食，——这才是他朝思暮想的东西。他积攒每一个戈比，不到时候，不管为自己还是为别人都不花出去，就是为了总有一天要尝尝这个滋味。每当阔佬乘着快捷漂亮的马车，套着挽具富丽的骏马，从他身边疾驰而过，他就像脚下生了根似的站住不动了，过后，他像如梦初醒：“他原来也不过是个小办事员啊，留圆圈头的！”所有能令他想到荣华富贵的东西，都会在他心里产生一种他自己也理解不了的印象。出了校门，连一口气都不想歇：尽快找事做，尽快谋一份公职的愿望实在太强烈。然而，尽管拿着评语极佳的毕业文凭，但仍费尽周折才在税务局找到了个差事。偏远的外地照样需要靠山！他得到的是一个低微的职位，年薪才三四十卢布。但是他决心好好卖力，战胜一切，攻克一切。果然，他表现出了人所未闻的忘我、忍耐的节俭精神。从一大清早，到很晚很晚，他整个埋在公文堆里，写呀写呀，精神和体力都不知疲劳。他经常不回家，睡在办公桌上，有时跟看大门的一道吃饭，同时却能保持身体清洁，衣冠楚楚，能让脸上挂着令人愉快的表情，能让举止带着某种甚至是高贵的风度。需要说的是，该局官员们的相貌，都是以难看出名的。有些人的脸就像烤坏了的面包：腮帮子突向一边，下巴颏歪到另一边，上嘴唇像个泡泡似的往上鼓，还带着个豁口；总而言之，颇不雅观。他们说话的口气，都是那么凶，那腔调，像是要揍什么人；他们频繁地向巴克科斯上供，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斯拉夫人天性中还有多神教的浓厚残余；在上班的时候，是像俗话说的“灌够了黄汤”来的，把办公室搞得很够呛，那空气，怎么也不能说是芳香的。在这样的一堆官员当中，乞乞科夫自然不能不特别显眼，特别突出了，他面孔好看，话音和蔼，烈性饮料一滴不沾，一切方面都和他们截然相反。尽管如此，他的仕途仍然很艰难；他碰到的上司，是个老朽的股长，一个像石头

一样没有感觉、岿然不动的人物：永不变更，高不可攀，一辈子没露过笑容，对谁都不打招呼，连身体如何都没问候过一次。谁也没见过他哪怕有一回跟平常不一样，就算是走在大街上，就算是在他自己家里；就算他有一次对什么事表示过关心呢，就算他喝醉了酒，在酩酊大醉中傻笑过呢；就算他陷入过强盗们豪饮时的那种狂欢呢，但是这一切在他身上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出现过。在他身上干脆什么也没有：既没有恶的东西，也没有善的东西，在这个一无所有当中，显出来一种可怕的东西。他的大理石般冷漠的面孔，没有任何明显不规整的地方，你一点也说不出它和什么相像；脸上的线条是彼此严格对称的。只有密布的麻瘢把它归入了那一类人的面孔，就是民间说的魔鬼夜间在他们脸上碾豌豆的那一类人。要向这种人靠近，并且赢得他的好感，似乎非人力所能为，但乞乞科夫却试过。起先他在一些不显眼的小事上讨他的好：看清他鹅毛笔的削法，依样削好几支，每次都及时地放在他的手边；吹掉或掸掉他桌上的尘土和烟末；给他的墨水池弄来一块新抹布；找来他那顶世界上最糟糕的帽子，每次都在下班前一分钟放在他的身边；假如那人在墙上把后背蹭脏了，就给他把后背刷干净，——但是所有这一切丝毫没有受到注意，如同根本没做一样。最后他探明了股长的家庭生活，知道了他有个成年的女儿，也有一张半夜碾过豌豆的脸。就下定决心从这里入手发动攻击。打听出了她做礼拜的教堂，他每次都穿得干干净净的，罩胸浆得硬硬的，站在她对面，——这下奏效了：威严的股长动摇了，竟然邀他去喝茶了！没等办公室里的人们明白过来，眨眼工夫，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乞乞科夫搬进了股长的家，变成了他家有用的并且少不了的人，替他家买面粉，买砂糖，对他女儿的态度就像对待未婚妻，称股长为伯伯，并且吻他的手；局里所有人都认为二月底大斋节以前肯定要办喜事。严峻的股长甚至开始为他在上司面前活动，不久，乞乞科夫补了一个缺，自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当上了股长。看来这就是他和老股长拉关系的主要目的了，因为他马上把自己的箱子偷偷送回家，第二天就换了住处。对股长不称伯伯了，也不吻手了，结婚的事也就不提了，仿佛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然而每次见到，他都亲热地和老股长握手，请他来家喝茶，使得这位永远呆板僵冷的老股长每次都摇着头哼哼唧唧地说：“把我骗了，骗了，这个魔鬼的崽子！”

这是最难迈的一个坎，乞乞科夫迈过去了。从这以后就容易多了，顺利多了。他变成了公众的人物。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一切，他都具备了：言谈举止令人愉快，处理公务时灵活利落。依靠这种本领，他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谋到了一个所谓“有油水”的位置，并且大捞了一把。需要知道，那时正好开始严厉查处贪污受贿；他非但没有被严查吓倒，反而使它变得对自己有利，这就真正显示了只能是压出来的俄罗斯人的发明创造才能。他用这种招数后：申请者来了，刚把手伸进兜里去掏咱们俄国人说的那份霍万斯基公爵介绍信，他就按住他的手，满脸笑容的说：“不，不，您以为我……不，不。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义务，这是我们应当办的，哪能要酬劳！这事您尽可以放心：明天就能办好。请留下您的住址，您不必自己费心了，明天就送到府上去。”神魂颠倒的申请者回去时，几乎要乐疯了，心想：“到底有了一个好人，这样的人真该多点，这个人简直是一块珍贵的钻石！”但是等了一天，两天——批文没有送到家来，到了第三天，还是没来。他到衙门去问——文还没有动手办呢；于是他去找那块珍贵的钻石。“哎呀，对不起！”乞乞科夫紧握他的双手，很有礼貌地说：“我们这儿事情太多；但是明天都会办好，明天一定；说真的，我很不好意思！”说这些话，还用一些魅人的动作加以配合。这时候如果衣襟偶然敞开了，他会用一只手赶紧拉好，把衣襟按住。可是一定会在明天办发，后天，还是大后天，批文仍然没有送到家。申请者动脑筋了：行了，怕是有点什么名堂吧？他



设法打听；人家告诉他，要给办事员塞点钱。“没什么不行的？我可以给他们一两个二十五戈比的硬币嘛。”“不行，二十五戈比不行，要各给一张白票儿。”“怎么，办事员各给一张白票！”申请者喊了起来。“您干嘛激动成这样，”人家回答他，“办事员最后仍只能各得二十五戈比，其余的归上司。”缺心眼的申请者敲着自己的脑门子，把这套新规矩，把禁止受贿，把官员们忽然变高尚了的态度，统统骂了个狗血淋头。以前你至少知道应该怎么办：带一张红票子给主任，事情就能办成；现在可好，各给一张白票，还要来回折腾一个礼拜，才能猜透是怎么回事；什么大公无私，什么廉洁高尚，让它们去见鬼吧！申请者说的当然有一定道理，可是现在贪官绝迹了：所有的主任都是顶顶正直、顶顶高尚的人，只有秘书和办事员们是坏蛋。很快在乞乞科夫面前出现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为修建一座庞大的公家建筑，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他进了这个委员会并且成了最活跃的委员之一。委员会立即开始了工作。围着这座建筑忙碌了六年；但不知道是气候碍事，还是材料的问题，反正这座公家建筑怎么也高不过地基。这时，在城里其它地方，每个委员各有了一座漂亮的私家房屋：看来是因为那些地方的土质较好。委员们都过起了好日子，一个个地在娶妻成家。只是到了这时候，乞乞科夫才一点点地解脱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的严酷戒律。仅仅在这时，长期的斋戒终于有所放松，此刻才发现，对于各种享受，他从来就不是无动于衷的，只是在谁都管不住自己的火热的青年时代，他竟能忍住不碰罢了。在他身上也出现了某些奢侈的迹象：他雇了一名相当不错的厨师，买了一摞荷兰细布衬衫；他买进了不少全省都没人穿过的呢料，从此身上就多半穿着深棕色和紫红色带花点的外衣了；他已经购置了一辆马车，一对高大的拉车马，常常亲自驱车，训练拉边套的马打圆圈；他已经养成了用海绵蘸着搀清水的香水擦身的习惯；为了使皮肤光滑，他已经在买一种相当不便宜的肥皂，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已经……

突然派来了一个新上司，接替了原来那个颀硕的官僚，新上司是个军人，行为严谨，对贪污受贿和一切被称为“营私舞弊”的现象深恶痛绝。到任第二天，就给了全体官员一个下马威，要求他们拿出财务报告；他看出了其中的漏洞，发现处处都有欠缺的款额，并且立刻就注意到了那些漂亮的私家房屋，清查开始了。官员们被革职；私家房屋充了公，变成了福利设施和世袭兵学校。鸡飞蛋打，乞乞科夫的损失更是比谁都惨重。上司忽然很讨厌他的本来很可爱的脸蛋，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这样的事情通常毫无原因，并且对他恨之入骨。这位铁面无私的上司对于所有的人都像个凶神恶煞。但因为他毕竟是个军人，不清楚文官们耍的那套戏法，过了一阵子，另外一些官员依靠一脸正气的外表和投其所好的本领博得了他的青睐，将军很快就落进了他绝不认为是骗子的更大的骗子们的掌心；可他还以终于物色到了合适人选而得意呢，他还当真以知人善任而自诩呢。官员们一下就摸透了他的精神和性格，给他工作的人，一个个都成了惩治营私舞弊的凶神；事事处处都在查究营私舞弊，就像渔夫手持鱼叉追逐一条肥大的欧鳊鱼，而且查究取得一些效果，过了不久每人就各有几千卢布落进了腰包。这时候，原先那些官吏中许多人都已经改邪归正，重蒙录用了。但是乞乞科夫怎么也没能挤回来，尽管完全有能力牵着将军鼻子走的将军首席秘书，在霍万斯基公爵介绍信的敦促下，替他使了好大劲，说了好多话，仍旧毫无办法。将军是这样一种人，虽然被人牵着鼻子走（不过他并不知情），但如果脑子里掉进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板上钉钉，无论如何也没法拔出来。聪明的秘书能做到的一切，就是销毁了他那张有污点的履历表，那也是靠他绘声绘色的描述了乞乞科夫（幸亏还没有的）不幸的老婆孩子凄惨命运，唤起了首长的恻隐之心，才办成的。

“这有什么呢！”乞乞科夫说，“钓上了——落着了，钩脱了——拉倒了。哭鼻子没用，要行动才行。”于是他决心再次从头做起，重新用忍耐武装自己，重新在各方面限制自己，因为不管一度过得多么自在，多么舒适。需要搬到别的城市去住，在那里重新浮出水面。但不知道怎么的，一切总那么磕磕绊绊。他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间内连换两三个职务。这些职务都有点下贱肮脏。要清楚，乞乞科夫是世上古往今来最讲究体面的人，虽然他开始曾不得不在肮脏的人们当中厮混，可是内心总是保持着对清洁的要求，他喜欢办公室里摆着漆得油光锃亮的桌子，一切陈设都要高雅。他从不允许自己的话里带出一个不雅的字，假如在别人的言语里看到缺少对官衔或地位的应有的尊敬，每次都感到是受了侮辱。我想读者知道了下面的事会感到愉快的，他每隔一天都要换一次内衣，夏天热的时候甚至天天都换，任何有点不好闻的气味都使他十分讨厌。因这这样，每当彼得卢什卡进来给他脱衣服、拔长统靴的时候，他都要在鼻孔里抹一点调料丁香，在很多场合，他的神经跟姑娘一样娇嫩；因此重新与浑身发着烧酒气、举止无礼的人们为伍，对他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不管怎样强打精神，在陷入这种逆境期间，他仍然瘦了，甚至脸色也发青了。他原来已经开始发胖，具有了读者初次结识他时见到的那种圆圆的、很有派头的体型，他已经不止一次照着镜子想许多好事：小媳妇啦，育儿室啦，想到这里，脸上就笑咪咪的；但是现在，当他无意中在镜子里看见自己，不由得叫了出来：“我的圣母啊，我变得多丑啦！”这以后有好久不愿意照镜子。但是我们的主人公承受着一切，坚强地承受着，耐心地承受着，后来终于到海关上去任职了。应当说一下，这份工作是他早已梦寐以求的对象。他见到过海关官吏们能弄到什么样的精美的外国货，给他们的教母、姑妈和姊妹们寄去什么样的瓷器和细麻纱布。多次叹气地说道：“要能到那儿去干就好了：离边界又近，人员又文明，还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弄到多好的荷兰细布衬衫啊！”需要补充一句，他这时候还向往着一种特制的法国肥皂，能让皮肤变得非常白，让脸蛋变得非常嫩；上帝知道它叫什么，但是他推测边境上一定有。所以说，他早就想去海关，但是建设委员会种种现实的好处把他拉住了。他的想法很合理，不管怎么样，海关还只是天上的一只仙鹤，而委员会已经是手里一只山雀。而现在他决心无论如何要往海关奔，并且成功了。他对这份工作干得异常热心。仿佛他生来就是要当一名海关官吏的。那种麻利，那种敏锐，那种洞察力，不仅没人见过，以至于谁也没听说过。不出三四个礼拜他在海关业务上就成了熟手，可以说无所不知了：不用称，不用量，只凭发货单就能知道每一件里有多少俄尺呢料或者别的布匹；保要包裹往手里一拿，马上能说出有多少俄磅。如果说到搜身事件，连同事们都这么说，他简直具有狗的嗅觉：看见他耐心十足地把每个纽扣都摸到的样子，没法不惊奇；他做这一切的时候，始终带着那种非常冷静的神情，并且礼貌得出奇。当被搜身的人大发脾气，怒不可遏，直想把他的漂亮脸蛋打开花的时候，他的冷静的表情和礼貌的举止丝毫不变，只是说：“能不能劳一下您的大驾，请您稍微站起来一下？”或者：“夫人，能不能请您赏光到另一个房间去一下？那儿有位我们官员的太太要和您谈一谈。”或者：“抱歉，我要用小刀把您大衣里子稍稍地挑开一点。”一边说着，一边从拆缝里抽出披肩，头巾；他的态度十分平淡，好像是从自己的箱子里取东西。连上司也说他是一个魔鬼，而不是一個人：在车轮里，在辕杆里，在马耳朵里，在任何作者都不会有探看的想法而只允许海关官员探看的那些天知道的地方，他都能把东西搜出来。把这些可怜的过境旅客折腾得过了好一阵都清醒不过来，只能擦着浑身冒出来的汗珠，划着十字说：“真够呛，真够呛！”校方把一个小学生叫进一间密室，说是要给他一些什么教诲，结果却完全出他意料地把他揍了一顿；这位旅客的状态，很像是那个

刚跑出密室的小学生。走私分子在一段时间里被他整得日子很不好过。对于所有的波兰犹太人，这意味着灾难和绝望。他的清白和廉洁是不可动摇的，几乎是不自然的。为避免多办一道手续，没收的货物和扣留的物品，有的没有充公，他甚至没有利用这些东西中饱私囊。他这种热心而无私的办事态度，不会不引起大家的惊讶，最后不会不被上司知道。他得到了官衔，受到了提升，接着他就呈上了一份一网打尽走私分子的计划，只是请求派他本人加以实施。上司立刻交给他一支稽查队，授予他不受限制地进行任何搜查的权力。他就等这个呢。那时候形成了一个计划周到组织严密的强大的走私集团；它干的是能有成百万卢布盈利的大买卖。他早就掌握了这个集团的情况，甚至拒绝过它派来买通他的人，他冷冷地说：“还不是时候！”大权在握以后，他马上传话给那个集团：“已经彻底变了。”他算得很精。他靠这个一年能拿到的，在机关里最卖力地干二十年也挣不到。他先前不愿意和这帮人有牵扯，是因为当时他不过是个无名小卒，还拿不到多少好处；但是现在……现在完全不同了：他可以随意提出条件。为了让事情进行得更加通行无阻，他把一个同僚也拉下了水，那人虽然头发都白了，仍旧没能抵抗住诱惑。条件讲好了，集团开始行动。一下手就干得十分漂亮：读者无疑听过人们常说的那个巧用西班牙绵羊的故事：把套着一层假皮的羊群赶过国界，在假皮下带过来价值一百万卢布的布拉班特花边。这件事恰好发生在乞乞科夫在海关任职的时候。假如没有乞乞科夫亲自参与，这样的行动，世界上什么样的犹太人都实行不了的。绵羊过境的行动，实行了三四次以后，两名官员的腰包里各有了四十万。据说乞乞科夫到手的，甚至超过了五十万，只是因为他更能干。上帝知道这种天上掉下来的钱财会增加到多么庞大的数字，如果不是在这一切前面横窜过了一只魔鬼化身的动物的话。魔鬼搅乱了这两个官员的脑子：简单地说，两个官员都发了疯，无缘无故地吵了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架。在一次激烈的谈话中，也许是喝得多了点，乞乞科夫把那个同僚称作神父的儿子；那个人虽然的确是神父的儿子，但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就急了，马上有力而且异常尖锐地回敬了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你胡说，我是五级文官，不是神父的儿子，你才是神父的儿子呢！”为了刺得更狠些，还故意加上了一句：“都是这么说的！”虽然这话已经把对方完全顶回去了，把对方给的称号还给了他，尽管“都是这么说的！”的说法也许够有力了，但是他还不满足，他还写了一封检举信，私底下里告发了他。不过听说他们本来就为一个女人闹翻过，那是一个既鲜嫩又茁壮的小娘儿们，海关官吏们都说，像一根瓷实的小萝卜；听说他还雇了人，要他们傍晚在黑胡同里把我们的主人公狠狠地揍一顿；还说他们两个都上当了，这个小娘儿们其实是一个叫沙姆沙列夫的上尉的姘头。实际是怎么回事，只有上帝知道；还是让感兴趣的读者凭自己的想象去补充吧。主要的是，和走私分子的勾结败露了。五级文官尽管自己也完蛋了，但总算让他的同伙也吃了官司。这两个官被押了起来，财产没收，所有的一切全部查封；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就如晴天霹雳。等他们头脑清醒过来，才大吃一惊，看到自己干了什么蠢事。五级文官按照俄罗斯人的习惯，开始借酒浇愁，但是六级的这位挺住了。不管负责查办的上司嗅觉多么灵敏，他还是把一部分钱财隐匿了下来。他那精通人情世故的脑子里的所有弯弯道道都用上了：有地方用好听的话，有地方用感人的说词，有地方用绝不至坏事的甜言蜜语，有地方塞了点钱，都起了作用——总而言之，经过一番打点，至少没落到同僚那种身败名裂的下场，而且还逃脱了刑事审判。但是大笔的积蓄，各种外国玩艺儿，一样都没有给他留下；这些东西找到了另外的爱好者。他保住了藏下来以备不虞的万把卢布，还有大约两打荷兰衬衫，还有一辆不大的单身汉乘坐的轻便马车，还有两名农奴，即马车夫谢利凡和仆人彼得卢什卡，还有海关同事们

出于善心给他留下的五六块保持脸蛋鲜嫩用的肥皂，仅此而已。可以看到，我们的主人公又陷入了什么样的境地！怎样的大难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这就是他后来说的：为了秉公办事而在仕途上遭受挫折。现在似乎可以就此断定，经过了这样一些风暴、考验、波折和痛苦，他会带着剩下来的万把卢布活命钱，躲到一个小县城的平静偏僻的乡间，永远蔫在那里，穿着印花布的睡袍，站在一座低矮小屋的窗前，每逢礼拜天调解调解窗外发生的农民间的斗殴，或者为了散心溜达到鸡窝去亲手摸摸准备杀了烧汤的母鸡，就这样度过平淡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是毫无益处的一生。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应该承认，他的性格里确实有一种压不垮的力量。这样一场变故即便不能要一个人的命，也能让他永远心灰意冷，安分守己，但是乞乞科夫身上那种不可理解的激情却没有熄灭。他悲哀过，懊恼过，抱怨过整个世界，气恼过命运的不公，愤恨过人们的不公，然而却不能不再进行新的尝试。总之，他显示出了惊人的耐心，在它面前，德国人基于血液循环的缓慢和慵懒而表现出的那种呆板的耐心，是微不足道的。相反，乞乞科夫的血却是奔流激荡的，需要强大的理性的意志，才能遏制住其中急于跳出樊笼自由闯荡的一切。他有自己的想法，他的想法看来也有一定道理：“为何就该是我？为什么倒霉事偏落在我头上？现在当官的谁在坐失良机？不是都在捞吗。我没害了谁呀：我没有掠夺孤儿寡母，我没有叫谁倾家荡产，我是靠帮人发财赚的钱，我拿的那些，任何人都会拿；我不享用，别人也会享用。凭什么别人在享福，为什么我就该像蛆虫似的灭亡？我现在这样算个什么？我能有何用处？面对任何一个有家有业的人，我不觉得自己寒碜吗？如果看见自己白活在世界上，想到我的孩子们将来会说什么，我良心上过得去吗？他们会说，爸爸是个畜牲，没给我们留下半点家产！”

读者已经知道，乞乞科夫特别关心自己后代的问题。假如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存在这个不知为何总是自然冒出来的“孩子们会说什么”的问题，一个人也许不至于把手伸得这么长。你瞧，这位未来的一家之长像只谨慎的猫似的，一只眼斜瞅着有没有主人在盯，前爪急忙地捞东西，什么近就抓什么：或是肥皂，或是蜡烛，或是恰好碰上的一块肥肉、一只金丝雀，——总之，什么都不放过。我们的主人公在抱怨，在流泪，但与此同时，脑子里的活动却丝毫没有消停；那儿总转着个要东山再起的念头，只欠一个很具体的计划。他又夹起了尾巴，又过起清苦的生活，又省吃俭用，又从清洁和体面的环境掉进了肮脏和卑下的生活。在没找到更好的差事以前，只能当一名替人跑衙门的代理人，这种身份在我国还没得到社会的承认，无论到哪都被人使唤，衙门里的阿猫阿狗甚至委托者本人对他们都很不尊敬，他们只有在门廊里卑躬屈膝、忍辱受气的份，但迫于生计，什么事也决心去干。他碰巧受到这么一项委托：把数百名农奴典当给监护局。庄园已经败落得不堪收拾了。败落的原因，是牲口的倒毙，管事人的刁滑，庄稼的歉收，使得好劳力都死光了的传染病，最后，是地主本人的糊涂。这家地主把他的莫斯科住宅按最新的要求进行了装修，为这项装修花掉了最后的一文，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因此，被逼得终于不得不把剩下的最后一处庄园典押出去。典押给官家，当时还是一件新事，人们这样做，还有点不放心。乞乞科夫作为代理人，事先拉好了关系（谁都知道，不事先拉关系，连一份简单的证明或者抄件都拿不到；即使需要给每人喉咙里灌进一瓶马德拉酒，也得干），就这样，和该拉关系的人都先走后门，然后才向他们顺便说明，有这么一个情况：这些农奴有一半已经死了，希望以后不要有什么话说……

“他们不是还列在人丁普查名册上吗？”秘书说。

“还列着。”乞乞科夫回答说。

“那您怕什么？”秘书说，“这个死，那个生，办起事来全顶



用。”

看来秘书还非常会说顺口溜。而这时我们主人公的心里产生了一个想法，那是人类的脑子里从来都没有产生过的最富有灵感的想法。“唉呀，我这个缺心眼的阿基姆，”他暗中对自己说：我在找手套，可手套就挂在腰上！趁着还没更换人丁名册，我把所有死了的全买下来，如果说，购进一千名，假定说，监护局每名贷给二百卢布：那就是二十万卢布啊！现在时候正合适，不久前流行过瘟疫，感谢上帝，死了不少人。地主们打牌输钱，吃喝玩乐，家当挥霍得所剩无几了；全都跑到彼得堡去谋个一官半职了；庄园丢给了别人随便经管，赋税一年比一年交不起，单是为了不白交人丁税，他们都会非常乐意把死魂灵出让给我，说不定我还能从谁手里倒赚几个呢。当然，困难，麻烦，可怕，也有可能交恶运，又会出事。然而人长脑子是要用的嘛。好就好在这件事会让人觉得太离谱，谁听了也不信。固然，没有土地不能买也不能典。然而我可以说买下来是要迁走嘛，要迁走嘛；现在塔夫里塔省和赫尔松省的土地是白给的，欢迎移民。我就把他们全都迁徙到那里就是了！把他们迁到赫尔松去！让他们到哪儿去住！可以按照合法程序，通过法院办好该办的移民手续。如果他们要核查农奴：请吧，我不反对，干吗不查查？我将出示县警察局长亲笔签署的证明文件。村庄可以叫“乞乞科夫屯”，或者用我的教名：“帕维尔村”。这个奇怪的情节，就这样在我们主人公脑海里形成了，我不知道读者们会不会为此而感激他，至于作者，那感激之情就很难表达了。因为不管怎么说，要是乞乞科夫脑子里没有出现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念头，这部长诗也就无从问世了。

他照俄罗斯人的习惯，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就着手实施他的计划。他佯装是为了选择定居地，以及在其它借口下，深入了我国不同的角落，主要是因不幸事故、歉收、大批死人等等而遭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最严重损失的地方，——总之，就是那些可以比较方便比较便宜地买到所需的农奴的地方。他不是鲁莽地去找一家地主，而是选择比较合自己口味的，或者认为和他做这种交易困难不会太多；力求事先结识，获得对方的好感，以便尽可能更多靠友情而不是靠买卖得到农奴。所以说，如果至今出场的人物都不合读者的口味，读者们不要怪作者；这要怪乞乞科夫，这里全由他作主，他想去哪儿，我们就得跟着走。假如有人责备书中人物和性格的苍白和丑陋的话，从我们这方面只能说，你永远不能在事情开始的时候看到它全部波澜壮阔的进程和规模。随便什么城市，哪怕是京城，入口处总是有点苍白的；开头一切都是灰色的，单调的：路的两边都是没完没了的熏得乌黑的厂房，以后才展露出六层高楼的屋角、商店、招牌、大马路，多处的钟楼、圆柱、雕像、尖塔，整个华丽、嘈杂、轰鸣的城市，以及人类的手脑创造的一切惊奇的事物。读者已经看到了最初的几笔买卖是如何成交的；事情后来将怎样发展，主人公将有那些成功和失败，他将怎样解决和克服更困难的障碍；一些宏伟的形象将如何登场，这部内容宽广的小说的隐密杠杆将怎样扳动，它的境界将如何变得更加宽广，它的进程将怎样获得庄严的抒情意味，这一切，读者将在以后看到。这一行人，包括一位中年绅士、一辆单身汉乘坐的轻便马车、仆人彼得卢什卡、车夫谢利凡以及拉车的三匹马——读者已经知道它们的名字，从“民选官”到滑头的花斑马，——前头还有很多路要走呢。上面我们已经和盘托出了我们主人公的整个面貌。但是人们也许会要求一笔写出个最后结论：就道德品质而言，他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明摆着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英雄。那么他是什么人？那么就该说是无耻之徒了？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为什么要这样苛刻呢？现在我们这里根本没有无耻之徒，只有思想纯正的人，令人愉快的人了；不顾众人耻笑甘愿让人当众打耳光的人，也许还能找出两三个，但是就连那些人如今也在大

谈其道德了。最公正的做法，是称我们的主人公为一个“老板”，一个牟利者。一切都坏在牟利上；世间称为“肮脏”的一些事情，都是因它而做出来的。不错，这种性格里有一种叫人讨厌的东西，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和这样的人友好往来，吃喝玩乐，但是这样的人一旦成了戏剧或长诗的主人公，这位读者就会白眼视之了。不嫌弃任何性格，而是加以执着的审视，探求其原始的成因，这样的人才谓英明。在人的身上，一切都在急剧的变化；转眼工夫，一条可怕的蛆虫就会在他体内长大，专横地攫取了他全部生命的浆液。不止一次，在一个为大事而降生的人的心中燃起的，不仅有巨大的激情，也有对某种琐物的渺小的贪欲，致使他忘记伟大神圣的义务，反将渺小的琐物看作伟大而神圣。人类激情如苍海之水，而且各不相同，所有激情，不论卑下或美好，一开始是听命于人的，后来反会成为他可怕的主宰。从一切激情中选择了最美好的激情的人有福了；他的宏福每时每刻都在十倍地增长，他步步地深入着他灵魂的无边的天堂。但有一些激情是不由人选择的。它们是人生来即有的，上帝没有赋予人们以取舍它们的力量。它们的作用，一切都由上天安排好了，它们永远在召唤着，在人的一生中从不沉默。它们注定要在人世间做出一次重大的表演：不管是扮为一个阴暗的形象，还是化作令世界欢欣的光辉的一闪，两者同样是为了给人带来他所不知的裨益。也许在这个乞乞科夫身上，牵引着他的激情并不是出自他本人，也许是要通过他的冰冷的存在，使人今后在上天的智慧面前顶礼膜拜。这个形象为什么会出现于当前这部长诗，仍是一种谁也解不开的秘密。

但令我沉重的，不是人们将会对本书的主人公不满，令我沉重的，是我心里存在着一个无法消除的信念：这同一个主人公，这同一个乞乞科夫，也可能使读者们感到满意。不去深入审视他的灵魂，不去搅动他底层的避开世人耳目的东西，不去暴露他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任何人都不会透露的最隐秘的思想，而是把他表现为他在全城面前，在马尼洛夫及其他人面前表现出的样子，那将会皆大欢喜，大家会把他看作一个很有趣的人。即便他的面孔，他的整个形象都栩栩如生，那也无关紧要；放下书本，心里一点不受打扰，又可以坐上牌桌，聚会于这全俄的快乐的渊藪。是的，我的善良的读者们，你们不愿看到人的裸露的卑陋。你们说，何必呢，这有什么用？难道我们自己不知道生活中有许多卑鄙愚蠢的现象吗？我们本来就常常见到一些肯定不是令人快慰的事情。最好还是给我们看一些美好有趣的东西。让我们得到一时的忘却吧！“老弟，你为什么总对我说经营状况一团糟呢？”地主对管事的说。“这些事，老弟，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你难道没有别的话好说了？你让我忘掉这些，不知道这些吧，那样我会觉得幸福。”于是，本来可以稍稍补救一下经营状况的钱，都用于能令他忘却的各种方式。才智在沉睡，而它本来也许能找到一个意外的巨大财源；此时木槌一敲，庄园被拍卖，地主便流落到街头上去继续忘却；穷途末路，什么低贱的勾当，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也甘愿去从事。

落到作者头上的，还会有来自所谓爱国人士的责难，那些人安稳地坐在自己的角落，做着些闲杂无谓的事，发着些损人利己的不义之财；但是一旦发生了什么他们看来有辱于祖国的现象，一旦出现了哪本偶尔说出了痛苦的真实的书，他们就会像发现苍蝇粘到了网上的蜘蛛，从所有的角落里跑了出来，突然大喊大叫：“公开暴露这些事，公开宣扬这些事，有好处吗？要知道这里所写的一切，全是我们国家的事。这样做好吗？外国人会怎么说？难道你高兴听到对自己的不好的看法？他们以为我们就不痛心了？他们以为我们就不爱国了？”对于这样的英明见解，特别是有关外国人看法的话，我承认，实在是无言以答。除非是说说下面这个故事：在俄国的一个偏远的角落，有两个居民。一个是

父亲，名叫基法·莫基耶维奇，性情温和，过着懒散的生活。家里的事，他感觉都与他无关；他的生活更多地转向了思辨方面，研究着以下他所谓的哲学问题：“你看，比方说兽类，”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地说，“兽类生下来是精赤赤的。为什么一定是精赤赤的？为什么不像鸟类那样？为什么不是从蛋里孵出来的？确是如此：对自然界，你钻得越深，越弄不懂！”居民基法·莫基耶维奇这样地思索着。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另一个居民是他的亲生儿子，莫基·基法维奇。他是一个俄国古代称为壮士的人，父亲研究兽类出生问题的时候，二十岁的宽肩膀的儿子时时在宣泄着他天生的精力。不管做任何事情，出手都轻不了：不是谁的胳膊被拧坏了，就一定是谁的鼻子上起个包。家里和四邻，从使唤丫头到守院的狗，远远看见他就赶紧跑开；连自己卧室的床，他都砸得稀里哗拉。莫基·基法维奇就是这么一号人，不过心肠还是好的。但是主要的还不在这里。下面这才是主要的：“行行好吧，基法·莫基耶维奇老爷，”自家和别家的仆人们对他父亲说，“你那莫基·基法维奇是怎么回事呀？弄得家家鸡飞狗跳，活活一个混世魔王！”老爷子通常是这样回答的：“是啊，是有点淘气，有点淘气，可你要我怎么办：打他吗，晚了，而且那样做，大家都会说我心狠；而且他还挺爱面子，当着一两个人说他几句，能老实点，可要公开出去，那就坏了！全城都会知道，都会一辈子骂他是狗。他们是怎么想的？难道我不痛心？难道我不是父亲？我研究哲学，有时候没有空，我就不是父亲啦？哪儿的事，我是父亲！他娘的，我是父亲！莫基·基法维奇就在我这儿，就在我心坎上！”这时基法·莫基耶维奇用拳头使劲捶打胸口，激动到了极点：“如果他真是一条狗，也不能让人们先从我嘴里知道，也不能是让我出卖他。”表白了一通这样的父爱之后，他听任莫基·基法维奇继续干他的壮士行径，自己又回头去研究他心爱的学问；这次忽然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类似这样的问题：“嗯，如果有一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大象是卵生的，那蛋壳想必是十分之厚，用大炮是打不破的，需要发明一种新的火器才行。”一个安静角落里的两个居民就是这样过着他们的生活，在我们这篇长诗的末尾，他们突然从一个小窗口里露了一下头，像是为了谦恭地回答来自某些热烈的爱国者的责难；这些爱国者们，在没有时机时，正安稳地研究着什么哲学，或者骗取他们如此钟情的祖国的金钱借以自肥；他们所想的，不是要人们不做坏事，而是要人们不说有人在做坏事。不，责难的原因并不是爱国主义和朴素的感情；在这些责难下面隐藏着许多别的东西。为什么要隐瞒真情？应当说出神圣的真实的人，不正是作家吗？你们害怕深入观察的目光，你们自己也不敢深入地观察任何事物，你们喜欢用没有思想的眼睛在事物表面掠过。您甚至会真心地嘲笑一番乞乞科夫，甚至也许会夸奖两句作者，您会说：“他也真聪明地抓住了点东西，这人生性一定很快活！”说完这些，您回头想想自己，会感到加倍的骄傲，您的脸上会浮出自得的微笑，而且您会补充说：“应该承认，在某些外省确有一些极其古怪极其可笑的人，而且还有一些卑鄙无耻的家伙呢！”而你们当中，有谁会满怀基督徒的谦卑，不是公开地，而是在寂静中，一个人，在扪心自问的时刻，向内心深处提出这样一个沉甸甸的问题：我身上是不是也有乞乞科夫的某一部分？哪里会有这样的人！这时候假如有个认识的人从他旁边走过，官衔不太大也不太小的，他马上会捅捅身旁人的胳膊，差不多噗哧一声笑出来，对他说：“你看，你看，乞乞科夫，来了个乞乞科夫！”然后彻彻底底忘掉自己身份和年龄应有的体面，像小孩一样跑去，跟在那人后面，戏弄他说：“乞乞科夫！乞乞科夫！乞乞科夫！”

但是我们说话的声音已经变得太大，忘记刚才讲他的故事时一直在睡觉的我们的主人公已经醒了，非常容易听见我们频频提到他的姓氏。他这人心眼小，如果关于他的话说得不尊敬，他会

不高兴。乞乞科夫生不生气，读者可以认为无所谓但是作者可不行，作者无论如何不能和自己的主人公闹翻：他们还有不少路要携手走下去；往后还有两大卷呢——这绝不可以等闲视之。

“喂，喂！怎么啦，你？”乞乞科夫对谢利凡说，“你怎么啦？”

“怎么啦？”谢利凡慢腾腾地说。

“什么怎么啦？你这坏蛋！你怎么赶的车？你倒是快点呀！”

真的，赶车的谢利凡早就眯上了眼，只是偶尔迷迷糊糊地用缰绳碰碰马肋罢了，那几匹马也在打盹；彼得卢什卡的帽子早就不知道掉在哪儿了，他朝后仰着，脑袋顶在乞乞科夫的膝盖上，使乞乞科夫不得不用指头弹了它一记。谢利凡来了点精神，照着花斑马的脊背抽了几鞭子，这匹马就立即小跑起来，他还在全体拉车马的头顶上挥了一鞭，用唱歌似的细嗓子说了一句：“别怕，别怕！”马儿们振作了起来，把这辆轻巧的马车，像风吹羽毛似的，拖着飞跑了。缓缓下坡的大路，翻越过一道道的小丘，三套马车一会儿跃上丘顶，一会儿从丘顶驰下；谢利凡在赶车的座位上随着马车的上下，身子平稳地起落，他只把鞭子扬扬，吆喝几声；“驾！驾！驾！”乞乞科夫依着皮靠枕，时而被马车轻轻地抛起，他只是笑笑，因为他爱飞速的奔驰。而又有哪一个俄罗斯人不爱飞速的奔驰？他的心灵渴望着发昏的旋转，没命的玩闹，时不时地来上一句：“管他妈的！”——这样的心灵怎能不爱飞速的奔驰，能不爱它吗，当你在其中听到一种热烈而神奇的声音？像有一种神秘莫解的力量把你拉上了它的翅膀，你在飞，一切都在飞——里程标在飞；迎面驶来的商人们驾驭的篷车在飞，两旁松杉郁郁、斧声丁丁、群鸦乱噪的森林在飞，整条大路正在飞向不知消逝在何处的远方；在这飞速的闪现中，你来不及认清那些消逝着的物体，这令人颇感心惊；静止着的似乎只有头上的天空，薄薄的云层，云层里透出的弯月。哦，三套马车！飞鸟似的，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谁发明了你？看来，你只能产生于一个勇敢的民族，产生于一片不爱小打小闹的、平展展地伸延了半个地球的国土，你去计算的里程标，眼花了你也数不清。它好像也不是什么精巧的交通工具，不是用铁螺丝拧拢的。而是一个麻利的雅罗斯拉夫庄稼人用一把斧子一根凿子三下两下把你做出来拼起来的。车夫穿的不是德国喇叭口长统靴：他只有一脸大胡子，一副连指的大手套，鬼知道他是坐在什么上；只见他身子一欠，鞭子一扬，歌子一唱——马儿们跑起来，像刮起了一阵旋风，车轮转起来，辐条混作了一个圆盘，道路被震得猛然一颤，驻足的行人发出了一声惊喊——你瞧，它飞走啦，飞走啦，飞走啦！……你已经只能遥望着，一个黑点在扬起灰尘，在风驰电掣般地向前。

俄罗斯，你不也像勇敢的、不可超越的三套马车一样飞驰着吗？道路在你的轮下黄尘滚滚，桥梁在你的轮下隆隆轰鸣，一切都落在后面，一切都留在后面。被上帝的奇迹所震惊的观看者驻足了：这难道是一道天空抛下的闪电吗？这种令人心惊胆战的运动意味着什么？在这些世所未见的马儿身上蕴藏着什么样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哦，马儿，马儿，是一些怎样的马儿呀！是你们的鬃毛里劲吹着阵阵的飙风？是你们每一块肌腱都长着灵敏的耳朵？听到头上传来的熟悉的歌声，便一齐绷紧了铜铸的胸膛，蹄子简直尚未点地，已经变成了一条条凌空飞去的横线，于是就奔驰起来了，那受着上帝鼓舞的三套马车！……俄罗斯啊，你到底在向何处飞驰？给一个回答吧！它不回答。叮当地响着奇妙的铃声；空气在耳边呼啸，它被撕裂成碎片，它变成一股狂风；大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在两边闪过，其它的民族和国家全都斜视着它，躲到一旁，闪出一条大路来给它。



## 第二卷

### 第一章

为什么一定要从我国穷乡僻壤和偏远角落挖掘出一些人物来展示我们生活的鄙陋和我们可悲的缺陷呢？但假如作者就是这么个人，他自身就有非常大的缺陷，他只有本事从我国穷乡僻壤和偏远角落挖掘一些人物来描绘我们生活的鄙陋，又有什么办法！看，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穷乡僻壤，又碰上了一个偏远的角落。

但是这却是一处怎样的僻壤，一个怎样的角落！

蜿蜒的群山，绵延千里。群山像一座漫长要塞的巨大壁垒，耸立在平原之上；有的地方是高墙似的淡黄色的断崖，被侵蚀出条条沟壑；有的地方是翠绿的圆岗，覆盖着伐余的树根上萌生的幼嫩的丛林，像披着粗毛的羔皮；有的地方则是黝黑的森林，尚未遭斧斤的摧残。那河流，有时忠实于高耸的两岸，和它一样在大地上曲折宛转，有时又离弃它而流入草场，是为了在那里做几次迂回，在阳光下闪出火一般的光辉，然后隐入白桦、山杨、赤杨的丛林，然后胜利地奔腾而出；它的每一个弯曲处，都有桥梁、水磨、堤坝，似在紧随，似在陪伴。

群山的最高处，有一面陡峭的山坡，密集的树木把它装点得郁郁葱葱。有各种各样的树木在此杂生：槭树，梨树，低矮的爆竹柳，树锦鸡儿，白桦，云杉，爬满蛇麻的花楸；这里……隐现着庄园主宅邸的红色房顶和它后面的农舍上的木雕马头、屋脊，以及宅邸的阁楼。在这些树丛和屋顶之上，高高地矗立着古老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堂的五个五光十色的塔顶。每个塔顶上都有用镂空的金链系着的镂空的黄金十字架，远远看去，像五块与任何东西都不相连的高悬的黄金，在空中闪着光芒。树丛、屋顶与教堂整个在河面上倒映着；足可入画的丑陋的老柳，有的立在岸边，有的浸在水中，向水面垂下枝叶，好像凝视着它们漫长的一生都未能看够的这个倒影。

仰视非常漂亮，但俯瞰的景致，从屋顶阁楼眺望平原和远方，更要好看。站在阳台上，哪个客人和来访者都不能无动于衷。他会激动得喘不过气，他只能说出一句话：“上帝啊，这里是多么开阔！”一望无际的大地。小树林和水磨房星星点点地在草场上散布着，草场后面，是绿色的和蓝色的密林，像一片片的海洋，更像弥漫开去的雾霭。森林后面，透过沉沉的云烟，现出一带黄沙。黄沙后面，在遥远的天陲，起伏着白垩山的峰脊，即使在阴雨天，也闪着眩目的白光，好像有一个永恒的太阳把它们照亮。山脚下，有几处朦胧的灰蓝色的斑点，冉冉地冒着轻烟。那是远方的村落，但已经不是人眼所能分辨的了。只有像火花一样闪烁着的黄金的教堂圆顶让人们知道，这是一座居民众多的村镇。这一切都笼罩在不可打破的宁静中，连隐约传来的一群群空中歌手们的歌声，也不能把它惊醒。总之，哪个客人和来访者，往阳台上一站，都不能无动于衷，凝望了两个来钟头以后，他仍会发出与最初一刻同样的惊叹：“上天的神明啊，这里是多么开阔！”

谁是这个村庄的居住者？这村庄像是一座地势险峻的要塞，正面没有车路，马车必须走另一边——越过田野，庄稼地，最后穿过一片稀疏的栎树林；树林美丽如画，在绿草如茵的地面上生长着，一直延伸到农舍和庄园主宅邸的跟前。谁是这个村庄的居住者，主宰者和所有者？这个角落属于哪一位幸运者？

它属于特列马拉汉县的地主，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坚捷特尼

科夫，一位三十三岁的年轻绅士，十级文官，未婚。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坚捷特尼科夫这位地主是个怎样的人，脾气如何，票性怎么样，性格呢？

这自然要去问邻居。一个邻居，属于那种爱惹事生非的退伍校官一类，说得言简意赅：“最地道的畜牲！”住在十俄里外的将军说：“年轻人人倒不蠢，就是太固执己见。我本来可以帮他一把，因为我在彼得堡，甚至在……”将军没把话说完。县警察局长表示：“他的官衔没有屁大；瞧我明天就去找他补交拖欠的税款！”问他村上的一个农民，老爷怎么样，他一句也不回答。总之，有关他的舆论，不利者居多，有利者较少。

然而从本质上说，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既算不上好人，也不能算是坏人，但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既然世界上已经有不少无所事事的人，为什么坚捷特尼科夫就不能无所事事？不过，我可以简略地提供一份他一天的生活日志，请读者自己根据这份日志判断他究竟有怎样的性格。

他早晨睡到很晚才起床，抬起上身，还要坐在床上久久地揉眼。眼睛不幸长得很小，因此把它揉开要花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下人米哈伊洛就端着脸盆，拿着擦脸巾在门口站着。这个可怜的米哈伊洛站了一个钟头，两个小时，然后到厨房去，然后又回来——老爷仍在揉眼睛，仍然坐在床上。最后终于起床，洗脸，穿睡袍，走进客厅，以便喝茶、咖啡、可可，甚至喝点刚挤出来的冒着热气的牛奶；每样都只囍上几口，却不留情地把许多面包都捏碎了，随处地磕出了许多烟灰。一杯茶要喝两个小时；他还不仅于此而足：他还要拿上一杯凉茶，走到开向大院的窗口。每次都会看到窗外有这样的一场表演：

首先是冷餐室仆人胡子拉碴的格里戈里朝管家婆佩尔菲利耶夫娜大吼，台词如下：

“瞧你这么小家子气，你这小贱人！你这可恶的娘儿们，闭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嘴不就行了。”

“我才不会听你的，你这馋鬼！”小贱人，即佩尔菲利耶夫娜，喊道。

“谁都跟你没法好好地相处，你跟管事也吵架，你这谷仓里的耗子！”格里戈里吼道。

“管事跟你一样，也是贼！”小贱人喊得全村都能听到。“你俩都是酒鬼，你们把老爷所有的家当都毁了，你俩是一对没底的桶！你以为老爷不知道你们？他就在这儿，他在听着你们。”

“老爷在哪儿？”

“他就坐在窗户旁边；他全都看得见。”

老爷确实坐在窗户旁边，什么都看见了。

还有以下诸事添乱：家奴的孩子挨了他妈一巴掌，咧开嘴哇哇地哭；猎犬身上被厨子泼了一盆开水，蹲到地上吱吱地叫。总之，一切都在令人受不了地大喊，尖叫。老爷什么都看见了，听到了。只是闹到了叫他实在吃不消的程度，对他的无所事事都有所妨碍了，他才派人去要他们把闹声放低些。

午前两小时，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走进书房，要认真地做件重要的事。事情确实是重要的，即构思一部早已不断构思着的著作。这部著作应从各个角度——人文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论述整个俄国，解决时代向它提出的各项困难的任务和问题，指明它的伟大未来；总之是一部巨著。但是这件工作每次总是仅仅以构思告终；咬烂了鹅毛笔杆，纸上出现了一幅幅小画，然后推开这一切，拿起一本闲书，直到吃午饭都不会放下了。这本闲书是随着汤、调料、肉菜甚至甜食一道往下吞的，以至有的菜放凉了，有的菜碰都没碰。然后是边抽烟边喝咖啡，然后是自己一个人下棋。此后直到晚饭前做些什么事，那就很难说了。似乎是干脆什么也不做。

这个独自一人活在世上的三十二岁的年轻人，就这样度着时

光，成天蹲在家里，穿着睡袍，不系领带。不想游逛，也不想走路，甚至不想上楼去眺望远方，甚至不想打开窗户放进点新鲜空气；任何一个来访者都不能漠然视之的乡间美景，对于主人本人似乎并不存在。读者从这份日志里可以看到，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坚捷特尼科夫属于俄罗斯人的一个人口众多的家族——人们奉送给他们“蔫货”，瞌睡虫，“草原旱獭”以及像这样的尊称。

要问这类性格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该如何回答呢？我想，最好是讲讲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童年和上学的经历，以代替正式的回答吧。

在童年，他是个聪明、有天赋的男孩，有时活泼，有时沉静。他的校长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虽然有些怪癖，但仍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进了这样一所学校，不知他是幸运还是不幸。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具有洞察俄罗斯人天性的本领，知道与俄罗斯人谈话需要使用的语言。没有一个孩子从他房里出来是垂头丧气的；相反，即使受了最严厉的训斥，他也会感到一种鼓舞，一种改正错误的愿望。他的学生们外表上好像非常淘气，放任，活泼，有人会把他们看成是一群不守秩序、不服管束的自由民。他这是看错了：其实在这群自由民中存在着一个人的非常强大的权威。没有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不会自己走到他的面前，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捣了什么鬼。他明白他们最细微的内心活动。他在各方面的做法都非同一般。他说首先应当激发人的上进心，他称上进心为一个人前进的动力；如果一个人没有上进心，你就不可能推动他去从事什么活动。许多顽皮和淘气的行为，他根本不加制止：在最初的顽皮行为中，他看到了精神素质发育的开端。他需要通过这些行为观察儿童内心潜在的东西。一个聪明的医生正是这样平静地看着暂时发作的病状和身体上出现的斑疹，不去消除它们，而是仔细地观察，便于准确地掌握病人体内的情况。

他手下的教师不多，大多数功课由他自己教。照直说，他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课，没有年轻教授们喜欢卖弄的那套学究式的术语、宏伟的议论和观点，他善于用不多的语言道出学问的精髓，使得年幼的学子明白这门学问对自己究竟有什么用处。他断言一个人最需要的是人生的学问，懂得了这门学问，他就能自己知道他最主要应当做的是什么。

他开设了一个专修人生学问的高级班，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能进去。资质差的学生，上完初级班他就让他们毕业，出去做事，他认为用不着让他们多受罪：他们能学会做一个耐心肯干的执行者，不自以为是、好高骛远就够了。“但是和聪明的学生，和天分高的学生，我需要多花些时间，”——他是这样说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在这个班上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上最初几堂课，他就向学生们宣告，在此以前，他要求于他们的是普通的智慧，现在要求于他们的将是高级的智慧。不是那种能以讥笑愚人为乐的智慧，而是能忍受这种种侮辱，能宽恕愚人而不动怒的智慧。他这时才开始提出别人向儿童提出的要求。他称这为高层次的智慧。在任何烦恼中都保持一个人应永远处于的高度平静，——这就是他所谓的智慧！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在这个班上展示了他对人生学问的深刻理解。各门学科中，他只选择那些能够把人培养为祖国公民的学科。课堂上讲的大部分是一个人在国家公职和私人事业各个领域及等级上将会遇到的事情。他把人生道路上会出现的一切苦恼和障碍，一个人将会遇到的一切考验和诱惑，全都集中起来，赤裸裸地，毫不掩饰地告诉他们。他知道一切，好像他自己具有过各种身份，担任过一切职务。总之，他向他们勾画的，绝不是一副绚烂多彩的未来景象。说来也怪！不知是由于他们已经有了如此强烈的上进心，还是由于在这位不平常的导师的目光里有一种向少年们呼出“前进！”这个能在俄罗斯人身上创造奇迹的字眼的东西，——是这个原因也罢，那个原因也罢，反正这些少年们一开始就着意寻找困难，急切希望在

困难的地方，在需要显示出更大的精神力量的地方从事活动。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一种清醒不惑的东西。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对他们进行过各种考验和试验，有时亲自，有时通过他们的同学，给他们以种种明显的侮辱，但是领会了老师的意图之后，他们变得越来越谨慎。从这个班毕业的人很少，但这些不多的人都是硬汉，都是些富有朝气的人。任职时，在最容易跌跤的地方他们都能站得稳，而一些比他们聪明得多的人，因为忍耐力不足，为了一些琐细的个人恩怨而放弃了官职；或是彻底放弃，或是莫名其妙地掉进了贪官和骗子的掌心。但是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培养出来的人，不仅没有栽跟头，反而由于对人及人的灵魂具有丰富的知识，连对贪官污吏和坏人都在道德方面产生了崇高的影响。

但是可怜的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却无缘接受这种教育。当他作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刚被授予转入这个高级班的资格时，蓦地发生了不幸的事情：这位不平凡的导师猝然去世了；这位老师以往对他的每一句称赞，都会使他的心甜蜜地颤动。学校里所有的都变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的继任者，是某个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人倒是善良而勤奋的，但对事物的看法全然不同。他觉得初级班孩子自由随便的风气里有一种不服管束的苗头。他开始在学生中建立一些外在的秩序，要求年轻人整天鸦雀无声，不论什么情况必须两人同行。他甚至开始用尺子衡量每一对人之间的距离。在食堂，为了好看，把全体学生按身材而不是智力的高低排桌位，结果蠢驴吃肉，聪明学生啃骨头。这些做法搞得怨声载道，特别是新校长好像故意和前任做对似的宣称，智力和功课上的好成绩对于他没有一点意义可言，他只看品行，假如一个人学习不好，但品行好，他也认为比一个高材生强。但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所孜孜以求的，恰是他未能如愿的。学生们开始暗中胡闹，众所周知这比公开的更糟糕。白天规规矩矩，夜晚酗酒作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教学方面，他也做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怀着最美好的愿望实行了许多新的举措，但全都事与愿违。请来了一些新教员，各有一套新观点，新见解。他们讲得十分有学问，满口新术语，新名词。看得出又有逻辑的联系，又能和学术上的新发现同步；可是，可惜得很！只是缺少了科学本身的生命。在已经开始懂事的听者眼里这一切显得死气沉沉，一切适得其反。最糟的是失去了对老师和校方的尊敬：学生们开始拿导师和教员开心了，把校长称为费吉卡，白面包，还取了另外许多外号；出了一些不得开除许多学生的事件。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是个性格文静的人。他不参加同学们的夜间狂饮；尽管校方监视极严，那些同学仍在校外找到一个情妇——八个人共找了一个；他也不参加其它胡闹的事；因为校长要求经常上教堂，而且又碰上了一个不好的神父，学生们的胡闹竟发展到对宗教本身的亵渎和嘲弄。可是他丧失了信心。他被激发出来了强烈的上进心，却没有可以从事的事业及施展才能的场所。与其这样，倒不如不激发出来得好！他耳听着在讲台上慷慨陈词的教授，却回忆着从不激昂慷慨但善于讲得明白易懂的原先的导师。他听的课程有化学，有法哲学，有教授们深入剖析的政治科学的各个分支，有人类通史——其内容如此浩瀚，以至教授在三年之内仅来得及讲完绪论和某些德国城市公社的发展；但这一切在他头脑里只留下一些不成形的碎片。凭着天资的聪颖，他只是感到不应该这样教课，可是该怎么教——他不知道。他经常怀念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心里有时十分忧伤，忧伤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但是青春享有未来。毕业的时间快到了，他的心在激烈地跳动。他对自己说：“现在这还不是人生，这只是人生的准备：真正的人生是在公职的岗位上。在那里能成就一番大事。”于是，他没去看一眼那个令客人和来访者惊叹的美丽角落，没去拜别父



母的坟茔，按照一切有上进心的人的惯例，直奔众所周知是我们的热血青年从俄罗斯四面八方趋之若鹜的地方——彼得堡，去担任公职，去显露才能，去步步高升，或者去从那个社会的暗淡、冰冷、虚伪的教养中捞取一点皮毛。然而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的叔叔四级文官奥努夫里·伊万诺维奇一开始就给他的雄心泼了一瓢冷水。他宣称，能写一笔好字是关键，而不是别的，没有一笔好字，既当不了大臣，也当不了各部的高官，可是坚捷特尼科夫的字，就像俗话说说的：“是喜鹊爪子划的，不是人写的。”

学了两个月的书法，费了好大的劲，还靠着叔父的人情，终于在某个官署里得到了一份誊写员的差事。他走进了一间明亮的大厅，一排排油漆锃亮的办公桌前坐着歪着头刷刷写字的先生们，他被安排在一个位子上，立刻让他誊写一份公文。这时他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他一时觉得好像进了一所小学去重新学习字母，好像因为犯了什么过错被从高年级降到了低年级。他觉得周围坐着的先生们很像一群小学生，其中有的在读小说，把书塞在经办的大张文件里，装做正在办公的样子，每次上司一出现，他们就要哆嗦一下。他突然感到眼前出现了他的小学时代——那一去不返的天堂。与做这种抄写的小事相比，上学忽然变得高大了。现在他觉得为做事而进行的学习准备，其意义超过了做事本身。他脑海中浮现出无人能比的好老师，无人能代替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的活灵活现的形象，泪珠像泉水般地流出了他的眼窝。房间在旋转，桌子在活动，官吏们的轮廓混作了一团，他一瞬间两眼发黑，差点摔倒。“不，”他清醒过来对自己说，“事情无论显得怎么小，我还是要干！”他咬紧牙关，决心照别人的样子当差。

哪里没有乐趣？彼得堡尽管外表严峻，阴沉，仍旧存在着乐趣。街上是零下三十度的刺骨严寒，鬼哭狼嚎的暴风雪逼迫人们把皮袄和大衣的领子翻到头上，给人的胡须和马的嘴脸敷上一层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白粉，但是在一个地方，虽然是在四层楼上，一个高高的窗口里仍亮着亲切的灯光；在一间舒适的斗室里，点着细小的硬脂蜡烛，在茶炊的咝咝声中，进行着暖人心灵的谈话，朗读着上帝赐给俄国的才华横溢的俄罗斯诗人的晶莹篇章；年轻的心在颤动，在任何其他的国土上，即使在正午的美好的天空下，也不可能有如此崇高，如此狂热的激情。

坚捷特尼科夫很快就习惯了这个职务，只是它变成了他的一件次要的事，而不是他开始曾设想的首要的事情。上班只是他时间表上的一个项目，迫使越来越珍惜那剩下的时时刻刻。当他的叔叔，那位四级文官，已经以为侄子会有出息了的时候，侄子却突然坏了事。需要说一下，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的朋友里有两个是所谓忧愤之士。这是那种永远安分不了的怪人；不仅确属不公正的事，就连一切他们看来似乎是不公正的事，他们都不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他们起初是善良的，行动起来却没有一点规则，充满对别人的不宽容。他们的火热的言辞和高尚的愤怒形象对他起了强烈的影响。他们唤醒了他身上的易怒的神经和气质，使他总要去注意所有那些先前根本没想注意的小事。他的科长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列尼岑，一个外貌极令人喜爱的人，忽然令他反感了。他开始在他身上找出无数的缺点，快恨死他了，由于感觉这个人的脸，和上级讲话时，显出的糖太多，一转向下级，整个就变成了醋。“我原来可以原谅他，如何他脸上的变化不是这么快的话；”坚捷特尼科夫说，“可是怎么能眼瞅着在同一时间内又是糖又是醋呢！”从这时起，他事事都有所察觉。他觉得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架子也太大了，体现着一切小头目们的习气，例如：谁逢年过节不到他家贺节，他就记上一笔账，甚至对没有在他家门房的来客签名单上留名的人，他都要一个一个地进行报复，此外还有许多无论好人坏人都免不了的各种罪过。他对他产生了一种神经质的厌恶。好像有个魔鬼推着他，叫他去给费奥多

尔·费奥多罗维奇制造难堪。他怀着某种特殊的快感寻找机会，终于等到机会实现了由来已久的夙愿了。有一次他和列尼岑大吵了一顿，以至上司向他宣布：或是道歉，或是辞职。他提出了辞呈。他叔叔，那个四级文官，慌张地前来找他，用恳求的口吻对他说：

“看在基督的份上！你就行行好吧，安德烈·伊万诺维奇，你这是在干什么！只为遇到了个不合意的上司，就放弃头开得蛮不错的前程……这叫什么事？如果都把这当会事，那么衙门里连一个人也剩不下了。放明白点，放明白点。还有时间！把骄傲和自尊丢到一边，快去和他解释一下！”

“问题不在这里，叔叔，”侄子说。“我去请求他原谅并不难，何况的确是我的错。他是我的上司，我不管怎样也不应该和他这样说话。问题在这里：您忘记了我还有另一个职务；我有三百个农奴，一座衰败的庄园，管事的是个蠢货。换个人坐进办公室去抄写公文，国家受的损失不大，但假如三百人不交人丁税，那可就有大损失了。我是一个地主：这个称号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我能为保护和爱惜国家托付给我的人们出点力，为改善他们的命运操点心，能向国家献出三百名最勤恳、不酗酒、能干活的臣民——那么，我的这份职务比起什么列尼岑科长的职务来，有什么比不上的地方？”

四级文官惊讶得目瞪口呆。他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番滔滔不绝的言论。他稍微想了想，开口说，意思基本如下：

“但不管怎么说……但怎么能这样……怎么能把自己埋没在乡下？在乡巴佬当中你能跟谁来往？在这里，走在街上毕竟能碰上个将军或者公爵什么的。想起来也能到什么漂亮的公共建筑旁边遛个弯，去看看涅瓦河；可是在那里，你碰见的除了村夫村妇就没别的人。为什么要处罚自己一辈子处在愚昧无知的环境里？”

他叔叔——那位四级文官的话是这样说的。可他自己一辈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却没有走过别的街，除了去上班的那一条，那条街上没有任何漂亮的公共建筑；他没有留意过迎面来的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将军还是公爵；从未见到过吸引着耽于逸乐的京城人的那些娱乐场所，甚至生来就没有进过剧场。他讲这些，只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触动年轻人的上进心，拨动他的想象。然而他没能成功：坚捷特尼科夫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衙门和京城使他厌倦了。他感到乡村是一个无拘无束的栖息地，思维和构想的孕育地，从事有益事业的唯一天地。就在这次谈话后的两个礼拜，他已经抵达了距他度过童年的家乡不远的地方。当他感觉到他已经接近了父亲的田庄，有多少回忆涌上了心头，心房开始如何地跳动啊！许多地方他已经彻底遗忘了，他像个初来者一样好奇地望着美丽的风光。当道路沿着一道窄沟进入了一片萧疏的树林，他看到上上下下，在头顶和脚底，都有一些三人合抱的三百年的橡树，与冷杉、榆树及比白杨还高的黑杨杂生，他问：“这是谁家的森林？”人家告诉他：“是坚捷特尼科夫家的。”道路穿出了森林，进入草地，路旁有一丛丛的山杨、嫩柳和老柳，远方有绵延的山岗，马车驶过一座座桥梁，跨越的却是同一条河流，因而这条河忽左忽右。他问：“这草地与河滩是谁家的？”人家回答他：“是坚捷特尼科夫家的。”后来道路盘上山坡，穿过一片平坦的高地，一侧是未收割的庄稼：小麦、黑麦和大麦，另一侧则是刚刚走过的地方，只是忽然显得遥远了，就像一幅图画；后来道路渐渐变暗，由于进入了杈桠远伸的树木的浓荫，这些树木疏散地生长在如茵的绿油油的草地上，一直延展到村旁。眼前开始闪现出刨平了墙面的农家木屋，红色屋顶的庄园主的宅舍；狂跳起来的心不问就知道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不断积蓄着的感觉，变为大致是这样的一些话语，终于迸发了出来：“哎，我以前不是个傻瓜吗？命运指定我做地上天堂的主人，一个王子，而我偏要去受人奴役，给衙门当抄写！上了学，受了教育，明白了事理，掌握了管

理农民，为一方人造福，履行集法官、行政官、警官于一身的地主的多种责任所需的大量知识，却把这个位置交给了一个愚昧无知的管事！放下这个不做，却选择了什么？——抄写公文。这种事，一个不学无术的世袭兵也能做，而且比我要好得多！”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坚捷特尼科夫再次奉送了自己一个傻瓜的称号。

此时等着他的还有另一番景象。听说老爷来了，全村老少都聚集在庄园主的门前。各种各样的头巾，粗呢制的无领上衣，形形色色的大胡子：平头锹形的，圆头锹形的和楔形的，火红色的，淡褐色的和白色的，似乎盖满了整个空场。农夫们像打雷般乱轰轰地喊着：“恩人哪，我们终于把你等来了！”农妇们带着哭音叫着：“你是心爱的金子，银子！”站得远的为了要挤到前面，甚至打起架来。一个像风干梨似的糟老太婆在别人腿中间挤到他面前，两手一拍，尖声喊道：“我们的拖鼻涕的小崽，你身子好单薄哟！该死的德国娘们把你累坏了！”——“你这婆娘，快滚开！”平头锹形、圆头锹形和楔形的大胡子们立刻朝她吆喝。“你钻到哪儿去了，丑婆子！”不知谁的嘴里还蹦出了一个字，听到这个字能不笑的，只有俄罗斯的农夫了。老爷憋不住，大笑起来，但是内心却感激万分。“有多少爱呀！这都是为了什么？”他心想。“是为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从来没有关心过他们！从今以后，我发誓，我要分担你们的劳动，你们的工作！我要采取一切办法，帮助你们成为你们应当成为的人，成为你们内含的善良天性注定要使你们成为的人，为了对得起你们对我的爱，为了我能做一个你们的名符其实的恩人！”

真的，坚捷特尼科夫开始认真地经营产业，当家作主了。他根据实际情况看出，管事是个蠢婆娘似的角色，具有所有糊涂管事的一切特征，那就是：对农妇们交来的鸡和蛋、纱和布做着细账，对庄稼的收和种却一窍不通，还总疑心农夫们要害他的性命。他赶走了愚蠢的管事，换了一个精明的。他把细枝末节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开，专抓主要的；减轻劳役，减少农民为地主干活的天数，增加他们为自己干活的时间；以为从此诸事都会步入正规。他事必躬亲，田地，打谷场，谷物烘干房，磨坊，装船开船时的码头，他的身影到处可见。

“你看他，腿还挺勤！”农夫们开始说话了，甚至挠起了后脑勺了，因为在长期的婆娘式的管理下，他们全都懒得可以了。可是这种情况持续了不久。俄罗斯的农夫既机灵又聪明：他很快就明白了，老爷尽管手脚快当，很多事都想抓，但是具体怎么抓，用什么方式抓，他还不不懂；他说话有点太文绉，过分深奥，不强迫农夫记住，也不强迫他们明白。结果老爷和农夫之间虽不能说几乎都不能理解，却也没能唱到一块，没能合成一个调门。坚捷特尼科夫渐渐注意到，不知怎么的，主人家地里的庄稼比农奴家地里的差：播种早，出苗晚。可是看起来都在好好干活：他亲临现场，甚至因为他们干活努力，还曾吩咐赏给每人一杯伏特加。农奴的黑麦早秀了穗，燕麦早熟了粒，黍子早分了蘖，他家的庄稼才拔节，穗头还没有形成。总之，老爷渐渐注意到，虽然得到了各种好处，农夫们干脆是在搞鬼。他试过给他们点申斥，但得到的回答是：“老爷，我们哪能不为主家卖力呢？我们耕地、下种多么努力，您是亲眼见到的：您还吩咐赏给每人一杯伏特加呢。”这话怎么反驳？“那么为什么现在庄稼长得糟？”——老爷盘问。“那谁知道！很有可能是根被虫子咬了，还有你看这个夏天：滴雨没下。”但是老爷看见农奴的庄稼根没被虫咬；那雨也怪，是一条条地来的：全下到农奴地里，老爷地里一滴不掉。他拿村里的女人们更是没办法。她们时不时地告假，埋怨劳役太重。怪事！应当交纳的麻布、野果、蘑菇、榛子，他全免了，把他的其它活计也减少了一半，以为农妇们会把这些时间用于家务，做衣裳，给丈夫穿得像样点，扩大菜园子。没有的事！游手好闲，打架斗殴，播弄是非，以及各种争吵，在女性当中愈演愈

烈，搞得她们的男人们时常来找主人，个个都说：“老爷，管管这个疯婆娘吧！跟个魔鬼一样！闹得人没法活啦！”好几次他横下心，想来点严的。可是怎么严法？婆娘进门时是个弱女子，尖声细气地哭诉个没完，一脸的病容，好像病得很重，身上穿的是糟得叫人恶心的破烂——上帝知道她是从哪儿翻出来的。“去吧，去吧，走得远远的，爱干什么干什么去！”——可怜的坚捷特尼科夫说；随后就有幸看到，那个病女人出了门就为了一个芜菁和女邻居扭打起来，出手之猛，连一个健壮的男人都望尘莫及。他曾想给农民办个什么学校，结果弄得乱七八糟，他完全灰了心，——还是什么也别想的好！这一切大大地冷却了他经营产业、坐堂问案以及做任何事情的热情。他到地里去看农活，差不多是心不在焉了：思想跑得远远的，眼睛在寻找着不相干的事物。割草时，他不看六十把大镰怎样同时飞快地起落，高高的青草如何在镰下刷刷地有节奏地一排排倒下；他在看旁边的一个河弯，河岸上走动着一只红嘴红腿的燕鸥，——我说的肯定是鸟，不是人；他在看这只燕鸥逮住一条鱼，横叼在嘴里，似乎在考虑是否吞下去；他同时还沿河往远处看，注视着那里的另一只燕鸥，它还没有逮住鱼，它正盯着已经逮住鱼的那只燕鸥。收割时，他不看如何把麦捆码成圆锥形，十字形，或者干脆戳着。他也不管干草甩得快不快，垛得慢不慢。眯起眼，抬起头，面向青天，让嗅觉尽享田野的气息，让听觉在飞鸟的鸣啼中沉醉；它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的在天空，有的在地上，组成了一支声音协调的合唱队，它们从来互不顶嘴。鹌鹑断续地啼叫，长脚秧鸡在草丛里尖呼，赤胸红顶雀咕咕啾啾地叫着在头顶掠过，云雀的啼啭像是顺着无形的阶梯从空中洒落；在被鸟声震颤着的长空，一行白鹤在天边飞过，远远传来的喉声，像是银号的长鸣。如果农奴们在近处劳动，他就躲到远处；假如在远处劳动，他的眼睛就搜寻近处有什么可看。他就像个一心二用的小学生，眼瞅着书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看见的却是同学做的轻蔑手势。最后他干脆不去监工了，审判和处罚的事也什么都不干了，在屋里一坐，管事来报告，也不接见。

邻居当中，一个烟斗不离嘴被烟熏透了的退伍骠骑兵中尉，或者那个爱惹事生非的上校——神聊能手和聊天迷，有时到他这里来坐坐。但是这也逐渐使他厌烦了。他开始觉得他们的言谈有些浅薄；那种放任不羁的举止，拍打对方膝盖以及其它随便的动作，开始使他感到过于粗陋。他决心不再同他们来往了，而且做得相当生硬。具体经过是这样的：瓦尔瓦尔·尼古拉伊奇·维什涅波克罗莫夫，即那位好惹事生非的上校们的代表，天南海北什么都聊的最令人愉快的聊天家，前来找他，正是为了要就政治、哲学、文学、道德，甚至英国的财政状况等等问题，和他聊个痛快，可他叫用人出去说他不在家，同时却不小心地在窗口露了面。客人和主人的目光相遇了。一个，自然罗，透过牙缝骂了一声“畜牲！”，另一个也回敬了一声，那字眼大致是猪的意思。交情就这样断了。从那时起，谁也不上门了，开始了彻底的离群索居。主人穿上了睡袍，闭门不出，将肉体付于慵懒无为，将头脑付于论述俄国的巨著的构思。这部著作构思的情形，读者已经见到了。一日复一日，单调而苍白。然而也不能说从无梦醒的时刻。每当邮来报纸、新书和杂志，他在报刊上见到老同学的熟悉的名字，他们或正飞黄腾达于官场，或正对科学和世界文化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淡淡的哀愁便会隐隐地袭来，对自己的无所作为，心中不由得生出一种悲凉的，黯然的，淡淡的怨恨。在这个时候，他感到他的生活是可厌的，丑陋的。逝去的学生时代猛然重现，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忽然像活着一样站到了他的面前……他的眼眶里滚出雨点般的泪珠，他嚎啕痛哭，差不多哭上一天。

这哭泣有什么意蕴？是痛苦的灵魂借以展露它的隐痛？为了



自身的那个潜在的崇高的人仅具雏形而未及成熟和壮大；为了自幼未经挫折磨练的他未能达到在障碍和阻力前变得更加完美坚强的崇高境界；为了他伟大情感的丰富蕴藏虽像金属般投入过熔炉却未能受到最后的锤炼，因而他的意志是无力的，韧性不足；为了他的不平凡的导师过早的死亡，现在世上没有任何人能支撑和振作他的永远摇摆的力量及缺乏韧性的脆弱意志，——今日谁人能以生气勃勃、振聋发聩的声音，向心灵呼出“前进”这个各地域，各等级，各阶层、身份与行业的俄罗斯人普遍渴望着的振聋发聩的字眼？

他在哪里？那个能以俄罗斯人灵魂的语言向我们说出“前进”这个全能的字眼的人；那个因为深知我们民族天性的全部力量、特征和全部底蕴，因而一挥魔杖便能使俄罗斯人去追求崇高生活的人，他在哪里？无限感激的俄罗斯人将会对他回报以怎样的话语，怎样的爱。但是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过去；五十万“家里蹲”、“蔫货”、“草原旱獭”依旧沉沉睡着，能说出这个全能的字眼的汉子，在俄国寥若晨星。

但是有一件事差点没把坚捷特尼科夫唤醒，差点没造成他性格的转变。一个类似的爱情事件发生了，但是这件事不知怎么地也化为了乌有。离他村庄十俄里的地方，住着一位将军，他对坚捷特尼科夫的评价，我们已经知道，并不太高。将军过着将军的生活，慷慨好客，喜欢左邻右舍常来拜会；他自己当然是不会回访的，他嗓音沙哑，爱读书，膝下有一个女儿；她是一个罕见的，异常的存在，与其说她是一个女人，毋宁说她是一个幻影。有时人在梦中见到一个这样的幻影，他终生便会生活在这个梦幻里，现实对于他永远地消失了，他从此就会变成一个废人。她的名字叫乌琳卡。她受的教育有点奇特。是一个一句俄语也不懂的英国女家庭教师把她培养大的。她童年就失去了母亲。父亲顾不上管她。不过他只会把她惯坏，因为他对女儿爱得太甚。她的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像非常难以描画。她像生活本身一样生动。她比美人还要秀美；她超出了一般的聪明；她比古典妇女更为匀称，更为轻盈。完全说不出是哪一个民族在她身上打下了自己的印记，因为除非在古希腊罗马的浮雕宝石上，在哪里也很难找到类似的面部侧影和脸型。作为一个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孩子，她有着自由的性格。如果有谁看到，突发的愤怒如何在她美丽的额头聚起严峻的皱纹，她如何与父亲激烈地争论，会以为她是一个俄国最任性的小姐。但是她的愤怒只是在听到对任何人的任何不公正或残忍行为时才会发生。但如果她看到了她发怒的对象有了不幸，她的愤怒就会不知不觉地没有了，她会突然扔给他自己的钱包，不考虑这是明智还是愚蠢；如果那人受了伤，她会撕破身上的衣裙给他包扎！她有一种迅猛向前的特征。她说话时，似乎她的一切都跟着思想迅跑：脸上的表情，讲话的神态，手势，甚至衣裙的皱褶，似乎都在紧追，好像她本人就要随着她自己的话语飞去。她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她在任何人面前都不怕暴露自己的思想，她想说话的时候，任何力量也不能迫使她沉默。她独有的，充满魅力的，姿态特别的步履是那样自由而坚定，以至一切都会不由自主地给她让路。在她面前，不善良的人不知怎么地会局促不安，哑口无言，而善良的人，即使最腼腆的，和她谈话，会比一生中和任何人的谈话更加投机。并且会有一种奇怪的错觉产生，谈上几分钟他就觉得他曾经在某时某地见过她，那是在遥远的幼年时代，在他的家园，在一个愉快的黄昏，在一群孩子们快乐玩耍的时刻；从此之后，他很长时间都会觉得，人长大到理智的年龄是多么地乏味。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坚捷特尼科夫无论怎样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从第一天起他和她就像从来就认识。一种无法解释的新的感情渗入了他的心灵。他的枯燥的生活被照亮了一个短短的一瞬间。睡袍暂时脱下了。他在床上磨蹭的时间不那么长久了，米海

伊洛端着脸盆站立的时间也不那么长久了。各屋的窗户都被打开，这座优美如画的庄园的主人经常沿着花园里幽深的曲径长久地漫步，一连几小时站在那里观赏远方的迷人景色。

将军对坚捷特尼科夫的接待，开始是十分周到和热情的；但是他俩没能相处融洽。他们的谈话总是以争论或是双方都不舒服的感觉告终。将军不喜欢别人顶嘴和反驳，尽管又喜欢说些自己甚至一窍不通的事。坚捷特尼科夫也是个很爱面子的人。不过为了女儿的缘因，对她父亲的许多事也就原谅过去；他们的和平维持到将军的两个女亲戚前来作客，她们是波尔得列娃伯爵夫人和尤贾金娜公爵小姐：一个是寡妇，另一个是老处女，两人都是以前的宫廷女官，两人都是饶舌妇，两人都喜欢搬弄是非；她们并没有什么足以迷人的可爱之处，却与彼得堡的某些大人物有交情，连将军对那些人物都是要拍点马屁的。坚捷特尼科夫觉得，从她们来的头天起，将军对他就有点冷淡了，几乎注意不到他，那态度，就像对一个哑巴，或者对一个给他抄抄写写的最低微的小吏。他对他说话，一会儿称“老弟”，一会儿称“伙计”，有一次竟然对他用“你”字。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火了；脑子里嗡嗡响。可是他勉强地把自己克制住了，咬紧了牙，仍能用异常礼貌和温和的口吻镇定自若说出以下的话，尽管此时他脸上青一块红一块，心里就像是开了锅：

“将军，我应当感谢您的青睐。您用‘你’这个字表示希望我和您建立最亲密的友谊，使我必须同样以‘你’字称呼您。但是请允许我向您指出，我记得我们在年龄上的差别，它非常有碍于我们之间使用这种亲昵的称呼。”

将军非常难堪。他极力找些话来解释，虽然有点语无伦次，他解释说他用“你”这个字并不是那个意思，他解释说老人对年轻人用“你”字有时候是可以允许的（他一字未提自己的军衔）。

不言而喻，他们从此不再来往了，爱情也在一开始就结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曾在他眼前闪现了片刻的亮光熄灭了，随后的暮色变得更加昏暗。“草原旱獭”重新钻进了睡袍。一切重新归于慵懒和无为。屋里搞得乱七八糟。地板刷和垃圾一起，整天留在房间当中。裤子甚至进了客厅。沙发前讲究的茶几上躺着油污的背带，好像是给客人预备的茶点；他的生活变得这么无聊寂寞，以至不仅他的家奴们不再尊敬他，连他家里养的鸡差点都要啄他。他一连几小时在纸上无力地画着些三角形的东西，小屋，农舍，运货大车，三套马车，或者用各种书法和字体反复地写着带惊叹号的“亲爱的先生！”有时候竟进入了忘境，鹅毛笔在主人无知无觉的状况下，自己在画着一个少女的肖像，轮廓清秀的娇小的头，一绺稍稍抬高的柔发，弯成细长的卷儿从梳簪下垂落，裸露着青春的臂膀；少女好像在向前飞翔，——主人惊讶地望着，在这支笔下如何出现着任何画家都画不出的伊人的倩影。然后他会变得更加忧郁，因为确信世界上没有幸福，所以整整一天都会闷闷不乐，恍恍惚惚。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坚捷特尼科夫的情况就是这样。忽然有一天，他按常规叼着长烟袋，端着茶杯，走到窗口，他看到院里有人在走动，有人在忙乱。小厨子和擦地板的女仆跑去开大门，门洞里出现了几匹马，和凯旋门上雕的或画的完全相同：一匹头朝右，一匹头朝左，一匹头朝前。在它们上方，在赶车的座位上坐着车夫和一个身穿肥大的常礼服、用手帕系着腰的男仆。他们后面端坐着一位戴便帽，穿大衣，裹着彩色三角围巾的绅士。马车在台阶前横下的时候，他看清了原来是一辆有弹簧的轻便折篷马车。那位气度不凡的绅士几乎是以军人的快捷和灵敏从车里一步跳到了阶前。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发怵了。他以为此人是政府的官员。我们需要交待一下，他在年轻的时候曾卷入过一桩不明智的事。有几个爱高谈阔论的骠骑兵，还有一个没念书的大学生，还有一个

输得精光的赌棍，共同创办了一个什么慈善会，总干事是一个老骗子，既是共济会员，又是赌棍、酒鬼，还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成立这个慈善会的目的，是给从泰晤士河到堪察加的全人类带来持久的幸福。需要大笔的现金，从慷慨的会员手里募集到了巨额的捐款。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只有总干事一人知道。他被两个朋友拉进了这个慈善会，那两个人属于忧愤者阶级，人倒是好人，但是由于频繁地为科学、教育和进步举杯，后来都变成了地道的酒鬼。坚捷特尼科夫很快醒悟过来，退出了这个圈子。但是慈善会已经卷入了一些对贵族说来甚至不大体面的其它活动，以至警察局找上门来……因此不难理解，坚捷特尼科夫虽然已经退出来了，已经断绝了和这些所谓的人类恩人的所有往来，然而心里仍不能平静，良心上总有些别扭。现在看着正在打开的院门，不能不感到丝丝恐惧。

可是当客人保持着谦恭的稍侧的头姿，以难以置信的潇洒风度频频鞠躬的时候，他的恐惧立刻就过去了。客人用简短而明确的言语说明，他在俄国各地游历已很久了，既有实际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求知的欲望；我国有数之不尽的好东西，至于美丽的风景，物产之丰富，土壤之多样，那就更不消说；本村的环境优美如画，令他极为神往；然而，尽管环境优美如画，如果不是马车出了点什么问题，需要求助于铁匠和工匠，他不管怎样也不敢冒然前来叨扰；但话虽如此，即使马车没出问题，他也是不能放弃到他府上来拜访的快乐的。

说完，客人优雅动人地把脚后跟互相轻轻一磕；虽然身体相当肥硕，仍以橡皮球般的轻巧，稍微向后跳了一步。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想，这一定是哪位孜孜不倦的学者教授，正在周游俄国，为了收集什么植物甚至矿物的标本。他表示愿意倾力相助；他叫自己的工匠、轮匠、铁匠给他修车；他让客人住在他家，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请这位彬彬有礼的客人坐在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张宽大的伏尔泰式的“圈椅”上，准备听他谈些肯定会是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事情……

可是客人谈到的多半是关于内心世界的事情。说起了命运的变幻莫测；把自己的一生比做大海中被四面的风吹来吹去的一条船，提到他曾被迫无奈多次改变服务的岗位，为坚持秉公办事而遭受过很大挫折，连他的性命都几次险遭敌人的暗算，他还说了许多事情，坚捷特尼科夫从中看到，他的客人恐怕是一个从事实务的人。谈到末尾，他用白麻纱手绢捂着擤了一下鼻子，声音之响，是安德烈·伊万诺维奇从未听过的。有时候乐队里会碰上一把这样的捣鬼小号，一吹起来，你会觉得不是乐队里，而是你自己耳朵里嘎嘎响。正是这样的声音响彻了这座沉睡的家屋中的几个醒来的房间，紧随其后的是一股香水味，那是客人‘优美’地抖动白麻纱手绢而暗暗散出的香气。

读者也许已经猜到了，来客不是别人，而是我们可敬的、被我们丢下了很久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他有点见老：看来在这段时间里，他肯定经历了很多磨难。似乎连他身上穿的燕尾服也显旧了，轻便马车，马车夫，仆人，马，挽具，所有这一切都好像有点破旧了，磨损了。似乎连财政状况也不令人羡慕。可是神情，体面，礼貌依然如故。动作言谈甚至变得越来越令人愉快，坐进圈椅时二郎腿翘得更潇洒；吐字的柔和，用语的慎当，举止的得体，分寸的把握，全部更进了一步。他的衣领和罩胸白净胜雪；虽然人在旅途，燕尾服却一尘不染，蛮可以去参加命名日的午宴！面颊和下巴刮得那么光，对其凸度和圆度能不欣赏的，大概只有盲人了。

住宅里发生了变革。因钉死了窗户而一向处于瞎眼状态的半数房间，突然恢复了视力，看到了光亮。下人们动手从轻便马车里往外搬行李。东西在几个变亮了的房间里分别摆了起来，一会儿形成了这种局面：规定做卧室的房间，却把早晚盥洗用品放进

去了；规定做书房的房间……但首先必须知道，这个房间里有三张桌子：一张是书桌，在沙发前面，另一张是铺绿呢面的牌桌，靠墙摆在两个窗户之间，第三张是墙角桌，放在两个房门之间；一个门连着卧室，另一个通往摆着一套破家具的不住人的大屋。从皮箱里拿出来的衣裳就搁在墙角的桌上，计有：一条配燕尾服的长裤，一条配常礼服的长裤，一条浅灰色的长裤，天鹅绒的和缎面的坎肩各两件，一套常礼服和两套燕尾服。（白凸纹布坎肩和单裤当做内衣放进了五斗橱。）一件放在一件上，摞成了一座小小的金字塔，浮头盖上了一块丝绸手帕。在门和窗之间的另一个墙角，长统靴排成了一行：半新的皮靴，全新的皮靴，新换了靴头的皮靴，漆皮靴。它们也被羞答答蒙上了一块丝绸手帕，做得像那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两个窗户之间的桌面上放着个红木匣子。沙发前书桌上放的是：公文包，香水瓶，火漆，牙刷，一本新日历，两本小说，全是第二卷。干净内衣放在卧室原有的五斗橱里；该洗的内衣打成一个包袱，塞到了床底下。皮箱掏空以后，也被推到床下。马刀也留在卧室里，挂在离床不远的一颗钉子上。两个房间都变得异常干净整洁。地上没有一块碎纸，一片羽毛，一粒灰尘。连空气的质量都有所改善。室内空气中固着了一种内衣常换、澡堂常进、周日用湿海绵擦身的健康而清爽的男人发出的令人愉快的气息。仆人彼得卢什卡的气味曾图谋固着在卧室的外间里，但是不久就理所当然地让他搬进了厨房。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头几天还为自己的独立性担心，怕客人会把他束缚住，会引起生活方式的某些改变而使他不舒服，担心自己安排得好好的作息制度会毁于一旦。但是他的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表现出善于适应一切的灵活性。他赞同主人的哲学家般的从容，说什么从容者一定长寿。他说离群索居强百倍——隐居使人产生伟大思想。看了一眼主人的藏书，一般地夸了一通书的好处后，还特意指出书能使人的光阴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至虚度。总而言之，说话不多，但意味深长。至于行动，更是恰到好处。露面得是时候，告退得是时候；主人不想说话，肯定不勉强他去回答问题；愉快地和他下棋，愉快地陪他沉默；抽烟袋的那位喷着团团白烟的时候，不抽烟袋的那位则会想出相应的事做：例如，从口袋里掏出黑银鼻烟盒，在两手之间一夹，用一根右手指迅速地拨动它，使它像地球自转一样旋转；或者单纯用手指在鼻烟盒上打鼓点，用口哨吹出一些四不像的调子。总而言之，他决不对主人有任何妨碍。“我第一次见到一个可以在一起生活的人，”坚捷特尼科夫心里说。“一般说来，我们非常缺少这种艺术。我们中间有相当多的又聪明，又有教养，又善良的人。但是永远令人愉快的人，永远心平气和的人，可以一辈子生活在一起而不发生争吵的人，——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在我们这里能找出几个！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唯一的一个！”这就是坚捷特尼科夫对来客的看法。

乞乞科夫呢，他也十分高兴能在这位平和文静的主人家里暂住一时。他厌倦了茨冈式的流浪生活。在一个美丽的村庄里，面对着田野和早春的景色，能休息上哪怕一个月，甚至对于预防痔疮都是有益处的。再难找到比这更好的憩园。春天以无法形容的美景将它装点。草木是什么样的翠绿！空气是怎样的清新！花园中有怎样的鸟啼！天堂，万物的欣喜和狂欢！村庄在鸣响，在歌唱，好像刚刚诞生到人间。

乞乞科夫经常出来走走。时而信步走上平坦的山顶，眺望山下展现的平川，平川上到处遗留着大片的汛水；或是走入山沟，在那里，开始披上绿叶的树木筑满了鸟巢，有乌鸦的聒噪，寒鸦的对话，白嘴鸦的磨喙；遮天的群鸦乱飞几乎要震聋他的耳朵；或是走下山坡，到滩地和决了口的堤坝旁边，去看河水怎样轰隆隆地冲击着水磨的叶轮；或是走得更远，溜达到码头，满载豌豆、燕麦、大麦和小麦的第一批木船，从那里启航，驶向下游；



或是到田间去观看早春的农活，看着绿野上如何翻出一条条的黑土，心灵手巧的播种者如何一把把均匀而准确地撒种，不会把一粒种子散落在垄外。同管事、农夫、磨房工攀谈，询问庄稼的收成前景，土地的耕作制度，粮食的卖价，春秋两季磨面选用什么品种，农夫们都怎么称呼，谁和谁沾亲带故，在哪里买的奶牛，用什么喂猪——总而言之，无所不问。也打听出死了多少农奴。原来为数不多。以他的聪明，一眼就看出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的产业经营得不妙。疏忽，懈怠，偷盗，到处比比皆是，酗酒现象也不少见。他暗中对自己说：“坚捷特尼科夫可真是个畜牲！糟蹋了这样一份一年至少能有五十万进项的产业！”每当按不住心头的义愤，他总要再说一次：“就是一个畜牲！”在这样漫步时，他不止一次心烦技痒，想自己也当当地主。当然现在不行，而是将来，等到办成了大事，手里有了钱，自己也当当约莫这样一座庄园的安闲的主人。这时眼前一般会出现一个年轻的女主人，一个水灵的、面颊白嫩的少妇，即便是商人阶层出身，却是受过良好的教养，受过和贵族小姐同样的教育；连音乐也该懂得，虽然音乐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但是既然有这个规矩，为什么不该懂，为什么要顶撞公众的见解？在他眼前出现的还有应使乞乞科夫家族绵延不绝的年轻一代：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男孩和一个小美人似的女儿；甚至是一对小小子，两个甚至三个小丫头，以便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确实活过，存在过，而不是像个影子或者幽灵似的在世上白走了一遭；也不至于愧对祖国。脑子里甚至还想着，假如官衔能再加上几级，倒也不错：比方说来个五级文官什么的，那才是个受人敬重的有分量的官衔……脑子里产生的念头可谓多矣，这些念头常能使人摆脱此刻的愁闷，牵动他，刺激他，摇晃他；即便一个人明知这永远不会实现，他这时心里也往往感到美不可言。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的下人们也喜欢上了这个村庄。他们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一样，在这里也住得很习惯。彼得卢什卡很快就和冷餐室侍仆格里戈里交上了朋友，尽管开头他们彼此都装得了不起，没命地瞎吹。彼得卢什卡拿到过科斯特罗马、雅罗斯拉夫里、下新城甚至莫斯科来唬格里戈里；格里戈里则搬出彼得卢什卡没到过的彼得堡，一下就把他撂趴下了。后者想爬起来，拿他去过的地方距离遥远来压倒对方；可是格里戈里朝他说出了一个任何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地名，算起来离这儿有三万多俄里，把彼得卢什卡搞得泄了气，目瞪口呆，马上遭到所有下人们的嘲笑。然而事后他俩倒成了好朋友：秃头大叔皮缅在村头开了一个有名的酒馆，店名叫“阿库利卡”；早晚都能看见他俩在那儿喝酒。他们成了那里的熟客，或用民间的说法，成了泡酒馆的老客。

谢利凡则受着另一种诱惑。每到黄昏，村里人都聚在一起唱歌，围成迎春环舞的圆圈，合拢来又散开去。别处难得见到的壮实匀称的姑娘们迫使他无奈只得一直傻站在一旁。说不出哪个更好看：胸脯都是白白的，脖颈都是白白的，眼睛都是大大的，眼神都是朦胧的，步态像孔雀，辫子长到腰。他一边牵着一只白嫩的手，和她们拉成一圈，慢慢移动着环舞的步子，或者和小伙子们站成一排，像一堵墙似的朝她们走去；火红的晚霞渐渐消褪了，四野渐渐地昏暗了，河对岸远远传来一支声音清晰的忧伤曲调，——这时，他都不知道自己着了什么魔。以后好久，不管是在梦里还是醒着，无论是早晨还是晚上，他老觉得他还一边牵着一只白嫩的手，和她们跳着迎春的环舞。他甩了甩手说：“可恶的丫头片子！”

乞乞科夫的马匹也喜欢上了新居。辕马也好，被称为“民选官”的淡栗色帮套马也好，被谢利凡叫做“痞子”的花斑马也好，都认为在坚捷特尼科夫家住得非常快活，认为燕麦是上等的，马厩的布局也非常方便。一匹一栏，虽有隔板，但通过隔板可以相互看见，所以如果其中的谁，哪怕最远的一匹，忽然想来

一嗓子，伙伴们马上可以应和。

总而言之，大家都住得很惯，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读者也许正在奇怪，为什么乞乞科夫到现在还一字不提有关那类农奴的事。才不会呢！在这件事上，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变得很谨慎了。即使和大傻瓜做交易，他也不会开门见山。而坚捷特尼科夫，不管怎么说，是喜欢读书的，是爱发议论的，是一劲要弄清世界万物的起始缘由的——一切是由于什么，为了什么……“不行，见他的鬼！莫非该从另一面下手？”——乞乞科夫是这样想的。在和家奴们的闲扯中，他顺便打听出来老爷先前常到邻近的将军家去，将军有位小姐，老爷对小姐如何如何，小姐对老爷也如何如何……但是后来忽然为什么事不对付了，不来往了。他自己也注意到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总在用铅笔或鹅毛笔画一些小人头，谁都一模一样。一次午饭后，他照例用手指头旋转着黑银鼻烟盒，同时说了这么一句：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您什么都有；只缺一样。”

“缺什么？”坚捷特尼科夫喷着烟团问。

“生活的伴侣，”乞乞科夫说。安德烈·伊万诺维奇一声不吭。谈话就这么完了。

乞乞科夫并不觉得尴尬，他另找了一个时间，这次是晚饭前，在闲聊当中冷不丁地说：

“真的，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您的确该结婚了。”

坚捷特尼科夫没有丝毫反应，好像谈这件事本身就叫他不舒服。

乞乞科夫并不觉得难堪。他又选了一个时间，这次是晚饭后，话是这么说的：

“您的情况，我来看去，认为您毕竟是需要结婚了：这样下去，您会犯抑郁症的。”

不知是乞乞科夫的话这次尤其有说服力，还是安德烈·伊万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诺维奇忽然产生了特别想直抒胸臆的情绪，他叹了一口气，朝上喷出一口烟，然后说：“凡事都需要生来有那种福分，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于是他一五一十地讲了与将军结识和决裂的整个过程。

乞乞科夫一字不漏地听了事情的全过程，知道闹成这样全是为了一个“你”字，他惊呆了。他盯着坚捷特尼科夫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最后心里下了个结论：“他干脆是个大傻瓜！”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怎么能这样！”他握住他的双手说。“这算什么侮辱？一个‘你’字有什么侮辱人的意思？”

“这个字本身没有什么侮辱人的意思，”坚捷特尼科夫说，“可是他说这个字的用意，说这个字的语调，包含着侮辱。用‘你’字——意思就是：‘记住，你是个毫无价值的东西；我接待你只是因为没有更像样的客人，现在尤贾金娜公爵小姐来了，你该明白自己的身份，给我站到门口去。’瞧，就是这个意思！”

说这些话时，文静温顺的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眼睛里闪出了光；声音里完全流露出感情受到侮辱的激怒。

“好吧，就算是有这种用意，那又怎么样？”乞乞科夫说。

“怎么？”坚捷特尼科夫盯着乞乞科夫的眼睛说。“您想要我在他做出这种举动之后还到他家去作客？”

“这算得上什么举动？这甚至不是一种举动！”乞乞科夫说。

“这个乞乞科夫可真够奇怪的！”坚捷特尼科夫暗想。

“这不是一种举动，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这不过是一种将军的习惯：他们对所有人都称‘你’。何况，为什么就不能允许一个有功勋有地位的人这么做呢？”

“如果他是一个老人，穷人，不傲慢，不趾高气扬，不是将军，那就另当别论了，”坚捷特尼科夫说，“那时我可能允许他对我说‘你’字，甚至还会恭恭敬敬地接受。”

“他是个十足的傻瓜！”乞乞科夫心里想。“穷光蛋行，将军

倒不行！”这样想过之后，他开口反驳说：

“好，就算是他侮辱了你，您跟他也两清啦：彼此都谁也不欠谁的了。但是为了点鸡毛蒜皮的事一刀两断，您说这像什么话？刚开了头的事，怎么能丢下呢？假如已经选中了一个目标，就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前走才是。有人朝你吐唾沫，甭看他！人天生是要吐唾沫的；现在您在全世界也找不出一个不吐唾沫的人。”

坚捷特尼科夫被这番话弄得十分为难，他不知怎么好，望着乞乞科夫的眼睛心里想：“这个乞乞科夫可真够奇怪的！”

“这个坚捷特尼科夫可真是个怪物！”乞乞科夫同样也在想。

“您让我给你们打打圆场吧，”他开口说。“我可以到大人那儿去向他解释，发生这件事，从您这方面是由于误会，由于年轻，不熟悉人情世故。”

“在他面前卑躬曲膝，我办不到！”坚捷特尼科夫强硬地说。

“上帝保佑，哪儿来的卑躬屈膝！”乞乞科夫说完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我是作为一个明智的调停人，去用良言相劝，说这是卑躬屈膝……对不起，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纯是一片好心，忠心耿耿，想不到我番话，您竟做了这样令人遗憾的理解！”

“请您原谅，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是我不对！”深受感动的坚捷特尼科夫感激地抓住他的双手。“您的善意关怀，我感到非常珍贵，我可以发誓！但是我们把这话放下吧，我们永远不要再谈这件事了。”

“那么我就不为什么事情，单纯到将军府上去一趟，”乞乞科夫说。

“为什么？”坚捷特尼科夫问，迷惑地看着乞乞科夫。

“去拜会一下，”乞乞科夫说。

“这个乞乞科夫可真够奇怪的！”坚捷特尼科夫想。

“这个坚捷特尼科夫可真够奇怪的！”乞乞科夫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由于我的马车，”乞乞科夫说，“还没有恢复正常状态，所以请求您把马车借我一用。我想明天十点钟的样子到他那里去。”

“哎呀，还用请求吗！您是完全的主人，随便想用哪辆便用哪辆：一切由您支配。”

他们告了别，各自去睡觉，免不了还在相互想着对方的古怪言行。

可是事情也怪：第二天，车套好了，乞乞科夫穿着新燕尾服，系着白领带，穿着坎肩，以几乎是军人的轻捷跳上了马车，前去拜会将军了，这时候坚捷特尼科夫内心却发生了好长时间没有感受过的激动。他的锈蚀的，沉睡的思维整个变得活跃了，不安了。原来陷入了草原旱獭的慵懒状态的一切感官，忽然发生了神经质的亢奋。他一会儿坐进沙发，一会儿走向窗口，一会儿拿本书看，一会儿想要思考问题，白费劲！什么想法也不进脑子。一会儿拼命什么也不思考，白费劲！片片段段的类似某种想法的东西，一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总往脑子里钻，总像小苗苗似的生长出来。“奇怪的状态！”他说完便靠近窗户去看那条穿过栎木林的道路；离去的马车扬起的灰尘还没有落地，还缭绕在路的尽头。可是我们且放下坚捷特尼科夫，去跟随我们的乞乞科夫吧。

## 第二章

十俄里路程，乞乞科夫乘车只用了半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先穿过柞木林，然后经过翻耕不久已经开始发绿的庄稼地，然后爬上山腰，在那里极目远眺，时时刻刻都有新的景致出现在眼帘；最后，沿着一条枝叶扶疏的椴木林荫路驶进了将军的村庄。椴木林荫路变成了两边竖有篱笆墙的白杨林荫路，路的尽头正对着两扇镂空的铸铁大门，透过门扇能看到将军宅邸门顶的三角形山墙，支在八根科林斯式柱头的圆柱上。处处弥漫着油漆味，样样东西都不断地重新涂漆，不让它们显得陈旧。洁净的院子堪与嵌木地板媲美。车到台阶前，乞乞科夫彬彬有礼地跳下车来，请人通报，随即就被直接带进了将军的书房。

将军的庄严仪表令他为之一惊。此时将军穿着一件深红色的缎面睡袍。直视的目光，刚毅的面容，略显斑白的颊须和长髭须，短小的发式，脑后甚至剪成了寸发，粗厚的脖颈，即所谓“三层”脖子或带三道深褶的脖子，声音是略带沙哑的男低音，将军式的动作。别特里谢夫将军和我们常人一样，有许多优点，也有许多缺点。两者融合于一身，尽管斑驳陆离，却形成一幅生动的图画，这是俄罗斯人身上常有的情形。关键时刻奋不顾身，舍己为人，勇敢，聪明，但其中又大量掺杂着自私，虚荣，过自尊，小事上爱面子以及人人都少不了的很多毛病。对职位后来居上的人，他一概反感，常以尖酸刻薄的题诗来挖苦他们。首当其冲的便是一个他以前的同僚，他认为此人才智和能力都在他之下，可是地位却比他高，现在已经是两省总督，偏偏正管辖着他的田产所在的省份，如此一来，他仿佛成了此人的子民。为了报复，他一有机会就辱骂他，抨击他的所有政令，认为他的一切措施和行动都荒谬绝伦。将军心虽善良，但嘴上可是不饶人的。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般地说，无论什么事，他都喜欢占先，喜欢别人奉承，喜欢炫耀才智，喜欢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不喜欢那些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的人。受的是半外国式的教育，却想扮演俄国式老爷的角色。他的性格如此之不平衡，好坏两面的对立如此之突出和明显，官场上一定会遇到一大堆麻烦，而最终是只得引退赋闲。此事他完全归咎于一个敌党，全无反躬自问的气量。告退以后他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堂堂威仪。不管是穿着常礼服，燕尾服还是睡袍——气度不变。从说话的声音到最微小的动作，都是威严的，命令式的，使下级心里感到的即便不是敬，至少也是畏。

乞乞科夫敬和畏两者都感到了。他毕恭毕敬地侧着头，开口说：

“本人是来专诚拜谒的。本人对曾在战场上拯救祖国的英豪们深怀敬仰，所以前来专诚拜见将军大人。”

这句开场白看来并没有使将军感到不快。他极和善地晃了一下头说：

“欢迎。请坐。您原在哪里公干？”

“大人，我的服务生涯，”乞乞科夫说，他不是正坐在圈椅里，而是斜坐着，一只手抓着椅子的扶手，“开始于税务局；以后几经变化：地方法院也呆过，建筑委员会也呆过，海关也呆过。大人，我的生活就像风浪中的一只船。我可以说是在忍耐中长大的，生下来就吮着忍耐的奶水，裹着忍耐的襁褓，我本人可以说完完全全是一个忍耐的化身。至于我受敌人迫害之深，那更是罄竹难书的了。可现在，可以说是在人生的黄昏，我正在寻找一个能够度过余年的角落。暂时栖身在大人的一位近邻家里……”

“谁家？”

“坚捷特尼科夫家，大人。”

将军皱了皱眉头。



“大人，他非常后悔他没有表现应有的敬意……”

“对什么？”

“对大人的功勋。他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说：‘如果我到什么能怀有敬意的话，那只能是……因为，’他说，‘对于救国英豪们我的确是钦佩之至的，’——他说。”

“何必呢，他这是怎么啦？……我又没有生气！”态度缓和下来的将军说。“我内心还是非常喜欢他的嘛，而且相信他将来必有大用的嘛。”

“大人说得极是，必有大用，这人既有口才，又有文才。”

“但是他写的，我想，也就是些诗歌之类的无聊玩艺吧？”

“不，大人，不是无聊的玩艺。”

“是什么呢？”

“他在写……史，大人。”

“史！什么史？”

“什么史……”乞乞科夫说到这里停住了，不知是因为眼前坐着一位将军，还是因为想把内容说得重要些，便脱口而出：“将军史，大人。”

“如何写将军史？写什么将军？”

“总地谈将军，大人，综合地写……那意思是，具体地说，是一部我国将军史，”乞乞科夫嘴里说着，心里却想：“我在瞎诌些什么！”

“请原谅，我没太懂……这是本什么书，是一部断代史，还是人物列传，是所有人的，还是只包括参加过1812年战争的？”

“您说对了，大人，正是参加过1812年战争的！”说完这话，他心里想：“要命，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那他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我可以帮他收集很多有趣的材料。”

“他不敢来，大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胡闹！为了一个什么无关紧要的字……我根本不是这样的人。要么，我可以亲自去他家。”

“他怎么敢让您去，他自己会来的，”乞乞科夫说，同时心里想：“将军史说得真是对路了；这可是瞎蹦出来的。”

书房里传出沙沙的衣裙声。雕花壁柜的胡桃木门自己开了。在门的背面，一只美丽的手握着门的把手，出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形象。如果在一间黑屋里，突然闪现了一幅后面打着灯光的透明图画，也不会像似乎专为照亮这个房间而出现的这个放射着生命的光辉的形象这样令人震惊。你觉得，仿佛有一道阳光和她一起射进了房间，突然把天花板、窗帘盒及一切黑暗角落照亮。她似乎有高大的身材。但这是一种迷幻；这是她身体各部分，从头到手指，异常的匀称及其和谐的比例造成的感觉。她身上的单色的连衣裙显得有如此的韵味，以至你觉得两京的裁缝们为了把她装扮得更好而曾在一起协商。这是一种错觉。她的穿着十分随便，极其本色；一块未剪开的料子，两四处一连，就熨熨贴贴地裹着身体，现出的那些皱褶，雕塑家会恨不得马上刻在大理石上；相形之下，那些穿着时髦的小姐们简直像一群傻妞。虽然乞乞科夫在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的图画上已经见过她的面容，但一见本人，仍然如痴如呆；待到清醒过来，他注意到她有一个重要的缺点，那就是不够肥度。

“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娇小姐！”将军扭头对乞乞科夫说。“可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您的名字和父名。”

“但是，一个没有立过半点功劳的人的名字，您有必要知道吗？”乞乞科夫说。

“总还是需要知道的嘛……”

“大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把头轻轻一歪，说道。

“乌琳卡！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刚才说了一个十分趣的新闻。

我们的邻居坚捷特尼科夫完全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蠢人。他在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在写 1812 年的将军史。”

乌琳卡脸上忽然像是现出了红晕，顿时活跃起来。

“谁认为他是蠢人呢？”她很快地说了一句。“除非维什涅波克罗莫夫会这么认为。爸爸你就相信那个无聊又卑鄙的人！”

“为什么说卑鄙？他有点空虚，这是真的。”将军说。

“他还有点下贱，还有点可恶，不仅是有点空虚。”乌琳卡马上接着说。“如果谁欺负自己的兄弟，把亲姊妹赶出家门，他就是个可恶的人……”

“可这都是道听途说。”

“无风不起浪。父亲，您有一个最善良的灵魂，有一颗少有的心，但是你的所作所为，会让别人以为你完全是另外一种人。你明知道一个人不好，还是会接待他，只因为他会说好听的话，会在你面前献媚讨好。”

“我的宝贝，我总不能把他赶出去呀！”将军说。

“何必赶走，但又何必喜爱他？！”

“这话就不对了，大人，”乞乞科夫微微低一下头，笑容可掬地对乌琳卡说。“遵照基督的精神，我们正是应当爱这样的人。”

紧接着他露出已带有几分狡黠的笑容转身对将军说：

“大人，有这么一句话，您听说过吗？——‘你就得爱我们黑不溜秋的模样，我们白白净净的模样谁都会爱’。”

“没有，没听说过。”

“这是一件非常曲折的趣闻，”乞乞科夫带着狡黠的笑容说。“大人，在古克佐夫斯基公爵的庄园里；这位公爵，大人您一定是知道的……”

“不知道。”

“有个德国管事，是个年轻人。为了提供新兵和别的事情，他需要经常进城，肯定每回都要给法院的人抹点油。”这时乞乞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科夫稍微眯起一只眼睛，脸上做出法院的人被抹油的样子。“可是法院的人和这个管事有了交情，常请他吃饭。有一回在他们那里吃午饭，德国管事说：‘诸位，如何，有空请到我那儿去，到公爵家去。’他们说：‘一定来。’那以后不久，法院外出调查，是为了特列赫梅捷夫伯爵领地上发生的一桩案子，这位伯爵，大人您也一定是知道的……”

“不知道。”

“他们没有进行调查，全体开进了伯爵庄园的庶务大院，钻进老管家屋里打牌，三天三夜没有合眼。茶炊和潘趣酒自然是没离桌。老管家已经烦透他们了。为了想法把他们轰走，老头儿说：‘诸位，你们干吗不到公爵的德国管事那儿去：他离这儿不远，正等着你们去呢。’‘当真可以去一趟。’他们说，于是就这么醉醺醺的，胡子拉碴的，半睡不醒的，坐上马车去找德国人了……而德国人，大人您知道，这时候刚结婚。娶的是个女子中学毕业生，年轻轻的，娇滴滴的（乞乞科夫脸上做了一个娇滴滴的样子）。两人正悠然地坐着喝茶，忽然门开了，好大一帮人闯了进来。”

“想得出来——那模样够好看！”将军笑着说。

“管事愣住了，他说：‘诸位有何贵干？’他们说：‘啊！你小子这样！’说完立刻就变了脸……‘有事找你！庄园里酿的酒是多少？拿账来！’那人好说歹说，全白费。‘喂，找几个见证人来！’于是就把管事抓了，五花大绑，送进城里，德国人就这么蹲了一年半的大牢。”

“竟会这样！”将军说。

乌琳卡气得两手举起轻轻一拍。

“他的妻子就忙开了！”乞乞科夫接着说。“嗯，一个没经验的年轻女人能有什么办法？多亏有几个好人建议把这事私了。管事花了两千卢布外带请了一次客，就出来了。酒席筵上大家都喝

高兴了，他也高兴了，这时候他们就对他说：‘那么对待我们你好意思吗？你总想见到我们收拾得整整齐齐，脸刮得干干净净，穿着燕尾服。不，你就得爱我们黑不溜秋的模样，我们白白净净的模样人人都会爱。’”

将军大笑起来；乌琳卡发出了痛苦的怨声。

“我不明白，爸爸，你怎么能笑！”她急促地说。愤怒使她美丽的额头发暗了……“一件最可耻的行为，我都不知道该把做出这种事的人送到哪里去……”

“我的朋友，我一点儿不为他们辩护，”将军说，“但是如果的确可笑，又有什么办法？怎么说的：‘你得爱我们白白净净的……’？”

“黑不溜秋的，大人，”乞乞科夫赶紧说。

“你就得爱我们黑不溜秋的模样，我们白白净净的模样人人会爱。哈，哈，哈，哈！”

将军的身体笑得摇摇晃晃。曾佩戴厚大的金穗肩章的肩膀在抖动着，就好像现在仍然佩戴着厚大的金穗肩章一样。

乞乞科夫终于也憋出了一个代表笑声的感叹词，但是为了表示对将军的尊敬，把元音改成了“ei”：发出的声音是嘿，嘿，嘿，嘿，嘿！他的身体也笑得摇晃起来，尽管肩膀没有抖动，那是因为没有佩戴过厚大的金穗肩章的缘故。

“想得出来，胡子拉碴的法官们模样准是够好看的！”将军笑着继续说。

“可不嘛，大人，无论怎么说……三天三夜坚守岗位……眼都不合：是有点憔悴了，有点憔悴了！”乞乞科夫继续笑着说。

乌琳卡坐进圈椅里，用一只手捂住美丽的眼睛；她说了一句话，好像是在怨恨她不能向谁倾吐自己的愤怒：

“我不知道，我只感到非常可气。”

真的，三个交谈者内心产生的感觉，对立得十分奇怪。一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觉得好笑，是由于德国人这么不会随机应变，另一人觉得好笑，是由于坏蛋们会如此好笑地随机应变。第三人感到忧愁，是因为人们做出了这种不公正的行为而没有受到惩罚。只是没有一个这样的第四人，他对这些使前者笑后者愁的话语会有所深思。然而，趋于毁灭的肮脏的人在他的堕落中依然要求他人对自己的爱，这意味着什么？是动物的本能？是被卑鄙欲望的重压窒息的灵魂发出的微弱的呐喊？这喊声仍在穿透着日益僵硬的卑劣行为的外壳，仍在呼叫着“兄弟，救我！”只是没有一个这样的第四人，他对自己兄弟的灵魂的毁灭会感到比一切都痛心。

“我不知道，”乌琳卡把手从脸上拿下来，说，“我只感到可气。”

“只是请你不要生我们的气，”将军说。“我们什么错都没有。亲亲我，回自己屋去吧，因为我马上要穿衣服吃午饭了。你就留下吧，”将军忽然转身对乞乞科夫说：“在我这儿吃午饭，好吗？”

“只是如果大人……”

“不用客气。白菜汤还是有的！”

乞乞科夫优雅地低下头，当他抬起的时候，已经不见了乌琳卡。她消失了。代替她的是一个巨人般的侍仆，脸上长着浓厚的髭须和颊须，一手端着银盆，一手提着盥洗壶。

“我在你的面前换衣服你允许吗？”将军说着就脱掉睡袍，把衬衫袖子挽到壮士般的胳膊上。

“那还用说，岂止换衣服，要是大人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乞乞科夫说。

将军就洗起脸来，溅着水花，嗤着响鼻，像只鸭子，肥皂沫飞向四面八方。

“那话是如何说的？”他在从各个方向擦他那粗壮的脖子的时候说，“你得爱我们白白净净的？……”

“黑不溜秋的，大人。”

“爱我们黑不溜秋的模样，我们白白净净的模样人人都会爱。妙极了，妙极了！”

乞乞科夫这时心情非常地好；他忽然灵机一动。

“大人！”他说。

“什么事？”将军说。

“还有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

“也是个可笑的故事，可是对于我说来并不可笑。甚至是这么回事，如果大人……”

“是怎么回事？”

“大人，您看是怎么回事吧！……”这时乞乞科夫向四周看了一下，看见端脸盆的侍仆出去了，便这样说起来：“我有一个年老体衰的伯父。他有三百个农奴，除我之外没有继承人。由于年老体衰，庄园自己管不了，也不肯交给我。他的理由可真怪，他说：‘这个侄子我不了解；可能是个败家子。他必须自己证明他是个靠得住的人，得让他自己先弄到三百个农奴，我才把我这三百个交给他。’”

“多么糊涂！”

“大人说得极是。但是现在请您想想我的处境……”这时乞乞科夫放低了声音，好像在透露一个秘密：“大人，他家里有个管家婆，管家婆有儿女。弄不好全会落到他们手里。”

“傻老头子是老糊涂了，如此而已，”将军说。“只是我看不出我能帮什么忙。”

“我想出来这么个办法。现在新的人丁普查名册还没有呈送上去，大庄园主们手里除了活着的魂灵，都有不少逃了的，死了的……所以，比方说，大人您把死的当活的给我，立一个买契，那时候我拿这张买契给老头子看，他无论如何都得把遗产交给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将军爆发出这样的笑声，恐怕有史以来还没有人这样笑过：好端端的一下子栽进了圈椅；脑袋仰到后面，几乎背过气去。全家都慌了。大块头侍仆出现在旁边。女儿惊慌地跑了进来。

“爸爸，你怎么了？”

“没事，我的朋友。哈，哈，哈！回自己屋去，我们立刻来吃饭。哈，哈，哈！”

将军的笑声几次因喘不过气被憋了回去，但每次都更厉害地重新迸发出来，在从门厅到高大的、回音特强的将军内宅的每一个房间里震响。

乞乞科夫不安地等待着这场非同寻常的笑声的结束。

“喂，老弟，请原谅：亏你想得出这么个鬼点子。哈，哈，哈！请老头子尝点鲜，给他塞几个死人！哈，哈，哈，哈！伯父呀，伯父！这回伯父要上大当了！哈，哈，哈，哈！”

乞乞科夫的处境有些难堪：侍仆就站在这儿，张着嘴，瞪着眼。

“大人，这可是眼泪逼出来的笑呀，”他说。

“请原谅，老弟！哎，真把我笑死了。只要能看看你把死魂灵买契拿给你伯父的时候他那副样子，叫我出五百万都行。怎么，他老得很吗？多大岁数？”

“八十了，大人。不过这是背地里说的话，我想……顶好是……”乞乞科夫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将军的脸，同时斜眼瞄了一下侍仆。

“喂，你出去。过后再来，”将军对待仆说。大胡子侍仆退下了。

“是的，大人……这件事，我想保守秘密……”

“那自然，我非常明白。这个蠢老头！八十岁了还有这么个糊涂想法！他看起来如何？还精神？还能走动？”

“能走，就是非常费劲。”



“蠢货！还有牙吗？”

“总共两颗，大人。”

“真是蠢驴！老弟，你别生气……他可真是一头蠢驴……”

“一点不错，大人。尽管他是我的亲戚，承认这一点很难过，但他当真是一头蠢驴。”不过读者自己也能明白，乞乞科夫承认这一点并不难过，何况他未必有过什么伯父。

“那么，要是大人有这个好意……”

“把死魂灵给你？就为你这鬼点子，把他们连土地连住房一起给你都行！你把整个坟地都拿去吧！哈，哈，哈，哈！老头儿呀，老头儿！哈，哈，哈，哈！上了个多大的当！哈，哈，哈，哈！”

将军的笑声又在将军的响起在将军的内宪。

## 第三章

“不，我不会这样，”又处在开阔的田野间之后，乞乞科夫心里说，“不，我不会这样安排。万一上帝让我如愿以偿，我变成了一个富家翁，我的做法将完全不同：饮食，房屋，自然要尽善尽美，但是产业的经营也会搞得有条有理。我会量入为出，而且每年还会余下一点钱留给后代，只要上帝让我女人能多生孩子……”他突然喊道：“哎，你——傻瓜！”

谢利凡和彼得卢什卡两个人都从赶车的座位上扭回头来。

“你在往哪儿赶？”

“您吩咐了去科什卡列夫上校家呀，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谢利凡说。

“您问清路了吗？”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您看，我一直在忙活这辆轿式马车，只见到将军的马夫……彼得卢什卡向车夫问来着。”

“这才叫傻瓜！说过不能依靠彼得卢什卡：彼得卢什卡是块木头。”

“这里学问不大，”彼得卢什卡斜眼瞅着说，“除了下坡的时候走中间那条路，别的什么也没说。”

“而你除了烧酒大概再没灌过别的吧？大概现在还没醒吧。”

彼得卢什卡听出话头已经转到哪儿去了，便只用鼻子使劲地吸了两口气。他原想说滴酒没尝，但是自己也觉得有点说不出口。

“坐轿式马车走路就是舒服，”谢利凡扭回身来说。

“什么？”

“我说，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老爷您坐轿式马车走路舒服，比坐轻便马车好点——不颠。”

“赶你的车吧，赶你的车吧！谁也没有问你这个。”

谢利凡在几匹马滚圆的肚皮上轻轻地抽了一鞭子，对彼得卢什卡说了起来：

“听说科什卡列夫老爷让庄稼人穿德国人的行头；从远处你都分不出来是哪国人，走路也像德国人那么大模大样。女人头上不像包馅饼那样裹着头巾，不像顶盾牌那样箍着头圈，戴的是德国风帽，知道吧，就是德国女人戴的那种，——那叫风帽，知道吧，风帽。就是那种德国风帽。”

“要让你穿一身德国行头，再戴上个风帽，就好看了！”彼得卢什卡挖苦了一句谢利凡，开心地笑了一下。可是这一笑弄出来个什么脸相啊！那几乎不是笑，倒像一个得了伤风的人，鼻子痒痒想打喷嚏，没打出来，就在准备打喷嚏的状态中停住。

乞乞科夫朝上看看他的脸，想知道那上面的状况，接着说了一句：“瞧你那德性！还以为自己是美男子呢！”这里需要交待一下：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的确认为彼得卢什卡喜欢自己那张脸，可是后者时常连自己还有一张脸都忘了。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谢利凡从赶车座位上扭回身来说：“您当时要能想到向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要一匹马，换下花斑马就好了；他准不会驳您的面子。这匹马，说实话，是个痞子，光会碍事。”

“赶车，赶车，费话少说！”乞乞科夫说，不过心里也暗想：“确实，不该没想到。”

这时，轻快的轿式马车轻快地跑着。上坡也轻快，尽管有时路不平；下坡也轻快，虽然乡间小路多坎坷。下了山岗。道路穿过牧场，越过一道道弯曲的小河，从一座座磨房旁边经过。远处隐隐约约见到沙滩，山杨林一片接一片地伸向路边，像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柳丛、细赤杨、银白杨在他们身旁飞闪而过，用枝条抽打着坐在赶车座位上的谢利凡和彼得卢什卡。它们常常打掉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者的帽子。面貌严峻的仆人时时从座位上跳下来，咒骂愚蠢的树和栽树的人，但却总没想到应该把帽子系上，或者用手扶着，总指望再不会出这种事情。树木越来越密：山杨与赤杨之外，开始出现白杨，周围很快形成了一片密林。阳光被遮住了。松树和云杉开始发暗了。无尽的森林中，昏暗越来越浓，似乎就要变为黑夜。忽然树木间透出了光线，射向这里那里，树枝头，树桩上，像活的白银，像明亮的镜面。森林开始变亮，树木开始稀疏，听到人们的喧叫——他们忽然来到了一个湖边。湖面宽四俄里，周围是树，树后是村屋。水里有二十来个人，有没到腰的，有没到肩的，有没到脖子的，正把鱼网拖向湖岸。一个人在他们当中麻利地游来游去，喊叫着，指挥着所有的人，这人高度厚度差不多是同一个尺寸，滚圆滚圆，像个西瓜。因为厚度大，他是不管怎样也沉不下去的，即便翻着个儿往下扎，水还是会把他托上来；假如在他背上再坐两个人，他也会像个顽固的气囊一样浮在水上，在他们底下轻轻地呼哧着，用鼻子和嘴鼓出气泡。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谢利凡从赶车座位上扭回头来说，“这个人肯定是科什卡列夫上校老爷。”

“何以见得？”

“因为，您瞧，他身子比别人白，长得也富态，像个老爷。”

这时喊声听得真了。西瓜老爷话音又快又亮地喊着：

“杰尼斯，快交给科济马！科济马，抓住杰尼斯的绳头！大福马，跟小福马一道使劲！从右边上，从右边上！站住，站住，你们两个笨蛋！把我缠在网里了！挂住了，我说，该死的东西，把肚脐眼挂住了。”

右边的拽网人站住了，一看，真的出了一件没想到的事：老爷居然被缠在网里了。

“哎哟，”谢利凡对彼得卢什卡说，“把老爷当鱼拖上来了。”

老爷还缠在网里，扑腾着，想挣脱出来；他把身子翻过来，

肚皮朝上。他怕把网扯破，便跟着网里的鱼一起游，吩咐人只在他腰里系一根绳子。人们把他系上以后，把绳头扔到岸上。站在岸上的二十来个打渔的接住绳头，小心地往回拉。老爷到了浅地方，用脚站住了，裹着鱼网的身子，就像是夏天戴着网眼纱手套的太太们的玉臂。他朝上一看，发现了乘着轿式马车爬上堤坝的客人。和客人打了照面时，他点了一下头。乞乞科夫摘下帽子，从车里恭敬地行了个礼。

“吃过饭没有？”那位老爷喊道，他和网里的鱼一起靠近湖岸，一只手在眼睛上搭着凉棚，另一只仿照着美第奇家族收藏的维纳斯出浴雕像的姿态放在靠下的地方。

“没有，”乞乞科夫说。

“那就感谢上帝吧！”

“怎么的？”乞乞科夫好奇地问，仍把帽子举在头上。

“这么的！”和一堆鲤鱼鲫鱼一起上了岸的老爷说，那些鱼在他脚旁挣扎着，蹦起一俄尺多高。“这些不算什么，别看这些；那才是大家伙，在那儿！……拿那条鲟鱼来看看，大福马！”两个精壮的汉子从木桶里拖出来一个怪物似的东西，“这个小王爷怎么样？从大河里游进来的！”

“这几乎就是个大王爷嘛！”乞乞科夫说。

“没错，您现在往前走，我随后来。赶车的，从下面那条道走，从菜地里过去。傻子小福马，快跑去把栅栏撤了。我随后来，眨眼工夫就到。”

“这个上校有点古怪。”乞乞科夫心里想。马车终于走完了漫长的湖堤，来到一个村落。山坡散落着一些农舍，像扒着一群鸭子，有的建在坡下的木桩上，像站着一只只的鹭鸶。处处挂着鱼网，大拖网，小拖网。小福马撤下了栅栏，轿式马车穿过菜园子来到了一座陈旧的木造教堂前的广场上。教堂后面稍远一些的地方，可以看到老爷宅邸的屋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瞧，我来啦！”旁边传来一个人的声音。乞乞科夫回头看。那位老爷已经把衣服穿好了，乘着一辆轻便马车走在他旁边。草绿色的南京土布常礼服，黄色的长裤，脖子上不系领带，学着丘比特卓越的风姿！他侧身坐在轻便马车上，就占满了整个车座。乞乞科夫本想对他说什么，但胖子已经不知哪里去了。忽见轻便马车已经到了另一面，只听见喊声：“那条狗鱼和七条鲫鱼给傻蛋厨子送去，鲟鱼拿这儿来：我自己坐车带去。”又听他连连地喊着：“大福马和小福马！库济马和杰尼斯！”当他的车在主人房屋台阶前停下时，使他十分惊讶的是，胖老爷早已经站在台阶上，一把就把他抱进了怀里。他是怎么来得及飞过来的，真是不可思议。他俩交叉着嘴唇，连吻了三次。

“我给您带来了大人的问候。”乞乞科夫说。

“什么大人的？”

“您的亲戚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将军的。”

“这个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是谁？”

“别特里谢夫将军，”乞乞科夫有点惊讶地说。

“不知道，不认识。”

乞乞科夫愈发惊讶了。

“这怎么会？……至少我希望，我这是有幸和科什卡列夫上校谈话吧？”

“彼得·彼得罗维奇·别图赫，别图赫，彼得·彼得罗维奇！”主人紧接着说。

乞乞科夫呆住了。

“唉呀，糟糕！怎么搞的，你们两个，笨蛋！”他转身对谢利凡和彼得卢什卡说；那两人一个在车夫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在马车门口站着，目瞪口呆，眼瞪得圆圆的，“你们是怎么搞的，笨蛋！对你们说了是去科什卡列夫上校家……可这位是彼得·彼得罗维奇·别图赫……”

“这两个家伙做得很对！”彼得·彼得罗维奇说。“为这事我赏给你们一人一杯伏特加，外加一个大馅饼。快卸了马，到下房去！”

“很不好意思，”乞乞科夫连连鞠着躬说，“出了这么个意想不到的事情……”

“不是错，”彼得·彼得罗维奇·别图赫马上说，“不是错。您先尝尝这顿饭如何，然后再说是错不是错。请进，请进，”他一边说，一边挽起乞乞科夫的胳膊，把他带进内宅。

乞乞科夫为了表示谦让，进门时侧着身，以便让主人和他一同进去；但这纯粹多余：恐怕主人是进不去了，而且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只听见他满院子大嚷道：“大福马是怎么啦？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来？呆子叶梅利扬，跑去告诉傻蛋厨子，快把鲑鱼收拾出来。鱼精腺、鱼子、鱼内脏、鲷鱼做汤，鲫鱼做酱。还有虾，虾！呆子小福马，虾在哪儿？虾，我说，虾？！”好长时间还听见在喊：虾，虾。

“这位主人可忙乎开了，”乞乞科夫坐进圈椅，观察着屋里的四角和墙壁时说。

“瞧，我来啦，”主人一边进门一边说，他带来了两个穿夏季常礼服的少年。身子像柳条一样细，只顾得往上长了。他们比彼得·彼得罗维奇高了几几乎整整一俄尺。

“我的两个儿子，中学生。回家过节。尼古拉沙，你陪客人，阿列克萨沙，你跟我来。”

彼得·彼得罗维奇·别图赫又不见了。

乞乞科夫和尼古拉沙谈起来。尼古拉沙特别爱说话。他说他们学校老师教得不大好，只知道对那些妈妈送礼多的人好，说城里驻扎着一个因格尔曼兰骠骑兵团；说骑兵大尉维特尼茨基的马比团长的还好，虽然中尉弗兹叶姆采夫骑术比他强得多。

“你们老爷子的庄园现在景况如何？”乞乞科夫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典当了，”这是又回到客厅的老爷子自己答复的，“典当  
了。”

乞乞科夫只剩下用嘴唇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在事情闹了一场  
空时人们常做的那种动作。

“您何要典当出去？”他问。

“不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典当了，为什么要让别人落下？都  
说划得来。而且我一向住在这儿，让我也到莫斯科去住住看。”

“蠢货，蠢货！”乞乞科夫想，“在那儿他会把一切挥霍光，  
还会把孩子变成败家子。你这大馅饼，还是留在你的乡下好。”

“我可知道您在想什么。”别图赫说。

“想什么？”乞乞科夫感到非常窘，他问。

“您在想：‘这个别图赫真是个蠢货，蠢货！请人来吃饭，到  
现在饭还没影儿。’先生，说话就得。用不到短毛丫头扎辫子的  
工夫，饭就会上来。”

“爸，普拉东·米哈雷奇来了！”阿列克萨沙望着窗外说。

“骑着一匹枣红马！”尼古拉沙朝窗户弯过腰去，接着说。  
“阿列克萨沙，你看我们那匹深灰马比它差吗？”

“差倒不差，可是步子却不是这样。”

他俩争起枣红马和深灰马的优劣了。这时屋里进来了一个美  
男子，身材匀称，淡褐色的发亮的卷发，黑眼珠。一条模样凶狠  
的大头狗跟了进来，铜颈圈磕得叮当响。

“吃过午饭了？”彼得·彼得罗维奇·别图赫问。

“吃过了，”客人说。

“怎么，您这是笑话我来了？”别图赫生气地说。“您吃了饭  
来还有什么意思？”

“不过，彼得·彼得罗维奇，”客人笑了笑说，“有一点可以宽  
慰你，午饭我什么也没吃：没有一点食欲。”

“您没看见捞了什么鱼！好大一条鲟鱼，自己送上门来了！



那些鲫鱼，我连数都没数。”

“听您说话都觉得羡慕，”客人说。“教给我怎么样才能像您一样快活。”

“为什么烦闷？算了吧！”主人说。

“为什么烦闷？——就是因为烦闷嘛。”

“您吃得太少，就这么回事。您美美地吃一顿试试。烦闷是近来的新发明。先前没人烦闷。”

“别夸口啦！好像您从来没有烦闷过似的？”

“从来没有！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玩艺儿，连烦闷的时间都没有。清早两眼一睁不是立刻就得喝茶吗，不是马上就得接见管事吗，接着就得去捞鱼，接着就得吃午饭。午饭后还没来得及呼噜两声，接着就得吃晚饭，晚饭后厨子来了，就要预定明天的午饭。哪有时间烦闷呢？”

他们谈话的时候，乞乞科夫一直端详着客人。

普拉东·米哈雷奇·普拉东诺夫是阿基琉斯加帕里德：匀称的体型，身材优美，青春的容颜，集于一身。略带讽刺意味的可爱的微笑似乎更增加了他的美貌。但尽管具有这一切，在他身上却存在一种缺乏生气的，睡意朦胧的东西。欲望，悲伤和激动未在他处女般新鲜的脸上刻下皱纹，但同样也没有赋予他活力。

“说实话，”乞乞科夫说，“我也不能理解；如果允许我说两句，我也不能理解，有您这样的人才，为什么会烦闷。当然可能有另外的原因：缺钱用啦，受到什么恶人的欺压啦；有时候会有这样一些恶人，他们竟想置人于死地呢。”

“问题就在于根本没有这类事，”普拉东诺夫说，“您信不信，有时候我倒希望有这类事，有点儿惊恐不安什么的。嗯，哪怕有人仅仅惹我生一场气也好。可是没有！烦闷——只有烦闷！”

“我不懂。可能是您家产不多，农奴太少？”

“没有的事，我和家兄共有一万俄亩土地，一千名农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样还烦闷。不懂！可能是产业管理混乱？连年歉收，死了好多农奴？”

“相反，一切井井有条，家兄是个最出色的当家人。”

“那我就不懂了！”乞乞科夫说，耸了一下肩膀。

“瞧，我们立刻就会把烦闷赶走，”主人说。“阿列克萨沙，快点跑到厨房去，告诉厨子赶紧把露馅小馅饼端上来。呆子叶梅利扬和扒手安托什卡在哪儿？为何不把冷盘端出来？”

但是门开了。呆子叶梅利扬和扒手安托什卡捧着餐巾来了，他们摆好了餐具，把一个托盘放在桌上，上面有六个装着各种各样颜色酒类的高颈瓶。托盘和高颈瓶四周很快摆好了一圈碟子——鱼子，干酪，腌乳菇，蜜环菌，还有一个接一个从厨房端来的盖盘，里面传出吱吱的油响。呆子叶梅利扬和扒手安托什卡是两个既规矩又麻利的下人。主人给他们这些称呼，只是由于没有外号叫起来淡寡寡的，而他却不爱吃淡的；他人虽和善，却喜欢味道中的一些字眼。不过下人们也不生他的气。

冷餐之后是正餐。这时候和气的主人变成了个十足的强盗。只要发现谁盘子里的菜只有一块，马上就给他添上一块，嘴里念念有词：“人成双，鸟成对，越活越有味。”客人吃了两块——第三块就送上来了，一边念叨着：“有了二，还缺一；上帝喜欢三合一。”客人吃了三块——他又来了：“哪见过三个轱辘的马车？谁肯盖三个墙角的房子？”到四块又有成语，到五块——还有。乞乞科夫差点没吃了十二块什么东西，他想：“哎，这下主人可没新招了吧。”哪能呢：主人二话不说，往他盘子里放了一块铁钎烤牛犊的脊肉，那是小牛身上最好的部位，外带腰子，并且是多好的一只牛犊啊！

“光用奶喂了两年，”主人说，“跟伺候儿子一样！”

“我吃不了啦！”乞乞科夫说。

“您先尝尝，然后再说吃不了！”

“下不去了。没地方了。”

“有一回教堂里也没地方了。市长一来——地方就有了。您知道人挤成了那样，果真是苹果连落地的地方都找不到了。您只要尝尝：这块肉就是市长。”

乞乞科夫尝了尝——果然，这块肉跟市长相差无几。还是有它的地方，原来觉得什么也不可能装进去了。

喝酒也有一场热闹。彼得·彼得罗维奇拿到了抵押贷款便储存了足够以后十年喝的酒。他不停地斟酒；客人不喝干，他就叫阿列克萨沙和尼古拉沙替客人干；那哥儿俩一杯接一杯地往肚里灌，可是从座位上站起来跟没事一样，和喝白水一样。客人们可就不行了：好不容易才晃悠到凉台上，好不容易才坐进了圈椅。主人刚坐进他自己那张像是个四人靠椅的座位，当时就睡着了。他那肥胖的身躯变成了一具风箱。它通过张开的嘴巴和鼻孔发出一些连新派音乐里也没有的声音。大鼓，长笛，像狗叫似的断续声——样样俱全。

“真叫连吹带打！”普拉东诺夫说。

乞乞科夫笑起来。

“自然啰，假如这么吃法，”普拉东诺夫说，“哪儿来的烦闷！来的是瞌睡嘛。”

“是的，”乞乞科夫懒懒地说。他的小眼睛变得非常之小了。“然而，请原谅，我还是不能理解一个人怎么会烦闷。并且解闷的办法多得是呀。”

“有哪些办法？”

“对于年轻人，办法可不少！可以跳舞，玩什么乐器……要不就结婚嘛。”

“和谁？您说。”

“好像不远就没有又好又有钱的姑娘啦？”

“就是没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嗯，那就到别处去找找，去外面转转。”这时乞乞科夫脑子里闪出了一个绝妙的念头，他的眼睛变得大些了。“眼下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他看着普拉东诺夫的眼睛说。

“什么办法？”

“旅行。”

“去哪儿？”

“如果您有空，就跟我一起去，”乞乞科夫说，他望着普拉东诺夫心里想：“这倒很好：那时费用可以对半出，修车费可以完全算他的。

“您要去哪儿？”

“往哪儿去——怎么说呢？目前我旅行主要不是为自己的事，而是为别人的事。别特里谢夫将军，我的好朋友，也可以说是我的恩公，请我去拜访他各地的亲戚……访亲当然是为访亲，部分地可以说也是为自身嘛；因为看看四面八方，众生百态，无论谁怎么说，也大有益处呀，世事通晓皆学问嘛。”

普拉东诺夫认真思考起来。

乞乞科夫此时是这样盘算的：“这当真很好！甚至也可以把全部开销都算到他的账上。甚至也可以这么做：套上他的马，我的马在他村里养一阵。为了节省，可以把轿式马车也留在他村里，乘他的轿式马车上路。”

“这有什么？为什么就不能出去走一趟？”普拉东诺夫这时想。“说不定能快活些呢。我在家里没事可做，产业反正由哥哥管着；一点也乱不了。当真为什么不出去走一趟？”

“您同意不同意，”他说，“到我哥哥家里住两天？不然他不放我走。”

“十分愿意。三天也行。”

“行，假如这样，那就击掌为定！一起去！”

“好！”乞乞科夫在他手上拍了一下说。“一起去！”

“哪儿去？哪儿去？”主人醒过来，朝他们瞪着眼睛喊了一声。“已经叫人把您的车轱辘卸了，普拉东·米哈雷奇，您那匹公马现在赶到十五俄里外去了。不行，你们今天必须在这儿住，明天早早地吃了午饭再走你们的。”

“你瞧瞧！”乞乞科夫心想。普拉东诺夫知道别图赫一向坚守自己的惯例，所以什么也没有说。只能留下了。

然而他们得到了奖赏，那就是一个奇妙的春日的黄昏。主人安排了一次游河。十二名桨手，挥着二十四只桨，唱着歌，让他们的快船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飞也似的滑过。他们从湖中驶入一条浩森的长河，两岸是平缓的慢坡。水面一丝涟漪也没有泛起。他们在快船上就着白面包喝茶，船时常要在横跨河面的吊渔网的缆绳下通过。喝茶以前，主人先脱了衣裳，跳进河里，和渔夫们一起扑腾笑闹，朝大福马和库济马大喊大叫，玩了半个来小时，在水里叫够了，忙够了，冻够了，才带着好胃口上了船，那喝茶的样子，叫人不由得羡慕。这时太阳下去了。剩下的是天空的明净。更响亮地传来了人们的喊声。渔夫们走了，几处岸边来了一群群洗澡的孩子：打水声，笑闹声传得老远老远。桨手们一起把二十四只桨在水里用力一划，忽然向上抬起了所有的桨片，快船自己在平镜似的水面上飞驶，宛若一只轻捷的小鸟。舵前第三个桨手，一个健壮的、像大姑娘一样鲜嫩的大小子，用清纯的声音，一人响亮地领唱；五人齐声地应和，六人拖着悠长的尾音——河上飘荡着一支像俄罗斯一样广阔无垠的歌；歌手们将一只手搭在耳后，仿佛迷醉于它无垠的广阔。乞乞科夫不知怎的有了一种自由无羁的感觉，他想：“哎呀，真的，我什么时候也要弄到一座村庄！”“嗨，这凄凉的歌有什么好？”普拉东诺夫想，“听了它，心里更烦闷。”

返回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船桨在黑暗中击打着已不映照天空的水面。湖岸上隐约可见点点的火光。他们靠岸时，升起了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月。到处都有渔夫们在支架上煮着鱼汤，下锅的全是棘鲈和各种鲜活的河鱼。村民都已回家。鹅，牛，羊早已归圈，它们扬起尘土早已落下；牧人们把禽畜赶回了各户，站在它们主人的门外，等着他们送出一瓦罐牛奶和进家喝鱼汤的邀请。这里那里，传来阵阵人语和嘈杂声，阵阵的犬吠，响亮的是本村的狗，模糊的来自邻村。月亮升空，黑暗的大地渐渐明亮；最后，湖水，村屋——一切都被照亮了；灯光显得暗淡了；已经看得见被月光照成了银白色的炊烟。尼古拉沙和阿列克萨沙这时候骑着两匹快马，你追我赶地在他们前面飞跑；扬起了像是羊群过后的尘土。“哎呀，真的，我什么时候也要弄到一座村庄！”乞乞科夫心想。他眼前又出现了一个漂亮媳妇和一群小乞乞科夫的影像。这样的黄昏，谁的心能不被烘暖？

晚饭又饱餐一顿。乞乞科夫进了下榻的房间，躺在被窝里摸摸肚皮说：“大鼓！什么市长也进不去了！”事情也真巧：隔壁就是主人的书房。墙薄，那边说什么话全能听见。主人向厨子预定明天的饭，名义是早饭，实际是足足的一顿午餐。听听他点菜的话音吧！死人听了也会嘴馋。嘴唇巴唧巴唧、咂巴咂巴地响着。只听见在说：“先煎煎，再用纹火煨透！”厨子说话是尖尖的假嗓：“是，是。可以。这样也能行。”

“大馅饼要做成四角的。一角你给我放鲟鱼颊肉和脊筋，另一角塞进荞麦糊，小蘑菇加小葱，甜精腺，脑髓，还有你知道的那些东西……”

“是。这样也能行。”

“一边，明白不？要焦黄，一边要让它软点。可下面，下面，明白不？要烤得酥酥的，让它把汁，知道吧？全吸进去，让它一吃进嘴里就像雪一样地化了。”

“见鬼！”乞乞科夫在床上翻来翻去，心想：“这就是不让人睡觉！”

“你做个猪肚包给我。当中放一小块冰，让它能好好地鼓起来。对了，鲟鱼周围要搁东西，配菜，配菜要丰富点！周围要摆上虾，油煎小鱼，搁上胡瓜肉丁，再加一点米粒，辣根，还有乳蘑，还有芜菁，还有胡萝卜，还有豆子，对了，咱们还有什么块根菜没有？”

“可以放进些芜菁甘蓝或者甜菜疙瘩，切成小碎丁儿，”厨子说。

“芜菁甘蓝和甜菜疙瘩都放。那道煎烤的正菜，你这些东西给我配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乞乞科夫又翻了个身说，他把头钻到枕头下，蒙上被子，想要什么也听不见。但是在被子里还总能听到：“要煎煎，要烤烤，要煨透。”等说到了什么火鸡，他才睡着。

第二天客人们塞得那么饱，以至普拉东诺夫已经不能骑马了；马让别图赫的马夫赶回去。他们乘轿式马车走。大头狗懒洋洋地跟在车后：它也塞饱了。

“不行，这样太过分了，”车出了院子，乞乞科夫说。“这几乎和猪的吃法差不多。您不觉得不舒服吗，普拉东·米哈雷奇？一辆挺舒服的车，怎么忽然变得不舒服了。彼得卢什卡，你准是犯了傻，乱搬东西了吧？到处都鼓出来一些什么盒子！”

普拉东笑了一声。

“我告诉您是怎么回事，”他说，“是走的时候彼得·彼得罗维奇塞进来的。”

“确有此事，”彼得卢什卡从赶车座位上扭回身说，“馅饼、烤饼什么的，全叫往车上搁。”

“不假，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谢利凡说，他从赶车座位上扭回头来，一脸高兴，“是位非常值得敬重的老爷。喜欢请客的地主！叫人给我们送来每人一杯香槟。不假，还吩咐把上席的菜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拨给我们——好菜好菜，味道很美。这么可敬的老爷，从来还没有过。”

“看见没有？他让所有人都满意了，”普拉东诺夫说。“然而请您坦率地说：您有没有时间往一个村子里绕一趟？它离这几十俄里。我想去和姐姐、姐夫告个别。”

“十分愿意。”乞乞科夫说。

“此行您不会觉得吃亏的：我姐夫是个顶尖的人。”

“在哪方面？”乞乞科夫问。

“他是俄国从来没有过的最好的当家人。他买了一处勉强能有两万进项的破落庄园，用了十年多一点的工夫就把它振兴起来了，如今他一年能收入二十万。”

“啊，值得佩服！这种人的事迹值得大书特书，供众人学习！十分，我十分愿意认识此君。请问他姓什么？”

“斯库德龙若格洛。”

“名字和父名呢？”

“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

“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斯库德龙若格洛。认识他很高兴。认识这样的人必然大有教益。”于是乞乞科夫便细问起斯库德龙若格洛的情况来，从普拉东诺夫嘴里听到的一切确实令人惊讶。

“您看，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是他的地了，”普拉东诺夫指着田地说。“您能马上看出和别人的地不同。车夫，这里往左拐。看见这片幼林了？这是播种的。别人的十五年也长不起来，他的八年就长成了。您看，到林子的尽头了。接着是庄稼地了；隔五十俄亩又是树林，也是播种的，然后又是庄稼地。您看那庄稼，比别家的密好几倍。”

“我看得出来。他这是怎么做的？”

“您还是向他本人打听吧，您会发现……这是个万事通，您哪里也找不到的万事通。他不光知道什么作物喜欢什么土壤，还



知道什么应当和什么相邻，挨着什么树应当播种什么庄稼。我们这儿各家的地都会干裂，只有这块地方。他都有计算，需要多少水分，就种多少树；在他手里，什么都起着两三种作用：树林提供木材，落叶和树荫又能增加地力。什么全这样。”

“真是个奇人！”乞乞科夫说，一面好奇地观察着田地。

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树林都有围栏；到处能见到同样很有讲究地用各类建筑围起来的保持得非常清洁的牲口圈；高大无比的粮垛。到处是丰产丰收的景象。一眼就能看出，这里的主子是个头号的能人。马车上了一座小山，他们看到一个很大的村庄，散开在三座山头上。这里一切都是富裕的：平整的街道，结实的农舍；哪儿停着辆车，准是好车，新车；哪儿见到匹马，准是肥马，骏马；牛羊个个是良种。连农家的猪，模样都像贵族。一眼能看出，这里庄稼人的日子，就像歌里唱的，挖不完的金山银山。这里没有英国式的园林、装饰花哨的凉亭和小桥，以及宅邸前的笔直大道。从农舍到主人的大院，是长长的一溜工场。屋顶上有一盏大风灯，不是为了做摆设，而是为了观察人们在哪里，他们在如何地做工。

他们抵达了宅邸门前。男主人不在；出来迎接他们的是他的妻子，普拉东诺夫的姐姐，浅黄的头发，白皙的面孔，纯俄罗斯人的表情，也是个美人，但也和她弟弟一样，有点半睡半醒。看来，人们操心的事，她似乎不大操心，或许是由于丈夫全力以赴的事业丝毫不用她分担，或许是由于她天生属于那种具有哲学气质的类型；他们虽然有情感，有思想，有智慧，但仅以半个身心生活在世上，只用半睁的眼睛看着人生，见到可惊可虑的事端和纷争，也只是说：“让这些傻瓜们去胡闹吧！他们是自找倒霉。”

“你好，姐姐！”普拉东诺夫说。“康斯坦丁去哪儿了？”

“不知道。他早就该回家了。一定是忙不过来了。”

乞乞科夫没有注意女主人。他很想仔细观察一下这位非凡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物的住所。他想在其中找出房主本人的特征，就像可以根据贝壳判断其中生活过哪种牡蛎或蜗牛。可是看不出来有什么。房间都是完全没有个性的；除了宽敞，没有其它。墙上一无壁画，二无画框，桌上没有青铜雕像，没有摆满瓷器和茶杯的櫥架，没有大瓷瓶，没有花瓶，没有小塑像，总之，叫人感到光秃秃的。一套极普通的家具，旁边放着一架钢琴，那上面也蒙了一层灰尘：看来主妇很少坐下来弹奏。客厅通往主人书房的门开着；但是书房里也一样，十分简单，光秃秃的。看得出来，男主人回家只是休息，而不是为了在家中生活。为了思考自己的计划和设想，他不需要摆着沙发椅及各种舒适设备的书房，他的生活不在熊熊燃烧的壁炉旁的迷醉的遐想中，而是直接在他的事业中。每当出现什么具体情况，立即就会产生某种思想，思想马上就会变为实际，毫无必要事先写成文字。

“啊！那是他！他来了！他来了！”普拉东诺夫说。

乞乞科夫也跑到窗口去看。一个生龙活虎，皮肤黧黑的四十来岁的男人正向台阶走来。他戴着一顶毛绒便帽。两个身份低微的人，摘了帽子，走在他的两旁，边走边和他商谈着什么事。一个像是普通的农民；另一个，穿“西比尔卡”的，像是个外乡的富农，一副老奸巨滑的模样。

“老爷子，您还是叫他们收下吧！”农民鞠着躬说。

“不行，老弟，我已经一遍又一遍地对您说过二十次了：不要再运来。我这儿原料多得没有地方搁了。”

“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老爷子，在您手里，什么都用得上。像您这么聪明的人，全世界都寻不着。什么东西，老爷都能用到该用的地方。您还是叫他们收下吧。”

“老弟，我需要的是人手；送点儿干活的人给我，别送原料。”

“干活的人您也缺不了。我们那儿整村整村的人都要出去干

活：缺粮，很多年都没有如此缺过。可惜您不能全要，不然我们会忠心耿耿地给您干活，向上帝起誓，会好好干的。在您这儿心眼能开窍，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您就吩咐他们收下来吧，这是最后一次。”

“上回你也说是最后一次，可是现在你又运来了。”

“真的是最后一次了，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假如您不要，谁也不会要了。老爷子，您就叫他们收下吧。”

“听着，我这次收下，只是因为不忍心让你白运一趟。下回要是再拉来，就是你哀告三个礼拜，我也不收。”

“是啰，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您放心，下回不再运了。可真要谢谢您。”农民满意地走了。可是他在撒谎，还会运来的：碰运气——这是个伟大的字眼。

“那么，这个，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请您高抬贵手……降点价吧，”走在另一边的穿“西比尔卡”的外乡富农说。

“我开头就对你讲明过。我不喜欢讲价。我再对你说一次：你专在当票到期的时候到人家去谈生意，我可不是那种等钱赎当地主。谁什么时候该赎当，你们全有名单。这不明摆着吗？他心里着急，半价也会卖给你。你那点钱对我算什么？我的东西白搁三年也不要紧！我用不着赎当……”

“的的确确是这么一回事，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我那么……不过是为了今后还和您在生意上往来，不是为了捞点儿好处。三千订钱就请您收下吧。”

富农从怀里掏出一摞脏兮兮的钞票。斯库德龙若格洛毫不在意地接过来，根本没数，就往衣裳后兜里一塞。

“嗨，”乞乞科夫想，“就当是一块手绢一样！”

一分钟后，斯库德龙若格洛出现在客厅门口。

“哎呀，弟弟，你来了！”他看见普拉东诺夫便说。他们拥抱，接吻。普拉东诺夫介绍乞乞科夫。乞乞科夫毕恭毕敬地向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走过去，吻了一下他的面颊，也接受了一个他的亲吻。

斯库德龙若格洛的面孔是很引人注意的。从他脸上可以看出南方民族的血统。头发、浓黑的眉毛，有一双能说话的闪闪发亮的眼睛。脸上的每一个表情都闪耀着智慧，没有一点睡意朦胧的影子。然而也可以看出带有一种凶狠易怒的成分。他原来属于哪一个民族？在俄国有不少俄罗斯人属于非俄罗斯血统，然而在心灵中是俄罗斯人。斯库德龙若格洛没有研究过自己的血统，认为这不值一提，对于经营产业也是多余的事。况且他除了俄语，别的语言什么不懂。

“康斯坦丁，你知道我有了个什么想法？”普拉东诺夫说。

“什么想法？”

“我想到各省去走走；说不定这能治好忧郁症呢。”

“也好，这非常有可能的。”

“就和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一道。”

“好极了！您现在……”斯库德龙若格洛亲切地向乞乞科夫问，“打算去哪些地方？”

“说实话，”乞乞科夫说，他一只手抓住圈椅的把手，向侧面低了一下头，“我目前这次外出，与其说是为自己的事，还不如说是为别人的事。别特里谢夫将军，我的好朋友，也可以说我的恩公，请我去拜访他各地的亲戚。访亲自然是为访亲，但部分地也可以说是为自身；因为，的确，且不说多活动能免生痔疮，光是能看看四面八方，众生百态……不管谁怎么说，就大有益处嘛，所谓通晓世事即学问嘛。”

“是的，到各地看看没有坏处。”

“您说得太好了，”乞乞科夫赞道，“的确没有坏处。能见到没见过的东西；能遇到没遇见过的人。和有的人谈一次话，胜似得到十个金卢布。请您教教我，尊敬的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请您教教我，我是来向您求教的。我如饥似渴地等着您的指点。”

斯库德龙若格洛很不好意思。

“可是……我能教您什么？我自己上学时是很清苦的。”

“诀窍，尊敬的先生，诀窍！像您这样管理产业的诀窍；您能从庄园上获得可靠的收入；您挣得了一份实在的而不是徒有其名的财产，以此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赢得同胞们的敬仰，所有这一切一切的诀窍。”

“我看，这样行吗？”斯库德龙若格洛说，“您在我这儿呆一两天。我把管理的情形都给您看看，我跟你说了这里的一切。您会看到，根本没有什么诀窍。”

“弟弟，今天留下吧，”女主人对普拉东诺夫说。

“也行，我无所谓，”他淡淡地说，“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怎么样？”

“我一样，我十分高兴……但有这么一件事，需要拜访别特里谢夫将军的一个亲戚。有一位科什卡列夫上校……”

“他可是个……这您知不知道？他可是个蠢货，精神病。”

“我早已听说过。我跟他没事。但是因为别特里谢夫将军，我的好朋友，甚而可以说我的恩公……不去似乎不大好。”

“那就这么办，”斯库德龙若格洛说，“您现在就到他那儿去一趟。我有一辆套好的车。到他那儿连十俄里都没有，您一口气就能赶到。甚至晚饭前您就能回来。”

乞丐科夫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马车赶过来，他立刻就上车去看上校，此人使他大为惊讶，他还从来没有像这样惊讶过。上校这里的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整个村庄混乱不堪：到处都在盖房，翻修；哪条街上都是一堆堆的石灰，砖头，原木。新建了好几座像官署似的房屋。一座的门上用金漆字写着：“农具库”，另一座写着：“总会计室”，第三座是“村务委员会”；还有“村民师范中学”——总之，鬼知道还有什么没有的！他想，是不是进了一个省城吧。上校本人样子有点古板。三角形的脸显得一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正经。两腮的颊须直挺挺的；头发，发式，鼻子，嘴唇，下巴——好像原来一直是用什么重物压着的。开始说话还像个务实的人。谈话伊始，他就痛陈周围地主们如何缺乏知识以及他面临的任務如何艰巨。他对待乞乞科夫极为亲切热情，推心置腹，他怀着自我欣赏的心情告诉他，为了使这座庄园走上今天的富裕之路，耗费了很多心血；要让普通农夫懂得世界上存在着唯有高雅享受、艺术及美术方能给人带来的崇高动机，是多么困难；需要和俄国农夫的愚昧进行多少斗争，才能让他穿上德国式的裤子并使他哪怕多少感到一点人的尊严；他尽管尽了一切努力，至今尚未能使农妇穿上紧身胸衣，而在他的团 1814 年驻扎过的德国，连磨房主的女儿都会弹钢琴，说法语，行曲膝礼。他痛心疾首地讲述邻近的地主们无知到了何等程度；他们为自己属下的人们考虑得何等不够；他曾努力向他们说明，建立写字间及各委员会办公室以便防止盗窃和掌握情况对于经营产业是如何必要；对文书、经理、会计的培训也不可掉以轻心，必须让他们上完大学；这些地主们听了却大笑不已；他再三劝导也未能使地主们相信如果把每一个农夫都教育到能一边扶犁一边阅读关于避雷针的著作的水平，对于他们的庄园会有多大的好处。

乞乞科夫听了想：“怕未必有这个时间。你瞧我是识字的，可《拉瓦利叶伯爵夫人》到现在还没读完。”

“可怕的愚昧！”科什卡列夫上校总结说，“中世纪的蒙昧，没法治……真的，没法治！这一切我倒是能治好；我知道一个办法，一个最灵验的办法。”

“什么办法？”

“让俄国的每一个人都像德国人那样穿戴。只要做到这一点，不需要别的，我向您保证，一切都将走上轨道：科学会提高，商业会发达，俄国将进入黄金时代。”

乞乞科夫仔细地看他，心里想：“跟这个人似乎用不着太

拘谨。”他开门见山，立刻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对上校摆明了：需要什么什么样的魂灵，要立下什么什么样的契据。

“您的话，就我所见，”上校一点儿也不感到困惑地说，“是一项请求，对吗？”

“很对。”

“这样的话，请用书面方式加以陈述。递交呈文受理委员会。该委标出重点后，将送我审阅。我阅后交村务委员会，该委将就此事进行各种调查及核查。总主任将会同该办公室于最短期间做出决议，事情即可办妥。”

乞乞科夫傻眼了。

“对不起，”他说，“这样会把办事的时间拖长。”

“啊！”上校带着微笑说，“走公文的好处就在此！办事时间确会拖长一些，但是决不会发生丝毫疏漏：任何细节都能一清二楚。”

“但是，对不起……这件事怎么书面陈述呢？因为这是这一类的事情……魂灵在某种程度上……可是死的呀。”

“很好。您就这样写，说魂灵在某种程度上是死的。”

“但是怎么能写是死的？可不能这样写呀。他们尽管是死的，但要使人觉得像是活的一样。”

“好的。您就这样写：‘但需要，或要求，使人觉得好像是活的。’”

你拿这位上校有什么法子？乞乞科夫决定亲自去看看这些临时的和常设的委员会是怎么回事；他在那里见到的，不仅使人吃惊，而且彻底超出了常人能理解的程度。呈文受理委员会只有一块牌子。它的主任——从前的侍仆——被调到了新成立的农村建设委员会。他的位置由办事员季莫什卡接替，季莫什卡被派去审理酒鬼管事和骗子村长的纠纷了。哪里也见不到一个官吏。

“这些机关都在哪儿呢？……这有什么道理？”乞乞科夫对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同他的人说，他是一名执行特派任务的官员，是上校派他来担任向导的。

“有什么道理您弄不明白的，”向导说，“我们这儿什么都乱成一团。我给您说吧，我们这儿是建设委员会拿大权，想抽调谁抽调谁，想派哪儿去派哪儿去。我们这儿只有建委的人最吃香。”看来他对建设委员会是有意见的。“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谁都能牵着老爷的鼻子走。他以为都干得挺好，其实只有个空名而已。”

“这应该告诉他，”乞乞科夫想了想，来到上校那里，向他宣告：他下面的情形一塌糊涂，一切没有一点道理可言，建设委员会明目张胆地盗窃公物。

上校义愤填膺。当下抓起纸笔写了八条极为严厉的质问：建委有何根据擅自支配非其属下的官员？总主任怎能容许主任未经卸任即外出审理案件？村务委员会怎能坐视呈文受理委员会名存实亡？

“嗯，这下更会乱糟糟了，”乞乞科夫想到此，便要告辞了。

“不，我不放您走。两小时之内，您的一切要求都能满足。您的事我要交给一个刚上完大学的特殊人员去办。您在我的藏书室坐坐。那里什么东西都有，包括一切您需要的：书，纸，鹅毛笔，铅笔——全有。用吧，用吧，您是主人。”

科什卡列夫说着，把他带进了藏书室。这是一间大厅，从地面到屋顶摆满了书。甚至还有动物标本。各门类书籍都有：林业，畜牧业，养猪业，园艺，成千本的各类杂志和指南，也有大量反映育马学和各门自然科学新发展及进步的刊物。甚至还能看到《作为科学的养猪业》这类书名。他见这些都不是供娱乐的玩物，便转向另一个书柜。但是，才出虎口又进狼窝。这里都是哲学书。一本书的书名是《科学意义上的哲学》；一部六卷本著作，书名为：《思维论预备性导论——有关思维的共性、总体、本质



及其在认识社会生产率相互分化的有机原理上的适用》。乞乞科夫把这本书一遍一遍地翻，每一页上写的都是：现象，发展，抽象，封闭性，严密性，鬼知道什么词没有。“不，这些全不对味，”乞乞科夫说，转身走向了第三个书柜，这里全是艺术方面的书。他抽出一本大书，里面有些不大雅观的神话故事插图，就翻看起来。这本书很合他的口味。中年单身汉爱看这种画儿。听说近来连看芭蕾看高了口味的老头儿们也爱看了。有什么办法，本世纪的人类就爱吃那种提神的根茎嘛。翻看完了这本书，乞乞科夫正打算抽出另一本同类的，忽然上校出现了，十分高兴的样子，拿着一张纸。

“全都办妥了，办得很出色。这个人是个全才。为此我要把他置于一切人之上：我要成立一个特别的最高管理局，任命他为局长。瞧他是这样写的……”

“感谢上帝，”乞乞科夫心想，就等着听。上校就开念了：

“大人交办之事项，业经周密之考虑，谨此报告以下各点：（一）六级文官、奖章获得者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先生之呈文，本身即有某种欠通之处：该文有关所要求之遭受各种意外变故之魂灵之说明中，居然将已死者亦囊括在内。该先生所指可能系接近死亡者，而非业已死亡者；因业已死亡者非可以购买者也。子虚乌有，如何能买？此乃逻辑之理也。再者该先生之于语文科学好像亦不甚高明……”科什卡列夫在这里停顿了一下，说道：“这地方，坏家伙……他稍微刺了您一下。但是您看，笔头子多硬，堪称御前大臣的文笔嘛；要知道他在大学统共只呆过三年，连课程都没有学完。”科什卡列夫接着念：“……之于语文科学似乎亦不甚高明……因为该先生竟用‘死’字形容魂灵，凡学过人类知识课程者无人不知，魂灵乃属不死之物也。（二）该呈文所称之人丁普查名册中之魂灵，无论购入者或家生者，或该先生错称之死亡者，没有一人未被典当的，因所有之魂灵不仅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已全数典当，无一余者，而且已将其再次抵押，每一魂灵另收押款一百五十卢布，仅有小村古尔迈洛夫卡除外，因其在与地主普列基谢夫诉讼期间处于争议状态，故将其出售与典当皆不可能也。”

“为何您不把这些早告诉我？为什么拿这种无聊的事留住我？”乞乞科夫气愤地说。

“这件事一开始我怎能知道？走公文的好处就在这里，您看现在一切都了如指掌啦。”

“你这蠢货，愚蠢的畜牲！”乞乞科夫暗想。“天天钻在书本里，学会了什么？”他顾不上讲什么客气和礼仪，抓起帽子就走出了住宅。车夫站着，马车停着，没有卸套；因为喂马要写书面申请，发放马料的决议怕是第二天才能下来。无论乞乞科夫多么粗暴和失礼，科什卡列夫对他依然异常客气与和蔼。他用力地握住他的手，把它贴到心口上，感谢他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能够通过实践看到运作的过程；他说各个环节需要经常抖搂抖搂，敲打几下；这极为必要，因为一切都会打瞌睡的，乡村管理的发条是会生锈的，也是会松弛的；他说由于这个事件，他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建立一个新的委员会，它将称为建设委员会监督委员会，那样一来就无人再敢盗窃公物了。

“蠢驴！傻瓜！”乞乞科夫一路都在气恼地想。这时已经是满天星斗。夜幕低垂。村村都亮起了灯火。车拉到阶前，他通过窗口看到已经摆好了晚饭的餐具。

“您怎么回来得这么迟？”乞乞科夫进屋时，斯库德龙若格洛说。

“什么事你们谈了这么久？”普拉东诺夫说。

“真是累死我了！”乞乞科夫说。“像这样的蠢货，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还算不了什么！”斯库德龙若格洛说。“科什卡列夫不过

是个逗乐的现象。他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他身上漫画式地并且更显眼地反映出某些聪明人的愚蠢。他们搞起一些办公室，衙门，又是经理，又是作坊，又是工厂，又是学校，又是委员会，以及鬼知道的什么东西。好像他们那里是个什么国家！请问这事您觉得怎么样？有一个地主，有耕地，缺的是种地的农民，可他却搞起来个蜡烛厂，从伦敦请来蜡烛技师，自己做起生意来了。另一个蠢货，更好了：搞起来一家丝绸厂！”

“你不是也有厂吗，”普拉东诺夫指出。

“那是专门办的吗？是自然搞起来的：羊毛积累多了，不知往哪儿销售，我就织毛料，生产些粗厚的、低档的料子；价钱便宜，在市场上销得很快。又比方说，人们一连六年把鱼鳞扔在我的河岸上；嗯，怎么处理？我就拿它熬胶，一下赚了四万。您知道我都是这样干的。”

“真是个魔鬼！”乞乞科夫看着他想，“好一只会捞钱的爪子！”

“我为这些厂都不盖房子；我没有堂皇的建筑物。我不从国外请技师。我绝对不让农民脱离农业。我的工厂里只是荒年才有人干活，全是外来人，来打工糊口的。这样的工厂数量非常多。在自己的产业上只要眼睛尖点，你就会发现随便哪块破布都能派上用处，任何废物都能变成财源，直到使你却之惟恐不及，连连说‘不要了’为止。”

“真了不起！最了不起的是让任何废物都能来钱！”乞乞科夫说。

“嗨，还不止是这样呢！……”斯库德龙若格洛没有把话说完：他的火气上来了，他想骂骂邻近的地主。“您瞧还有一个聪明人——您猜他在自己村里搞了个什么名堂？慈善机关，一座砖石结构的建筑！所说的奉行基督精神的事业！……你想助人，那你就帮助每人去履行基督徒的义务，而不是解脱他的这种义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帮助儿子把有病的父亲孝敬地收留在自己家里，而不要给他把父亲当做包袱甩掉的机会。最好给一个人提供条件，让他能在自己家中收养他人；为这些可以给他钱，全力帮助他，而不要使他与他人隔离：那样他将对基督徒的一切责任失去兴趣。彻头彻尾的堂吉河德！……收养所里养一个人要花两百卢布！……用这么多钱我在村里可以维持十个人的生活！”斯库德龙若格洛说得来了气，啐了一口唾沫。

乞乞科夫对收养所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想和他讨论怎样把任何废物都变成财源的问题。但是斯库德龙若格洛已经到了气头上，怒火中烧，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

“还有一个教育方面的堂吉河德：办起了学校！对呀，还有什么比例如识字对人更有用的？但他是怎么办学的？常有他村里的庄稼人到我这儿来。他们说：‘老爷子，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儿子们一个个都不听话了，不肯帮家里干活，都想去当文书，可文书就要一个。’结果就搞成了这个样子！”

乞乞科夫也不需要听什么学校，但是普拉东诺夫接下了这个话茬：

“不能因为现在不需要文书就止步不前呀，以后总会需要的。应当为后代工作呀。”

“算了吧，老弟，尽管你很聪明！你们为什么老惦记着这个后代？大家都以为自己是什么彼得大帝。眼睛要看着自己脚下，不要看着后代；你该操心的是把庄稼人变得富足，有钱，让他有时间自愿地学习，而不是你拿着棍子对他说：‘学习！’鬼才知道这些地主想从哪头下手！……哎，您听我说：我请您来评判……”这时斯库德龙若格洛把座位向乞乞科夫挪过去，让他一定得认真听，对他实行了“接舷战”，具体说，就是用一根手指插进了他燕尾服的扣眼。“您说，还有比这更懂吗？把农民交到你手里，是为了要你保证他们过农民的生活。什么是农民的生活

呢？什么是农民的本业呢？不就是种田吗？那你就该努力使他成为一个好的种田人。这还不明白吗？不，冒出来一些聪明人，他们说：‘要使他脱离这种状态。他的生活太原始，太简单：要让他知道一下什么是奢侈的享受。’而他们自己呢，奢侈的享受把他们变成了废料，没个人样了，鬼知道他们得了一身什么病，没有一个十八岁的男孩没尝试过一切的：牙也没了，头也秃了；他们现在还想把这些传染给庄稼人。谢天谢地，我们现在总算还剩下了一个不知道这类荒唐事的健康阶层！为此我们真得感谢上帝。是的，我觉得种田人是最值得尊敬的，但愿上帝使所有人都成为种田人！”

“这么说，您认为从事种田最有利？”乞乞科夫问。

“是最有理，而不是最有利。你必须汗流满面地耕种土地。这是告诫我们所有人的；这个告诫不是无意的。这是世代代的经验证明了务农的人，道德最纯洁。哪里社会生活以种田为基础，哪里就有财富和富足；没有贫穷，没有奢侈，而有富足的生活。耕种土地吧——劳动吧……不要耍什么滑头！我对农夫说：‘不管你是为谁劳动，为我，为自己，为邻居，都要好好劳动。你做事，我会头一个帮你的忙。你没有牲口，给你马，给你奶牛，给你大车……需要什么我都可以供给你什么，但你必须劳动。假如你的家业安排得不好，假如我看见你家又乱又穷，会觉得比死还难受。我不能忍受游手好闲。我站在你头顶上，就是为了叫你劳动的。’哼！那些人想靠开店铺办工厂增加收入！你首先得想想怎么才能让你的每个农夫富起来，那时候不开作坊，不办工厂，不搞各种愚蠢的花样，你自己也会富。”

“最尊敬的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您的话叫人越听越想听，”乞乞科夫说。“请问，我深为敬仰的先生，如果我，比方说，有心成为一个假定是本省的地主，注意力应当主要放在什么上面？要怎样做才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发财，并以此履行可以说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公民的根本责任呢？”

“怎样做才能发财？应该这样……”斯库德龙若格洛说。

“我们去吃晚饭吧！”女主人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她用披肩裹紧冻得发抖的年轻的身躯，走到屋子中间。

乞乞科夫以差不多是军人的敏捷从椅子上跳起来，带着在殷勤的非军人的笑容中显出的柔和的表情，飞快地走到女主人身边，向她直挺挺地伸出胳膊，庄严地搀着她通过两个房间，走进饭厅，在此期间一直保持着优雅的微侧的头姿。仆人揭开了汤碗的盖；大家把椅子挪近饭桌，开始喝汤。

喝完汤，饮下一杯果酒（果酒极好），乞乞科夫对斯库德龙若格洛说道：

“最尊敬的先生，允许我请您再回到中断的话题。我问，应如何处理，如何做，最好从哪儿着手……”

“那座庄园，如果他要四万，我马上就会付款。”

“嗯！”乞乞科夫沉思起来。“可是您自己为什么……”他有几分胆怯地说，“不把它买下来？”

“归根到底，也要有度呀。现有的几个庄园已经够我忙的了。再说，本地的贵族们已经在大喊大叫，说我乘人之危，利用他们破产的景况杀价收买土地。我不想再听这种话了。”

“贵族就会造谣中伤！”乞乞科夫说。

“敝省更甚……您都想不出他们在说我什么。一提到我，他们就说是头号的守财奴，吝啬鬼。对自己则无事不可原谅。他会说：‘当然，家产是我花光了，可那是因为我的生活有高级的需求必须满足。我需要书籍，我一定要过豪华的生活，以便促进工业的发展；如果过斯库德龙若格洛那种猪一般的生活，大概日子也能过下去，不致于破产。’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倒愿意做这样的一头猪！”乞乞科夫说。

“这全是由于我不请客吃饭，不借给他们钱。我不请客吃饭

是因为我会觉得烦，我不习惯搞这个。你来吃点家常饭，那我欢迎！说我不肯借钱——这是乱扯。你真需要钱，来找我，讲清楚拿我的钱怎么用。如果我听了觉得这笔钱你能用得好，明显能让你得利，我不会拒绝你，连利息都不要。但是我不会拿钱乱扔，这只好请他们包涵了！他要给他的情妇摆一顿什么筵席，或者要给他的住宅置办几套价值连城的家具，这钱不借！”

说到这里，斯库德龙若格洛啐了一口吐沫，差点没当着太太的面说出几个不体面的字眼。抑郁心情的严峻阴影给他生动的面孔蒙上了愁云。额头聚起了横向的和竖向的皱纹，它们揭示着肝火在愤怒地翻滚。

乞乞科夫喝下一杯马林果甜酒，说道：

“我所深深敬仰的先生，允许我请您回到中断的话题。假如，假定说，我买下了您提到的那座庄园，那么需要多长时间，有多快，能够发财，达到……”

“如果您想很快地发财，”斯库德龙若格洛打断他的话，口气严峻而生硬；他心里仍然充满不快，“那您不可能发大财；如果您想发财而不问时间，那您很快就能发财。”

“原来这样！”乞乞科夫说。

“是的，”斯库德龙若格洛生硬地说，好像是朝乞乞科夫本人生气。“必须具有对劳动的爱；没有这一条，什么也做不成。必须爱上经营产业，是的！而且，请您相信，这决不乏味。人们妄谈什么在乡下是愁闷的……像他们那样在城里呆一天我都会闷死！一个当家人是没有时间烦闷的。在他的生活里没有空虚，只有充实。就只看看每年要忙一圈的多种多样的业务吧，那都是些怎样的业务啊！且不说如何多样，它们还真正能够使你的精神变得高尚呢。在这里人是和自然，和四季同行的，他是万物造化过程的参与者和交流者。春天还没有到，活计就开始了：赶在道路化冻以前把木柴和一切东西运回村；准备种子；各仓库的粮食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要再查一遍，再称一遍，再晾一遍；要定下农奴当年该交的税额。雪季过了，河开了，一下就忙得脱不开身：那儿要给大船装货，这儿要给树木清枝，果树要移栽了，处处都要翻地了。菜园里使铁锹，大田里使犁、耙。接着播种就开始了。闹着玩的吗！播下的是未来的收成啊！夏天一到——割草，庄稼人最大的节日。闹着玩的吗！下头该一茬接一茬地收了：黑麦完了是小麦，大麦完了是燕麦，这时候又该拔大麻了。码草垛，码麦垛。眼看过了八月半，庄稼全部拉到场上。秋天来了——秋垡，秋播，修理谷仓，烘干棚、牲口圈，试新粮，头批粮食脱粒。到了冬季，活儿也不能歇：开始往城里运粮了，各场院都在打场，打下的粮食从烘干棚运进谷仓；伐木，锯木柴，为开春后的营造运砖运料。活儿多得我都说不完。而且种类也多！这儿那儿你都去看看：磨房，作坊，工厂，打谷场，都去！你去一个农夫家，看看他如何干自家的活儿。闹着玩的吗！看到一个木匠斧子使得好，我觉得跟过节一样，我会在他面前站上两个钟头：他的活儿让我高兴。如果你还能看到这些事都是为达到一定目标而做的，看到你周围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增长，增长，带来成果和收益。那种满足感，我都无以言表。倒不是因为金钱在增多，金钱归金钱，而是因为这一切都是你双手的产物；因为你看到你是一切的起因，一切的创造者，富裕和财宝从你手中，像从魔法师手中一样，洒向所有的人。在哪里你能给我找到同样的快乐？”斯库德龙若格洛说，他的脸向上扬起，所有的皱纹都不见了。他容光焕发，像加冕日的皇帝。“您在整个世界上都找不到这样的快乐！在这里，只有在这里，人在仿效着上帝：上帝担负起造物的工作，当作至高的快乐，他也要求人成为福祉和秩序的创造者。而他们竟把这称为乏味的事情！”

主人悦耳的话语，像极乐鸟的歌唱，使乞乞科夫听得入神。他嘴里咽着口水，眼睛闪出光亮，流露着甜蜜的表情，他会一直



这样地听下去。

“康斯坦丁！该起来了，”女主人从椅子上站起身说。普拉东诺夫站起来了，斯库德龙若格洛站起来了，乞乞科夫也站起来了，虽然他还想坐着听下去。他直挺挺地伸出胳膊，把女主人搀了回去。但是他的头已经不再优雅地倾斜了，动作也不够敏捷了，因为思想已经被一些重要的念头占据了。

“不管你怎么说，一切仍然是没有趣味的，”走在他们身后的普拉东诺夫说。

“这位客人好像是个很不蠢的人，”主人想，“言语稳重，不是个摇笔杆的轻浮之辈。”想到这一点，他更加高兴，好像自己被自己的话感动得心里发热了，又好像庆幸找到了一个愿意听取明智的忠告的人。

后来他们坐进了用小蜡烛照明的一个舒适的小房间。面对代替窗户的玻璃阳台门坐下后，乞乞科夫感到了很长时间以来没有过的安适，就像多年漂泊之后又回到了家乡的老屋并且已经实现了夙愿，说一声：“够了！”便扔掉了流浪者的拐杖。主人睿智的谈话仿佛使他的心情如醉如痴。什么人都有一些他会感到比其它话语更贴心、更亲密的话语。在偏远的被遗忘的僻壤，在荒凉的寂寥的荒村，常会意外地遇到这样一个人，一席暖人心房的谈话会使他忘记了你的存在，忘记了道路的泥泞，夜店的简陋，当今上流社会的愚蠢和欺诈。这样度过的那个黄昏将会永远活生生地留下，当时发生过和存在过的一切，忠实的记忆都将牢牢地记住了：有谁在场，谁站在什么地方，他手里拿着什么，墙壁，屋角以至细小的摆设。

那个黄昏的一切也被乞乞科夫牢记在心了：这个布置得朴素无华的小房间，主人脸上呈现出的憨厚的表情，递给普拉东诺夫的带琥珀嘴的长烟袋，他开始朝亚尔布的肥厚的嘴脸喷出一口口的烟，亚尔布鼻子发出的哧哧声，连连说着“够了，别折磨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的女主人的笑声，还有高兴的小蜡烛，墙角的蟋蟀，玻璃门，门外的春夜，春夜将臂肘支在树林的顶端，凝望着屋子里的人们，树林的深处，传来春天的夜莺的啼啭。

“我深为敬仰的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听了您的话我心里觉得甜滋滋的，”乞乞科夫郑重地说。“我可以说，在整个俄国我没有见过一个像您这样聪明的人。”

斯库德龙若格洛笑了笑。

“不，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他说，“如果您真想认识一个聪明人，我们这儿确实有一个，他可以真的说是个智者，我是远远比不上的。”

“这是谁？”乞乞科夫惊讶地问。

“是我们的包税商穆拉佐夫。”

“我已经是第二次听说他了！”乞乞科夫叫道。

“这个人不用说管理一家地主的庄园，就连整个国家也能管理得了。如果我有一个国家，马上让他当财政部长。”

“听说过。据说他是一个超出任何想象的人，据说他挣了一千万。”

“什么一千万！四千万都不止了。很快半个俄国都在他手里啦！”

“您说什么！”乞乞科夫叫道，他目瞪口呆。

“必然如此。他的财产现在会以飞快的速度增长。这很清楚。发财慢的只是那种手里仅有几十万的；手里有几百万的，他的半径大：往外延长一点，就要比本身大一两倍。他的空间太广了，范围太大了。他早已没有竞争者。没人能跟他较量。无论什么东西，说什么价就是什么价：没人能有别的可说。”

乞乞科夫目瞪口呆，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斯库德龙若格洛，气都喘不过来。

“难以想象！”他少许清醒了一些时说。“实在太惊人了。人

们在观察甲虫时惊奇和诧异于造物主的智慧；我觉得更值得惊异的是一个凡人手里竟能聚攒如此庞大的资本！请允许我问您一件事；请问，他发这笔财，总归是靠邪门歪道起家的吧？”

“他是最规矩的途径，依靠最正当的手段。”

“我不信，最尊敬的先生，请原谅，我不信。如果是几千，那还差不多，可是几百万……请原谅，我不信。”

“相反，几千——免不了要搞些邪门歪道，几百万挣起来反倒容易。百万富翁用不着走邪道。你尽管沿着直道走吧，前面有什么你就拿吧！没有旁人去拣。”

“不可思议！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的事业是从一戈比开始的！”

“从来都是这样。这是常理，”斯库德龙若格洛说。“生来有钱的人，靠钱培养大的人，是发不了的：这人已经养成了乖张的性情，什么坏毛病都会有！什么事都是要从头上开始的，从半中腰开始不行。需要从下边，从下边开始。只有在这里你才能认清你往后需要对付的人和生活。只有亲身尝过了酸甜苦辣，知道了每一分钱都不能乱花，受尽了一切磨难，那时候脑子才能灵，心眼才能活，办什么事都能十拿九稳，栽不了跟头。请相信，这是真理。要从头上开始，从半中腰不行。有谁对我说：‘给我十万，我很快就能发财。’我不会相信这个人，他是想靠侥幸取胜，而不是稳扎稳打。需要从一个戈比开始！”

“这样的话，我一定能发财，”乞乞科夫说，“因为我几乎可以说是从无开始的。”

他指的是死魂灵。

“康斯坦丁，该让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休息了，”女主人说，“你还在唠叨个没完。”

“您肯定会发财，”斯库德龙若格洛对女主人的话置之不理，继续说他的。“黄金的河流将向您滚滚而来。您的收入将会多得让您难以招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乞乞科夫着了魔似的坐在那里，越做越美的黄金梦使他头晕脑胀了。

“真的，康斯坦丁，该让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休息了。”

“你是怎么啦？困了，你先走！”男主人的话嘎然而止了：屋里响起了普拉东诺夫如雷的鼾声，亚尔布紧随其后，更响地打起了呼噜。敲击铁板的更声早已远远地响过。半夜已经过去了。斯库德龙若格洛见到的确该睡了。他们互相道了晚安，各自散去，立刻上床睡觉。

只有乞乞科夫一个人久久不能入睡，百感交集。他细想着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像斯库德龙若格洛这样的地主。和主人谈话之后，一切都变得这样亮堂；发财的机会好像明摆在眼前。经营产业这种困难的工作，现在他觉得轻而易举，明白易懂，而且似乎非常适合他的天性，以至他开始认真思考购置一处不是幻想的而是真实的田产了；他马上决定要用典押虚幻的魂灵得来的贷款买一座非虚幻的庄园。他已经看见自己正像斯库德龙若格洛指点的那样灵活而审慎地行动和掌权；旧的没摸透，决不创新，凡事要亲眼细看，农奴要个个认识，克勤克俭，一心一意地从事劳动和经营。一切将安排得严整有序，经济的发条将互相有力地带动，紧张地运转，他已经提前品味着那时将感到的快意。劳动将如火如荼，就像在飞转的磨盘中谷粒快速地磨成面粉，从任何垃圾和废物里也将磨出一笔笔的现钱。就这样，他眼前时时刻刻站立着这位神奇的主人的形象。在整个俄国，这是第一个因其人品而使他感到敬佩的人。在这以前，他敬佩谁，不是因为那人官大，就是因为钱多！单为智慧，他还没有敬佩过一个。而斯库德龙若格洛是头一个。乞乞科夫也明白了，和这样一个人不能商谈死魂灵的问题，提一提这件事都不合适。他现在考虑的是另一个计划——买下赫洛布耶夫的庄园。一万他有；另一万他打算向斯库德龙若格洛商借，因为他自己表示过愿意助任何想发财和从事经营

的人一臂之力。剩下的一万可以保证在典押魂灵之后偿付。买到的魂灵都还不能典押，因为还没有让他们迁居的土地。虽然他屡屡申明他在赫尔松省有土地，但那主要还是一种设想。他也设想在赫尔松省买地的问题，因为那里卖价十分便宜，甚至还有白给的，只要去居住。他还在想着，不管谁还有什么逃亡的和死了的农奴，要马上买下来，由于地主们都在争先恐后地典当庄园，不久整个俄国可能剩不下一个没有典当给官家的角落了。这些思绪交替地充塞着他的头脑，妨碍他入睡，最后，把整个住宅，像人们说的，紧紧搂在怀里已达四小时的睡神，终于把乞乞科夫也搂进了自己的怀抱。他死死地睡着了。

## 第四章

第二天，事情办得十分顺利。斯库德龙若格洛欣然借给了一万卢布，不要利息，不要担保，一纸收据完事了。他助人创业之心竟是如此之切。不仅如此，他还答应亲自陪同乞乞科夫去找赫洛布耶夫，以便共同察看一下那座庄园。吃过一顿丰盛的早餐，三人全坐上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的轿式马车出发；主人的轻便马车空着在后面跟着。亚尔布奔跑在车前，吓飞停歇在路面上的鸟。一个半小时多一点，他们走了十八俄里，便看见了一个有两座地主宅邸的小村。一座大而新，尚未完工，盖了几年了，外墙还没有粉刷，另一座小而旧。他们找到主人时，见他头发蓬乱，迷迷蒙蒙，刚刚才睡醒觉；常礼服上有补丁，长统靴上有窟窿。

见到有客来，他高兴得了不得。就像见到了久别的兄弟。

“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普拉东·米哈伊洛维奇！”他喊了起来。“我的亲爹呀！多谢你们光临！让我擦亮眼睛好好看看！我真以为不会有人上我的门了。谁都像躲鼠疫似的躲着我：认为我会向他借钱。哎哟，难哪，难哪，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我知道这全都因为我！有什么法子？过得真和猪一样了！先生们，请原谅我穿这身打扮接待你们：你们看见了，靴子是带窟窿的。请问，要喝点什么不？”

“请不要客气了。我们是有事来的，”斯库德龙若格洛说。“给您介绍一位买主，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

“太高兴了。让我握握您的手。”

乞乞科夫把两只手都伸给了他。

“最尊敬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非常愿意带您看看这座蒙您注意的庄园……我想问一声，先生们，三位吃过午饭没有？”

“吃过了，吃过了，”斯库德龙若格洛想应付过去，便这样

说。“我们不耽搁了，现在就去吧。”

“假如这样，那就走吧。”

赫洛布耶夫把帽子攥在手里。客人们把帽子戴在头上，一起走去察看村庄。

“去看看我那些乱七八糟的家业吧，”赫洛布耶夫说。“你们吃了午饭才来，这就对了。您信不信，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我家里连一只母鸡都没有；都活到这份上了。我跟猪一样笨，干脆跟猪一样！”

他叹了一口气，好像感到从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那里得不到太多同情，那人心肠比较狠毒，于是就挽起普拉东诺夫的胳膊，把他紧紧拉到自己胸前，和他一起走到前面去了。斯库德龙若格洛和乞乞科夫留在后面，挽着胳膊，在远处跟着他俩。

“难哪，普拉东·米哈雷奇，难哪！”赫洛布耶夫对普拉东诺夫说。“您都想象不出有多难！缺钱，缺粮，缺穿！要是年轻，单身，倒也无所谓。可是人快老了，身边有老婆，有五个孩子，再遭上这些罪，就得愁啦，不由你不愁啦……”

普拉东诺夫可怜他了。

“那么，要是您把村子卖了，日子会好过点？”他问。

“好什么哟！”赫洛布耶夫甩了甩手说，“全都得拿去还逼到头上的债，自己一千也不剩。”

“那您如何办？”

“上帝才知道，”赫洛布耶夫耸着肩膀说。

普拉东诺夫感到奇怪。

“您怎么不采取点什么积极的办法来摆脱这种状况呢？”

“采取什么办法？”

“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一点都没有。”

“您去谋个公职，找份什么差事干干。”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只是个十二级文官。谁会给我好差事？薪水微薄得很，可我有老婆，五个孩子。”

“那可以去给私人做事嘛。去当个管事什么的。”

“谁会把庄园交给我管呢？我把自己的都糟蹋光了。”

“既然都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危险了，总得采取点什么办法才是。我去问问我哥哥，看能不能在城里给您奔个什么职位。”

“不行，普拉东·米哈伊洛维奇，”赫洛布耶夫叹了口气，紧紧地把他手捏了一下说，“我现在干什么都不行了。未老先衰啦，腰疼，是早年的罪孽做下的，还有肩膀上的风湿痛。我还能干什么！何必浪费国库的钱财！现在喂养的只拿钱不办事的冗员已经够多了。上帝保佑，不要因为我，为了发我一份薪饷，再给穷苦百姓增税啦：有目前这么多的吸血虫，已经够他们受的了。不，普拉东·米哈伊洛维奇，随它去吧。”

“竟是这种状态！”普拉东诺夫想，“比我的冬眠状态还差。”

这时，在他们的后面走着，离他们有相当距离的斯库德龙若格洛和乞乞科夫这样谈着：

“看他把家业荒废了，和别人没什么两样！”斯库德龙若格洛指指点点地说。“看他让庄稼人穷到了什么地步！你碰上牲畜大量病死时候，绝不能惜财。倾家荡产也要供给庄稼人牲口，不要让他一天没有从事劳动的工具。他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几年也恢复不过来：庄稼人已经懒惯了，一直懒散，就变成了酒鬼。”

“这么说来，买下这样的庄园现在不完全合算吧？”乞乞科夫问。

这时斯库德龙若格洛瞥了他一眼，好像是想说：“你为什么这样无知！是不是要从字母开始教你？”

“不合算！过三年我就能从这个庄园拿到两万卢布的年收入。您看它多不合算哪！方圆十五俄里。闹着玩的吗！那是什么地？您仔细看看那地！都是春汛时过水的地面。我种亚麻，光卖亚麻



就能卖个五千卢布；种芜菁——靠芜菁能挣个四千。您再看看那儿：坡地上长起来一片黑麦；这全是散落的麦粒自己长出来的。他没种谷物，我知道。这座庄园值十五万，不是四万。”

乞乞科夫担心赫洛布耶夫听见，因此落得更远了。

“瞧，抛荒了多少地！”斯库德龙若格洛说，上来气了。“哪怕事先通告一声呢，想种的人多的是。要是没牲口犁地，种菜也行啊。当菜园子用嘛。他硬是让庄稼人闲是呆了四年。闹着玩的吗！就这一件事你就让农民堕落了，永远把他毁了。有了这段时间，他那身穿破衣烂衫到处游游荡荡的习惯就算养成了！他一辈子就会这样了。”说完，斯库德龙若格洛啐了一口唾沫，怒气的阴云罩上了他的额头……

“在这儿我不能呆了：要我看这种混乱和荒废，等于要我的命！您现在不用我也能和他把事办妥。快把宝贝从这个蠢货手里夺过来。他只会暴殄天物！”

斯库德龙若格洛说完，和乞乞科夫告了别，追上了主人，也要和他告辞。

“那哪儿成，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主人吃惊地说，“刚来就要回去！”

“没办法。家里有急事，”斯库德龙若格洛说，告了别，乘上自己的马车走了。

赫洛布耶夫好像知道了他离去的原因。

“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受不了啦，”他说。“我觉得出来，像他这样的当家人看见这么一团糟的管理，心里难受。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您信不，我是什么办法都没有，没办法呀……粮食今年几乎一粒没种！这是实话。没有种子，更不用说没有犁地的牲口了。普拉东·米哈雷奇，听说令兄是一位杰出的当家人，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更是没话说——简直就是个拿破仑。真的，我常想：‘嗨，为什么那么多智慧都给了一个脑袋？哪怕给我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蠢脑袋一丁点呢，哪怕是只让我能维持这个家呢！我什么也不会，什么法子也没有。’哎呀，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您就拿去管吧！我最可怜的是那些贫穷的农夫。我觉得出来，我做不了一个……您叫我怎么办，我对人苛刻不了，严格不了。我自己就没有秩序，又怎么能教给他们守秩序！我本想马上解放他们，可是俄罗斯人好像天生就这样，好像没有人驱赶着不行……他准会打瞌睡，他准会浑身发霉。”

“这也真是怪事，”普拉东诺夫说，“为什么我国的老百姓，你不盯紧，他们就会变成酒鬼和坏蛋？”

“由于教育不够。”乞乞科夫说。

“上帝才知道为什么。你看我们是受过教育的，可我们是怎样生活的？我还上过大学，听过各门课程，可是不仅没有学会生活的艺术和方法，却似乎主要是学会了在各种新式的讲究和舒适上多花钱的艺术，却好像主要是熟悉了种种需要花钱的东西。是因为我没有认真上学？不对：别的同学也都是这样。可能有那么两三个人学到了真正有益的东西，但那也是由于本来就聪明，而其他只热心于尝试那些戕害他们身体、骗取他们钱财的事情。千真万确！他们来上学只是为了给教授鼓掌、发奖，而不是为了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从教育中我们选取的仍是它坏的一面；只会把它的外表抓住，而不要它的本身。不，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们不会生活，是由于别的原因，可到底由于什么，真的，我不知道。”

“一定是有原因的，”乞乞科夫说。

可怜的赫洛布耶夫长叹一声，这样说道：

“有时候我真觉得俄罗斯人是一种不可救药的人。没有意志力，也没有坚持到底的勇气。你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不了。你总是在想：从明天起要开始新的生活，从明天起要把一切认真抓起来，从明天起要节食。结果什么都没有做：当天晚上你就吃得

只会眨巴眼睛了，喝得舌头都转不动了，像猫头鹰一样坐在那里望着大家。真的，全都是这样。”

“必须保持清醒的理智，”乞乞科夫说，“时时和它磋商，事事和它恳谈。”

“什么！”赫洛布耶夫说。“我真觉得我们天生就不配有清醒的理智。我不相信我们当中谁能有清醒的理智。假如我看到有人在一本正经地生活，在敛钱，攒钱，我也不信他能成什么气候。到老的时候，魔鬼也会让他犯糊涂，他会眨眼间把一切弄个精光！我国人全都这样：无论是贵族，农夫，受过教育的，没受过教育的。你看有过一个多么精明的农夫：从身无分文，挣到了十万家产。十万到手就犯糊涂了，修了个香槟酒浴缸，泡在香槟酒里洗起澡来了。现在我们好像全都看完了。没什么别的了。要么您去看一眼磨房？不过它没有水轮了，房子也用不成了。”

“那还有什么看头！”乞乞科夫说。

“那么就回去吧。”于是他们就往回走了。

回来的路上，仍是一样景象。肮脏混乱处处显露着丑陋的面容。满目衰败和荒芜。比去的路上多了的只是街道当中新积成的水潭。一个穿着油污的粗布衣裳的气呼呼的女人把一个可怜的小丫头打了个半死，正在数落他的祖宗八代。两个农夫站在一边，带着斯多葛派的冷漠观望着这个醉婆的淫威。一个抓挠着自己的腰眼，另一个张着大嘴打哈欠。张嘴打哈欠的模样在房舍上也能见到。很多房顶也张着大嘴在打哈欠呢。普拉东诺夫看着它们，不由得也打了个哈欠。“我这些未来的财产——农奴们，”乞乞科夫心想，“真可以说是窟窿里带窟窿，补丁上擦补丁了！”确实，在一间农舍上，铺着一副门板代替房顶；塌斜的窗洞，用从主人粮仓里偷来的木棍撑着。总之，在经济上似乎实行了特里什卡长褂的制度：剪下袖子和后襟补肘弯。

他们进了屋。叫乞乞科夫有点吃惊的，是一贫如洗与若干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髦的华丽摆设的结合。破烂的家什当中站立着崭新的青铜雕像。墨水池上端坐着的好像是一尊莎士比亚；桌面上横着一把制作精美的象牙“痒痒挠”。赫洛布耶夫向客人介绍了他的太太。女主人十分风采，在莫斯科也不会显得逊色。身上的衣着既有风度又很入时。她更有兴趣的是谈省城，谈城里开设的剧院。从各方面都能看出她比丈夫更不爱农村，她单独呆着时，恐怕比普拉东诺夫更爱打哈欠。很快屋里就拥进了一堆女孩和男孩，一共五个，第六个是在怀里抱进来的，都很漂亮，男孩和女孩都挺招人喜欢。他们打扮得很可爱，很高雅；活泼，快乐。正因为这样，看着他们心里更不是滋味。如果他们衣着简陋些，穿着普普通通的花粗布裙子和衬衫在院子里瞎跑，和农民的孩子没有区别，倒要好点！这时一位女客来找女主人。女士们走到内室去，孩子们跟着她们跑了。屋里只剩下了男士。

乞乞科夫开始谈买庄园的事。按所有买主的惯例，他先把要买的庄园褒贬了一番。从里到外都褒贬够了以后，才说：

“您的要价是多少？”

“您知道不？”赫洛布耶夫说。“我不会跟您要价不合理，我也不爱这样：那我不讲良心。我也不瞒您说，我村里一百个普查在册人丁，连五十个都不剩了：那一半不是得瘟病死了，就是私自离开了，您可以认为他们是死了。因此我只向您要三万。”

“您居然要三万！庄园荒了，农奴死了，还要三万！我给两万五。”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能作价两万五押出去，您明白吗？那样我能拿到两万五，庄园还是我的。我要卖，就是想急着用钱，典当一是拖拖拉拉，二是要给办事的付钱，而我又没钱可付。”

“嗯，不管怎么说，只能给两万五。”

普拉东诺夫都替乞乞科夫很为难。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买下吧，”他说。“这座庄园出价不算多。如果您不给三万，我就和我哥哥凑钱买下来。”

乞乞科夫怕了……

“好！”他说。“我给三万。现在给您两千定金，一周后给八千，剩下的两万一个月后付清。”

“不行，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的条件是必须尽快付钱。您现在至少要给我一万五，剩余的不管怎样不能超过两周。”

“可我没有一万五啊！我现在手头只有一万。我还得筹措。”

乞乞科夫在撒谎：他手头有两万。

“那可不行，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说了我一定要有一万五不可。”

“真的还缺五千。我自己还不知道从哪儿弄呢。”

“我借给您。”普拉东诺夫应声说。

“也只好这样啦！”乞乞科夫说，他心里想：“他能借给钱也正好，那么明天就能送来。”从马车里拿来了红木匣子，立刻取出一万交给赫洛布耶夫，剩下的五千答应明天送来：这只是说答应了；实际上只打算送来三千；其余往后再给，过个三两天，如果可能，那就再拖些日子。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不知怎么的十分不爱让钱从手里出去。即使万不得已，他仍旧认为明天付钱是最好的，而不是今天。这意思是，他的举动也和我们大家没什么两样！我们都挺爱让请求人跑断腿。让他的脊背多蹭两回门厅的墙吧！他为何不能再等等！也许他的每一小时都很宝贵，也许因此正误着他的事，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老弟，你明天来吧，今天我没有时间。”

“您以后在哪儿住？”普拉东诺夫问赫洛布耶夫。“您还有别的村子吗？”

“我没有村子了，我去城里住。反正是要这么做的，不是为我自己，而是因为孩子们。他们需要教神学、音乐、舞蹈的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师。在乡下找不到啊！”

“饭都没有吃的，还要请人教孩子们跳舞！”乞乞科夫心想。

“怪！”普拉东诺夫心想。

“交易成功了，我们该喝点什么庆祝一下呀，”赫洛布耶夫说，“喂，基留什卡，拿瓶香槟来。”

“饭都没有吃的，可是有香槟！”乞乞科夫心想。

普拉东诺夫不知道该想什么好。

香槟拿来了。每人三杯下肚，精神欢快起来。赫洛布耶夫放开了以后，变得既聪明又可爱。他始终说着一些俏皮话和逸闻趣事。他的话显出他具有多么丰富的关于人和社会的知识！许多事情他看得那么明白中肯，寥寥几句话就把邻近的地主们勾画得那么精确和巧妙，他对所有人的缺点和错误看得那么清楚，他对地主们的破产史——破产的原因和情况——是那么熟悉，他们非常细微的习惯，他都能独到而准确地描述出来，以至两人完全听迷了，心甘情愿承认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您听我说，”普拉东诺夫抓住他的一只手说，“以您的聪明，老练，阅历，为什么就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办法？”

“办法有是有，”赫洛布耶夫说，随即向他们摆出了一大堆计划。项项都是那么荒唐，那么奇怪，那么背离有关人和社会的知识；你只能耸耸肩膀说：“上帝啊！在‘具有社会知识’和利用这种知识之间竟有如此辽阔的距离呀！”差不多所有计划都是建立在需要忽然从哪里得到十万或二十万卢布的基础上的。他觉得，到那时一切就能走上正轨，生产会发展起来，一切漏洞都会堵好，收入可以增加三倍，他将会有能力还清所有的债务。他最后说：“但是您叫我如何办？总是没有一个愿意借给我二十万或者哪怕十万的好心人哪！看来是上帝不愿意帮忙。”

“还用说吗，”乞乞科夫心想，“上帝哪会给这么个蠢货二十万！”

“我有一个大概拥有三百万家产的姑妈，”赫洛布耶夫说，“是一个虔诚的老太婆：修教堂，建修道院，她肯出钱；帮助别人，手就攥得紧了。老太婆十分有特色。是先前那个时代的人物，很值得见识的。光金丝雀就有四百来只。莫普斯狗，女食客，仆役，都是现在已经见不到的。仆役中最小的也快六十了，虽然她唤他时还叫：‘喂，小伙子！’如果客人的举止有什么地方不对，吃饭时她会吩咐仆人不给他上菜。当真就会不给他上。”

普拉东诺夫笑了笑。

“她姓什么，在哪儿住？”乞乞科夫问。

“就住在本地的城里——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哈纳萨罗娃。”

“您为什么不去找她？”普拉东诺夫关心地说。“我觉得如果她更多地了解到您家的处境，无论她手攥得多紧，也不可能拒绝您。”

“不，她能！我姑妈性情倔。她是个比石头还硬的老太婆，普拉东·米哈雷奇！而且早就有一些阿庚奉承的人围着她转了。有一个瞄着省长宝座的人，冒充是她的亲戚……随他的便吧！也许当真能成功呢！一切都随它去！我以前就不会逢迎人，现在更不行了：腰已经弯不下来了。”

“傻瓜！”乞乞科夫想。“我会像保姆侍候婴儿一样侍候这样一个姑妈！”

“咱们不能这样干聊吧，”赫洛布耶夫说，“喂，基留什卡！再拿一瓶香槟来！”

“不，不，我不喝了。”普拉东诺夫说。

“我也不喝了。”乞乞科夫说。两人都绝对表示不喝。

“那么，二位至少要答应到我城内的家里来：六月八号我要宴请市内的官员。”

“行了！”普拉东诺夫喊了出来。“彻底破了产，还请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什么办法？不能不请，义不容辞啊，”赫洛布耶夫说，“他们也常常请我嘛。”

“拿他有什么法子？”普拉东诺夫想。他还不知道，在俄国，在莫斯科和其它城市，有一批这样的能人，他们的生活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好像他已经把钱花光了，背了一身的债，没有丝毫生活来源了，他举行的家宴好像是最后一次了；到他家赴宴的人都以为明天主人就会被拉去坐牢。此后十年过去了——能人依旧留在上流社会里，债背得更多了，但仍然大宴宾客，大家又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了，主人明天准会被拉去坐牢。赫洛布耶夫就是一个这样的能人。只有在俄国才能以这种方式生存。他什么也没有，却常常请客，充当热情的主人，甚至充当艺术保护人的角色，对来本市演出的各类艺人予以支持，让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假如有人进去看看他在城内的住宅，肯定不会知道谁是其中的主人。今天是身穿法衣的神父在那里作祈祷，明天是法国演员们在排戏。有一天，一个家里几乎没人认识的人带着一堆文件住进了客厅，把它当了办公室，家里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也没什么不安，好像这是一桩日常琐事。有时候家里好几天没有一块面包，有时候举行能满足最讲究的美食家口味的家宴。主人出面时，露着兴高采烈、喜气洋洋的表情，摆着阔老爷的派头，迈着养尊处优的富家翁的步子。然而也常遇到那种山穷水尽的时候，换了别人，早就上吊了或者开枪自杀了。可是与他的荒唐生活奇怪地并存着的宗教情绪总能使他得救。在这种痛苦和艰难的时刻，他总是打开书本，阅读受难者们和苦修者们的传记，看他们如何养成超越苦难和不幸的精神。这时候，他的心灵变得柔软，精神变得温顺，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眶。而这时——说来也怪！——总会从哪儿得到意外的帮助。或是哪个老朋友想起了他，给他寄来钱；或是哪位路过此间的陌生夫人无意间听到他的遭遇，怀着女性的急人之难的心，送一份厚赠给他；或是他从未



听说过的他在某地的一桩官司打赢了。那时他总是虔敬而感激地认为这是上帝的无限慈爱，去教堂做感恩祈祷，然后重新去过他的荒唐生活。

“我可怜他，真的，可怜他！”告别主人，离开他家以后，普拉东诺夫对乞乞科夫说。

“一个浪子！”乞乞科夫说。“对这种人用不着可怜。”

不久他们两人都不再去想他了：在普拉东诺夫，这是由于他看人事如同看世界上一切事，从来是慵懒困倦，睡眼朦胧的。见到别人的苦难，心里会产生痛楚和同情，但不知为什么，印象总是印得不深。他之所以不想赫洛布耶夫，是因为同样不想自己。乞乞科夫之所以不想赫洛布耶夫，是因为思想全被买到的东西占据了。他在计算、估量、考虑买下的这处庄园的各种利益。无论怎么看，不管从哪方面看，这项购置怎样都是有利的。可以把庄园典出去。可以只把死了的和逃亡的魂灵典押出去。可以先把好地分块卖掉然后再典出去。也可以亲自经营，学斯库德龙若格洛的榜样，在这位邻居和恩人的指点下做个地主。甚至也可以把庄园转卖给私人（自然是假如不想亲自经营的话），只把逃了的和死了的魂灵留在手里。那样还会有另一个好处：可以从这一带溜之大吉，借斯库德龙若格洛的钱也就不用还了。总之，翻过来倒过去，都看到这项购置怎样都是有利的。他感到了一种快乐，这快乐是由于他现在成了地主，一个不是幻想的而是真实的地主，一个有土地、耕地和农奴的地主，这些农奴不是虚构的，不是想象中的，而是真正存在着的。慢慢地，他开始颠屁股，搓手心，哼小曲，瞎嘟囔，把手圈在嘴上当喇叭，吹了一支什么进行曲，甚至说出了几个送给自己的如“小脸蛋”、“小阉鸡”之类的表扬性的名词和称号。但后来记起他不一个人，便马上消停下来，竭力遮掩狂喜之情的过度冲动，当普拉东诺夫错把他发出的某些声音当做是对自己说的话，问他“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什么。”

只是这时候他环视四周才发现，他们正走在一片美丽的树林里；左右两边竖立着美观的白桦木围栏。树缝里隐现着一座白色的砖石教堂。在街道的尽头出现了一位先生，他戴着遮沿便帽，握着一根瘢疤很多的手杖，向他们迎面走来。一只毛梳得溜光的英国长腿狗跑在他前面。

“停！”普拉东诺夫对车夫说罢，便从马车里跳了下来。

乞乞科夫也跟着他下了车。他们向那位先生走去。亚尔布已经在和英国狗亲吻，看来它和英国狗是早就认识的朋友，因为它接受阿佐尔（英国狗的名字）在它胖脸上的热烈亲吻时，显得好像没什么事。叫做阿佐尔的那条敏捷的狗吻过了亚尔布，跑到普拉东诺夫身边，用敏捷的舌头舔了舔他的手，跳起来扒到乞乞科夫的胸口上，想舔舔他的嘴唇，但是没有够着，被他推开后，又跑向普拉东诺夫，试着哪怕只舔舔他的耳朵。

这时普拉东和迎来的绅士走到了一起，相互拥抱。

“哎呀，普拉东！你这是怎么回事？”那位先生急急地问。

“怎么啦？”普拉东诺夫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地回答。

“这叫什么事：三天没有你的音讯！别图赫的马夫牵来了你的马，说是‘跟一位老爷走了’。哪怕说一句上哪儿，做什么，去多久也好嘛。弟弟，哪能这样呢？上帝知道这几天我什么没想过！”

“那怎么办？忘了，”普拉东诺夫说。“我们到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那里去了一趟……他向你问好，姐姐也问你好。我向你介绍一下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这是我哥哥瓦西里。也请您像对我一样关照关照。”

瓦西里和乞乞科夫脱下帽子，亲吻起来。

“这个乞乞科夫是个什么人？”瓦西里想。“普拉东交友向来马虎，一定没弄清他是个什么人。”他在礼仪允许的范围内打量

了一眼乞乞科夫，看他头部微斜，脸部保持着令人愉快的表情，在那里站着。

乞乞科夫方面，也在礼仪允许的范围内打量了一眼瓦西里。他身材比普拉东矮，发色比他深，面孔远不及他好看；但是眉宇间却显出旺盛的生命和朝气。看得出来，他的精神不处于沉睡和冬眠的状态。

“瓦西里，你知道我有了个什么主意？”普拉东说。

“什么呢？”瓦西里问。

“周游一下神圣的俄罗斯，就是和这位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也许这有助于排解和消散我的忧郁症呢。”

“你为什么忽然做出了这么个决定？……”对这个决定感到大惑不解的瓦西里开始说了，差点没有加上一句：“而且还打算跟一个初次见面的人去，那个人也许是个坏蛋，是个鬼知道的什么家伙！”他充满不信任地用眼角细细打量着乞乞科夫，看到他举止十分有礼，始终保持着令人愉快的头部微侧的姿态和面部的恭敬和蔼的表情，使他无论怎样也看不出乞乞科夫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人。

他们在沉默中沿着大路走去。左手是隐现于树缝里的白色的砖石结构的教堂，右手——也是在树缝里——开始出现了庄园主院内的各种建筑。终于大门也呈现在眼前了。他们进了院子里，院内有一座高屋顶的老宅。长在院子当中的两棵高大的椴树几乎把半个院子遮在它们的荫下。它们低垂繁茂的枝叶仅仅稍许透出一些它们后面的宅墙。椴树下设了几条长椅。瓦西里请乞乞科夫坐下。乞乞科夫坐下了，普拉东诺夫也坐下了。丁香和稠李的花飘溢着整个院子，它们从花园里越过院子四周美观的白桦木围栏从各方向院子里探进头来，像是盛开的花环，又像给庭院戴上了穿珠的项链。

一个十七八岁的机灵麻利的小伙，穿一件漂亮的粉红色粗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衬衫，拿来盛着水的和盛着像汽水一样冒泡的各个品种和颜色的克瓦斯的长颈瓶，摆在他们面前。他摆好长颈瓶，便走去拿起靠在树上的铁锹，到花园去了。普拉东诺夫兄弟的家奴全都在花园里干活，所有的仆人都都是园丁，或者最好是说没有仆人，而是园丁有时候在执行仆人的职务。瓦西里总坚持说没有仆人也过得去。端点什么东西谁都能做，不需要专养一批人；说俄罗斯人只有穿着俄国衬衫和无领上衣才好，才利索，才漂亮，才随意，才勤快；说一套上德国常礼服就会又笨拙，又难看，又不利索，又懒惰。他坚持说俄罗斯人只有还穿着俄国衬衫和无领上衣时，才能保持身体的清洁，一套上德国常礼服——衬衫也不换了，也不进澡堂了，就会穿着常礼服睡觉，常礼服下头既会有臭虫，又会有跳蚤，还会有鬼知道的什么。在这方面他有可能是对的。他的村民穿戴得好像十分讲究和整洁，那些漂亮俄国衬衫和无领上衣在别处怕是不容易找到。

“您要不要消消暑？”瓦西里指着长颈瓶对乞乞科夫说。“这是我们的厂里制造的克瓦斯；我家早就以此闻名了。”

乞乞科夫从头一个长颈瓶里倒出了一杯。很像他曾在波兰喝过的椴树蜜酒：泡沫像香槟，一股气体从嘴里打着旋儿冲进鼻子，真舒服。

“琼浆玉液！”乞乞科夫说。他从另一瓶里喝了一杯，更好。

“您准备去哪里，主要去哪些地方？”瓦西里问。

“我这次出来，”乞乞科夫说，他用一只手搓着膝盖，同时全身轻轻地晃动着，把脑袋侧向一边。“与其说是为自己的事，倒不如说是为了别人的事。别特里谢夫将军，我的好朋友，也可以说是恩公，托我去访问他各地的亲戚。访亲自然是为访亲，但部分地也可以说是为自身，因为，——且不说多活动能免生痔疮，——看看四面八方，众生百态，这本身已经有益，所谓通晓世事即学问嘛。”

瓦西里思忖起来。“这人言词有点花哨，但话里也有道理，”他想。“普拉东正是对人对社会对生活缺乏了解。”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普拉东，我现也觉得旅行的确能把你摇醒的。你处于精神的冬眠状态。你不过是睡着了而已；不是由于厌倦或疲劳而睡着的，而是由于缺少深刻的印象和感觉。我则恰恰相反。我倒希望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感觉得不那么深刻，看得不那么认真。”

“你自己愿意把一切都看得那么认真嘛！”普拉东说，“你成天在自寻烦恼，自己给自己制造不安。”

“麻烦本来就够多的，还用得着制造吗？”瓦西里说，“你听到没有，你不在的这几天，列尼岑给我们捣了个什么乱？他占了我们村庆祝‘红岗节’用的那块荒地。”

“他不知道，所以占了，”普拉东说，“他是新来乍到的，刚从彼得堡来。需要向他解释，讲清道理。”

“他知道，明明知道。我派人对他说过，他蛮不讲理。”

“你应该亲自去向他讲清道理。亲自跟他谈谈。”

“那不行，他架子也太大了。我不去。想去你去。”

“我可以去，但是我不想搅进去。他会把我骗得一愣一愣的。”

“如果您高兴的话，我可以去。”乞乞科夫说。

瓦西里看了他一眼，心里想：“还真有爱跑腿的！”

“您只要让我知道他是怎样一种人，问题在哪里。”

“我很不好意思把这件讨厌的差事交给您，因为单单和这种人谈话对于我就已经是件讨厌的差事了。应当告诉您，他出身于本省的一家普通的小地产贵族，在彼得堡混上了个官，因为娶了不知谁的私生女而有了点社会地位，于是就神气起来。这里的任何事他都想由他定调子。幸亏本地人不蠢：时髦不是圣旨，彼得堡不是圣殿。”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当然，”乞乞科夫说，“问题在哪儿？”

“问题嘛，认真说，仅仅是一桩小事而已。他地不够，于是就占了别人的荒地，他以为那地没用，主人早把它忘了，可我们这块地偏偏是自古以来农民们庆祝‘红岗节’的场所。因为这个原因，我情愿牺牲别的更好的地，也不把这块地给他。习俗对于我是神圣的事。”

“这么说，您乐意让给他别的地？”

“我的意思是，假如他不这么对待我的话，但我看他是想跟我打官司。好嘛，咱们看看谁能赢。虽然地界图上不大清楚，但有证人在——老头儿们还活着，还记得。”

“哼！”乞乞科夫心想，“我看两个人都有点倔。”于是他说：

“我觉得这事可以平息。全靠有人从中斡旋了。书面……”

“……比方说，把上次人丁普查后死亡的贵庄在册农奴全部过户给我，让我为他们纳人丁税，这对您是十分有利的呀。为了不让别人眼馋，您可以把这些魂灵当做活人一样通过立契转让给我嘛。”

“是这么回事呀！”列尼岑想。“这可真奇怪。”他甚至把椅子往后挪了挪，因为完完全全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我毫不怀疑您对这件事会完全同意，”乞乞科夫说，“因为这件事完全属于我们刚才谈的那种性质。它完全是在两个有身份的人之间私下进行的，不可能引起任何人眼馋。”

怎么办？列尼岑为难了。他绝没料到 he 刚刚表示的一个意思，就要他这么快地付诸实施。这项建议极端让人意想不到。不过，这个行为不会对任何人带来任何损害：因为地主们反正会把魂灵们死活一道典当给官家的，所以这个行为不会给国库造成任何损失；区别仅在于那是分散在许多人手里，而这是集中在一个人手里。然而他还是为难。他是个法律家和诉讼代理人，并且是个好的诉讼代理人：不正当的事，给多少好处也不会干。但他在

这件事上卡壳了，不知道该给这种行动一个什么名称好：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这项建议假如是另一个人向他提出的，他会说：“这是昏话！荒唐！我不想搞这种把戏。”但是他对这位客人已经产生了如此之深的好感，他们在教育和科学成就问题上谈得这么投机，怎好一口拒绝呢？列尼岑真的是左右为难了。

但这时列尼岑夫人，一位翘鼻头的年轻太太，走进屋里，这似乎是特意为了帮助他摆脱困境。她苍白，瘦弱，矮小，穿着雅致，一如所有的彼得堡太太。保姆抱着他们的头生子——这对结婚不久的伉俪的爱情结晶——在她的后面跟着。乞乞科夫自然立刻向夫人走去。且不说彬彬有礼的问候了，单是将略侧的脑袋令人愉快地一低就已经赢来女主人好多好感。接着他就跑到婴儿旁边。这时婴儿哇哇地大哭起来；但是乞乞科夫一边说着“啊乌，啊乌，好乖乖！”一边用手指头打榧子，还用表坠上的光玉髓图章逗引，终于把孩子哄到手上了。抱过来以后，他一回一回地“举高高”，引出了孩子咯咯的笑声，使他的父母欢喜得要命。

但不知是由于高兴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婴儿忽然表现欠佳了。列尼岑的妻子叫起来：

“哎呀，我的上帝！他把您的燕尾服全糟蹋了！”

乞乞科夫一看：崭新的燕尾服的一只袖子全脏了。“该死，可恶的小东西！”他偷偷嘟囔了一句。

主人，主妇，保姆全奔去拿香水；他们站在四面给他擦衣裳。

“没关系，没关系，完全没关系，”乞乞科夫说。“天真的孩子，能坏什么事？”同时心里却想：“拉得太准了，可恶的小坏蛋！”等全擦干净了，脸上恢复了愉快的表情以后，他说：“正是黄金般的年龄嘛！”

“就是吗，”主人对乞乞科夫说，脸上也带着愉快的笑容，“哪有比婴儿时代更值得羡慕的：无忧无虑，不操心未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情愿马上和这种状态对换，”乞乞科夫说。

“谁都愿意，”列尼岑说。

但是看来两人都在撒谎：真叫他们对换，他们马上会打退堂鼓。成天被保姆抱着，把人家的燕尾服弄脏了，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年轻的主妇和头生子跟保姆一起走了，因为孩子身上要收拾一下：他给乞乞科夫发了奖品，也没漏掉自己。

这件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事，使主人决意满足乞乞科夫的要求了。真的，人家对孩子那么亲热，并为此付出了一身燕尾服的代价，怎么能回绝这样的客人呢？列尼岑这样想：“真的，既然他有这种愿望，为什么不实现他的请求呢？”

.....



## 最后几章之一

乞乞科夫身穿崭新的金黄丝绸波斯袍躺在沙发上和一个德国口音的外地犹太走私商争讨价钱，他们前面摆着一块已经买下的上等荷兰麻布衬衫料和两纸盒质量最佳功效最好的香皂（这正是他在拉吉维尔海关任职时常能得到的那种香皂；它真的有使面颊变得出奇白嫩的功效）。正当他这位行家购买凡是有教养的人必须的物品时，一辆马车驶来，那隆隆声把窗户和墙壁都震得轻轻颤动，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列尼岑大人进了门。

“请阁下评评：麻布如何，肥皂如何，昨天买下的这件小东西如何！”乞乞科夫这时把一顶绣金嵌珠的小圆帽戴到头上，俨然一个威严尊贵的波斯国王。

可是大人并不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面带焦虑地说：

“我需要和您谈一件事。”

他脸上显得颓丧的表情。带德国口音的可敬的商人马上被打发出去，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人。

“您知道出了什么麻烦吗？发现了老太婆五年以前设立的另一份遗嘱。财产一半遗赠修道院，另一半留给两个养女，两人平分，除此以外准都不给。”

乞乞科夫愣住了。

“这份遗嘱不值一提。它没有丝毫意义。它已经被第二份撤销了。”

“但是后一份遗嘱里并没说以它撤销前一份。”

“后一份撤销前一份，这是顺理成章的嘛。第一份遗嘱根本没有了。我十分清楚死者的意愿。我当时在她身边。第一份遗嘱是谁签的字？有哪些证人？”

“它是按规定手续经法院确认的。证人是原良心法庭法官布尔米洛夫和哈瓦诺夫。”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坏了，”乞乞科夫想，“哈瓦诺夫，听说为人诚实；布尔米洛夫这老家伙是个伪善人，每逢节日都在教堂里读使徒行传。”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他说完立刻产生了一种豁出去了的决心。“我对这事更了解：死者临终时我在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可以亲口宣誓。”

这些话和坚定的口气使列尼岑暂时把心放下了。他原来很焦急，已经开始怀疑乞乞科夫在遗嘱上是不是有什么伪造行为。现在责备自己不该有这种怀疑。愿意宣誓就是乞乞科夫无罪的明证。我们不知道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是不是真有对上帝宣誓的勇气，但说这话的勇气是足够的。

“您放心，这件事我去和几个法律顾问谈谈。这事您别沾边。您要完全站在局外。我现在可以在这个城里长期地住下去。”

乞乞科夫马上吩咐备车，去找法律顾问了。那是一位经验异常丰富的法律顾问。他已经当了十五年被告人，但由于善于应付，他的律师资格怎么也取消不了。谁都知道，他干的那些勾当，已经够永久流放六次的了。他事事都有嫌疑，事事都取不到清楚的和查实的证据。这里真有点神秘的东西，假如我们描写的故事属于蒙昧时代，完全可以认为他是一个魔法师。

法律顾问最扎眼的特征是面孔的冰冷和睡袍的油污，那睡袍和漂亮的红木家具、玻璃罩下的金座钟、细纱护套里的枝形吊灯以及周围一切带有灿烂欧洲文明鲜明印记的东西，是绝对不可同时存在的。

然而法律顾问的怀疑学派的面孔并未使乞乞科夫却步，他向律师说明了这个案子将会惹麻烦的各个要点，自然也向他描绘了一个诱人的前景，即他的忠告和帮忙将会得到重谢。

作为回答，法律顾问则描绘了一副世间一切皆不可信的图景，并且巧妙地递了一句话：天上的仙鹤没有一点儿意义，需要把山雀放进手里。

没办法，只得放进他手里一只山雀了。怀疑主义哲学家的冰冷突然消失了。原来他是一位最最和气、最最爱说话、说得最最令人愉快、辞令的巧妙毫不亚于乞乞科夫本人的人。

“您先不要去打这种旷日持久的官司，您对遗嘱本身一定没有仔细看过：那里面一定写着几句什么附言。您把它拿回去两天。尽管这类东西当然是不准拿回家的，但是如果好好求求某些官员……我这方面也会想法帮忙。”

乞乞科夫心里想：“我知道了，”他说：

“真的，我的确记不清那里面有没有附言，”话说得真像是这份遗嘱不是他自己写的。

“您最好看看。不过，在任何情况下，”他继续和颜悦色地说，“您永远要平静，什么都不在乎，即使发生了更坏的事。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不要绝望：没有什么挽救不了的事。您看我：我永远是平静的。不管向我提起怎么严重的诉讼，不能使我的平静被打破。”

法律顾问——哲学家的面孔真的是异常平静的，使乞乞科夫很……

“这当然很重要，”他说。“但是，您也得同意，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遭到敌人这样的诬陷，陷入这样困境，事到临头，什么平静都会跑得不留踪影了。”

“请相信我，这是因为胆小，”哲学家律师十分平静与和气地回答。“您要竭力做到让他们办案子只有书面依据，没有口头依据。一看到快结案了，便于做判决了，您就要竭力——不，不是证明自己无罪，为自己辩护，而是要尽力节外生枝，插进一些新的没有丝毫干系的情节，把案子搅乱。”

“这是为了……”

“搅乱，搅乱，没别的，”哲学家回答，“在这案子里插进一些能把其他人牵扯进来的与案情毫不相干的情节，把案子搞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杂，没别的。让彼得堡来的官员去查明事实吧。让他查明去，让他查明去！”他重复了一句，得意地看着乞乞科夫的眼睛，像是老师讲解俄语某一有趣的语法现象时看着小学生的眼睛那样。

“最好能找到一些能搞得他蒙头转向的情节，”乞乞科夫说，也得意地看着哲学家的眼睛，像是听懂了老师所讲的有趣现象的小学生。

“这类情节能找到的，能找到的！您听我这句话：脑子会越练越灵。您首先要记住，准有人会帮忙。案子复杂了，很多人得到：办案人数要增加，薪水也会增加……总而言之，要把更多的人扯进来。有白倒霉的，没关系：他们很容易被证明无罪。法院需要他们回答书面询问，必须给他们经济补偿……他们也能得利……您听我这句话：一到关键时刻，头一件事就是把案子搅乱。可以把它搅成一团乱麻，谁也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安心？因为我知道：只要我那些案子紧了，他们就会全被我牵扯进来——省长，副省长，警察局长，司库——全攀扯进来。他们的底细我全知道：谁对谁有气，谁对谁憋着火，谁想搞掉谁。让他们去解脱吧，他们要解脱，别人就能乘机捞一把。浑水里才能摸鱼嘛。大家都盼着我攀扯呢。”说到这里，律师——哲学家又美滋滋地看了一下乞乞科夫的眼睛，就是老师向小学生讲解俄语中更有趣的语法现象时流露的那种眼神。

“此人真的是个智者，”乞乞科夫暗想，他带着最愉快，最良好的心情离开了法律顾问。

他完全放心了，完全踏实了；他敏捷地往马车的软垫上随便一坐，吩咐谢利凡把车篷折到后面（去法律顾问家里车篷是拉起来的，连车帘都放下了），并且十分相像地摆出了一副退伍骠骑兵上校或者维什涅波克罗莫夫本人的架势——潇洒地翘起二郎腿，歪戴着崭新的绸帽，绸帽下面露着精神饱满的面孔，面孔乐呵呵地望着迎面来的行人。谢利凡奉命把马车赶向中心商场。商

人们，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都站在店铺门口恭敬地脱帽，乞乞科夫显得颇有身份地只稍微举举帽子向他们回礼，其中许多人是他认识的；其他虽是外地的，但是被这位挺有派头的先生的帅样儿迷住了，所以也像熟人似的向他致意。季富斯拉夫利市的集市还没有结束。马市和农市完了，开始了专供受过高等教育的老爷们选购的衣料市。坐马车来的商人们预计，到回去的时候必须乘雪橇不可了。

“请进，请进！”呢绒店老板点头哈腰地说，他光着头，穿着莫斯科做的德式常礼服，一只手拿着帽子向一边远远伸开；他用两根指头轻轻托着剃光了的圆下巴，脸上带着受过教育的人的那种微妙的表情。

乞乞科夫走进这家铺子。

“掌柜的，拿块毛料看看。”

一脸和气的商人马上掀起柜台上的活板，穿过这个通道走到里面，背朝货架，面向顾客。

背朝货架面向顾客站好之后，商人光着头，拿帽子的手向一边远远伸开，向乞乞科夫又道了一次好。然后才戴上帽子，讨人喜欢地窝着腰，双手往柜台一支，说道：

“您要哪种毛料？喜欢英国的还是国产的？”

“国产的，”乞乞科夫说，“但一定要最好的，叫做英国料子的那种。”

“您想要什么颜色的？”商人问，仍在用双手支在柜台上讨人喜欢地把身子摇晃着。

“深色的，橄榄色或者接近所谓越橘色的深绿色的。”乞乞科夫说。

“我敢说您在本店能买到极品，两座京城里都没有更好的啦，”商人从货架上层取下一捆毛料；他熟练地把它扔在柜台上，倒开一头，拿到光亮底下。“您看这光泽！现在最时兴这种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子！”

毛料像丝绸一样闪着光。商人早就看出眼前这人对毛料是内行，因此不想从十卢布的料子开始。

“确实挺好，”乞乞科夫轻轻摸了摸说。“可是，掌柜的，您知道吧？您就把您留在最后给人看的那种货直接拿出来算了；颜色也要更……更发红，带小花点的。”

“我明白：您要的是如今彼得堡流行的那种颜色。我有质量最好的。不过得事先说明，价钱高，可是东西好。”

“拿来。”

对价钱一字不问。

从架上取下一捆料子。商人以更熟练的技术倒开它，捏住一头，像绸料似的抖抖，拿到乞乞科夫面前，使他不仅能用眼睛看，甚至能用鼻子闻；老板只说了一句：

“请看这毛料！带火苗的纳瓦里诺硝烟色。”

一番讨价还价。一根魔杖似的铁尺立刻给乞乞科夫量出了燕尾服和长裤的衣料。商人剪了个小口，熟练地两手一扯。衣料扯好以后，商人带着最最讨人喜欢的表情向乞乞科夫鞠了个躬。衣料马上叠起来，熟练地用纸包好；纸包吊在细绳下转了几个圈。乞乞科夫正要把手伸进兜里，便觉得有一只极温和的手臂很令人愉快地搂住他的腰，耳朵里听到：

“您在这儿买什么，最尊敬的先生？”

“哎呀，巧遇，巧遇！”乞乞科夫说。

“碰巧了，碰巧了，”搂住他的腰的那人说。这个人是维什涅波克罗莫夫。“本打算从这家店前走过去的，蓦地看见有熟人——这么快乐的机会怎么能放弃呀！没说的，今年的毛料比以往好得多。我都觉得丢人！我为什么就没能找到好的呢……我情愿出三十卢布，四十卢布……哪怕你要五十也行，可是要给我拿好的出来。照我的看法，东西，要不就买真正最好的，要不就干脆

不买。对不对？”

“一点不错！”乞乞科夫说。“咱们辛辛苦苦，不就是为了有点好东西吗？”

“拿几块中档的毛料给我看看，”后面有人说话，乞乞科夫觉得声音有点熟。他回头一看，是赫洛布耶夫。就整个情形看来，他买料子不是为摆谱，因为他身上那件常礼服已经磨糟了。

“哎哟，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可得和您谈谈了。哪儿也见不到您。我到您那儿去过几次——总是不在。”

“最尊敬的先生，我忙得不行了，真得没有时间。”他往两边看了看，像是要避开这场谈话，正好看见穆拉佐夫走进铺子。“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哎呀，我的上帝！”乞乞科夫说，“碰得真巧！”

维什涅波克罗莫夫也跟着喊了一声：

“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

赫洛布耶夫也喊了一声：

“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

未了，有良好教养的商人把拿着帽子的手伸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全身往前倾着说：

“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向您请安！”

他们脸上现出狗一般的谄媚，那是狗一般的贱种们在百万富翁面前的丑态。

老人向大家行了礼，面对赫洛布耶夫说：

“请原谅：我远远看到您进了这家店，想打扰您一下。如果一会儿您有空，顺路经过我家，请赏光进来坐坐。我有话想跟您说。”

赫洛布耶夫说：

“非常好，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

“今天天气多好，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乞乞科夫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不是吗，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维什涅波克罗莫夫随着说，“今天真是个难得的好天气。”

“是的，感谢上帝，不坏。但是播种需要点雨水。”

“十分，十分需要，”维什涅波克罗莫夫说，“对打猎也好哇。”

“是啊，真该下点雨啦，”乞乞科夫说，他并不需要雨，但是有机会赞同一声百万富翁的意见又何乐不为呢。

老人与大家重新施礼后，走了出去。

“一想起这个人手里有一千万，我头都脑袋发晕，”乞乞科夫说，“这几乎难以让人相信。”

“现在这是不合理的事情，”维什涅波克罗莫夫说，“资本不应呆在个别人手里。现在整个欧洲都在写文章议论这个问题。你有钱——那么就要和别人共享：请客吃饭，举行舞会，大搞行善性质的奢侈浪费，好让匠人们和手工业者们有碗饭吃。”

“这一点我确实不懂，”乞乞科夫说“有一千万，可日子过得像普通乡巴佬！有这一千万，随便什么都能做到。可以把谱摆得大大的，除了将军和公爵，和谁都不来往。”

“就是呀，”商人补充说，“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尽管人品好，可也有好多不开化的地方。有地位的商人，就已经不是商人，那就叫做富豪了。到那时候，我就该在剧院里订个包厢；把女儿嫁给一个普通的上校？——不，不干！我只能把女儿嫁给将军，非将军不行。上校算个什么？我家的宴会要让包办酒席的人办，不能让什么厨娘来做……”

“算了，那还用说！”维什涅波克罗莫夫说，“有了一千万，什么做不了？给我一千万，你们看我能做些什么！”

“不，”乞乞科夫心想，“你拿一千万也干不出多少正经的。要是把这一千万给我，我的确能做出点什么来。”

“不，要是现在，有了这些可怕的经验之后，给我一千万的



话！”赫洛布耶夫心想。“唉，现在我就不会那样了：通过经验我可知道了每个戈比的价值。”说完又想了想，偷偷问自己：“你现在真能用得聪明些？”他甩了甩手，心里说：“见鬼吧！我看还会像以前那样乱花掉”，——他走出店铺，急于知道穆拉佐夫要对他说什么。

“正等您哪，彼得·彼得罗维奇！”穆拉佐夫看见赫洛布耶夫进来，说道，“请来我的小房间里。”

于是他把赫洛布耶夫领进了读者已经知道的那个小房间，连年薪七百卢布的官吏家里也找不到比它更俭朴的了。

“请问，您现在的景况，我想，好些了吧？姑母去世后，您总得到了一些什么吧？”

“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如何对您说呢？我不知道我的景况是否好些了。我总共得到了五十名农奴和三万卢布，拿去还了部分债务，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有。主要的是，在遗嘱上，有人做了手脚。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在这上搞了个大骗局！我现在就告诉您，您听了这种事一定会吃惊。这个乞丐科夫……”

“对不起，彼得·彼得罗维奇：在说这个乞丐科夫以前，先谈谈您自己的事。请问：据您看，要彻底摆脱当前的处境，您有多少钱就可以了，够用了？”

“我的处境十分困难，”赫洛布耶夫说。“要想摆脱困境，还清债务，能过一种最平常的生活，我至少需要十万，可能还要多。总而言之，对于我这是不可能的。”

“嗯，假如您有了这些钱，您的生活将会怎样过？”

“嗯，我会租一套小房子，专心教育子女，因为我自己做不了事：我干什么都不行了。”

“为什么说干什么都不行呢？”

“您说我能干什么！我总不能从头当一名衙门里的抄写员啊。您忘了我有一大家子人。我四十了，腰已经疼了，人已经懒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是人家不会给我更高的职位；人家对我印象不太好。我向您说实话：给我一个能捞钱的职务，我也不会要。我这人虽然是个废物，赌徒，说我是什么都行，但不拿贿赂。我和克拉斯诺诺索夫及萨莫斯维托夫之流搞不到一起。”

“请原谅，我一直不明白，没有一条道如何行；不沿着道怎么走路；不在地面上怎么行车；不在水面上怎么行船？生活就是旅行。请原谅，彼得·彼得罗维奇，您说的那两位先生，他们总还是在一条什么道上走的，总还是在劳动的，嗯，如果说他们像谁都可能的那样无意间拐上了岔道，那还是有碰上正道的希望的。只要走，就会到达什么地方；就会有碰上正道的希望。但是一个人呆着不动，他能碰上什么路？路不会自己来找你。”

“请相信我，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我觉得您的话完全对，可是我对您说，我的活动的热情已经完全死灭了；我看不出在这世界上我能做出对谁有什么益处的事来。我觉得我是朽木一块了。从前年轻些的时候我曾以为问题都在钱上，假如我手里有十万，我能造福许多人：帮助穷画家，开办图书馆、公益设施，收藏艺术品。我还是个有点品味的人，我会比在这方面做得毫无章法的我国的财主们安排得好得多。现在我认为这都是瞎忙，没有多大意义。不，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我什么都不能干，我是个毫无用处的人，我对您说。最小的事也不会做了。”

“您听我说，彼得（彼得罗维奇）！您不是天天祈祷吗，上教堂吗，据我所知，您肯定早祷和晚祷都不漏过。您尽管不想早起，但是您能在早晨四点，谁都还没起的时候，起来上教堂。”

“这是另一回事，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我这样做是为了拯救灵魂，因为相信借此或多或少能为虚度的一生赎一点罪，相信不管我多么坏，我的祈祷在上帝那里多少能起一些作用。我告诉您，我祈祷时，甚至并没有真正的信仰，但我仍在祈祷。我仅感觉到有一个一切都依赖于他的主人，就像马和耕地的牲口，它

们能感觉出来给它们上套的那个人。”

“因此说，您祈祷是为了敬奉您祈祷的对象，以便拯救自己的灵魂，这给了您力量，你不得不早早起床。请您相信，假如您担任起一个职务，同样相信是在侍奉您祈祷的对象，您就会产生活动的热情，谁人都不可能使您心灰意冷。”

“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我再对您说一次，这两者是不同的。在第一种场合，我看到我毕竟是在做我应做的事。我对您说：我愿意进修道院，在那里承受要我做的任何最沉重的劳动和牺牲。至于那些迫使我走上这条路的人将受到怎样的惩罚，我认为不是我该考虑的事；但是在那里我将俯首听命，并且知道我是在听从上帝的意旨。”

“在世俗的问题上您为什么不这样考虑呢？要知道，我们在世俗中也应当为上帝服务而不是为其他什么人。如果我们也服务于其他什么人，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确信这是上帝的旨意，要不然我们不会去为他服务。至于人人各不相同的能力和天赋，那是什么？那不过是我们祈祷的工具而已：一些人是用语言，一些人是用行动。您是绝不能进修道院的：您是被牢系于尘世的，您有家庭。”

穆拉佐夫说到这里便沉默下来。赫洛布耶夫也沉默下来。

“那么，您认为如果您有了，例如，二十万，您的生活就能稳定，从此您将会比较精明地过日子？”

“我的意思是，我至少将会从事一件我能做到的事，——我将致力于子女的教育，我将有可能给他们聘请好的老师。”

“彼得·彼得罗维奇，要不要对您说，像这样下去，两年以后您又会弄得负债累累？”

赫洛布耶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始一字一字地说：

“不会的，有了这么多的经验以后……”

“经验算得什么，”穆拉佐夫说，“我是了解您的。您是一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心地善良的人：有朋友来借钱，您就会给他；有讨人喜欢的客人上门，您就想更好地款待；您会在突发的善良感情支配下，把厉害的算计忘掉。最后，请允许我坦率地告诉您，您也不可能教育好您的子女。只有履行了本身义务的父亲才可能教育好自己的子女。而且尊夫人……她虽然心地善良……她自己受的教育根本不足以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我甚至在想，请原谅我，彼得·彼得罗维奇，连让子女们和我们在一起是不是都对他们有坏处！”

赫洛布耶夫沉思起来；他开始在头脑里从各方面审视自己，终于感到穆拉佐夫说得不是毫无道理。

“彼得·彼得罗维奇，您看如何？这些都交给我办吧——孩子的事，需要应付的事；把您的家和孩子们都留给我：我会照应。您现在的景况，需要我为您操点心了；如此下去一家要饿死的。已经到了下最后决心的时候。您认识伊万·波塔佩奇吗？”

“我还十分尊重他呢，尽管他身上穿的是‘西比尔卡’。”

“伊万·波塔佩奇曾是个百万富翁，女儿都嫁给了当官的，日子过得像皇帝；后来破产了，有什么办法？去商店当了伙计。山珍海味改成了粗茶淡饭，能好受吗：起初好像手都抬不起来。现在伊万·波塔佩奇又能吃山珍海味了，可是他不要了。他又能成为大财主了，可是他说：‘不，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我现在不给自己办事，不为自己服务了，因为这是上帝的决定。我不想凭自己的意志做任何事情。我听从您，因为我只想听从上帝，而不是世人，而上帝是只通过优秀人物的口说话的。您比我聪明，能向上帝做出回答的不是我，是您。’伊万·波塔佩奇这样说；而他，说实话，要比我聪明好几倍。”

“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我也愿意承认您对我的权力，我愿意做您的仆人和您要求的任何人：我将一切奉献给您。但请不要给我不能胜任的工作：我不是波塔佩奇，而且我对您说，我做什么好事都不中用的。”

“彼得·彼得罗维奇，不是我要一定得让您做什么，是因为您自己说，您愿意事奉上帝，这里有一桩为上帝服务的事。一批善男信女自愿出资，正在某地盖一座教堂。钱不够，需要募捐。您就穿上普通的‘西比尔卡’吧……要知道您现在是一个普通人，一个破产贵族等于一个乞丐：有什么架子好摆？拿上募捐簿，坐上一辆普通的大车，到各地的城市和乡村去吧。您将得到高级僧侣的祝福和一本粗线装订的募捐簿，然后就出发吧。”

这个非常新鲜的职务使彼得·彼得罗维奇很吃惊。他毕竟是一个出身于古老家族的贵族，如今要手持募捐簿为教堂募捐，而且是乘坐普通的大车！然而却不能推逶逃避：这是为上帝服务的事。

“想好了吗？”穆拉佐夫说。“这样您将完成两项服务：一项是为上帝的，一项是为我的。”

“什么是为您的？”

“是这样的。因为您要去那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您可以就地了解那里农民们的生活；哪里较富，哪里受穷，总的状况怎么样。我告诉您，我爱农民也许因为自己是农民出身的原因。但目前的问题是他们当中滋生了许多败类。分裂派教徒和各种流浪汉们正在蛊惑他们，煽动他们反对政府，反对政府和秩序，而人如果受到欺压，是很容易起来造反的。诱使一个的确受到损害的人犯罪并不困难。问题在于对害人者的惩罚不应由下面来做。动起拳头来，事情就糟了：这将毫无效果，只会给屑小之辈占便宜。您是一位聪明人，您考察一下，了解一下，什么地方受损害的确是别人造成的，什么地方是因为自己生性不安分；然后您把这一切都告诉我。我先给您一些钱预备着，您可以发给那些真正无辜受害的人。您自己用言语劝慰他们，好生告诉他们上帝要我们无怨地忍受，遭遇不幸时应当祈祷而不是为所欲为、自行报复。这也是有好处的。总而言之，您对他们说话，决不要促使谁反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谁，而要使大家和解。如果您发现谁心里怀着对某人的仇恨，要尽一切努力消除它。”

“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赫洛布耶夫说，“您委托我的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但是您要想想您是在委托给一个什么人。这个工作只能委托给一个已经能够宽恕一切的几乎过着圣徒生活的人。”

“我也没要您把这一切全都做到，而是尽您所能。重要的是您毕竟能带回那些地方的情况，您会知道那个地区的实际状况。官员始终接触不到下面的人，农民对他也不会开诚布公。您是为教堂募捐的，您可以走进各种人的家门——小市民也罢，商人也罢，您将有机会详细打听各种事情。我对您说这话，是由于总督目前特别需要这类人员；您不需晋升官衔就能得到一个使您能有所作为的职位。”

“我试试吧，我将尽力，”赫洛布耶夫说。像一个看到了希望之光的人，声音有了劲头，背挺直了，头扬起了。“我看得出，是上帝赐予了您智慧，您比我们这些目光短浅的人看得深。”

“现在请允许我问您，”穆拉佐夫说，“乞乞科夫怎么啦，是件什么事？”

“关于乞乞科夫我可以向您讲一些让人听了毛骨悚然的事。他干的那些事情……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您知道遗嘱是伪造的吗？真的那份发现了，上面写着全部财产都属于养女。”

“您说什么？假遗嘱是谁炮制的？”

“我说的就是这件极其卑鄙的勾当！据说是乞乞科夫，据说是死后才签署的：他们把一个女人装扮起来顶替死者，就是由她签的字。总之是一件顶不正当的事。听说四面八方递来了成千份请求。现在玛丽亚·叶列梅耶娜那里求婚者纷纷上门；两个当官的都为她打起来了。就是这么件事，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

“我一点没听说过，这样做确实造孽。帕维尔·伊万诺维奇·

乞乞科夫这个人，说实话，我觉得很神秘，”穆拉佐夫说。

“我也递交了一份请求，这是为了提醒法院还存在着一个关系最近的继承人……”

“我看就让他们打架去好了，”赫洛布耶夫出门时想。“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不傻。他交我办这件事，一定经过深思熟虑的。虽然去执行就是了。”在他开始考虑怎样上路时，穆拉佐夫心里仍在不断念叨着：“我觉得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乞乞科夫这个人太神秘了！如果以这样的顽强意志和坚持精神去行善，那该多好！”

这时法院里请求书真的纷纷而来。冒出了一些谁也没听说过的亲戚。像飞禽聚拢于死尸似的，所有人都向老太婆留下的无法计算的财产扑来了。有关乞乞科夫及有关后一份遗嘱纯系假造的告密信，有关第一份遗嘱也系假造的告密信，有关侵吞和隐匿现金的证据，接连不断。出现了乞乞科夫购买死魂灵以及在海关任职时参与走私的证据。什么都挖出来了，他的历史全都搞清了。上帝知道这都是从哪儿探听到的，了解到的。连那些乞乞科夫以为除了他自己和四面墙壁之外没人知道的事情，都找到了证据。这一切暂时还是法院的机密，还没有传到他的耳朵里，尽管他不久就收到的法律顾问的一张可靠的条子多少让他明白了会有一场乱子：“此案将有麻烦，且记万勿惊慌，保持镇静为要。一切当为稳妥安置。勿此。”这张条子使他完全放了心。“此人真不愧为天才，”乞乞科夫说。

除了这件好事，还有一件，就是裁缝把衣裳送来了。乞乞科夫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看看自己穿上纳瓦里诺硝烟色燕尾服后的模样。穿上长裤，长裤把身子箍得十分好看，足以入画。大腿紧紧地裹着，小腿也一样，毛料把各部位都绷紧了，使它们更具有弹性。他拉紧背后的扣环，肚子就圆得像一面鼓。他用刷子在上面敲了敲说：“人傻，模样还行！”燕尾服做得好像比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裤子还好：没有一个褶子，两侧紧紧地贴着身，腰部裁出的弓弯显示出全身的弧线。右腋下瘦了点，但这样一来腰卡得更紧了。得意洋洋的裁缝站在一边只顾说：“您放心吧，除了彼得堡，哪儿也没有这个手工。”裁缝是彼得堡来的，招牌上写着：“外国师傅，伦敦巴黎来此。”此人做事喜欢认真，他想了想就用两座名城堵住其他裁缝的嘴巴，使得今后再也没人敢打这两座城市的旗号，他们要写就写什么来自“卡尔塞鲁”或者“哥本哈尔”好了。

乞乞科夫大方地付了裁缝的工钱，一个人在屋里，开始像个演员似的以审美眼光和 *con amore* 抽空在镜子里仔细观察自己。一看才发现，一切似乎比以前更好了：脸蛋儿更有趣了，下巴更诱人了，白衣领使面颊显出风度，蓝缎领带使衣领显出风度；罩胸的摩登皱褶使领带显出风度，豪华的天鹅绒背心使罩胸显出风度，而带火苗的纳瓦里诺硝烟色燕尾服，绸缎一样闪着光，使一切都显得风度翩翩。向右转身——好，向左转身——更好！腰身的弧线不亚于御前侍从或那种满口法国话的先生，这类先生法国话叽里呱啦地说得连法国人都甘拜下风，即使大发雷霆也不用一个俄国字丢自己的份儿，他甚至不会用俄国话骂人，只会用法国话把人申斥一通。人家就是这么高雅！他稍有点歪斜地低下头，试着做了一个向受过新式教育的中年夫人致意的姿势：简直像一副图画！画家，拿起画笔吧！得意之余，他当下就做了一个颇似‘昂特勒沙’的轻盈的跳跃动作。五斗橱一震，香水瓶啪地一声掉在地上；但这一点儿也没有破坏他的情绪。他理所当然地对这只愚蠢的瓶子骂了一声笨蛋，便开始考虑：“现在先去拜访谁？最好是……”

门厅里蓦地传来像是带马刺的皮靴的响声，进来了一个宪兵，全副武装，好像一支军队都集中于他一身了。“奉命带您马上去见总督！”乞乞科夫吓木了。他眼前站着一个翘着两撇大胡



子的魔鬼样的人，头顶垂着马尾，左肩一条武装带，右肩一条武装带，一把巨大无比的佩刀挂在腰的一侧。他觉得腰的另一侧也挂着什么武器。鬼知道是怎么搞的：整整一支军队都集中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他刚想开口申辩，那凶神便粗鲁地说：“命令立刻就去！”他通过房门看见门厅里的另一个凶神的身影，往窗外一看，停着一辆马车。有什么法子？只好仍然穿着纳瓦里诺硝烟色燕尾服爬上马车，浑身哆嗦着去见总督；宪兵就挨他坐着。

在总督府的厅里，甚至没给他清醒一下的工夫。值日官马上就说：“快去！公爵已经等着了。”门厅在他眼前一晃而过，他只依稀记得那里站着几个正在接收公函包的信使，迷迷糊糊似在雾中，然后是一间大厅，他经过大厅时心里在想：“这下抓起来，就会不经审判，什么也不经过，直接送西伯利亚！”他的心剧烈地跳起来，连最最狂热的情夫，心跳得也没有这么利害。最后，一扇门在他面前打开了：眼前是一间有公文夹，有立柜，有书籍的办公室和一位怒气冲天的公爵。

“完了，完了！”乞乞科夫说，“他会要我的命，像狼吃羔羊一样吞了我！”

“您本来是该进监狱的，我饶恕了您，我准许您留在城里；您却罪上加罪，干出了这种人所不齿的可耻之极的诈骗行为。”

公爵气得嘴唇发颤。

“大人，是什么可耻之极的行为和诈骗活动？”乞乞科夫浑身哆哩哆嗦地问。

“那个女人，”公爵向乞乞科夫走过来，盯着他的眼睛说，“那个在您的操纵下签署遗嘱的女人被抓住了，她将和您对质。”

乞乞科夫的脸变得像纸一样白。

“大人！我要讲出全部实情。我有过错；确实有过错；但没到这种程度。我是受了敌人的诽谤。”

“谁也诽谤不了您，因为您干下的坏事比最会造谣的人所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编造的还要多几倍。我认为，您一辈子就没做过一件不可耻的事。您手里的每一个戈比都是以可耻的方式弄到的，都是盗窃和最无耻的行径，都是该挨鞭子和流放西伯利亚的！行了，现在到头了！你将即刻被送进监狱，在那里和最坏的恶棍及强盗们一起听候发落。这还是开恩，因为你比他们坏好几倍：他们是些身穿粗呢上衣和光板皮袄的人，可你……”

他朝纳瓦里诺硝烟色燕尾服看了一眼，拽了一下铃绳。

“大人，”乞乞科夫喊道，“求您发发慈悲吧！您也有一家老小。我本人不值得可怜，可是我上有老母！”

“撒谎！”公爵愤怒地喊道。“上次你是拿你根本没有的孩子和家庭求我，现在又拿母亲！”

“大人，我是个卑鄙小人，我混蛋透顶，”乞乞科夫用……的声音说，……“我的确是撒谎，我既没有孩子也没有家庭；可是上帝作证，我始终在想娶妻生子，履行人和公民的义务，以便日后赢得公民们和官长们的尊重……但是时乖命蹇哪！需要用鲜血，大人，需要用鲜血来求生存哪。步步都会遇上诱惑和考验……都有敌人，杀手，贼。我的生活像一场旋转的狂风，或者像一条在大浪中随风漂流的船。大人，我也是人哪！”

他的泪水忽然像小溪一样淌出来了。他扑到公爵的脚下，身上穿着纳瓦里诺硝烟色燕尾服、天鹅绒背心及缎领带、新裤子，梳得光光的头发散发着纯正的香水味。

“滚开！卫兵，把他带走！”公爵对走上来的人们说。

“大人！”乞乞科夫喊着，两手抱住公爵的皮靴。

公爵觉得全身打颤。

“我叫您走开！”他说，一面把脚用力挣脱乞乞科夫的怀抱。

“大人！您不开恩，我死也不走！”乞乞科夫说，穿着纳瓦里诺硝烟色燕尾服在地板上被公爵的腿拖了一段路，也不肯松手。

“我叫您走开！”公爵带着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厌恶说，像是

看到连下脚踩的勇气都没有的非常难看的虫子时的感觉。他使劲抖了一下腿，以至乞乞科夫感到鼻子、嘴唇、浑圆的下巴挨了靴尖的一踢，但他没有把皮靴放开，却更使劲地抱着那条腿。两名强壮的宪兵把他强行拖开，架着他穿过各个房间。他面无血色，精神颓丧，处于可怕的麻木状态，那是一个活人面对危及其求生本能的没办法逃避的黑色死神时所处的状态……在通往楼梯的门口，迎面走来了穆拉佐夫。忽然闪现了一线希望。乞乞科夫一刹那以超自然的力量挣脱了两名宪兵的手，投到惊讶不置的老人的脚下。

“唉呀，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您怎么啦？”

“救救我！他们送我去坐牢，送我去死……”

宪兵马上把他拽起来带走了，甚至没让老人听清他说什么。

一间充满卫戍兵皮靴和包脚布味的酸臭潮湿的小屋，一张没上漆的桌子，两把粗劣的椅子，一扇装着铁栅栏的窗户，一座只漏烟不供暖的破火炉，——这就是我们的已开始品尝生活的甘甜美妙、身着做工精细的纳瓦里诺硝烟色新燕尾服引起国人注意的主人公被送进的处所。甚至没让他去取必需的用品，没让他把装钱的红木匣子拿来。各种字据，死魂灵的买契，现在全落到了官府手里！他扑倒在地上，可怕的绝望引起的忧愁，像一条食肉的蠕虫，在他的心房里缠绕。它越来越快地啮噬着这颗失去了一切屏障的心。再有这样的一天，再有这样忧愁的一天，世上就不会有乞乞科夫了。但是在乞乞科夫头上，也有人伸来一只拯救一切的手。一小时后，牢门打开了：穆拉佐夫老人走了过来。

假如向一个受干渴煎熬的人的干涸的喉中灌进一股泉水，他也不会获得像可怜的乞乞科夫这样的苏醒。

“我的救星！”乞乞科夫说，他突然抓住他的一只手，飞快地吻了一下，贴在自己胸前。“您来探望一个不幸的人，上帝会给您奖赏！”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泪流满面。

老人用悲哀和痛苦的目光看着他，只是说：

“唉，帕维尔，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您做了什么？”

“我卑鄙……我有罪……我犯了法……但是，您评个理，您评个理，他们难道可以这样做吗？我是个贵族。不经法庭，不经侦查就投入监狱，把我的一切都剥夺了：所有的东西，红木匣子……那里有钱，那里有全部财产，我的全部财产，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那是用血汗挣来的财产哪……”

他抑制不住再次涌上心头的剧烈悲伤，用穿透了牢房厚墙的远处都能隐隐约约听到的声音嚎啕大哭起来；他拽掉缎子领带，一手抓住领口，撕破了身上的纳瓦里诺硝烟色的燕尾服。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您不管怎样都要和财产以及世界上的一切告别了。您落到了无情的法律之下，而不是某个人的权力之下。”

“是我自己害了自己，我知道，我没能及时收手。但是，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为什么要给我这样可怕的惩罚？难道我是强盗吗？难道我害了谁吗？难道我造成了谁的不幸吗？每一个戈比都是靠辛劳和汗水，靠血汗挣来的。为什么要挣这一个戈比？那是为了能富裕地度过晚年，能给子女们留下点什么；我希望能生儿育女，是为了造福社会，为了报效祖国。我黑了良心，我不争辩，我是昧了良心……但有什么办法？那是因为看到走正道捞不到，走邪道比走直道捞得多，才做出了昧良心的事。但我也付出了辛劳呀，我也费了脑子呀。而各个法院里的那些恶棍大把拿着国家的钱，或是盘剥小户人家，或是对身无分文的人敲骨吸髓！……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我从不放荡，我从不酗酒。有过多少艰辛，多少钢铁般的忍耐！可以说，我为所得的每一个戈比，都付出艰苦的代价，苦难的代价！让别人也像我一样为得

到这些而苦熬一番吧！我的整个生活就是一场激战，就是一条风浪中的航船。通过这样的激战得来的一切，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全完了……”

他没能说完，内心忍受不住的疼痛使他又嚎啕大哭起来，他倒在椅子上，扯下被撕得吊在那里的燕尾服下摆，一把扔开，两手插进一向努力保护的头发，狠狠地拽，这种疼痛使他感到轻松，因为他想用它来压倒没办法消除的内心的疼痛。

“唉，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穆拉佐夫）忧伤地看着他，摇着头说。“我总在想，假如您能以同样的力量和耐心投身于善良的劳动，追求美好的目标，您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倘若热爱行善的人们当中有谁能够付出像您为获取每一戈比所付出的这样多的努力！……能够为行善而牺牲自己的自尊和虚荣，像您为获取每一戈比时这样不吝惜自己！……”

“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可怜的乞乞科夫用两只手抓住了他的双手说。“噢，假如我能获释，假如能把我的财产还于我！我向您发誓，我从此将会过彻底不一样的生活！救救我，大善人，救救我！”

“我能做什么？我必须和法律对抗才行。即使我决心这样做，而公爵是公正无私的，他决不会让步。”

“大善人！您什么都能做到。我怕的不是法律，我在法律面前总能找到办法，我怕的是这样不经判罪就投入监狱，我在这里会像狗一样完蛋，我的财产，文件，匣子……”

他抱住老人的双腿，在上面洒满了泪水。

“唉，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穆拉佐夫摇着（头）说。“您被财产完全蒙住了眼睛！因为它，您甚至根本听不到您可怜的灵魂的声音！”

“我也会去想想我的灵魂，可是请您救救我！”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穆拉佐夫说完停顿了一下。“我无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救您，这您自己也看得到。但是我将尽我所能改善您的处境，争取把您放出去。不知道能否成功，但我将努力去做。如果意外地成功了，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向您请求一份奖赏：把这些贪得的念头彻底抛掉。我坦白地告诉您，即使我丧失了我的全部财产，——那比您的要多，——我也不会哭。这确实是真的，重要的不是这些能被人没收的财产，而是那种任何人也偷不走、剥夺不了的东西！您在社会上已经生活得相当久了。您把您的生活称为风浪中的一只船。您已经拥有了度过余生的资产。您就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选择一个靠近教堂和善良的普通人的地方，定居下来吧；假如确有留下后代的强烈愿望，那就娶一个过惯了俭朴生活的善良的小户人家姑娘为妻。忘却这个喧闹的世界和它一切诱人的享乐；让它也忘掉您。身在其中是永远得不到安宁的。您能看得到，在其中人人都是仇敌，诱惑者或叛卖者。”

乞乞科夫陷入沉思。某种奇怪的东西，某些前所不知的、生疏的、自己无法解释的感觉出现在他心头：某种东西好像想要在他身上苏醒；严厉死板的训诫，枯寂童年的冷漠，破败的家园，无家的孤独，初始印象的贫陋，透过积雪的昏暗窗口沉闷地瞥过他一眼的命运之神的严峻目光，从童年起就压抑了这种感觉。

“千万救我，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他喊道，“我会过另一种生活，我会听从您的忠告！我向您担保！”

“说了话，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可不能食言哪，”穆拉佐夫握着他的手说。

“假如没有这次可怕的教训，也许会食言的，”可怜的乞乞科夫叹了一口气说，接着补充了一句：“但教训是沉重的，沉重的，沉重的，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

“沉重得好。为这些您感谢上帝吧，您祈祷吧。我这就去为您奔走。”

老人说完就出去了。

乞乞科夫已经不哭了，不撕扯身上的燕尾服和头发了：他把心放下了。

“不，够了！”他终于说，“应当过另一种生活。当真是该规规矩矩做人了。喔，要是我好歹能躲过这场官司，哪怕只带小小的一笔财产离开这里，我会在一个地方定居，远远离开……可是那些买契呢？……”他想了想：“有什么说的？那么千辛万苦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放弃？……我再也不买了，但那些魂灵还是要典押的。得到这些东西费了多大的劲呀！这我是要典当的，要典押的，也好拿这笔钱买一座庄园。我要做一个地主，由于当地主能做许多好事。”他在戈布罗若格洛家作客时曾产生过的那种感觉，主人在暖人的夕照下关于经营庄园是如何有利有益的那一席亲切而聪明的谈话，都在他脑中复活了。他忽然觉得乡村如此美好，好像乡村的全部妙处他都能感受得到。

“我们愚蠢，我们在追逐空虚的东西！”他最后说，“的确，这是游手好闲的缘故！一切都在近旁，一切就在手边，可我们偏要跑到千里之外。即使在偏僻的乡下做一件事，难道就不是生活？快乐真的是在劳动中……任何东西自己劳动的成果更甜美的了……不，我要从事劳动，我要住在乡下，我要诚实地做事，以便对别人也产生点好的影响。怎么，我的确是一个完全不中用的人啦？我有经营产业的能力；我有节俭、勤快、精明甚至坚持不懈的品格。我觉得是有的，只要我决心这样做。现在我才真正清楚地感到人在世界上的某种义务，那是他应在他被置于的地点和角落履行的。”

一种勤劳的生活，它远离了城市喧嚣，远离了忘记劳动的人因无所事事而发明的种种诱惑，在他眼前展现得如此清晰，以至他差不多完全忘记了自己处境的全部烦恼，可能还愿意感谢上帝给了他这个沉重的教训，只要能把他放出去，发还他哪怕一部分的财产。可是……他的肮脏的囚室的门打开了，进来一个官员身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份的人——萨莫斯维托夫，享乐主义者，剽悍，仗义，也是个酒鬼，据同事们说人也很鬼。要是打仗的话，此人准能建立奇功：可以派他穿过不可通行的危险地带，在敌人鼻子底下偷来一门大炮。但是因为没有能让他诚实做人的战场，他便整天拆烂污、干坏事了。真是不可思议！对待同事，他是好人，从不出卖谁，许了诺言，必定信守；但是他把上司看得如同敌方的炮垒，总想利用一切薄弱部，缺口，以及敌方的疏忽加以突破……

“我们知道您的情况，我们全都听说了！”他看到背后的门关严了以后说。“没关系，没关系！不用害怕：一切都能挽回。大家都会给您帮忙，包括在下以及其他的人，全体一共要三万，多了不要。”

“真的吗？”乞乞科夫喊道。“将宣告我彻底无罪？”

“没有罪！还会补偿您的损失。”

“辛苦费是多少？……”

“三万，全都有了——我们的，总督的，秘书的。”

“但是请问我如何办？我的全部物品……红木匣子……这些全都查封了，有人看守着……”

“一小时后您全能拿到。怎么样，击掌为定？”

乞乞科夫伸出了一只手。他的心怦怦地跳，他不相信果真办到了……

“回头见！我们共同的朋友托我告诉您，最主要的是安定和沉着。”

“嗯！”乞乞科夫想，“我明白：这是法律顾问！”

萨莫斯维斯托夫走了。乞乞科夫仍对他的话表示怀疑，可是谈话后没过一个小时，红木匣子就拿来了：文件，钱，完整无缺。萨莫斯维斯托夫以主管官员的身份到了乞乞科夫的住处，大骂卫兵看守不严，吩咐增派士兵加强看守；他不仅拿了红木匣子，连一切可能有损乞乞科夫名誉的文件都一并敛了起来；他把



这一切捆成一包，加了封，作为夜间用品和卧具，命令士兵马上给乞乞科夫送去。所以，与文件一起，乞乞科夫还得到了遮盖身体的一切御寒之物。东西这么快就送来了，使他感到说不出的高兴。他觉得非常有希望，一些诱人的事物又开始浮现在他眼前：晚间的剧场，他追逐过的女舞蹈演员。农村和安静变得模糊暗淡了，城市和喧闹重新变得鲜明清晰了……哦，生活！

与此同时，一桩涉及面广大无边的要案在法院立案办理了。抄写员们的鹅毛笔写个不停，负责要案的官员们忙个不休，嗅着鼻烟，像画家似地欣赏着那些花哨的笔迹。法律顾问像一个隐身的魔法师，暗中操纵着整个机器的运转谁都还没来得及细看，他早已把所有人的头都搞昏了。案子被搅和得更乱了。萨莫斯维斯托夫显示了出人意料的勇敢和大胆。他探听出被抓来的那个女人的关押地点，就直接闯了进去；大摇大摆，一副长官派头，吓得卫兵连忙立正敬礼。

“你在这里站了多久？”

“从早晨起，长官！”

“离换班还有多长时间？”

“三小时，长官！”

“我要叫你去办点事，我告诉队长派人来替班。”

“遵命，长官！”

他回到家，没耽误一分钟，为了不多牵扯人，丝毫痕迹也没有留下，自己扮成宪兵，上唇和两颊贴上大胡子——鬼也认不出是他。他来到乞乞科夫的住宅，随手抓了一个女人，交给两个年轻官吏，也是干这种事的老手，自己直接去找卫兵，又有胡子，像真的似的，跟真的一样。

“你走吧，队长派我替你站完这班岗。”他替下了他，自己站起岗来。

要的就是这个。原来关起来的那个女人，这时被一个啥也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知道、啥也不明白的女人顶替了。他们把原先那个女人藏到了一个地方，直到后来都没人知道到底去了哪里。当萨莫斯维斯托夫以军人的面目大显身手的时候，法律顾问在民事的战场上创造了奇迹：他从侧面让省长知道检察长在告他的密；让宪兵长官知道有一个秘密派驻本市的官员在告他的密；让秘密派驻的官员知道还有一个更秘密的官员在告他的密；他把所有的人弄得都只好求他出主意。结果形成了一场混战。你告我的密，我揭你的底，什么讳莫如深的事，甚至一些无事生非的事，都一点儿一点儿地捅了出来。一切都列入了法院的工作和本案的案卷：谁是非婚生子，谁的情妇的家世和身份如何，谁的妻子和谁胡搞。种种丑闻秽史和乞乞科夫的故事，和死魂灵，搀和到了一起，搅作了一团，以至不管怎样也弄不明白这堆鸡毛蒜皮中，哪些鸡毛蒜皮是最主要的情节：两者似乎都同等重要。最后，案卷一份份呈送到总督那里，可怜的公爵什么也看不懂。奉命做摘要的一名颇称精明的官员差点没发疯：他无论如何也理不出案子的头绪。公爵这时又操心着许多其它公务，一件比一件麻烦。省内某一地区出现了饥荒，派去赈灾的官员措施不当。省内另一地区分裂派教徒发生了骚动，有人在他们当中散布谣言，说敌基督出世了，他在收购什么死魂灵，连死人也不给安宁。分裂派教徒一面在忏悔，一面在犯罪，假借捉拿敌基督的名义杀害了一些并不是基督的人。某处的农民造了地主和县警察局长的反，一些流浪汉在他们当中散布谣言，说农民穿燕尾服当地主，地主穿粗呢上衣当农民的日子就要到了，于是整整一个乡的农民什么赋税都拒交了。他们也不想，那样一来，地主和县警察局长不就太多了吗？一定得采取强制措施。可怜的公爵心情坏到了极点。这时有人禀报说，包税商来了。

“让他进来。”公爵说。

老人进来了……

“您看您的乞乞科夫！您那时维护他，为他辩护。现在他犯了连最坏的盗贼都不敢干的事。”

“报告大人，对这件事，我还不十分明白。”

“假造遗嘱，而且手段恶劣！……这种行为要判当众鞭答！”

“大人，我这话不是要为乞乞科夫辩护。但这是一件没有经过证实的事：侦查还没有结束呢。”

“有人证在：乔装改扮顶替死者的女人被抓住了。我特地想当着您的面对她进行讯问。”公爵拽了一下铃，下令把那个女人叫来。

穆拉佐夫沉默了。

“一桩最卑鄙的勾当！可耻的是，本市的一些要员，包括省长本人，都卷进了这个案子。他不应与小偷无赖瞎混！”公爵激情地说。

“省长是继承人；他有权提出要求；至于其他人从四面八方找上门来，大人，这也是人之常情。一位富婆死了，没有做下明智而合理的安排；从四面八方来了一批想捞点油水的人，这是人之常情……”

“但为什么要干卑鄙的事情？……一帮坏蛋！”公爵满怀愤慨地说。“我手下一个好官吏都没有：都是些败类！”

“大人！可是我们当中有谁是应有的那样完美呢？本市所有的官员都是人，都有优点，许多是办事的能人，人非圣贤就能无过。”

“我说，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您是我知道的唯一的诚实的人，可是您告诉我，您为什么总是喜欢热心为各种败类辩护呢？”

“大人，”穆拉佐夫说，“不管您称为败类的是谁，但他总归是人。当你知道人做的一半坏事是由于粗鲁和无知，怎能不为他辩护呢？要知道我们每一步都在做着不公正的事，每一分钟都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成为别人不幸的原因，即使我们并没有不良的意图。要知道大人您也做了一件极不公正的事。”

“什么！”公爵惊讶地喊了一声，话锋这样突然一转使他大为震动。

穆拉佐夫停顿下来，沉默了一会儿，好像在考虑什么，终于说道：

“就拿德尔宾尼科夫一案来说吧。”

“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那可是等同于叛国罪的违犯国家根本法的罪行！……”

“我认为他有罪。但是把一个因没有经验而被诱骗上当的青年与首恶分子同样判刑，能叫公正吗？德尔宾尼科夫和一个什么‘黑毛恶棍’受到了相等的惩罚；而他们的罪行是不等同的。”

“看在上帝份上……”公爵带着明显的激动说，“这件事您知道些什么吗？请告诉我。我不久前直接给彼得堡发出了一份请求给他减刑的报告。”

“不，大人，我不是说我知道什么您不知道的事。尽管真的有一个对他有利的情节，可是他本人不会同意提供，因为这会连累另一个人。我只是在想，您那时候是否过于匆忙了。请原谅，大人，这是我的愚陋之见。是您曾几次命令我直言不讳的。我还当官的时候，我手下有各类办事人员，好的坏的都有……对每个人以往的生活也是应当注意到的，因为假如不冷静地弄清一切，头一次就朝他大喊大叫，只能把他吓住，问不出实话；您抱着同情的态度，像兄弟间谈话一样，向他问明情况，他自己就会全说出来，甚至不要求减轻处罚，而且不会怨恨什么人，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不是我，而是法律在惩罚他。”

公爵沉思起来。这时进来一个年轻官员，夹着公文包恭敬地站在一旁。在他年轻的，依旧鲜嫩的脸上，显露着思虑和辛劳的印记。看得出他担任这个专员的职务，决非尸位素餐。这是为数

不多的 *con amore* 办理公务的人之一。既不渴求升官，也不想望发财，更无意效仿别人，他做事只是因为确信他需要呆在这里而不是别处，他就是为此而来到世上的。观察，分析，抓住一个最难解开的谜团的全部线索，对它加以说明——这就是他的工作。如果某一事件终于在他面前开始变得清楚，隐秘的原因开始暴露出来，他感到可以用寥寥数语清楚明了地把一切说清，使任何人都能一目了然，对于他说来，辛劳、努力、不眠之夜便得到了丰厚的报偿。可以说，学生明白了某一个最难懂的句子的含义，发现了一个伟大作家的思想的真谛，那时感到的快乐，也不如他看到一个最难解开的谜团被一层层解开时感到的快乐那样强烈。可是……

“……饥荒地区的粮食；我对这地方比官员们更了解：我亲自去考察一下灾民的需要。假如大人您允许的话，我也可以和分裂派教徒们谈谈。他们更愿意和我们这些老百姓谈心。也许我能帮助您和平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要您的钱，由于当人们正在饿死的时候，考虑自己的收益真是很可耻的。我手头还有存粮；我最近还往西伯利亚运去一批粮食，明年夏天新粮又会送来了。”

“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您尽的这份力，只有上帝才能给您奖赏。我对您什么话也不说，因为，您自己感觉得到，在这里什么话都是无力的。可是关于那个请求，请允许我说一句。请您自己说：我有权把这个案子放下不问吗，宽恕这些败类，从我这方面说，是公正的吗，是诚实的吗？”

“大人，真的不能这样称呼他们，何况他们当中有很多很值得尊重的人。做人难，大人，非常非常难。有时候仿佛全是某人的错；但是仔细一看，错的居然不是他。”

“假如我把这个案子放下不问，这些人自己会怎么说？其中有些人事后会把尾巴翘得更高，甚至会说是他们把我们吓住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首先会把我们不放在眼里……”

“大人，请允许我向您提一个建议：把他们全都召来，让他们知道您什么都清楚，然后像您现在对我说的这样，把您本身的处境告诉他们，问问他们的意见：如果处在您的地位，他们每个人会怎么办？”

“您以为除了捣鬼和捞钱他们还懂得什么高尚的动机吗？相信我吧，他们一定会嘲笑我。”

“大人，我不这样认为。（俄国）人，即使比较坏些的，还是有公正之心的。除非他是什么犹太人，而不是俄罗斯人。不，大人，您无需隐瞒。就像在（我）面前一样，向他们和盘托出吧。他们不是骂您沽名钓誉、态度傲慢吗，说您什么话也听不进、刚自以为是，——好嘛，就让他们看看真面目吗。您怕什么？您的事业是正义的。您就像不是面对着他们，而像是在上帝面前做一次忏悔那样，去说这番话吧。”

“阿法纳西·瓦西里耶维奇，”公爵沉吟地说，“这事容我再想想，十分感谢您的忠告。”

“那个乞乞科夫，大人，您就下令把他放了吧。”

“告诉这个乞乞科夫，叫他尽快从这儿滚开，滚得越远越好。这个人我原本绝不会宽恕的。”

穆拉佐夫鞠躬告辞，从公爵那里直接去看乞乞科夫。他看到乞乞科夫情绪已经很好，安稳地享用着从极讲究的厨房里装在搪瓷提盒里送来的相当讲究的午餐。才谈了几句，老人就发现乞乞科夫已经和某个办案官员谈过了。他甚至明白了是那个包揽词讼的行家——法律顾问暗中插手了。

“请听我说，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他说道。“我给您带来了自由，条件是您要马上离开本市。收拾好东西就动身吧，一刻也不要耽误，由于更糟的事还要发生。我知道有人在指使您；所以我向您透露一件事：立刻又要破一个案子，那是一桩大案，任何

力量也救不了这个人了。他当然喜欢拉别人垫背，省得寂寞，而且案子也可以就此了结。我离开您的时候，您的精神状态很好，——比现在的好。我对您的忠告不是随便说说的。真的，财产只是身外之物，人们为了财产互相争吵，互相坑害，以为不用考虑彼世的生活就可以谋得此世生活的圆满。请您相信，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只要人们不抛弃在尘世上为之互相撕咬吞噬的一切，不思考精神财产的完满，那么，尘世财产的完满也不会得到。饥饿和贫困的时代将会降临，全民劫难难逃，但人人的命运各有不同……这是非常明显的。无论您怎么说，肉体是依赖于灵魂的。怎么能指望一切如您所欲呢。您不要去想死的魂灵了，而应想想自己的活的魂灵，立刻走上另一条道路吧！我明天也要启程。抓紧点吧！我不在，要出事的。”

老人说完就出去了。乞乞科夫沉思起来。生活的意义又显得十分重要了。他说：“穆拉佐夫说得对，我该走另一条路了！”说完，他就走出了监狱。一名卫兵抱着红木匣子跟在后面。另一名卫兵拎着装内衣的皮箱。老爷获释，使谢利凡和彼得卢什卡高兴得什么似的。

“喂，伙计们，”乞乞科夫亲切地对他们说，“要收拾行李上路了。”

“咱们走吧，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谢利凡说。“路肯定好走了：雪下得够厚的。真该离开这座城了。这地方腻得我连看都不想看了。”

“你去找个车匠，叫他把马车安到滑板上，”乞乞科夫说完，自己上了街，但他并不想去谁家辞行。在这场变故之后也不方便去，况且城里正有许多对他不利的流言。他避免碰到任何熟人，只是悄悄地溜到卖给他纳瓦里诺硝烟色毛料的商人那里，又买了四俄尺做燕尾服和长裤的料子，自己拿着去找原来那个裁缝。出了双倍工钱，裁缝师傅答应赶活；师徒挑灯夜战，针线、熨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牙齿一起用上，燕尾服第二天就做得了，虽然交活时间稍晚了一点。套好了马车。然而乞乞科夫仍把燕尾服穿上试了试。做工不错，和原来那件毫无差别。但是，唉呀！他发现头顶上已经秃了一块，便伤心地说了一句：“当时何必发那么大的愁？拽头发更是不应该了。”付了做衣服的钱，他终于在一种很奇怪的心态中乘车离开了这座城市。这已经不是以前的乞乞科夫。这是以前那个乞乞科夫的废墟。他此时的内心状态可以比做为建新屋而被拆除的旧屋；旧屋拆了，新屋还没动工，由于建筑师没送来图纸，工人们毫无办法。穆拉佐夫老人在他一小时前和波塔佩奇一道乘一辆席篷马车启程了，乞乞科夫动身一小时后，发出了一个通知，说公爵赴彼得堡前要和全体官员见面。

总督府大厅里集合了市内全体官员，从省长到九级文官，其中有基斯洛耶多夫，克拉斯诺诺索夫，萨莫斯维斯托夫等等大小官吏，有清白的，有不清白的，有亏过心的，有半亏过心的，也有从来没有亏过心的，全都怀着有点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候公爵露面。公爵出来时，脸上不阴不晴：他的目光和脚步一样坚定……全场鞠躬，很多人弯腰九十度。欠身还礼后，公爵开始说话：

“去彼得堡前，我认为和大家见见面，甚而向诸位部分地说明此行的原因，是较为合适的。我们这里出了一个非常邪恶的案子。我认为在场的许多人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案子。通过这个案子又揭出了另外几个同样可耻的案件，其中甚至卷进去了一些我始终以为是诚实的人。我甚至知道有人在把水搅浑，其隐蔽的目的就是使法院没办法依照正常程序作出判决。我甚至知道谁在出谋划策，谁是幕后的……尽管他把自己的黑手隐藏得很巧妙。但我要说的是，对这些案子，我不想以常规方式按照文件进行侦查，而要像战时那样，通过军事法庭迅速处理，希望我奏明全部案情后，皇上将给我这个权力。当不存在以平时方式办案的可能时，当整箱整柜的书面材料无法处理时，还有，当有人拼命利用



大量的假供词和假揭发把本来就够复杂的案件变得更复杂时，我认为军事法庭是唯一的办法，我想听听诸位的高见。”

公爵停下来，似乎在等着回答。所有人都垂眼站着。好多人脸色苍白。

“我还知道一个案件，虽然办案人员确信这事谁也不可能知道。这个案子的处理就不会光靠书面材料进行了，由于原告和呈状人将是我本人，我将提供各项明显的证据。”

在场的官员当中，有人哆嗦了一下：有些胆子最小的慌了神。

“主犯们当然应被褫夺官衔，把财产没收，其他人则应革职。不言而喻，许多无辜者也将受到连累。但有什么办法？他们的行为太可耻，法纪难容。尽管我知道这甚至并不能给别人什么教训，因为赶走了他们，还会出现另一些人；原来诚实的，会变得不诚实；受到信任的人，将会欺骗和出卖；尽管如此，我仍应加以严办，因为法纪难容。我知道人们将指责我残忍，但是我知道那些人还会……那些人还会指责我……我现在只能求助于一件没有感情的司法工具，就是那把让人头落地的斧钺。”

所有人的脸都不情不自禁地抖动了一下。

公爵很平静。他的脸既没有显出愤怒，也没显出内心的激动。

“这个掌握着许多人命运的人，这个任何请求都未能打动过的人，现在正扑倒在诸位的脚下，向你们所有人提出请求。我请求的事假如你们能够做到，一切都会被遗忘，被抹掉，被宽恕。以下就是我的请求。我知道，任何手段，任何恐吓，任何惩罚都根除不了贪赃枉法——它的根太深了。受贿的无耻行径甚至对于并不是天生无耻的人也已经变成了一种必要和需要。我知道抗拒这种普遍的潮流对于许多人说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我应当像在需要拯救祖国、需要每个公民承担一切、牺牲一切的关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和神圣的时刻一样，我应当向只要胸中还有一颗俄罗斯的心、只要还稍稍懂得‘高尚’一词的含义的人们发出一声呐喊。不必说我们当中谁的过错更大！可能我的过错比所有人都大；可能我一开始对你们的态度太过严厉；也许我疑心太重，使你们当中真心想为我效力的人疏远了我，虽然我也可以对他们有所责备。假如他们真正热爱正义和国家的利益，就不应因为我态度傲慢而感到委屈，他们应当压一压自己的虚荣心，牺牲一下自己的个性。我不可能不注意到他们的自我牺牲和高度的向善之心，不可能不最终接受他们的有益而明智的建议。毕竟更应该是下属适应上司的脾气，而不是上司适应下属的脾气。这起码是较为合情合理，也比较容易做到，因为下属只有一个上司，而上司手下有几百个下属。但是现在我们把谁的过错更大的问题放到一边吧。当前的问题是，到了我们该拯救祖国的时候了；我们的祖国现在不是要亡于二十个异族的入侵，而是正要亡在我们手里。在合法的管理机关之外，形成了另一套管理系统，它比任何一个合法管理机关强大百倍。条件都规定好了；什么都有定价，连价格都是家喻户晓的。无论哪个行政长官，哪怕是比所有立法和行政官员都英明的长官，都根治不了这个弊病，采取派其他官员进行监督的办法来限制官员干坏事，也都没什么作用。只要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感到他应像起义时代人民武装抗敌那样起来抵抗贪赃枉法，一切都不会有什么效果。作为一个俄罗斯人，作为你们的骨肉同胞，我现在向你们呼吁。我向你们当中略能理解何谓思想高尚的人发出呼吁。我吁请各位记住一个人在任何场所都面临的义务。我吁请诸位更密切地审视一下自己担任的官职的义务和责任，因为这在我们所有人心目中已经模糊不清了，我们勉强地……